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编



Fufa
Qingong jianxue
yundong shiliao

1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K2.6.96
1
2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第一册



京 出 版 社

A689334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
第一册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50,000 字
1979 年 12 月第 1 版 197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9,000

书号：11071·127 定价：1.10 元

编者说明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为了推动中国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发起组织编辑的。这套丛刊共有一百五十多个专题，《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就是其中的一种。

一九一二年开始的赴法俭学及后来的勤工俭学，到五四运动前后，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时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吴玉章等同志为了认识世界，改造中国，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而积极提倡和发动的。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研究这一运动，对于我们认识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了解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开展，进一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准确如实地反映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真实面貌，便于大家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并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我们编辑本书时，着重收集当时的原始材料，包括历史文件以及当事者在当时所写的调查报告、通讯报导、文章、诗词、日记、书信等等。（有些文章的作者的经历和思想状况，我们尚无所知，甚至不知其真实姓名，但文章内容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仍将它收入。）为此，我们清理了当时国内主要的报纸、刊物；同时初步查阅了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所创办的一些刊物，其中有周恩来、陈毅等同志当时所写的

一些论文、书信。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分别编入有关部分中。

这部史料分三册出版。

第一册包括：第一卷：概述。收集的是综合论述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文章，其中周恩来同志写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和《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尤为重要，列在本卷最前面。

第二卷：缘起。分为三个专题：

一、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收集的是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从一九一二年开始，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发起留法俭学、留法勤工俭学的有关史料。它对我们研究五四时期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由来和发展是很必要的。

二、战时华工与赴法勤工俭学。收集的是法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量招募华工以后，有关华工赴法、华工状况、华工组织、华工教育等史料。这部分资料能使我们了解到，勤工俭学生赴法留学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提出的“华工教育”在起初是有关系的；同时对我们研究勤工俭学生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从事华工工作，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建立中国旅欧党、团组织等问题也是十分必要的。

三、工读主义、工读互助团与赴法勤工俭学。收集的是关于工读主义和工读互助团从发起、试办到失败的一些文章、史料。工读主义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肯定“劳工神圣”、“工是人生的天责”，强调青年学生要“工”、“学”结合，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是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思想渊源之一。李大钊、毛泽东等同志都曾提倡过工读主义和发起过工读互助团。

第二册即第三卷：历程。包括：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兴起、勤工俭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状况、勤工俭学生与华法教育会的斗

争、“二·二八”运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进占里昂大学、被驱逐回国之勤工俭学生的活动、反对列强共管中国铁路的斗争以及中国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建立的经过等十几个专题。

第三册包括：第四卷：论著。主要收集勤工俭学生当时所写的反映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的论文、通信和调查报告。

第五卷：回顾。主要收集运动参加者后来写的，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

对这些资料，我们是这样编排的：

一、一般按运动过程和时间顺序编排，并尽量保持它的完整性。

二、附录中的资料，一般分为三类：1.参考性的史料；2.史实考据性的资料；3.当时北洋政府的官僚和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派别的代表人物所写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章、材料等。

三、除了对史料中明显的文字错误（包括外文）加以改正外，其余一律不作更动，保持原状。

我们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刘明逵、时光同志多方给予协助；同时，还得到北京大学、中共中央编译局、上海图书馆、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及陈庆华、张静如、肖超然、周承恩、张注洪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刘埜、朱育和、赵原璧三同志。张步洲同志曾参加过起初一段的工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或资料遗漏，或编排不当等缺点，必不可免，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正。

清华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

一九七九年五月

目 录

第一卷 概 述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周恩来	(3)
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	恩 来	(37)
勤工俭学研究发端	李维汉	(79)
留法俭学勤工两年来之经过及现状	子 晖	(83)
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		(95)
留法勤工俭学界底俯瞰图	无名(陈公培)	(114)
勤工俭学变迁略史	张伯简	(117)
留法勤工俭学生经过纪实	奇 峰	(122)
遣回勤工俭学生之真相	天光(肖子暉)	(127)
留法女子勤工俭学情形		(143)

附录

一般在法华工、学生、商人的组织和建设	包振宇	(146)
华人在法经营之各种组织	V女士	(150)
华法教育界的派别	筱 斋	(157)
关于法国华侨协社		(161)

第二卷 缘 起

一、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华法教育会

留法俭学会的发起及简章.....	(167)
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的成立及简章.....	(172)
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在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 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175)
留法勤工俭学会一览.....	(184)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之近况.....	子 晗 (193)
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之组织.....	(195)
旅欧华法教育会一览.....	(197)
华法教育会致各界书.....	(210)
上海华法教育会之组织.....	(211)
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公启及简章.....	(212)
赴法勤工俭学指南.....	(216)

附录

巴黎华人豆腐公司参观记.....	(221)
法国中华印字局参观记.....	(223)

二、战时华工与赴法勤工俭学

战时华工之由来.....	白 蕉 (227)
惠民公司招募华工赴法情形.....	(229)
惠民公司招募华工之鬼秘手段.....	(234)
惠民公司黑幕之披露.....	(235)
补记法国招致华工事.....	(238)

* * * *

- 侨法华工闻见录 (240)
四月六日巴黎华人大会 (245)

* * * *

- 巴黎招工局·惠民公司·留法俭学会关于
 华工教育的协议和合同 (250)
 华工教育问题 (252)
 关于华工学校 (256)

* * * *

- 法国北海岸之华工 芝圃(张昆弟) (258)
圣泰田列夫拉工厂之华工状况 曙峰 (261)
旅法华工会的经过 袁子贞 (266)

附录

- 留法华工之工作情形及工余教育 (272)

三、工读主义、工读互助团与赴法勤工俭学

- 工读互助团 王光祈 (277)
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 蔡元培 (291)
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 蔡元培 (294)
我的留法勤工俭学观 子暉 (297)
工读互助与勤工俭学 杨贤江 (300)
国内之工读互助团 太玄 (302)

* * * *

-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二组概况 (305)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女子)概况 (308)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四组报告书 (3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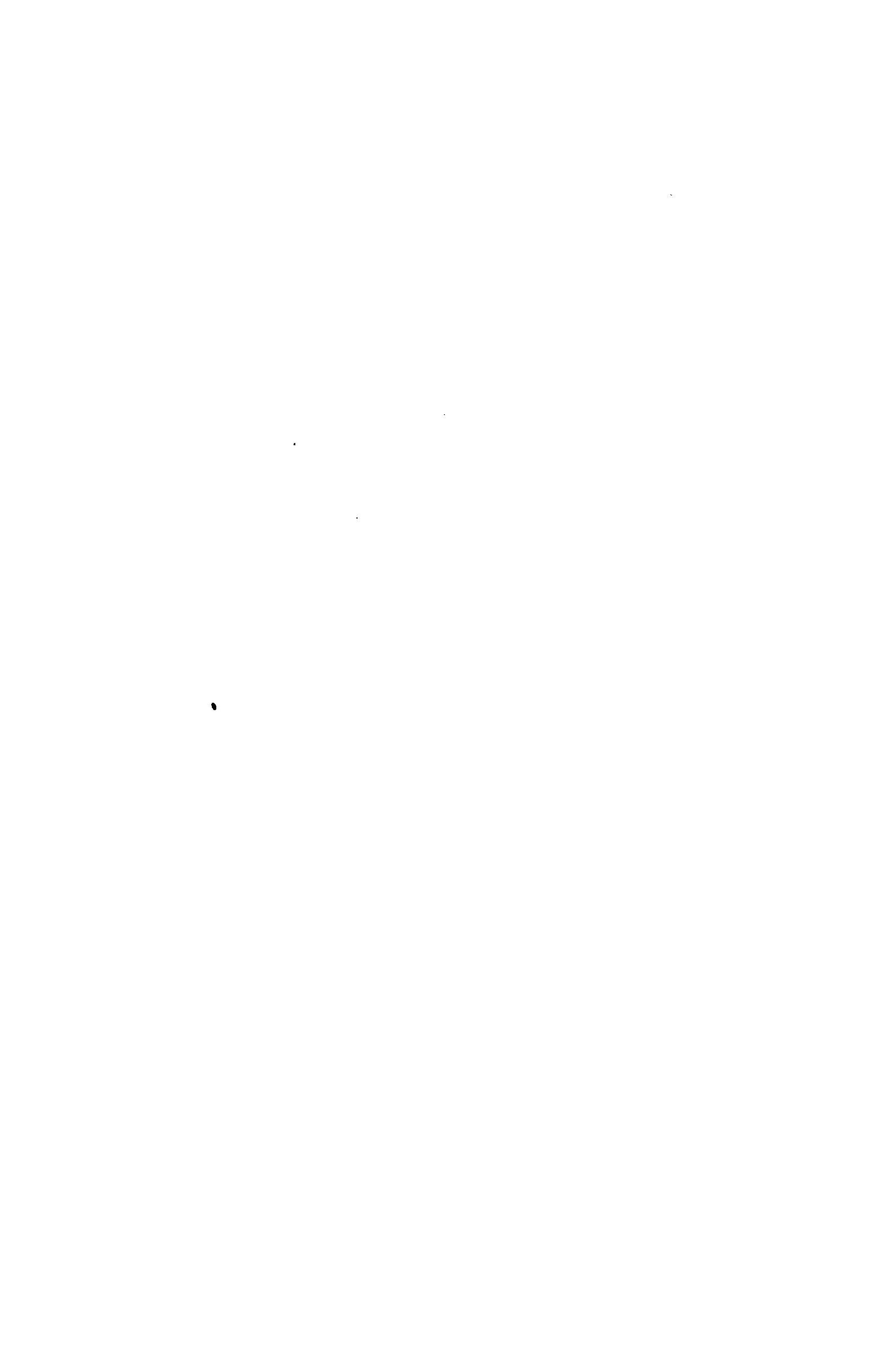
- 上海工读互助团之筹备会 (314)
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 (316)
粤女工学互助团 渔 父 (319)

* * * *

-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 王光祈 (320)
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 存 统 (324)

第一卷

概 述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

周恩来

留法勤工俭学问题，国人闻之熟矣。顾知其名而不能举其实者盖居多数，是固由于深居国内不能洞悉海外真相者居半，要亦因国外之报告每以当局者为主观之叙述，致欲悉内情者转堕入五里雾中矣。记者来欧未久，适当留法勤工俭学生情状大变之秋，波澜突起，积数年造因之未慎，以演成今日生死不得之局，血泪模糊，搏战不易，是今日教育界之新现象也，不可以不记。且记者因求学异地，于此事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或能免去一切囿于局部观念，是较身历其境者，减去偏见不少。今日之波澜何所谓耶？简言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求生不易，勤工无力，俭学尚未可能，盖入于穷途暮日之境。若溯其根源，求其真相，判其去路，斯盖不得不演为长篇，分其类别，虽曰繁琐，要亦国内有心人士所急欲知晓者也。

（一）勤工俭学之来源

勤工俭学四字，在历史上方占有将及六年之位置。国人闻其名者，咸以为勤工即可俭学，或且与国内“五四”后所发生之工读互助团视为一事，实则其内容究如何，是宜就其发生来源上加以研究。留法学界先乎“勤工俭学”办法者，有“俭学”之实行，兹事

为求以最俭之费用，达求学之目的，其成与否，视乎各人所得经济上之接济为定，且复须视所在国之生活标准与俭学生本人刻苦之能力如何为转移，内容亦甚复杂，当另为专篇，兹不赘述。

“俭学”事创在民国纪元后，其时李石曾因豆腐公司之设，颇能容许多华工，而作工之暇授以普通知识，亦较居国内之工人为能进步，为有用心，于是李石曾有招其乡人来法作工之议。欧战既起，法国颇需华工，因是李氏罗致其乡人前往者甚多，其程度多半为农工出身，在李氏之意，以为同一作工，与其在国内勤工终日，仅得一饱，毫无生趣，曷若出国作工，其利有八：（一）出国后可得普通常识，放大其固有之窄小眼光，开展其闭塞心理；

（二）入工场作工可渐习机械的运用与科学的技能；（三）与法工人常处，可习其团体生活组织能力；（四）参加欧战中之工作，睹其惨状，或可引起中国人“兵凶战危”之心理，与共同抵御强暴之必要；（五）工作之报酬，其家中可月得接济；（六）自己除每日生活外，尚能积有余资；（七）借此机会，可施以相当教育；（八）因其外国文之需要与知识欲的兴起，渐有求学的倾向。在出国作工之人本身着想，彼等浅薄心理，总以出洋比在国内为强，且因此家中不愁费用，自身亦可谋得温饱，而又可与外国人常常接洽，学得数句外国语，归亦足以荣其乡里。执是之故，李氏之希望虽高，然应招者仍不乏人，其中能为李氏希冀之所悉中者，固属庸中佼佼，寥寥可数，但能合其条件之二三，则竟居多数。且李之乡人多质朴者，工作一二年均能稍事储蓄，渐具常识，举动文明，不复如初出国时之动辄惹人注目矣。普通者虽不能执笔为横行文字，然应对已不复有羞涩态度，以此等“乡下老”之程度，置之欧洲一二年，其成绩就便如此可观，则易之以青年学子，又奚不可？恐所得之效果，且百倍此焉。

(二) 创议人之意旨

李石曾既具此思想，助李氏经理华工教育事者亦咸以华工之成效可观，则“勤工俭学”又何不可？于是一呼百应，勤工俭学会成立于民国四年，至今方及六年，而留法界之勤工生已蔚为大观矣。创办之始，国内青年尚未引起多大兴味，且因欧战正酣，谁又肯向潜水艇为冒险之试验？即或个人有决心矣，家属亦多尼其行，以故往者不多，能往者咸收有良好效果。盖一方法人需工既殷，而办事者亦正因人少措置有方，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于今考之于华法教育会名册之上额数，盖已至二千人矣。此二千人俭学居少数，勤工俭学居大多数，而俭学中亦有变学为工者，故可统名之曰勤工俭学生。其来法也，是受“勤工俭学”之呼声而作回应者。然则创议人之呼声果何若乎？吾上文所以不惮烦叙华工来法之原由者，盖为诸先生提倡“勤工俭学”作引子也。在诸先生之意，以为以华工之愚，毫无目的，尚能于甚短时期中，从事储蓄，略习法文，增长见闻，归国后复能以其所闻所见布之乡里，以其所习应之实用，以其所学增益社会，则青年学子既抱有“改造社会”之宏愿，以工为副，以学为主，事固无不可行者。其在诸先生之计画中者，华工出国尚有八利，今移用之于青年，则第一项学生已具有普通常识，眼光非如工人之窄小，心理非如工人之闭塞；第二项学生已具有科学智识；第三项学生在学校中固尝有团体生活组织训练者；第四项学生固非不知战争之祸，御侮之要者；第五项学生尚在青年，家中固无希望其接济者，移其所得增其储蓄；第六项学生固非不知储蓄之利者，且嗜好亦较工人为

少；第七项学生固本已受有相当教育；第八项学生之外国文上具既较工人为充足，且本具有求学心理来者。凡此八项，工人所欲得者，学生已均具有，则扩而充之，张而大之，殆事半而功倍。此外复益之以世界之新潮流，劳动之真谛，学术之需要，已立立人之急，盖惟学生能负此重大之使命，亦惟学生能有完此重大使命之希望，此勤工前半部之文章也。后半部俭学之文章，则诸先生为之计算曰：每人每日可得平均十五佛郎之工资，除星期日外，每月可得资三百九十佛郎至四百佛郎。普通工场为工人设住处，每月各人需食费，自炊者百五十佛郎足矣，零费一百佛郎，每月可余一百五十佛郎，一年可储蓄至一千八百佛郎，此盖就最低工资言，高等工盖可得每日二十佛郎也。学校中等实习学校每年一千二百佛郎，管食住，高等专门学校亦有每年一千数百佛郎方管食住者，如是勤工四五年或三四年，总可入校读书。法国专门学校多则三年，少则两年毕业，聪颖俭者且可读至毕业矣。而暑假有三月之长，又可作工生活。欲入学校，探听学校，则又有人为之导引，为之介绍，学校毕业后，工勤矣，学成矣。虽曰学之俭也，然具有专门技能，归国固可致用于振兴实业之途，免为衣食依人，复能转而助人，且濡染于欧洲空气日久，自必头脑一新，团体生活组织能力，俱所谂悉，是于改造社会尤不无补助。计期自出至返，当不出十年，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者仅费其半，而已两者具备，视“百年树人”者尤不可以同年语矣。以诸先生创始之既善且周，宜不出诸先生所料，而咸有成就可期，孰知事实竟大谬不然者。

（三）勤工俭学生之本身认识为如何？

以创事诸先生之热心提倡，尽力奔走也，以青年学生视华工

为优秀也，以勤工之抱有目的来也，而其结果乃适得其反，其过将谁归欤？归诸学生，则学生本身之认识仅及此而止，今日之结果，是必然之势也。然则过将焉归？曰：仍不得不归诸热心创始之诸先生。诸先生创始之意诚善矣，犹未尽善也。诸先生设备之方诚周矣，犹未尽周也。然则李石曾试之于其乡人为华工者而有效，进一步求之于青年学生乃适得其反，何故？曰：惟其华工也，惟其李石曾之乡人也，故能事储蓄，习法语，长智识，勤工作，归国后西服一袭，固俨然时下人，复能精所事明条理，殆乡中人望也，以视别省华工经某公司与法国陆军部定约作贩猪仔来者，虽曰有名人为之演讲，至今日犹野性未除，动辄有杀人越货之举者为如何？然犹得谓此种人不过其中之少数，且所希冀彼等者于国内能以其劳动之一部分酬报养家，于国外能广增见闻，固较在国内为不生产之土痞，害乡里之兵匪，为益多多。至若青年学生，则所希冀者不仅在工，而在能勤工；不仅在勤工，而在工而后能学。是华工能工者便已合格，能勤工而储蓄者便为上乘，能稍求智识者更为难能。而学生则勤工俭学具备方为合格，能多储蓄以入学方为上乘，多求智识殆为难能。今以希冀华工之资格不甚严，而犹以李石曾之乡人为合格，何哉？盖李氏慎于其选也。而勤工俭学之资格，若是其难，乃一呼百应，不数年之间，来者将两千人，势诚众矣，然其本身之认识果如何，是不可以不推论其始原。方勤工俭学出国之先也，其于勤工俭学之实在状况，不但一无所知，且于工作之习惯，亦毫无所得。盖国内之工作，手工艺也，个人自由之工作也，非团体之工作也。此种工作，不但未习技能者能从旁习为之，即懒惰之人亦可从中偷懒也。本此心理，入欧洲之大工场，则工作既感寡趣，且不易讨巧，于是视作工为畏途矣！然此犹可以在国内实习一年技艺解之。若勤工后之

储蓄，则国人素乏此良好习惯，故应用之于李石曾之乡人则可，应用之于别省华工，已难见效，应用之于学生尤难。且能勤工矣，能储蓄矣，而犹能俭学是在历史上已叹为非常人，而谓普通青年学子均具可能性，是太漠视中国民族性矣！况习惯之养成在训练，谓中国之家庭之学校之社会，能养成普通青年工学之风耶，吾不敢信也！勤工俭学之能力未具，若本身已认识清楚，尚可为冒险之试验，使身体坚强，技艺熟习，法语粗通，终可以之勇猛之搏战，胜过一切，实现又新又时之“工读主义”。但其本身之认识，按大多数说，都一无所知，普通均感于环境的痛苦为大，感于教育的不良为次，动一时之感情，受潮流之支配，慕“勤工俭学”之名，为冲动盲从的出国。其受团体之指导，为群众的附和，非主观的赞成，所谓勇则勇矣，血气可嘉，然而不度德，不量力，冒昧出之几何而不偾事哉！不仅此也，出国作工其利于华工作者八项，应用之于青年学子之身，则转增其弊，是诸先生之意则善矣，而未能慎于其选，使提倡变为宣传，自动变为冲动，盲从而来，固不得不归过于诸先生之未尽善也。

（四）勤工俭学与华法教育会之关系

诸先生既提倡“勤工俭学”矣，乃有所谓“勤工俭学会”之团体出现。惟当时出国人数不多，故亦无甚显著事实。迨后中法两国明达之士，因感中法文化提携之必要，于是有华法教育会之设立。职员均选两国人士充之，在法在华均有机关，且有专员理其事。而同时留法勤工俭学生数亦渐增，其出国找工均言赖于勤工俭学会，但勤工俭学会本一空名，办事者不过始自创议之诸先生，实在会员均留法勤工生，彼等自顾且不暇，又何能为国内人计画？是一切事务，仍不得不仰之于诸先生。诸先生热心士也，既

创之于始，尤贵有终，于是乃为之立法文预备学校于国内，附入于华法教育会，立实习工厂，导之练习技能。诸先生以自身忙碌无暇，乃以勤工俭学生出国事委之于国内华法教育会职员，国外事委之于国外华法教育会职员，是勤工俭学事附着于华法教育会之始。斯后凡出国勤工俭学者，必先入华法教育会为会员，而同时亦兼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出国后通信亦由巴黎之华法教育会转交，于是学生及社会两方面，遂视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为一机关矣。及乎巴黎教育会为图向法国政府工场学校交涉便利起见，立学生事务部，交涉入学及找工会计转信等事，则人人直视勤工俭学为华法教育会中之一部分事业矣。而在国内者不闻华法教育会有别种事业发生，且以勤工俭学为华法教育会专办之事业矣。故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事因缘如此。而国内之青年学生志在勤工俭学者，在国内之接洽，出国时之引导，出国后之招待，及以后一切生活之关系，殆无一而不与华法教育会发生关系，欲其不种极深之印象，而不可得。今则遽以脱离关系之通告发出，非深知内情者，自必起极大反感。是诸先生为勤工俭学设备周则周矣，然犹不能不归过诸先生之未尽周也。

（五）华法教育会办事人之方针

诸先生创意之善，设备之周，非特吾身处局外者无间言，即身当其境之人，亦仅能如吾之所谓尽善未尽周，固不忍任意挑剔，曰不善不周也。然诸先生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法，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分而论之，出国时之审别不严，国内干事不得辞其咎也。勤工生之资格定章须曾习法文，身体强壮，技能熟习，三者具备，于出国时且须验三千或五千佛郎，使出国者果均如此，则勤工生之现状或不至如今日崩裂

之甚。今一考其内容，则法语一句未习，亦来法矣；身体软弱无力工作者，亦来法矣；甚有十五六岁之幼生来法为勤工生者，此则沙多居里预备学校四川某君足以证之；技能未习者亦来法矣，甚有仅毕业于国内小学或并此而不如之人，科学常识毫无，亦来法勤工；至验佛郎之说，盖为保险其失业时之维持费也，而普通勤工生携款来法者，大都为三千佛郎，间有一钱不名者亦来法矣，问其所由，则或以他人之汇票替验，或以抵法后不与华法教育会为难的要求，前者固勤工生之本身过，尚可谓为与办事人无涉，而后者宁谓之何？且钱不钱尤无大关系也，使其前三项资格具备，终可作工，勤工俭学问题终解决矣，乃前三项亦含糊过去，斯固无可为恕也。抵法学生携来款者，不求为他日保险之资，而闻于作工甚苦之说，先求入一学校，以事休息，逮款项既罄，则惰习养成，来时之壮气全消，欲求作工竟不复可能，于是借款维持之事起。款何自出？华法教育会四方挪借来也。一月不足，继之以两月；半年不足，继之以一年。先之以弃工不为，犹存畏缩之心，及至同调既众，乃直以作工为多事，而坐领每月四百佛郎之维持费，挂求学之头衔矣。病含传染蔓延最速，于是有工者亦嫌其工作太苦，或假找工不易名义来领维持费矣。彼法语未习，身体软弱，技能未精者，更得有所借口挂名入学矣。事之作始为俑，办事人更焉得辞其咎。且同一勤工生也，而于此则因其有大力者为之进言，或有强横者为之助威，则维持费必能照发；于彼则以至理动之，以经费窘困告之，务劝其作工而后已。作工本应为事也，然不平则鸣，彼虽作工，心亦有所未甘。措置乖方，斯办事人尤难辞其咎。故诸先生于勤工俭学生提倡之以至理，助之出国，劝之勤工，导之俭学，周济其所急，设备诚周矣，然所托失人，贻人口实，是固未尽周也。

(六) 勤工俭学生自身之问题

记者上文既详述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未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然而勤工俭学自身方面之问题，固亦千头万绪，是亦宜略为叙及。方青年学生在国内受“工读”潮流之鼓荡，奋然远行，其本身之认识，已如前论，挟此冲动性以行，当其兴高采烈之时，固一往直前，无所顾忌，不仅无顾忌也，其气概凌人，莫敢余毒。故法语未习，不能出国，而竟以气盛故，教育会办事人莫能阻止也；技能未习，身体不强，甚或年龄幼小不能出国，而亦以气盛故，教育会办事人莫敢阻止也；至法郎定数之查验，则亦以其势汹汹含糊过去。兹种事实固自上海出国时数见不鲜者也。然此犹得谓强横者，终居少数，谨顺者殆为普通多数，不过此普通多数者，其资格亦有不合规定者，其竟能出国也，非出有请托，即施以含混，表面之事实易防，而亦易制；暗中勾当，则殊令人不可测矣。且上述两派，其势既盛，一则主强横，一则主阴谋，每次出国同时遣送者，都不下百余人，则此三十余日之同舟共济，谨顺者被其所染，又不知凡儿。故赴法学生船离吴淞，谈及出国事，几未有不骂上海华法教育会办事者。抵法后，按事理论，固当由办事人绍介工场，实行勤工俭学之初步，惟按诸事实，入工场者不得十分之四五，余则多先求学校安身，且尤以入巴黎为第一目的。巴黎繁华，徒耗费用，且来日方长，固终有至法京之日，又何必争此早晚！在学生之心理，则以奋斗精神岂能受人支配，自由意志必须自我实现，国内压迫太重今来自由之邦，焉能复受束缚？于是受华法教育会办事人劝告者多居少数，大队入巴黎，所谓“瞻上国风光者”，亦所以示法人吾留法学生成又来一批矣！既入工场学校，工场方面以学生技能多未熟练，

有由工人变为艺徒者；有减低一等薪资者；有因教授维艰，径行辞退者；有因身体软弱不堪重任，自行告退者；有因工资太少，学徒受限制辞不就事者。凡此种种，均初工作时之现象，于是百人中四五十人为工者，至是去其半矣！逮工作既久，求为勤工俭学之预备，首事储蓄，次求读书，兹二者言之非艰，行之维艰。能俭省者初时工资未必多，工资既多矣，积每日之蓄为星期、为年，是非有忍耐性者不为功，稍有不长，便如流水。且一年之中，谁又敢保其工作长久不断？谁又敢保其身无疾病？谁又敢保其无友朋之告贷？此而有其一，积资便不复可存。至论读书，以每日八小时以上之劳动，青年学生在国内谁曾习此？一旦身当其役，工余之暇，其复能读书两三小时者，非体力强健精神卓越之人莫办也！使储蓄读书终为不可能之事实，则勤工俭学之后半部文章，终未由做出。希望既少，以习于安乐之人，困顿于劳苦之工作，非具有百折不磨之人，又谁复能耐？于是为工者又去其泰半矣！存者几希，固足以号于众曰是真能勤工俭学者。然其后半部文章终将何由做出，现尚不能为有力之论证也。总之，能辛勤作工，不计利害，勇往直前，从生活奋斗求将来勤工俭学之完全实现，为人类奋斗增其荣光者，斯盖不可多得。

（七）华法教育会之经济破产

巴黎华法教育会既以招待学生、介绍学校工作、维持生活一力承担，则其受累可想而知。就经济现状论，华法教育会既无基金利源，何从致此多金，以救学生之急？而所以尤能维持两三年之久者，亦惟赖首创诸先生由各方募集而来，以济穷困；加以来法俭学者其数亦正不少，而存款于会中，亦常借其不急之需，及其余利以资周转。然此种水来土挡之法，终非久计。即无勤工俭

学生之肆意要挟，群求补助，其运命亦不易延长，矧维持费额数日增无减耶。惟华法教育会之机关，究非办勤工俭学会者，其重大使命乃在中法文化之提携，今乃因急其所急，无暇他顾，傥仍不自拔，则华法教育会之运命及作用，或将因勤工俭学之失败以中斩，斯固为达者所不取也。歧路徘徊之中，乃适值蔡子民来欧。蔡为华法教育会会长也，当然不能无所裁夺。于是霹雳一声，乃有今年一月十二日之通告，其词如下：

元培到法以来，在法勤工俭学生以及学生部任事者，先后向培声述各方面困难情形，及询求解决办法。培观察所及，知由学生事务部组织之不良者半；由于华法教育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多有不辨其性质，混为一谭，因而发生误会者又半。今既欲解决一切困难，不得不先辨明此三会之性质。考此三会成立之历史，俭学会最早，成立于民国元年，宗旨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勤工俭学会则成立于民国四年六月，以‘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为目的。自此两会先后成立，来法人数日益增加，同时法国方面亦多注意中法两国文化之提携为言，欲达此种目的，非特设机关公同集议不可，于是始有华法教育会之组织。是华法教育会为两国文化事业上之总机关，俭学会、勤工俭学会不过其事业内之一部。今则混为一谭，以为勤工俭学事务，即华法教育会全体之事业，勤工俭学事务，办理之不善，尽以委罪于华法教育会。如此误会，是直以华法教育会为勤工俭学之代名，此实大谬不然者也。欲矫此误，惟有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对于华法教育会为部分之分立，由两会学生自行分别组织，华法教育会从旁襄助一切。其组织方法暂由华法教育会代拟。俟两会

成立，种种组织及办事规则完全由两会学生自行定妥后，此种代拟办法即行作废。如此解决，既免以前之误，而两会学生自行组织事务所，对于本国情形观察较周，知悉较切，一切措置，自当胜于今之学生事务部。且学生诸君来法，多富自治能力及新生活之精神，此种办法，尤与诸君心理吻合，所拟方法及说明如下，幸即速行组织，元培不胜厚望焉。

民国十年一月十二日

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

此通告外，尚附有代拟组织俭学会及勤工俭学会之办法多条，其大旨不外使学生为自动的组织，华法教育会从旁襄助一切，其尤急者，则在与学生脱离经济上关系，不久遂有一月十六日之二次通告：

元培前以学生事务部组织不良，亟应改弦更张，曾于本月十二日通告表明此意，并希学生诸君，速即自行组织，以便办理各俭学会或勤工俭学会事务。在学生方面，自当奋作新猷，弥补前失；而在本会方面，一年以来借贷学生之款，亏空数甚巨，本会原无基金，又无入款，挪借之术有时而穷，而告贷之学生日增无已，今则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学生诸君幸勿误会本会之接济有始无终。须知本会既无源源而来之底款，则此与日俱增之接济，何能应付？本会迫于万不获已，具拟以下办法，学生诸君，当能谅解此苦衷，不以逾情之非难见责。元培谨代本会竭诚宣言，除卸经济上之关系，仍当尽其能力

所及者以辅助在法学生诸君。惟谅察焉，幸甚！

民国十年一月十六日

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

其脱离经济关系之办法，为“华法教育会正式通告与学生脱卸经济之关系办法”：

(甲)关于俭学生：(一)俭学生以前在本会存有款项者，一律自本年二月初十日起，至本年三月十五日止，由该生亲到学生事务部结算清楚，(或亲笔函索亦可)本会不再担负保管之责。至其结算之手续及时日，均由学生事务部会计处另自订定通告办理。其一向请托本会由其存款项下，代付学校费用者，一律结至本年二月底止，以后均由学生自理；(二)俭学生无存款，一向请本会贷付学校费者，一律结至本年二月底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

(乙)关于勤工俭学生者：(一)现在工厂者自此通告发出之日起，以后如有辞出工厂情事，本会一律不发维持费；(二)现在勤工俭学生之在学校者，其请本会贷付学校之费用，一律结至本年二月底止，以后由该生设法自理；(三)按照学生事务部章程第十二条办法，曾经贷过正月份维持费者，应再贷与一月，至二月底止，以后概不发给；(四)不在上述二三项之规定，而现在仍来本会领维持费者，本会概不答复。

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然长江大河，流长千里，激之使成波澜者，虽曰山峡积石之突起中途，要亦因

其源出于山，其势之猛有以助之。读者苟细察留法勤工俭学之来源，当知非偶成矣。

(八) 通告发出前后之情状

一月十二、十六两日之通告所以发出，其远因吾已于前数段详言之矣，今试略及其近因：蔡元培之来欧洲也，其重要使命固为谋中欧文化之接近，向各国教育界有所接洽，且为中法、中比两大学事，有所筹画。然蔡氏为华法教育会会长，于勤工俭学事且曾为提倡之人，其于今日留法勤工俭学事，不能无所关心也。且蔡氏此次由国内动身以先，曾往湖南讲演，为勤工俭学湖南生亦曾筹得省款，负来法设法接济筹画之责。故当蔡将至之时，留法学生界中殆无不希望蔡氏到后有一合适之解决，斯固不仅勤工俭学生一部分人已也。盖勤工俭学生窘困之状，华法教育会办事人无法应付，俭学生国内接济不至，贷款乏术，局外之国人，亦咸以前途危险，终须得一办法，纳之正轨，留法人士希望于蔡元培者大矣。然则蔡氏将何以应其望？当蔡氏初抵法京，华法教育会办事人憩其苦状于蔡，不待言矣。勤工俭学生及各方面人士，亦咸往谒蔡，求示解决方法。蔡苦其烦，乃于一月上旬，莅巴黎西郊华法教育会会所，与众谋面。众人之质问频繁，蔡亦以昧于现状，不能多有回答，于是是日之会乃不得要领而散。而希望甚奢之人，因要求不遂，且语侵及于蔡，蔡亦不甚满意。初次接触，便不甚圆满也。在此时期中，华法教育会学校部干事某君，因不满意办事人之专横与不等，发出质问书，质问办事人中之领袖诸君，其内容固不能谓为皆是，然非尽无因可寻者，如会章之不合式；领袖诸人之不守定章；维持费发给之不平等，此种事实，实难为讳。质问书之宣布，因非专质问领袖诸人，且以暗示

于蔡也，然办事人不能默而无答也。如是亦有答辩者，认为某君所指之事实不确，但某君究非外人可比，身为干事，断无不知内情者，虽答辩又何以释众疑？加以勤工俭学生方因教育会维持费之发给不能普遍，集怨于办事人，因此益振振有词，不久乃有蔡元培第二次莅华法教育会之聚谭。

在蔡氏之意，不过受纳各方面意见也，而到会学生则借此肆意攻击华法教育会办事人之不当，冀以要求华法教育会设法解决勤工学生之前途，换言之，即要求蔡元培解决勤工俭学生前途也。至是蔡氏始恍然勤工俭学生反对办事人之失职，枝节也；求解决勤工俭学生之前途，本题也。而勤工俭学生之出此要求者，多置勤工事于不提，一意注意于维持费之发给，即偶言及工作，亦以法国憩工风潮甚大，拒绝华人作工为借口，是欲解决斯种现象，偿其欲望，是非解决各人之经济现状不可。蔡以华法教育会并无恒产，何从致此多金，以救学生之危急。故蔡元培之回答当然不能令质问者满意，且盛气之下，难恕于人，甚有以恶声加诸蔡氏者。蔡知事不易为，愈理愈乱，乃毅然有一月十二及十六之两次通告。在通告未发以前，教育会办事诸人因勤工俭学生之频往质问，遂易地办事，不往会所。学生以蔡氏不能为学生以满意之解决，又愤于办事人之不到会，其声势益汹汹。逮通告发出，乃如春雷一声，大梦方醒。经济问题之迫于眉睫，数年来勤工俭学之呼声，至是始知非自身解决不可也。然倚赖性成，能力薄弱，经此番教训，能毅然作别图者，固不能言其乏人，不过多数仍希冀其万一之想，求助于政府，所谓“扶得东来又倒西”者，虽云无独立之性，然“东家”亦有以养纵之也。

蔡元培第一次通告，希望俭学生与勤工俭学生各自组织，此实昧于事实之论。盖今日之留法学生已失其出国时固有之分际，

而其彼此相关，互相接洽，甚至于华法教育会办事人之看待，其分际固在彼不在此也。由国内来法经济充足之学生，其始出国虽图乘俭学舱位之贱，以俭学名义来，逮抵法后，则又以款存会中取时不便，立时取出，是其经济关系向与华法教育会未尝发生。介绍学校，苟彼有所求，华法教育会学校介绍部当然为之助成。今兹通告经济上之帮助断绝，与彼无关，而所谓精神上之辅助，介绍学校，华法教育会执事仍优为之。此等学生所求于华法教育会者未曾损失，则彼等于组织之事，按中国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心理，当然不愿与闻矣。且华法教育会所谓转信处者，在法学生以地址之迁移无定，国内来信咸利赖之，今者转信处仍如故焉，此经济充足之俭学生所求于华法教育会者又未曾损失，则彼等之视组织俭学会，益为多事矣。此与华法教育会不生经济关系之学生，其视“自行组织”之心理如此。

次请言未生经济关系作工之学生。此种学生最能刻苦自治，其所抱负亦足为“勤工俭学”四字增光。彼等既视劳工为神圣，求学为本分，工余读书为彼等日常生活，向未尝累及会中。兹闻蔡元培自行组织之通告，富于自治能力及新生活精神之人，固乐为之。惟作工时间既多，人易困乏，益以自课甚勤，尤无暇晷；且工场散居各地，集合为难，旷工费时，更所不忍，故组织之心虽殷，组织之事实乃不易实现，是固乏人为之辅助促进也。然其中亦有不习团体生活刻苦自持，而非难“组织”说者，是盖不以有团体能增互助力为可信也。

今欲知通告发出后之现状，不可不一言留法勤工俭学生暨俭学生之派别及其趋势。留学界近二年来，骤增其数至二千，不可谓非一时之盛。此二千人中官费生居最少数，此辈与斯事无涉，置诸不论。俭学生较勤工俭学生略少，凡自费来者均属之。

夫以最俭之费用，达求学之目的，其在国内既已筹画详至，似无问题可生，然一种现象其作始也易，流为风气繁复乃难。俭学名义本可贻华法教育会以无忧，乃事变之来，竟有冒充俭学生出国，来法后归入勤工俭学方面者；有俭学来法后以家境变化，不得已转入勤工途者；有视勤工俭学可以于无工时领得维持费，或弃工就学亦可由会中代垫学宿膳费，而亦转入勤工途者；有以国内汇款不至贷款会中，供给所居之学校学宿膳费者，凡此种俭学生，虽名以俭学生，其实与勤工生等矣。而勤工方面亦有到法后即入工场工作，始终未与华法教育会一生经济关系者；亦有虽以一时之失业，其生活维持仍恃乎素来之所积蓄，而不累及会中者；亦有在学校预备法文，或入工场学习，暂领维持费，一俟技能习得或法语粗通，即入工场不复再扰会中者，凡此种种，虽曰勤工俭学生，而其遵守会章，则且胜似与会中为难之俭学生矣。故留法学生之分类，徒以名义上断之，则殊不妥当，故宜以其行为别之。吾此文虽名曰勤工俭学生，实则“凡与华法教育会生经济关系之学生”都入之也。然则不与华法教育会生经济关系之学生，除官费生外尚可得而闻欤？曰：请以华法教育会通告发出后之影响所及，先论“不与华法教育会生经济关系之学生”。

与教育会生经济关系之人，又可别为数类：（一）曾领会中借贷费或维持费，而现在在工场作工无他希望者；（二）现在领会中借贷费或维持费，而希望至工场作工者；（三）现在虽在工场作工，而不安于其工，希望得领维持费或得领借贷费至学校读书者；（四）现在领会中借贷费在学校读书仍希望继续者；（五）现在领维持费，仍希望继续或改为借贷费至学校读书者。此就现象及其所希冀者论之，至其视“自行组织”之事也，则又不可以现象分，而当就其思想上心理上的观察论断为别：其视组织确为促进团体

生活增加互助力之必要，此为一类；其视组织为第二步，而以找工安定生活为第一步，此又一类；其视组织为本身事，而以找工为辅助方面之责任，认为有同时进行之必要，此又一类；其视组织为本身，而以维持生活要求生存，故求学权责之各团体及政府，此又为一类；其视组织为不必要者，又为一类。凡此所举，即不以赞成组织与否为根据，其心理之复杂，已非易于融诸一炉者也。矧同一赞成，其目标又各自不同；同一心理，其赞成否又各异；即使赞成组织，同具一种目标，而因其地位之不同，又复有成与不成之概。准是以观，通告发出后之影响，“自行组织”为一事；“找工”为一事；“维持生活”为一事；而“要求生存权求学权”又为一事。前二者为华法教育会办事人所愿为尽力筹画者，第三事华法教育会愿能就其力之所及者，维持至二月底，第四事，则华法教育会所不敢过问者也。此四事，“找工”与“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为对待；“维持生活”则介乎二者之间；“自行组织”似又罩诸其上，而以有否为分别。现曾与华法教育会发生经济关系之人，不下一千，然欲别之为某一类，大非易事。盖赞成“维持生活”者有人；赞成绝对的“找工”或“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亦有人；赞成“维持生活”而兼及“找工”或“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者又有人。至组织之贊否，则又不以前者为根据，而另行分类如前者也。不过凡事持绝对者总比较为少数，故一千余人对于各事之态度亦复如是，常依违于两可之间，忽东忽西，于是无论何种主张，其团结力均不能始终一致，而所产生之团体乃更因之受莫大影响，其注意点亦不复有“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之势矣。

（九）领事馆之会议

通告发出后，学生各方面心理已如上所述，其表现之事实为

如何耶？今略言之。留法学生之盘据地非工场即学校，其余则散居巴黎及各城之住客旅馆中。易聚者为学校与工场，故当教育会通告达各地后，各学校各工场之学生，首先集合讨论，咸以此事为突起，非先派代表至巴黎会议，无从定夺。于是遂有一月下旬各地代表之巴黎会议，斯时各学校各工场凡有多数中国学生者咸有代表至，其人少处则阙如。居巴候工学生亦有代表加入。其决定内容，对外者有数条：

（一）要求公使馆、领事馆、留学监督处、华法教育会四机关，在学生自己未组织完好以前，须负找工及入学一切责任。

（二）关于教育会须经济筹有的款、人才不发生困难时，始与教育会正式脱离关系。

（三）在巴黎候工同学，限四机关于二星期内找工，不然或入学校读书。

（四）在校候工者，限四机关于三月一号以内找工，不然仍必负学、膳费之责。

（五）在工厂因病或有特别正当理由退工者，四机关仍必须负学膳费之责。

（六）请公使、领事、留学监督、华法教育会代向政府请津贴，每人每月四百方（法郎简称）送入学校。

其自身组织则定于各地设分会，由分会产生总会。分会章程由各该地自定，总会章程由各地代表起草。盖勤工俭学生自出国以来，向为教育会所照料，不但公使馆、领事馆素未与闻，即留学监督处亦未过问，今兹之变，乃不得不与华法教育会之外三团体生关系矣。四团体因学生之要求，于一月底集于巴黎总领事馆

开会，到会者有公使代表及蔡元培、廖领事、高监督，会议的结果，由公使、领事、留学监督、教育会联名，于二十八日早晨致电大总统、国务院、教育部，电意谓：“在法勤工俭学生千余人，危窘万状，恳政府及各省速筹款项，每人每月津贴四百方，送入学校云云。”此电发后，四团体已将经济责任委之于国内，彼等盖惟有静待回音也。至于目前问题，按华法教育会与学生脱卸经济关系之办法，维持费及借贷费发给至二月底，惟向未请托华法教育会者，则虽在此时期内发生经济上之困难，亦莫能为助。因此多数学生除与华法教育会交涉延长维持及借贷时期外，并向其他三团体要求设法维持。留学监督处官费之不能按时发给，已经成为留学监督最棘手之事，又焉能顾此一千余人？公使馆本不过问学生事，矧以经济问题扰彼，更不愿过问，故一切交涉多推诿于总领事馆。领事馆方面态度，比较稍为亲切，故经其担任暂时维持者亦复不少。各地留巴黎代表因四团体请款之电既拍出，便从事于各地学生人数之调查，通函各地学校工场，及能知住址之勤工俭学生，使其按表填写，以便得知需款维持及找工之人数。此二月前事也。

(十) 二月上半月之情状

吾前文详言通告发出后，所得之结果：曰：“找工”；曰：“维持生活”；曰：“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曰：“自行组织”。此四事各地集合巴黎之代表，所议决之六项要求，盖已将前三者尽行容纳其中，正所谓综合各方面之意见也。然则各代表之进行如何，各团体之筹划辅助又如何？吾请以吾所分之四项，分别言之，似较易醒目也。

(甲)“找工”一事。学生方面之要求分为在巴黎候工，与在学

校候工两部，前者流于失业，亟待解决；后者尚可支持至二月底。故前者急后者为缓，要求之限期遂亦不同。四团体对于找工一事，本愿极力辅助，惟事实上之进行成效尚未大著。原因由于法国工场憩工风潮正盛，不易谋得工作者半；由于各团体除华法教育会外，向与各地工场无所接洽，一旦交涉，颇显生疏者亦半。且名义上虽云辅助学生有四团体，实则留学监督机关在伦敦，办事员仅二三人，来法参与会议者，又仅监督一人，实力上本不能多有帮助。公使馆与领事馆本同为外交机关，故领事馆所能帮助者，即公使馆之替身也。华法教育会在事实上确为一独立团体，故实质上能助学生者亦一团体耳。两团体对于替学生找事，总不能云一无成绩，加以凡急欲得工之人，亦非专恃团体者，其友朋中有在工场，或力能代找工作者，均已四方请托。因是“找工”一事，总不得谓为十分困难，但“候工”之人，是否甘心于作工，则又难言矣！在巴黎候工之人，有因可以领到二月份维持费，而不愿作工者；有工作已经找得之人，因闻得政府回电有通知各省速行筹款接济学生之消息，弃工不作者。故“找工”为一事，“候工”为一事，“作工”乃又为一事也。

(乙)“维持生活”一事。华法教育会既已宣言维持至二月底，而领事馆方面维持，亦仅限于临时。在两团体方面之希冀：一方期候工之学生能于工作找得后急往作工；一方期向国内政府拍去告急之电，能有成效可见。盖“维持生活”本非长久之道，两团体终不能维持到底也。学生方面，愿意作工者，其视“维持费”不过为暂时的；不愿意作工者，则甚愿此次维持费能由暂时的而变为长久的。因此三种心理，维持者方面乃于二月初复两电政府，请求设法维持。公使馆且电外交部会同教育部提出阁议。愿意得工的学生，则极力催促各团体代为找工；不愿意得工之学生，则极

力宣传勤工之不可能，而以要求维持为正当。二月上旬，北京教育部因接获一月底旅法各团体电报后，曾来复电略云：“中央政费枯窘，万难设法，已电各省商办”。此电内容，在稍知国内情形之人，便知又是几句空洞的话。中央政费枯窘，委之各省，各省又何尝不可以政费枯窘，回答中央耶？且政费枯窘，确是实情。现今政府即使政费余裕，又安肯顾及海外千余穷困学生，况度日如年，每月政费之支出都一无着落耶！然而昧于事实之学生，且欣欣然相告曰：国内政府已允设法维持矣。亦竟有信者，弃去已经找得之工作弗为，而静俟二月底之佳音。斯种情况，其情可悯，其愚亦不可及矣。

(丙)“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一事。本为极端不赞成勤工俭学于现代之人所主张。主张这件事的人，本不在勤工俭学生中居绝对多数，但是他们活动很广，他们主张很坚决，他们所发出言语很可使一般无主张中立派的人受感动，所以他们人数虽少，终作出十年二月二十八日之请愿，使国际外交史上多增一段史料。彼等之宣言有云：“……亲爱的同志：我们的生命问题来了，三月一日就要饿死了。……我们在……的同学，是不肯坐守待毙，甘心饿死的，决定要直接行动，不达到我们目的不止。我们怎样直接行动呢？(一)即日向公使、领事下一个哀的美顿书式的呈文；(二)如到本月二十八日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没有满意的答复，则全体到公使馆、领事馆去。……作工的同志呀，你们对于我们根本要求，表不表同情？感不感需要？年龄老了，头脑越简单了，俭学的目的何日才能达到？并且要求生存权，要求求学权，决不是可鄙的事，这是社会革命的发动点。工读主义的标帜了，我们不要老老实实捧他了。……彼等之进行方法，分作四项：(一)统一目标。专要求驻法官厅，维持现在，解决将来，暂离开华法教育

会，等到三月一日以后我们的面包解决了，再与他分说不迟；（二）直接表示。各处直接向领事、公使上一个哀的美顿书式的呈文；（三）直接行动。各处准备本月二十八日都向领事馆、公使馆进发；（四）运动法国舆论。此为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之人而从事活动之目标也。其空洞无办法，徒恃盛气凌人以作争胜之具，有识者固知其能发而不能收也。

（丁）“自行组织”一事。各地学校、工场所派至巴黎之代表，已有所谓留巴代表团，各地亦均派出代表及代表来函询问意见，时有全体之集合，然此终为暂时的，非永久的组织也。在巴代表会议，其视永久组织问题，虽有催各地速行组织分会之议，然终以经济问题为先决问题，故正式组织尚非此短迫时间所能实现。观于学生中心理之不同，主张之各异，或竟不能实现永久的组织，亦未可知也。然人类天性有集合欲望及组织本行，其际此亟待组织之时，自不能无志同道合之人，互相吸引，自为组织，以求解决一小部分之现象。于是种种小组织生焉：有以勤工为集合之起点者；有以储蓄为集合之起点者；有以互相砥砺学业为集合之起点者；亦有兼三项而有之者，“雨后笋生”怒发之情状，殆亦“冰山倒后”之好现象也。

（十一）二月下半月之情状

时机紧迫，生活费之维持至二月底为止，此半月中勤工俭学生之运命，将视各方面之调度如何，为良否之解决。华法教育会所再三声明者，维持费发至二月底，以后之解决方法，乃成为最重要之事务。当二月中旬，教育会曾向公使馆提出关于安插无工勤工生之办法数条，经两方讨论结果，决采下列之五条办法：

(一) 将现时在外待工及二月后无力住校之学生，暂行送入中等实业学校；

(二) 由公使馆向法政府交涉，在此种学校中分设专班若干，缩短毕业期限，一年学费，则暂由公使馆担保，在一年以内归还清楚；

(三) 此项学费，请中央政府转饬各省筹寄；

(四) 此项学生毕业后，将学费分期偿还，以作后来者流转补助之用；

(五) 由留欧学生监督，另订关于此项学生成绩检查规则。

上列五条办法，在华法教育会与公使馆磋商之结果，竟能得此，可谓仁至义尽矣。微闻当时陈公使亦甚尽力此事，主张先向法政府交涉，然后再通知中央政府，免致掣肘。关于“找工”之事，法国外交部亦曾派人往公使馆，询问此次法国歇工风潮中中国工学学生之状况，并谓该部颇愿派人代觅工作，以安插无工学生，并向公使馆索取学生名册，当由公使馆通知教育会。至此似有转机：失业者、找工者有法外部之担任代觅工作；希望维持者、要求生存权求学权者，有华法教育会与公使馆商定之五条办法。果照此进行无阻，则“一帆风顺”，勤工俭学之波澜不起，难决之问题亦得告一结束，又何至演至今日有惶惶不可终日之现象耶？然而此事终不易为也。自上述之五条办法，及法外交部代觅工作之消息传出后，勤工俭学生方面，以各事之渐就绪也，求学找工既有各团体代为解决，于是起而为内部之组织，上半月之各种小组织，方在酝酿萌芽期中者，至是渐具雏形矣。成立之小组以赞成勤工者为多数，如“劳动同盟”、“劳动学会”、“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互助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

学互助团”等等，皆是也。诸团体中，以“劳动同盟”为主张勤工最力者，并相信勤工有绝对可能性，其余各团体亦咸主张以“找工”为先决之条件，而各内部之办法，又都注意于“通信”、“储金”、“读书”等事。此盖图勤工生长久之互助也。同时尚有某君筹设留法中国学生银行者，盖亦鉴于前此勤工生不能从事积蓄，而谋所以补救之方也。非“工作”方面之学生，际此时机，亦大倡其要求生存权与求学权之意见，彼等所最注意之点，为“际此资本主义盛行之时，吾人置身劳动界，即无异为资本家作机械、作牛马，故欲打破现象，必不在现代组织下劳动，而以要求生存权求学权，为社会革命之发动点。”因是彼等遂极力反对主张作工方面之意见。两派主张各异，乃以文字为开始交战器，故其印刷品之流传，不仅布满旅法学生界，即国内报章亦时见此项稿件。两方意见各别，国内关心此事之人，遂愈不易获此中真相矣。然旅法方面此两派人亦非居绝对多数者，普通者仍属依违两可之人耳。当两派各发表其主张之时，普通学生多不置可否，静候各团体代拟办法之实现，及国内回电之佳音。“不劳而食”、“不耕而获”是彼等唯一之心理。若上述之两派，虽有工不工之别，然犹摇旗呐喊，宣传鼓吹，为其主张有所尽力也。至中立者成则坐享，不成则置身事外，本为最讨巧之办法，孰知事变之来，事之偾也，亦惟是类人附和之过欤！

(十二) 国内之回电

公使馆之暂许华法教育会所商定之五条办法，本为应付目前之方，并非十分肯定，希冀施诸久远者。盖官僚办事，素有秘诀，一事解决，决不以自身当其冲，总委其责于别人，矧公使馆职司外交，又非生财之地，最后解决，当然以国内政府回电为转

移，然陈公使、蔡元培均新来自国中者，彼等岂不知国库奇绌，军费浩大，千余海外留学生之冻饿，宁复使政府有一顾之价值？但请款之电，所以仍数发者，虽明知无效，而不惮为之，要亦诸人所处之地位有不得不如此耳。果也，二月下旬北京政府之复电至矣，其内容谓接得陈公使电后，即将此问题交付国务会议，议决谓：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云云。霹雳第一声，勤工俭学生之冰山倒，霹雳第二声，勤工俭学生之希望绝，至是真所谓山穷水尽时也。

然则四机关对此回电作何处置？电到后四机关即开讨论此事，列席者有陈公使、蔡元培、高监督、廖、李领事等人，会议结果决定由四机关各委派一人，组织勤工俭学善后委员会，所有关于勤工俭学学生问题，皆由此委员会酌量办理，办理大旨不外乎政府回电所指之办法。一方公使馆将此次代勤工俭学设法的经过与结果，及政府所来之回电，全行公布，以表使馆方面维持之苦心，而归最后之不幸于国内财政之困难，同时并通告学生，愿回国者速往报名，由公使馆向轮船公司交涉订购船票；一方华法教育会仍从觅工方面进行，以期减少无工可作之学生。其时蔡元培复与法工部劳动司长接洽，当蒙其允向各工厂交涉安插，此各机关为学生谋者若此。

然则学生之自决何若？自公使馆宣布政府回电后，主张“勤工”之学生，并无若何变动，彼等盖以工作之有无为生活可能与否之条件，初未尝希冀政府津贴之有着落也，故彼等唯一之进行，仍在极力向各机关交涉“觅工”多得位置。反对做工者得政府回电消息后，知维持费之难望继续，认定非直接行动，不能达到要求。何谓直接行动，即二月二十八日公使馆门前之大请愿也。彼等以政府回电中有“遣送回国”字样，以为既有遣送回国之

资，则移此川资津贴各人，尚可支持半年，是津贴学生非政府不能也，是不为也。于是“直接行动”之呼声益高。际此时期，所谓依违两可之多数学生，本希冀在二月底以前能由各机关筹出相当办法，度此难关，而自身坐享其成，不意国内电至，解决无方，且益之以在法学生所最厌闻之“遣送回国”四字，是无异宣布勤工俭学生之死刑也。此绝大之恐慌，遂使歧路彷徨之人，怅怅而群趋巴黎。

当是时也，使馆方面亦接得许多函件，咸谓使馆果不设法维持，勤工俭学生将于二十八日集大队至公使馆示威。兹事虽为少数人所主持，然多数学生既已群集巴黎，则届时一呼百应，固不难聚集多人，在欧洲演一出新华门请愿旧套，所谓“一劳永逸”中立派之学生，最愿为尝试，而且能随声附和者也。

事迫矣，时急矣，此关系中法邦交之举动，果任其自为激扬，不设法调剂，则破裂后之现象，将不堪设想。于是当其时，旅法六团体出为第三者之调停。六团体者：国际和平促进会、北大留法同学会、中国化学研究社、少年中国学会分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也。此六团体于二月二十六日派代表两人往公使馆向陈公使要求临时维持办法，其谈判之结果分两项：（一）现时在校同学，公使担任维持暂时，各校长决无令其出校之情事，倘有此种情事，可询问公使馆；（二）候工同学亦允暂时入校，与现时在校同学一律，但须三、四日之布置，方可实行。以上办法虽云维持暂时，然二月底离开学校及断绝维持之恐慌，一时总不至实现，以事实言之，盖又延长至三月底矣。使在此时期中一方设法觅工；一方速行组织，与各机关要求无工可作之学生之特别维持，总可将已起之波澜渐归平复，使勤工俭学之状态渐趋安静。

孰意人既众矣，势盛气壮，二十七日晨既到巴黎学生及各地

代表开会讨论第三者谈判之结果，会议之结果，以为使馆既不能不维持，正可趁势再为要求。其所要求之条件，即请使馆向政府请求每人每月给四百佛郎，以四年为限；及里大、比大无条件开放，任学生自由入校等是也。是事之主动，盖多出于主张不做工诸人，而中立之人实随声附和有以成之也。二十七日晚各地学生来巴黎者又有二、三百人，统计当时在巴黎之勤工俭学生不下四、五百人，“枕戈待旦”，静待二十八日早晨之出发。至主张“勤工”方面之团体如吾前所述者，则始终未与闻其事，至期且到处张贴，发表其反对请愿之主张，是亦始终不变其意见者。

（十三）请愿前之抽薪

二月二十八日请愿使馆之举，主持最力者为某预备学校中之男女学生，是时各地女生至者，亦将及二十人。盖亦因鼓吹之影响，旁观之人，知聚众围公使馆一事，于外交界中甚有影响，非国内学生向行政长官请愿可比。且国内之请愿，为外交也，为内政也，兹则因生活问题，而使法兰西社会发现中国学生窘困之现象，于国体邦交均有妨害，而第三者之临时维持办法，既未获众人之谅解；反对请愿者之主张，更不易得群众立时之了解，于是“釜底抽薪”，乃有所谓接济女生之举。群众运动心理所恃者之成分为何，曰势众也，气壮也，压迫力大也。果能使势散气消，而从事于缓和之调解，则群众运动，亦无所惧。女学生之加入运动，是长男学生之势，壮男学生之气也，证之于国内“五四”后之各种请愿牺牲，女学生显然有一部分之势力，此稍明群众心理者，类能言之。故二十七日晚法国议员毓具勒奥氏之夫人，出头邀集在巴黎之女生二十一人，由郑毓秀女士介绍交涉，阻止各女生第二日之请愿举动。其交换条件为：（一）由毓具勒奥氏夫人暂

时担任各人维持费一年，共三千六百万，分四季发给；（二）一年后向中国政府交涉继续维持，并分派各省筹还此一年内毓具勒奥氏夫人代担之维持费。兹事由双方同意，到场女生均签字承认第二日不加入请愿之举动。至第二日多数女学生果未参加，仅有四人背约前往，此四人乃不复得夫人之补助，而其余十数人均得将一年内之生活现状暂告解决也。

（十四）公使馆前之直接行动

二十八日晨集队往公使馆之事，公使馆事前既已预闻，自不能无所防备，且陈公使新自国内来者，北京之数次请愿要求，彼已“司空见惯”，应付有方，决不至措手不及，临事仓皇也。故所谓“直接行动”之举，在学生反为创举，在受者乃视为常事。使此举而有效果可收也，则国内自“五四”后学生界所应用于群众运动之种种失败现象，直无事理可言矣！以国内学生之势众，其所要求条件之气壮，政府压迫力之大，社会同情心之盛，尚遭失败，况今日留法学生主张往公使馆者之人数如是其少，要求条件之范围如是其大，又无后援之可言，使陈公使稍圆滑其辞，则学生之势将如春雪融化矣！果也，集队往公使馆出发者为数将四百人，至将近公使馆之广场中停止前进，派代表往见陈氏，由陈公使出见众人，向众宣言，仍持暂时维持之办法，并云：“政府令吾设法遣送诸君回国，实则筹此一笔川资，便需巨款，使吾从何筹起？公使馆费用，政府已两月未汇来矣，使馆挪借俱穷，更何能为诸君筹长久之后济？今为诸君向学校交涉延长一月，一方设法‘觅工’；一方速行组织，总有渐渐就绪之望。”众持不可，非使陈公使允许学生之要求，向政府申请。陈不允，双方争执，陈退回使馆，众尾之，突有法国警察向前解散，是盖袭国内政府与驻

日公使之故智也。幸留法学生谨驯，虽以生死当头之面包问题，犹能从容退让，随驱随散，未至流血，非如国内与留日学生之强顽矣。代表在使馆者久坐不去，至晚由法警挟之出，至警署告以：“此贵国公使指令也，无我等事，君等可归寓矣。”是又重演一出留日学生质问公使旧戏矣！此事未实现以前，各方面都做得如火如荼，逮临其境则又轻描淡写过之，于是知中国人惯作伏笔文章也。然事虽轻描淡写，而其影响所及则甚巨，各方面之观察，及勤工俭学生自身之认识，均较前有改变矣。公使方面经此一场恶作剧，知留法勤工俭学之不足有为也，其态度较前转为强硬，不似以前易于商榷。华法教育会知直接行动之失败，最后之解决，仍将以“找工”为正当办法，益努力于是以促勤工生之反省。学生方面主张“勤工”者当然愈坚执其主张，广布其意见，冀得多数同情者，以坚“勤工神圣”之壁垒。其以“直接行动”为号召者，虽感受当日失败之痛苦，然气究未馁，其反对勤工俭学为可能之传单，固犹日出未已。至普通多数则以三月维持，既有公使馆允为设法，则暂顾目前，仍不得不商诸公使。于是“直接行动”之第二日，各代表之会议，其要求之条件，渐趋缓和，不复如未“直接行动”前之强硬矣！且至是复得第三者之六团体联合会出为商榷维持，而陈箓因学生转来求彼，数往不见，以示非易与者。然一方暂时维持之事实，亦已实行，盖证之于三月各学校仍留勤工俭学生如故也。

（十五）三月中之现象

“直接行动”之事既已做过，各地来巴学生困于旅费之不足，三月维持之照旧，于是陆续就道，各回原所。其向在工场作工者于兹役多未参与，盖一部分人不忍抛弃其宝贵之生产时光；一部

分人固主张以“勤工”自给者，尤不愿赞同斯举也。其在学校及散居各地者，有主张“勤工”以“找工”为先决问题者，其不来巴黎附和斯举，自为当然；有因往返需费甚巨，不愿浪费者；有因旅费无所出，不得来巴者。后二者视二十八日之举动，虽不能躬与其役，固亦甚愿其有结果也。此外尚有一类人，自身不欲担参与之名，而亦愿其事有成，得以坐享之，此盖欲不劳而得者，学校与工场各方面，比比皆是也。因是勤工俭学生之数虽二千，而二月二十八日之群众仅四百余也。主张“勤工”为可能之人，彼等既反对二月二十八日之事，其自身除鼓吹作工外，曾亦有他种事实表现否？曰：有之。当二月底“直接行动”之呼声正高时，法国工部劳动司长曾因教育会之请求，设法为学生觅工，欲面见学生数人，询问此事真相，乃由华法教育会定为二十七日在会所接见。但其时主张不作工之势正盛，华（——原文如此）团体恐华法教育会会所均在其势力范围之下，主张“勤工”之偾事也，谋改时日于华法教育会不及。逮法劳动司长至，幸各地代表驰往巴黎开会，于是乃得由主张“勤工”之学生接谈，申述勤工俭学生无工作之苦状，及希望得工之急迫。法劳动司长初固不知勤工俭学生人数如此之多，尤不知无工学生之状况窘迫，至是当允接谈诸人代为设法，期必得数百位置。接谈之学生，以“找工”问题有希望可以解决也，于是一方联络主张“勤工”之各小组组织为“劳动同盟”、“劳动学会”、“勤工俭学讨论刊社”、“勤工俭学互助社”、“勤工俭学第一组”、“勤工俭学互助团”等等，以团体的联合向法工部交涉工作；一方调查候工之同学确实数目，俾工作找得后能按额补人。前者为对外，故一致交涉，尚无困难；后者为对内，内部之意见不一，其能容此等小组组织竭力鼓吹“勤工”与否，究属疑问。故主张“勤工”学生所发出之通告单，催促各人报名；而反对“勤工”之

人，乃为之销毁撕弃，致愿得工者无从接洽。三月初，主张“勤工”之各团体觅得工作位置十余，张贴广告于华法教育会，而应者无人，结果乃以本团体愿往作工之人补充。斯种事实，苟不明勤工俭学生内幕情形者，必咄咄以为怪事。盖一方面以歇工风潮为由，群呼不得工作；一方谋得工作，又无人报名，果工作之不屑为耶，抑人人已获得工作耶？曰：是皆不然。华法教育会会所为候工学生丛居之所，亦为主张不作工学生势力范围之地，二月二十八日举动之出发大本营也。故反对是种举动之团体，所发出之通告，当然不能受其欢迎，甚且怒其破坏，横加污蔑，因是真正候工之学生，乃不得闻其事也。但主张“勤工”之各团体，亦非无他法可想者，近来向各地发出之印刷物品甚多，一方竭力主张“勤工”，一方传达“觅工”之消息。而彼等与法国劳动司长所交涉之数百工作位置，亦渐有头绪，不久或将能实现其理想中之全部劳动也。反对“作工”方面之人，除继续鼓吹其“要求求学权生存权”及说明“勤工俭学之不可能外”，尚无别种举动。至普通中立之学生，则以“过一天是一天”之心理，非至三月底，决不预筹解决之方也。此事至今日，盖仍为一悬案。公使馆之维持只承认暂时设法，即或由三月再延至四月，然一月迁延，有如搪债，即在学校又何能安心读书？况其接济既非政府使之，终有时而穷耶。华法教育会经济关系既已脱离，彼决不再问此事，其所能为力者，只“找工”一事。学生方面若悉如主张“勤工”者之心理，则一方暂博公使馆之维持，一方竭力求得工作，则问题之解决，尚不大难，奈此种人终居少数何，多数人固仍希冀维持事能持久者，“扶得东来又倒西”，自动之分子，诚得其选也。此外组织尚有所谓各省同乡会者，此盖求省自为决，而非能为“劳动同盟”之以目的合者，其所包含之作用亦极复杂，盖一方要求设法维持于各机关，

一方竭力催促华法教育会找工，以应候工同乡之请。现在业经成立有湖南、四川、福建、直隶、湖北等同乡会。湖南学生因蔡元培来时，曾携来省款，故分配亦为该会着手事业之一。四川同乡会因郑毓秀女士之赞助，曾向某法人借得佛郎一万，因人数众多，每人只分得二十余方。其他同乡会尚未闻对于维持事，有若何具体办法。普通进行多以造册列表，调查各人近状为入手办法。盖同乡会之调查终较由各学校各工场入手，为便利详细。女学生方面，作工本为难事，而“找工”尤为不易，故凡勤工俭学名义来法者，多领得华法教育会之维持费，读书学校，此不得已之情状，自较男生故弃工不为者有别矣。今兹之变，维持费停发，女生首当其冲，“找工”不得，“补助”无人，是以二月二十八日之举动，乃亦有远道来巴黎参加者。事前之“抽薪”本为减少男生之盛气，而女生乃因之受救。然而来巴黎者终非勤工俭学女生之全体，其不主张“直接行动”参与其役者，彼在巴之女生固未尝过问，于是彼等之苦状，乃不得达于毓具勒奥夫人之前，而一年之借款，亦无从请得，是少数勤工女生所难解决之问题，现今尚无人注意，谅亦由人少无闻之故也。

（十六）勤工俭学可能不可能之问题

吾草此稿将竟，而犹有一事欲为读者诸君告，亦读者诸君所急欲知之事，即“勤工俭学”之可能性，至今日“水落石出”究竟尚含有几分？欲答此问，吾请先以主张“勤工”与反对“勤工”之两方面意见介绍于读者。主张“勤工”者之言曰：“吾人终信勤工俭学具有可能性，果使有工可作，勤俭之人必可蓄余资，以为他日俭学之用，即使不能储蓄，则劳动自治，亦足自豪，终胜仰人生活不事生产者。”反对“勤工”者之言曰：“现今工作如斯难觅，高谈

勤工者，直妄人耳。即使工作勉强可得，亦不过为资本制度下之多添一牛马，于改造社会何有？且工余储蓄直欺人之谈，即使能事储蓄，工作数年后，年龄渐老，头脑简单，尚何能安心从事于读书？”此两方面主张不同之点也。吾人试一深究，不必作左右袒，便可作下列之断语：

勤工尚可能也，俭学须视各人之个性与自治力如何为定。凡欲作勤工俭学生者，须自认愿为现代制度下之劳动者，而以劳动自治为第一条件，俭学为附带条件。

如此，似与吾开章所述李石曾之乡人等矣，然而彼等之来也，为盲动为附和，吾人果以劳动自给为可尚，则精神之快，且较彼等高出多多。矧学生之知能，其接收外界智识之程度，究非李石曾之乡人所可同日而语，是在国内慕勤工俭学之名者，所当认清目标，始不致自贻伊戚也。（三月二十一日）

稿成之日，复得一消息至，即后此四日，将有勤工生四十余人乘减价舱回国，是盖应“遣送回国”之命也。此四十余人回国，当又有一种舆论，吾稿或亦得同时发表，读者诸君可资为比较也。

天津《益世报》1921年5月9—17、19日

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

恩 来

在今年三月中，我曾经为本报写了一篇极长的通信，论到当时勤工俭学生在法的情形。彼时正在蔡子民先生来法以后，勤工俭学问题，闹得最喧腾，也是最难解决的时候。我自问那篇通信中所叙的事实和我所加的评论，很少的出于我个人的偏见，或者是从他人得来的暗示。我在那篇信中有几句最扼要的话，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求生不易，勤工无力，俭学尚未可能，盖又于穷途暮日之境”；“今日之结果，是必然之事也，然则过将焉归？曰，仍不得不归诸热心创始之诸先生”；“勤工尚可能也，俭学须视各人之个性与自治力如何为定，凡欲作勤工俭学生者，须自认愿为现代制度下之劳动者，而以劳动自治为一条件，俭学为附带条件。”这是就当时情形看来实是如此。那封信登在本报五月中的每天要闻栏内，全文的大概，想读者犹能记忆。现在又半年多了，时光走得快，变化也生得极速，近一月多的勤工俭学问题，竟走入一个不得解决而终至于葬死的途中了。在这个时候国内的人，方兴勃勃的送了一百多新科贵人，来到里昂大学中国海外部，一方法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办教育的声浪，在东亚西欧也宣传得很厉害，为什么在同一时期中勤工俭学生却得到一种相反的遣回的待遇呢？我想这是国内的人所急于要知道的。被解回国的同学

们，在我这封信没到以先，他们必已经到了上海，不平的待遇，悲惨的长途，他们身受的痛苦，岂能“默尔而息？”不过他们终是问题中人，无同情心的社会，看待他们总要另换一副眼光，怀疑同卑视的心理或者竟难免掉，况且他们正是“不名一钱”，又未尝博得个学士博士的头衔。我因为这种缘故，我遂不能不写这封通信，并且还要写得长些，说得透彻些，阅者诸君要拿这篇文字作有宣传鼓动的意义在内亦可。因为记者身临此境，目睹种种惨况，焉能使我对他们不表无限的同情，不致无限的愤慨，不替他们求社会上极大的援助呢？但是各界人士如想开了，谁不应生产，谁不应求学，谁是应该享福，谁是应该受罪的，看高了，想远了，或者这一千多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们，还要比我们这用笔墨混饭吃，买书念的人，真实得多。他们是要生产而不能，求学而不得，终受被押解回国，他们岂真是愿意一无所得便回国么？是谁害得他们如此？社会上终应知道一千多人中固然说不到全是健全分子，全是认清了途径的人，但是这话也未必尽对。没有健全的社会制度，那容许多的健全分子生出？黑暗布满了的环境，有几个人能将他认清了？他们这次归去，虽说才一百多人，然而接着走的，恐怕要同大队的华工被遣送的差不多了。他们虽自己承认一无所得，但是他们岂真一无所得？数万里的海程他们辛辛苦苦的来了，更悲惨的回去，劳动的真实的生活被他们尝着了；中法文化提携的假面具被他们识破了；社会现象的不平，东亚西欧如同一辙，也被他们发现了；纯洁的青年人格，更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了，这岂不是他们大有所得。至于几句法国话说得流利，多念了几本书，还不是他们的大成绩，他们因为要做工，他们不能多同人说话，多得机会念书，所以便是来了一二年，只会说几句平常话，看书阅报动要乞助字典，这也不算得什么奇怪。

我的导言说得太多了，或者要讨读者之厌，但是不如此，我终怕社会上的人们误解更深。我的通信被诸君冷淡不要紧，只求诸君不要冷淡一堆穷苦无告被押回国的学生们，那便是记者最大的盼望，最后的祈求。

(一) 半年来维持费之经过

半年前我的通信上曾说过，有一部分勤工俭学生因工作寻找，俭学不易，跑到驻法公使馆去请愿，当时号召了五百多人。请愿的结果，虽说失败，但是无工作的学生须设法维持，却已经得了中国公使馆同法国政府方面的默认了。勇敢的同学们，当时多不直请愿的行为，另行组织劳动同盟等等团体，始终不参加要求维持的会议，这种人约占了二三百人。其余多是依违两可的，做工固然不能反对，请愿却也赞成。在请愿时期内，公使馆同留欧学生监督处、华法教育会接连不断的向国内北京政府及各省打电报。各省通电，也有略微地接济一点经费，也有主张遣送回国，也有全数补上半官费的，也有毫不闻问的。至于北京政府的办法，则是有法可想，还是维持；万分无法，便往回送。一方法国政府眼看着四五年内一批一批的勤工俭学生由马赛登岸，中法文化提携的呼声，因着他们提高起来，亲善的内幕，也得以相机而行，现在忽然因为经济的恐慌，学尚未成，便冒冒失失的要召回去，这明明是与法政府的期望相反。因此当时他极力阻止公使馆遣送回国的办法，并由法外交部教育部及法国政界要人会同中国在法重要各机关组织少年监护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为的要设法维持得不着工作的勤工俭学生，中国公使馆也都派员加入，而陈箓又很自负的说，这个委员会的成立，他曾出过很大力量。实在说来，拿钱出来维持勤工俭学生的生活，是法政府另有一番意思在

内，与陈箓何尝有什么关系？法国方面助款的人，不仅是外交部，法国资本家也有款捐入，他们这样地热心维持勤工俭学生，他们岂真是一无用意么？七月底在巴黎中国学生及旅法各界所开之拒款大会中，廖世功领事便说，法国某银行家曾气愤的向他说，“我们助款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还来反对我们，是何道理？”九月十四日陈箓面告学生代表及第三者代表，说：“这次少年监护委员会停发维持费，系法外交部的意思，因监护委员会之成立，几纯是法外部秘书长正洛特之力，每月维持费均由外交部支付。此次中法大借款于彼个人及法国远东利益均有莫大关系，而中国学生不解，平日受其救助的，竟出而反对，且又殴伤使馆秘书。”（此事前次通信已述过，他所以才有这样忿怒）以上两段话，就是法外交部同他们资本家所以肯出钱来维持中国学生的心。中国学生岂真不解？正因为了解了，才得到现在停止维持同被拘被押解回国的结果。他们当时本着这种心肠来维持勤工俭学生，组织了少年监护委员会，中国的伟人政客也因为外交的场面，捐助了一点带来的公款在里面，支出的款项，毕竟是法国政府助的多，他们如此地用去，固然另有他们的用心，但在别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倚靠，便是退还庚子赔款的事。退还赔款，法政府确是有意要买这个好，将在中国得到另外长久的报酬，这件事情的实现，只要法政府下一决心，国会中总能通过的。他们有了这个后援，他们焉惧将来没有偿还这笔费用的时期，原来赔款退还后，终须有一笔为办教育的支出。

（二）类似华洋义赈会之救济

法国外交部本着这个心理和后援，他们便竭力地尽地主之谊，来维持这帮勤工俭学生。平心而论，自从三四月后，他们对于救

济事业总算做了不少，但是他们只是救济，没有办法。中国人参加在少年监护委员会内，更是没有长久的打算，有钱便说维持话，无钱便推出不管，领款分款是他们的职务，这样的情形要说他没有别的作用，也只能加他们一个“华洋义赈会”的名称，因为他们除了“赈饥”外，便无办法。法国人如此，犹有可说，他们本来对于勤工俭学的事是隔膜得很，但是中国的委员，他们也都忽视了永久的解决。陈箓出来帮忙，一方是他的责任不能不管，一方是对于蔡子民、李石曾诸先生提倡的事业，要有所打击。勤工俭学提倡起来，留法界的空气着实变化不少，本年蔡先生因为停止华法教育会的接济关系，又加上对于勤工俭学生认识的错误，很受一部分人的埋怨，陈箓遂借此出来大施本领，以图利用，其心本不可问的。最近廖世功领事之被外交部召回，闻说便是陈箓忌他太接近学生所致，同官尚且如是，又何况不同道的人呢？

(三) 颁发维持费之缺点

少年监护委员会维持的方法，也很多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总计该委员会由公使馆中发出的维持生活费计六个半月（三月至九月十四日）。以前每人每月发一百八十分，以后减至百五十方，按星期发给，须各人亲往使馆领出。本来一百八十分的费用，如何够一月开支，减至百五十方真是仅够最低度的食宿费了，别的全不能希望。并且每星期发给一次，又须各人亲领，最大的缺额有四：（一）群居巴黎，毫无事事；（二）巴黎生活太贵，更增经济上的痛苦；（三）现状时变，连自修的心都不能安；（四）钱太少势必大家团住一处，不仅不能读书，恐怕更有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害处。这四种情形是半年来巴黎与哥伦布（华法教育会所在的地方）间常见的现象。人穷而不至于死，又能有面包吃，总是想得步进

步，求点智识，救济他精神上的饥荒。乃委员会的办法竟以把他们困在一处，锻炼这种无聊的生涯为得计，这个与国内逢着水旱的年头，盖起席棚来赈饥如何分别？若说一大部无业可做的勤工俭学生，也只有赈饥的办法可以对待，那么委员会的目标，必有所指，否则，国家或者是委员会中的中国当事人，稍为有一点爱惜青年的心，成全这帮尚有所为的人们的意思，则半年来的办法，总应该不承认是得当了。

(四) 留法勤工俭学生之人数

若说根本的办法，在大家的希望，总是能进学校，据各省勤工俭学生委员会的调查，勤工俭学生的总数有一千五百余人，内中俭学生占四百五十九人，今先将各省的人数列下：

省 名	勤工俭学	俭 学	总 数
湖 南	三二五	二一	三四六
广 东	二七	二二四	二五一
江 西	二六	二	二八
福 建	三	八六	八九
浙 江	八五	一	八六
河 南	二四	一	二五
陕 西	四	三	七
贵 州	九	○	九
四 川	三五二	二六	三七八
直 隆	一三〇	一七	一四七
奉 天	二	三	五
山 东	一	一四	一五

湖 北	二八	一二	四〇
江 苏	五三	一六	六九
山 西	五	二三	二八
安 徽	三五	五	四〇
云 南	五	一	六
广 西	六	一	七
总 数	一一二〇	四五九	一五七九

在此表中所分别的勤工俭学生同俭学生，也不能说他尽当，因为勤工俭学生同俭学生的名称，也只有在名称上去分别了，实质上早已不能分别。原来是以勤工俭学生名义来法的，一旦家中能接济他了，或者得到点省中的补助费，也就可跑到学校去念书。反之，原来是俭学生，一旦家中断了接济，也只得离开学校，走入工场，有时找不着工作，或是做不来苦工，更难免跑到公使馆去领维持费，所以说勤工生与俭学生在实质上早就不能分别。此事我在三月中通信也曾提过。还有一层，有些勤工俭学生，因为法国话说得好点，或者朋友交得多点，他便自己去找工，不来劳动华法教育会的执事，偶然他们失了工作，也是借债生活，不去搅扰公使馆，因此他们便被认为俭学生了。在这种情状之下的同学，也有二百多人。统起来说，勤工俭学生有一千五百人，也不为多。严格而求，亦有一千非作工即不能维持生活者，在这种状态之下，必定有人想“如此便做工好了”，并且我也曾说过“勤工尚可能也”的话。话虽如此说，但是各人的心理与事实上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也不可忽略。我说“勤工尚可能也”，是指少数人说的，同时我又有一条件，是：“凡欲作勤工俭学生者，须自认愿为现代制度下之劳动者，而以劳动自治为第一条件，俭学为附带条

件”。既说附带，则可能与否，实现与否，均不能为他保险，主要的意思，只说能勤工。假如大家不承认在现代制度下做极苦的工作，或是不承认能够积蓄，或是为求知识欲望冲动得利害，或是长久工作下去，觉着不是合宜的事，那么“只有做工去”这句话，便有点难说。不想做工，完全希望别人来救济，这种态度，是一部分有志气勤工俭学生在二月的请愿的潮流中所极力反对的。但是他们所反对的是乞怜而不自振，并不是对于一切的求学运动都反对，也更不是对于监护委员会所能设法解决一部分求学问题而加以反对的。他们立意不领维持费，是他们表示他们不为苟且的妥协，并不是反对一切妥协。他们虽然跑入工场，做那极苦的工作去，但他们希望根本办法实现，同计画进行方法，一日未尝或息。他们在四月中也组织了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会，也屡向中法各界要人表示根本解决的意见，最后的办法，他们也是希望一千多同学都能得到生活上的安定，同求学的机遇。至于本年多领维持费的同学，天天躑躅巴黎市上，团聚哥伦布小旅馆中，看透了炎凉，饱受了冷落，他们更何尝不希望根本的问题早日实现呢？勤工俭学生的办法内容如何，留在下边再说，我先提一提监护委员会的意见。

委员会每月发给各人一百五十方的维持费，在巴黎漂泊，自然是不足。若是用此款将勤工俭学生送入各地的官立学校，则所差便属有限；也有廉价的地方还用不了百五十方，食宿费同学费书籍费全管的，有面包吃，有书念，虽然不能满各人的志愿，都入专门学校，然暂时的预备法文，终较困守巴黎为佳。并且多数勤工俭学生来法也止有二年多的程度，经济的压迫，也不见使他们法文得有多大根底，这种计画虽非长久的解决，但是很容易办，监护委员会也未尝不知道，可惜他们竟不能如此做。等到他们要

实行了，外来的风波又让他们有了借口之辞，其实也止有如此借口，因为他们心中早没了诚意。关于委员会的变化，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会有个通告，说得很清楚，通告是九月十一日发出的，现在把他内中要紧的几句话录在下面：

查四月间勤工俭学同事潘君融曾有函致使馆，请其宣布捐款数目及领维持费之人数，使全体同学知使馆经济状况，免致发生误会，致误前途。公使此时将该函张贴领事馆，数日以后虽未有正式宣布，而公使馆一等秘书王某曾对勤工俭学同学表示捐款可达一千万方内外，旋见《青年会周刊》载有为勤工俭学生捐款，中法合计有二千万方。监护委员会八月初一宣布，于是月十五日将现领维持费同学，一律送入学校，为蒙达尼、三圣满、沙多居里等处，已送去不下二百余人。迨八月十三日开全体旅法拒款会后，监护委员会会长即时对同学发言，谓学生不应干预政治，仅旬日间，遂停止维持费。最初开拒款会时，廖领事到会报告法人欧铎谓他们银行白送了勤工俭学生一些钱，今日还要反对他们借款。总以上数事观之，官厅对于勤工俭学生之维持，确含有借款交换条件之意味，一时宣布款有余裕，一时又莫名其妙，纯系政治上之操纵。今后必更有操纵之法，同人等只得本良心之主张以待。惟千余同学除少数有工有款者暂不发生危险外，约有七百人内外，将陷于绝地，终不免与使馆发生关系，……

看了上面的通告，便知委员会不是不能替勤工俭学生解决问题，乃是故意地行他操纵手段。通告中所说的监护委员会已捐得两千万方、一千万方的话，或者说得过分些，但是我们就过去的

六个半月计算下，领维持费的同学以七百人说，每人在最小限度内亦得到一千万，总数已快到百万。九月十四日停发维持费后，法外交部经委员会之请求，又捐出十万佛郎作为最末次之济款，勤工俭学生的生活，遂又得延至本月。由这两种情形看来，中法两方的捐款，百万方以上尚不是难事，七百多没工作的学生，一年半读书费总应有点希望。这种推想和论断，不仅是指出我们对于监护委员会的失望同不满，并且也可以让大家知道监护委员会一切行动都与这次最后的悲剧有绝大关系的，因此我们对于他以往的事实，不能轻轻看过。

(五) 求学事须自身解决

我们现在可以转过笔来，谈谈勤工俭学生本身的思想同进行了。勤工俭学生在二月底请愿以后，显然已分出两大派别，一派的主张是：“现今的工作如斯难觅，高谈勤工者，直妄人耳。即使工作勉强可得，亦不过为资本制度下多添一牛马，于改造社会何有？且工余储蓄直欺人之谈，即使能事储蓄，工作数年后，年龄渐老，头脑简单，尚何能安心从事于读书？”他一派的主张是：“吾人终信勤工俭学具有可能性，果使有工可作，勤俭之人必可蓄余资，以为他日俭学之用，即使不能储蓄，则劳动自治，亦足自豪，终胜仰人生活不事生产者。”（此言均见吾三月中通信）这两派的主张，各有各的见地。仔细研究一下，从他们退步的想头上立论，则知两方面原有同一的意见，不过他们的着眼点不同，所以结论便大大的异趣。不主张做工的是属于前一派，他们想即使有工作可作，有储蓄的可能，求学的机会已飞去不可复回了，因此他们想唯一的办法，只有向政府当事人要求生存权，求学权，求得紧了，他们总能想办法，手段便是请愿，“大队的请愿”。主

张做工的属于后一派，他们想即使储蓄不易，求学不可能，也应当立在劳动地位上与他人谈根本解决，不应当向人乞怜，求苟且偷安。这两派人在勤工俭学生中，并不能算大多数，但是他们的意见，却暗示中立而无所主张的人不少。因为无所主张，前后的行为便不能一致，请愿的时候也去请愿，工作有了又去做工，一旦有了维持费，复又退了工作来领维持费，这种情形，在一千多人实在是常发现的，好坏的影响，他们都负着很大的关系，但是主张他们却很难具有。我们先置此等随声附和的人不论，细说一说两大派别主张的变迁。

半年来中法政治当局，对于维持费的发给，总算是极其踊跃，这件事的成功，请愿的学生实在与有大力，然而他们请愿的目的，岂仅是得到维持费便算满足呢？据主张坚决的人看来，他们实在是想从请愿上得到较为可靠的办法，希望是政府中人能渐渐了解勤工俭学生实在的内情，而施以相当的相援。他们如此地想，不料中外的要人始终不能了解他们热诚的期待，以为请愿不过是穷极无聊的手段，“你们大队来告邦，我们极力筹画点捐款布施你们，已经很够得仁至义尽了，根本解决，谈何容易”。两方的见地如此不同，又加上捐款尽力的人“各有各的怀抱”，根本的解决绝大的期待，毕竟要在这“少年监护”的名义下埋没了。有目的有见地的同学们，如何能不焦急？并且领维持费的人一天一天加多了，巴黎城内，哥伦布市中，布满了勤工俭学的漂流者，这种现象又岂是有心的同学们所忍见乎？

老实来说，二月底请愿后，领维持费的人还不甚多，五六月后，便显得拥挤不堪，内情也有几个原因：（一）在请愿潮流的时候，有一部分人很勇敢的随着主张劳动自治的人，走入工场里去做苦工，他们的意气很健，他们的志趣很高，但是他们的身体和技

能却不肯做他们极坚强极有把握的后援，他们终为被苦工相弃，回转过来投入“少年监护”名义下，来领那一日五方的维持费；（二）有一部分俭学生，他们出国时候带来的汇票，多存放在华法教育会中，当着勤工俭学生极困窘的时候，教育会中人常常移动他们的存款，接济勤工生，最后华法教育会破产了，他们的存款遂拖欠着不能取出。但是他们也是一样地要吃面包，要进学校，他们更不能去勤工，家款又因带来少了，接济不上，结果也只好变转脸来做个领费的勤工生；（三）华法教育会找工的本领，在三月中很有些成效，但也多是克鲁邹地方的苦工，等到五六月后，连苦工的位置都不易见了，候工同失业的人，自然是愈增愈多；（四）更有一部分人，他们本是俭学生，或者在学校还有书念，或是在工场有工可作，只因为他们钱花尽了，工做厌了，他们也乘着机会跑到巴黎领略这漂流者的异样滋味。单是二月底请愿的人便已经有了四五百，再加上这各种情况中的陆续增加，聚到九月初，至少也要有七百人。这虽不是极精确的统计，因为监护委员会同公使馆始终不宣布领维持费的实在人数。但是据理想同事实上的合证，再加上前表所列各省勤工俭学生的实在总数，大致总差不许多。总数是一一二零人，实际上在各工场勤工的不过二百多人，中以在克鲁邹做苦工的为最多，处在特殊情状下的有一百多人。（以借债维持生活或者暂时受个人的接济）

除此便全是受那“华洋义赈”会的救济了。人是一天比一天聚得多，办法是丝毫没有，主张请愿的人们，至此当然要进一层觉悟。根本的事情，期望别人来解决，是终不可靠的，何况求学的事呢？中华民国的国都北京城内不是也闹“读书运动”么？他们半年来的牺牲时间，是同勤工俭学的问题闹得一般长了，但是他们请愿的结果怎样啊？担保品，临时费都不甚有把握了，是以海外

一部分勤工俭学的领袖，他们终须放弃了恳求哀诉的态度，采取那自决的直接手段。第一朵开放出来的花儿，便是占据里昂大学的壮举。

(六) 勤工学生之难忍

在请愿潮流极盛的时候，反动的一派，便是走入工场里去的朋友们。他们究竟得了什么工作？偿了什么志愿？说起来却也伤心。那时候反对做工的人，说工作一定找不到；主张劳动的人说他们说得太武断，竭力向各处请托，务期得到多数的工作位置，好证实他们的主张不是不可能。同时华法教育会也极尽其力地帮忙，但是结果找到的都是些散工、苦工的位置，布告贴在华法教育会，也可说宣告在请愿势力布满的当中，乃终至于无人过问。勤工的危机到了，在现制度下的劳动主义要破产了。人人都不想做工，主张做工坚决的人们岂能看着，他们毕竟为热心所趋，遂“饥不择食”地号召一大部分有思想有目的的同学投入散工队中，去做那人世间极辛苦的劳动。同时还有几个工场利用中国勤工生需求工作紧急的时候，定了几条严酷的合同。资本家的意思是恐惧勤工俭学生工作做不长久便辞退了，妨碍他的生产定额，最要紧的一条，便是“每日扣工资半方至一方作保险费，三年期满方得发还，半途工人辞退厂主，此款即作为赔偿损失费”。在这样情形下，遂将二百多有主张的同学们的岁月，销磨了半年多。一阵散工潮卷进了如许人们，自此华法教育会找工的成绩，便无甚可记述了。这二百多实在做工的人，（也可说长久做工的人）大半在克鲁邹为最多，因为那个地方多散工位置。他们因为贯彻他们的主张，维持他们长久的劳动生活，他们投到现制度下做那为资本家任意鞭策的散工，他们岂是不得已。一样的人们，劳动不劳

动的分别不用说了，便是做工的散工也与非散工的在待遇上有大大分别。做粗活的还不能同看管机器的受一样看待，而勤工生的工作，便都是散工粗活，他们本来就受尽风霜，才能奋斗出国，到法后更无丰衣足食的可言。

至于剩钱的希望，二百多人中，普通的工多是每天十方上下，除去星期不算，每月的收入也不过在三百万以内，衣食住零用四项，衣裳还说不到，便要开销净尽，储蓄一层那谈得到。即或有工资多一点的人，用款又经济些，也许能剩得若干，但是剩得到能够求学的数目，还在那不可知的将来。况且人类的同情和朋友的义气，又时常驱使他们在那不能不用的时候，便要将血汗积来的工资，一一借与人用。一时的失业，一阵的罢工，更是这个剩款摇动的日子。这样的情形，去谈勤工俭学，真是除去特殊人外，难见有效。主张勤工到底的人，他们岂是不知道，他们并且亲身尝着，半年多的磨练，愈使他们的见解更加清楚，主张更见鲜明。他们积极地走入工场，他们岂仅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至少他们也要给一千多勤工俭学的同学们留一个勤工可能的印象，表示出劳动可贵仰人可耻的气概。他们的精神总算表示出来了，但他们的后援却越发稀薄，法国的工人失业的日见其多，工作的空位便要与他们成反比例，连散工、苦工都是如此。所以赞成他们主张的同学们，也难得实现他们的同情，一方做不了的，被辞退的同学们又有好些，越发使他们觉得孤单了。虽说是艰难正是玉成他们志愿的预兆，但是前途总得有些生路，他们才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寻找。劳动的情形，总可说从这一派人们的力上表现得很清楚，并可从他们身上更加一层认识，要想在这样的勤工状态下，求俭学可能的实现，武断着说便是万难做到。

(七) 勤工学生之呼吁

本来是同共患难的朋友，只因为一时意见不合，便各自分开了。各人都勇猛地求他们主张的实现：一方请愿得了维持费，一方走入工场，两方的生活都算暂时有了着落。但是何能算安定？至于求学的大目的，在这两条道上，更成了绝望的倾向。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昂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朋友终久是朋友，共患难的更当亲近。他们弃了往日的意气，做工也罢，领维持费也罢，大目的便是切身问题的求学运动。他们的心都改了，他们血也沸腾起来了，他们很自信地必可得达到最后胜利，达到最大的要求，赞助他们的旁观人们，也何尝不为此信。万不料他们有了目的，有了办法，敌人更早准备了抵御的武器。他们方遣派先锋队冲入第一战线，而敌军已大队包围起来，将他们前后分开，使他们首尾不能相应。更出奇兵截断他们的粮草，使一个个勇敢的战士，都困饿得四肢无力。热血洒出去了，饥寒的冷气直从心坎中向外发出，眼看着先锋队一个个俘虏去了。第二次的冲锋，终是没了希望。处在如此的情势下，一定有人要说道：“还是学生太猖狂，一件事情要用诚恳的态度，和平的办法去商量，未尝不可以成功的，何必定要取直接的手段呢？”我想承认这种话为对的人，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上，十个人中必有九人。不但国内的人要作如此想，便是勤工俭学生自身方面，又何尝不作如是想呢！他们不但想，并且如此地做了，然则结果如何啊？我说到这里，我便不得不把他们先礼后兵的情形公布出来，免得世人还要向他们发这类事后的责备。

(八) 社会上误会之一般

凡不是勤工俭学的个中人，对于勤工俭学生的认识，可说是模糊极了。因为不但是局外人如此，便是提倡勤工俭学者，到了现在，也多是埋怨勤工俭学生不能体谅他们创始的善意。他们果是不能受他体谅么？勤工俭学生对他们的信任，可以说到了一百二十分，这固然是他们皎洁的人格照临在人们中间，但是勤工俭学生总算是没有以怨报德。最近蔡子民因为误解勤工俭学生的意思，遂使勤工俭学问题中了致命伤。吴稚晖来法，更送终了这个问题。李石曾更是他们信仰最深的人，然而他所引用的人，差不多已经将勤工俭学问题做坏了一大半。问题到了这步田地，这几位先生的埋怨程度，恐怕更要增加。但是他们所得的，却是勤工生的以德报怨。原来埋怨与咀咒没有多大分别，我说句“以德报怨”或者也不算过分。最近一百多人被解回国，此地的同学还是打电给李石曾请他到上海设法援助他们，这也是他们对国内只此唯一的希望的证据。而社会上对于勤工俭学生的误会，确已很深了，其尤误会的，便为程度问题。关于这件事，这次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的通告中，曾有一段声明，特志之于下：

(二) 国人之误会。勤工俭学生程度之不齐，已成为舆论，江苏只有六十九人，近汇来十三万八千方，将近可以全体在法国中等学校读书一年，非款不足可知，而江苏政府只作送归船费，盖谓勤工俭学生不堪造就，不如根本取消，其他各省分不汇款来者，意亦同此。

勤工俭学生总数共一千五百七十余人，自大学毕业生至高等小学毕业均有，且有学校教职员六十余人、工厂技师六

十余人，程度本极复杂。然大学生占九十人，中学生及各项甲种实业学校学生近千人，而高等小学学生不过三十余人，一律进法国高等专门学校，程度或有不及；然法文既有根底，至低也可入法国各种实习学校。一二年后陆续有人毕业，“现已有毕业者，有教育会会计之报告书可证”。有款可以再入高等专门学校，无款时也可以归国，较之不待成功送归者，其利害悬殊矣。

有谓宜用一种普通考试定取者，说亦近理，但大学生与高等小学生不能用一种试验。且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已受高等考试，断无再受试验之理。又有中等学校毕业生，到法即作苦工以至今日者，科学非无根底，特荒疏一二年，倘无临时预备，未必无落第之人，将何以慰其苦心乎？！总之，能在法国实习学校听讲，迟早可以成材，于国家终属有补。程度高者，研究学理；程度低者，练习应用。归国时相辅助而行，较之专谈理论者更善。又高等小学毕业生，年龄较轻，希望更远，非可轻视也。故判别程度，祇可问其能在法国中等学校听讲，及受学校试验与否为已足，不必专以进法国大学及专门学校为目标。

此论可谓极其平允。勤工生不赞成全体施行一般的普通考试，也正有他们相当的理由。他们所举的勤工俭学生来源的类别，他们是根据华法教育会的表册，同各报上所载的勤工俭学生的履历说出来的，我现在将这个统计表列出：

(一) 在国内外学校出身者：高等小学三十余人，工业专门一百余人，师范一百余人，商业专门二十余人，大学九十

余人，中学四百七十余人，农业学校三十余人，医学校七十余人，路矿专门十余人，陆军十余人，法政三十余人，茶业五人，由日本转来者三十余人，由南洋转来者二十余人，海河工程学校五人，京保辛布沪川等法文预备学校三百余人，总数约计一千三百余人。

(二) 在国内有职业者：工厂实习及技师五十人，银行服务者五人，农场服务者五人，普通经商者二十余人，政界十余人，学校教职员六十余人，新闻记者十余人，医院服务者二人，曾任军官者九人，书店服务者四人，总数约计二百人。

两次总计，当在一千五百人以上。这个与上边所列的一千五百七十九人的总数表，其大致已相符合；不过上边是按省界分的，此处是按职业学校分的，自然有难易之别。

(九) 学生一千余人之着落

这个问题，在我们看了一大堆的人们出身以后，一定要有这种感想，我现在先回答如下：

(三) 在法国入学校之人数：“根据教育会民国九年的表内”，工业实习学校二七人，电气学校三人，农业实习学校七人，高等农业学校八人，无线电学校二一人，普通中学校五二二人，造纸专门学校二人，医学校二人，飞机学校三人，巴黎大学四人，总计五九九人。

在一千五百多人中，仅仅五百九十九人有了着落。并且他们的着落还是在去年华法教育会有力量接济各人念书的时候，其余九百余又怎样？入年以来又怎样？这个回答，我在上次通信同这篇信中前文已经很费力的将他解答过了。在这里我只要指出这

九百多人中实际上做工的有二百多人，其余的七百多人便都是巴黎哥伦布间的漂流者、候工生，最后也是投在“少年监护”的名义底下到公使馆去领维持费的人。从这一方的计算，也证明我前边所信有七百多人没有工作、没有学校的数目是对的。不过这七百多人同那做工的二百多人，在学校中的五百多人中，他们的界限类别并不是能分得十分清楚。他们的地位也时常更换，决不能用一定的眼光去测量他们。

（十）学生方面之解决希望

勤工俭学生，本身既说明社会上对于他们看成不可造就的动念是错误的，然则关于解决的方法如何，此层他们也曾想过，他们曾在通告中说道：

勤工俭学生一千五百七十九人，除广东、山东、山西已有津贴外，余如江苏仅六十九人，浙江仅八十六人，以江浙之富，有何困难？奉天、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多者止九人，少者止五人，以一省之大，何难担负？惟四川、湖南人数至三百余，颇觉困难。近湖南省教育会已组织有勤工俭学会，专进行此事，四川省议会也有加捐之提议，迟早总有解决之望。惟患无舆论之援助，与国内父老一确实之证明耳。再者里昂中国大学创办之动机，本为解决勤工学生求学问题，虽闻现在办法似稍有不同，然主持此事诸君，终不能置勤工俭学生于不顾也。庚子赔款亦早闻有退还之说，迟早必可实现，亦可供解决之用。

他们这种希望并不能说过奢，并且也实在是当然的途径，不

如此勤工俭学问题恐怕将永无解决的机会。他们如此地要求，各方地奔走，什么是他们得到的结果？江苏的款汇虽到，终是要逼着他们回去；贵州、云南等省的回电来了，看着五六个人好象似不甚关心；别的省分回复到教育部的电报到着实不少，但是汇款而又允许长久接济的，却仍旧是广东、山东、山西三省。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的开放，在今年五月十九日曾经有旅巴同学三百数十人的署名，上书蔡先生，请以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改办工学院，解决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蔡置之不答，最后里昂中国大学在国内招生的消息传来了，更是宣告勤工生求学问题的死刑。庚子赔款，法政府虽有意退还，但是还没十分决定，国会更没通过。即使一旦成为事实，两方政府中人经手此事，以他们平日对待勤工俭学生的态度，加上心目中布满了不堪造就的信念，赔款的余泽，几何能滴到勤工生的身上？并且他们要再办起“清华”式的高等预备学校，一贫如洗的勤工生岂不是更绝了进身之希望！

(十一) 里昂中国大学开放之运动

解决求学问题希望国内各省的补助，远而且难；期待庚子赔款的退还，更难而且空。凡是一件事情，要没有十分坚固的办法，不关紧的人总不会先来过问的。里昂中国大学果真能够开放了，勤工生有了安身求学之所，国内外的观听就要变了些，然后请补助，退赔款，也就要增加点把握。对于解决求学问题热度很高的勤工生，对此当然见得更加真切。在克鲁邹地方的做工同学，因此发刊了一份《求学运动》的半周刊，在第一期上即说出他的旨趣和任务，且表示勤工俭学生一致的呼声。他们所提之里昂中国大学和勤工俭学生历史上的关系，他们还忘了吴稚晖先生也曾说道：“里昂中国大学是公开的、普遍的、劳工神圣的”，而今竟

如何了？一朝天翻地覆过来，变化得便会这样快，他们在半周刊上有几句最痛切的话：

有钱的公然有人从他们故乡将他们招来入大学。受了大学专门的知识的，公然有人将他们招来当大学特待生。眼面前的一群穷而无告的人们，宁肯出五佛郎一天将他们当‘残废者’供养，再一面从数万里外用三等舱恭迎一群阔绰的学生来。人们究竟对于里比两大这种态度作何感想？

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招生的广告，同离国的新科贵人，国内人总该有所见闻。在法国的人们岂是对于他们好为咀咒，并且他们现在也成了留法的一份子。巴黎留法中国青年会《星期报》有几句话说得好：

国内新来一百六十几个同学，都是象我们一样学问饥渴的兄弟，虽或保母护新舍旧，却不能怪新弟兄们把我们的乳夺去，起了恨心。

他们也实在没有起了什么恨心。不过立在不是一个环境内，并且还带了些彼此妨碍的怀疑，他们发出言来，自然是难免于些微的攻击。

（十二）争回里比两大学之运动

当着国内招考里大学生的消息传到法兰西后，感受这个影响最速，而又从事于里比两大学开放的人，要算克鲁邹工场的勤工俭学生。他们勤工的一百四十七人在九月初曾经发出了一篇宣

言、一个通告，虽是仅为一百四十多人的宣言，但是他们在真正做工的同学中已占了大多数，并且他们这种要求，确是一千多勤工俭学生醒时梦时环绕脑际不去的要求，所以也可以作为全体的宣言看。他们对于争回里比两大学运动的办法，在他们通告中也拟了几条，大致是：

第一步宜就各地同学组织筹商办法，举出办事人员；”

第二步即由各处团体产生一全体争回里比两大运动的同盟；

第三步即向法国方面及中国在法各要人运动，请为有力之帮助，并向里比两大学之当事人作正式之谈判，据理力争，总期以和平达到争回之目的。

在他们运动初起时候，其主张原是很和平的，要不是四围的空气压迫他们过甚，又何至于便取直接手段，实行占据。他们希望援助，旁观者给他们的同情只是一个冷字；他们期待谈判，里大当事人回覆他们的只是给了一个拒绝的暗示。在另一方面停发维持费的日期，又确定在九月十五日，人们的心不是麻木的，血更是热的，援助失了，学会绝了，他们也只有向同境地的朋友，求坚团体的团结，试一试他们最后的胜负。受同样的待遇，处同样的悲境，他们终于会团结起来的。不牺牲终久也是牺牲，他们如此，他们岂是得已！

(十三) 各方面之联合进行

关于争回里比两大学的运动，克鲁邹工场同学的叫声，总算起得最早。但在同一时期内，散在别处工场的勤工俭学同学，对

于求学问题的解决，他们已经感受到同样的需要。不过眼光注射的地方，较为散漫，不象克鲁邹同学来得勇猛，看得精细。然而一经呼出，“争”同“干”的声浪，便响应殆遍。人多的地方组织团体，人少的地方来信赞成，声势汹汹，居然把半年来极沉闷的空气变了紧张。从此里昂中国大学名义上又同勤工俭学生恢复不了的旧缘。（原文如此）在这个时候，头绪最纷乱的要算是在巴黎的勤工俭学同学，因为他们在巴黎住着，不仅焦虑他们的求学问题难以解决，便是“生活问题”，“眼前的面包问题”，也是他们每日难忘的一件事。散在各地的同学，或是做工，或是暂时住在中等学校内，现状虽说也是不安，但较着投在“少年监护”名义底下领维持费的人，究竟妥贴点，然而他们终属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巴黎城中，哥伦布市上的漂流者。他们做了漂流者，他们的心何尝一日安于漂流。公使馆、监护委员会拿他们当做“饥民”一般看待，预料至穷极了、饿极了，自然会感到故乡好的。现在拒绝归国，总有一日会反过身来到公使馆领一张归国的船票，原来人情谁不感着故乡可恋？何况是落魄天涯！“游子梦”、“闺中怨”，在在是向回牵的情丝，他们便是忍不住回去了，谁又应该来讥笑他们？不过他们的勇气毕竟胜人，两三年的挫折，各方面的折磨，他们都忍过了，他们还是至诚不息地向前进，终要使忘却他们的幸福，还来寻着他们。如此的勇气，如此的忍耐，在现今的青年中有几？在现今的中国青年中更能有几？《求学运动》第三期中有什么话说得最痛切：

举千数百曾受中等以上教育之青年，或投之散工之群，顿其精力于煤灰铁屑之中；或以最低生活费集而豢之于巴黎附近。工作既同于牛马，豢养又等于鸡豚，受之者能无冤乎？

施之者能无罪乎？视同秦越之肥瘠而不加喜戚于心者，又岂能逃于别有肺肝之责邪？

以勤工俭学之所得，与中国之需求相权，其能等量齐观邪？当今中国所需求者为大学者，为大工程师，而勤工俭学所得，充其量仅得为东鳞西爪、片纸只字之垃圾堆，鼓铿掺杂之机械人，则长此以往将何益于中国社会？若仅以垃圾堆、机械人自足，则在国内亦尽有其机遇，又何必倾中人之资逋逃万里为？以此观之，勤工俭学之目的固别有所求，即努力谋与国人之所需求相应焉耳。勤工俭学同学颠沛流离无其他成绩可言，而此心实可以对天地鬼神而无愧色！

这篇文的见解，固然还有不尽当的。因为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便是全体解决了，也不是希望人之都能当大学者、大工程师的。这层意思，在前边所引的勤工俭学生联合会的通告中已叙明。但是我们要知道的俭学勤工生在法国要解决的决不是五佛郎一天的维持费，求学实在是他们的大问题。他们如此希求，而结果不但求学的问题没有些微的消息，便是一天五佛郎的维持费也动摇起来了。远大的还没有计算好，眼前的苦恼又复寻来，他们的环境也算窘困到极点。

(十四) 奇耻大辱之不可忘

半年来川流不息的维持费，打着监护少年旗帜的少年监护委员会，为什么款要停止发了？七八百个少年，委员会也推出不管了，是维持费支完，还是这群少年人不受监护？这个关键，我在通信起首的一段中便已提过。果真是少年们不受监护？他们也太作怪了，拿着钱还不安分，这种话也只有法国官僚资本家可以公

然说出。我们毕竟不会这样想，便是陈箓、吴鼎昌、朱启钤，他们也只得在暗中气骂。七八百少年们因为反对借款，妨碍了法国的远东利益，更影响了中法政界有关系人的升官发财的机会，在他们看来自然是罪无可恕。你破了他的大饭碗，他自然也要打碎了你的小饭碗。然而这七八百少年们，岂能因为怕饭碗打碎，他们便销声匿迹起来，不去破他们的大饭碗？果如此，或更可以从他们大饭碗的加增中，分得些余羹，他们的求学问题也许有了些眉目，这是很有把握的事，他们毕竟没有做。大家要是笑他们傻，说“管他什么钱的来源，只要我们取来用得正当”，他们也只能安于他们的“傻”了。委员会宣告停发维持费的日期是从九月十五日起，宣告的日期是在九月初，与各地方争回里昂中国大学的呼声，正是同时而起。在第一次旅法各界在巴黎开拒款大会的时候，法国资本家欧铎已有那样的宣言。第二次拒款大会，情势更加激昂，公使馆的王秘书竟替陈箓挨了一顿打。（两次大会及借款情形，均陆续见诸本报通信）五万万的佛郎借款终受了点暂时的影响，滔天的大祸惹下了，勇敢的少年们怎能不受点惩戒？在九月十四陈箓面告学生代表及第三者代表的时候，更说道：“法外交部秘书白特洛，对于此次学生反对中法借款事件，非常忿怒，当时便通知我，谓已定妥一千四百船位，分两次将勤工俭学生运回。我力反对，谓陈箓在法一日，决不使送学生回国之事实现。白特洛又谓‘即不送学生回国，亦当令王秘书起诉’，我以为原被两造均中国人，为起诉辱我体面。白特洛谓‘既不遣送又不起诉，我外部决不能再垫款维持。’”这种事实彰明的原因，我们大家应终不至于将他忘掉，大家如果永远忘不掉，勤工俭学生便是因此饿死异邦，或者全体被遣回国，他们也终得到些须影响，他们也不枉在这个人类残杀史中留个悲惨的纪念。

(十五) 巴黎各省联合会之召集

停发维持费是少年监护委员会制勤工俭学生死命的第一条妙计。面包眼看着就没有吃的了，旅馆“贷间”没有钱付，也要被主人下逐客令了，时机紧急了，事务愈加繁重了，奔走商榷的任务，真足以忙乱了巴黎、哥伦布间的少年漂流者。少年监护委员会的委员们，只须会长说一句话，他们的脸色便会立时变转过来。勤工俭学的少年们，他们从何机会能得见会长的颜色，他们也只得低声下气的往所谓第三者的伟人名士的门下，诉诉苦衷，更免不掉公使馆、领事馆门前多跑几次。但是贵人的时光是有限的，接待这群勤工俭学生代表的时间，更是限中又加了限制，可怜奔走了数次，才能侥幸的见着一次，而一次中又不定能得到好的效果。于是团结了巴黎最大多数的勤工俭学生，组织了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会，他们向各地工场学校发出去同样的通告，让各地都派遣代表到巴黎，商议他们的生存和求学两大问题。求学问题解决了，生活自然随着安定，这是各地工场学校中的勤工俭学生一致的见解。但是在巴同学便不能不求两件事的同时解决，因为当着他们从事求学运动的时候，生死神也随着他们后边，争夺不休，他们终不能不向死神咀咒几句。当在巴同学的通告发出后，在克鲁邹工厂的勤工俭学生又发出争回里比两大学运动团的第二次宣言，他们这次主张更明确了，更坚决了，他们的目标有两项：

(一) 我们争回里比两大学的运动，是在使两大学能合于全体勤工俭学生之需要，绝对不是使勤工俭学生迁就两大学；

(二) 我们争回两大学的运动，其目标是全体的，绝对非部分的。

他们根据了上列的主张，他们又定了几条办法：

入学问题，凡勤工俭学生自愿入两大学，两大学均无条件的容纳；

经济问题，由学生举代表与当事人合组一‘经济筹计委员会’商榷之；

课程管理及学校内部组织问题，课程须按入学学生情形而分别编制，管理当由学生自治。学校内部组织，在事前当许可学生举代表参与核议之。

同时他们还答复在巴同学的通告，提议了几件事情，要緊的是他们不赞成组织各省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而弃掉现在法国情状下的各地联合于不顾。他们并建议在巴代表委员会将争回里比两大旗帜打得鲜明了，因为问题紧急简要，易于号召。他们对于面包问题，主张以和平的手段，请求公使领事两馆继续维持，以一月或半月为限。

（十六）里昂中法大学之通告

当克鲁邹同学第二次宣言发表后，同日里昂中法大学协会，也用法文向留法中国学生发了一个通告，其译文如下：

“留法的中国学生，都已经毫无疑义的听说我们协会不久将使中法大学于最近开学，这个学校为一高级教育机关，其中学生应随里昂大学各科或与彼相系属的高等学校上课。在我们的意想中，我们学院所养成的青年，在回中国的时候，

定当做教授，从事于各种相当科学的研究，将他们在法兰西所当研究的方法与智识传播于各地。

里昂中法大学应带有这种师范学校的性质，保有收录与养成的一定条件。对于收录与考试学生，应呈验文凭或经过考试，由此可行甄别，以便适于高级教育的科目而利于其乡国。在造就方面，课程分为两部，预科方面学生应受特别的教科，（以补习法语和科学）两年之后，即依次升入正科，在各大学校与法国学生随班上课。

考取的学生，即当预计他留校五年或六年，以从事于适当的研究。在此期内，他们应付食宿费，享受特待权，并支用私人用度。若非官费或有支付款项的确实保证，不能收录，并应当鼓品励行。

在中国招考学生亦应与上列财力、智力、操行的条件相合，这种种条件，已在北京、上海、广东各中文报章披露。

对于在法中国学生，我们愿考取一定的数目，但我们自应听命于校长。（指吴稚晖先生）他不久就从上海到此，在他未到以前，我们毫无决定的意见，时变到了，再发出新的通告。一九二一·九·一二”

这个通告发出来，可以说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已经表明态度向勤工俭学生宣战了。他们说招收中国学生的意趣，是在养成教授、科学研究和其他学识运用的三种人才。言外便是说“你们勤工俭学生很难有这种资格的”，尤要的是说非有财力上相当的保证，断难入此学校，这更是给勤工俭学生一个最大的打击。考试文凭，尤在其次。当着矮子说短话，这何尝是向留法的学生通告，直捷了当地是响应克鲁邹同学的第一次宣言同巴黎同学向各

处发的通告的拒绝书。同样内容的一篇长通告，在中国京沪各报上的确发表过。那种文白合用，语调特别的文章，大半是出自吴稚晖的手笔。在那篇报告上，已经将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同勤工俭学的关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他宣言说“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不是栖流所，不是大蔽天下寒士的广厦万间”。文章要是吴稚晖所做，因彼系校长，他说出来的话，自难更改。本来有身分的人说话与他的环境总有关系的，那能容勤工俭学的寒士们任意要求。所以吴先生没来法国，里昂中国大学当事人还以考试的话搪塞留法学界，及至校长来到，连考试都不闻消息，想是时变又过了。

(十七) 致李石曾函

当里大通告没有发出之先，克鲁邹勤工俭学同学一百五十一人还联名给李石曾先生发了一封信，信的原文是：

我们敬爱的石曾先生，近来在法找工，很不容易，教育会尽其力也只能找到极少数的散工，大半是华工回国空的位置。且厂主渐渐减少工资，而生活需要并不减低。同学中做散工的，普通七八方一天，技艺纯熟的也只每日十一二方，计算起来，简直衣食住都算不周全，所以勤工俭学现在处于极困难的地步。

大家没饭吃了，请求官僚维持。官僚们平素就讨厌这些苦学生，正好借机施行阴谋伪计，操纵大家的行止，剥夺大家的自由，并且还要一律送回中国，什么‘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正似华工朋友们的陆军部。

勤工俭学自身既感偌大的困难，官僚们复乘机威压利诱，陷大家于绝途。我们乞丐学生当只有回国、奋斗两条路

走。回国呢？‘既然如此，何必当初’，来法所耗费的有用时间，到何处取偿？回国后又怎样呢？这条是我们的死路，我们誓不愿走；奋斗呢？我们要从十八层地狱里打出来，乃是有心无力，也只有另辟新路啦。

里昂中比两大学，和我们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先生很明白的。我们现在工不能做，学不可求，流离漂荡被诱入笼的时候，倒反诬我们为流氓无赖，多在中国招一般有钱的贵族子弟来，真合世所谓‘只有锦上添花，那有雪中送炭？’

先生，我们的宣言，我们的通告，望先生加以详察。先生既为勤工俭学的发起人，又为里比两大的筹备者，责任所在，我们也很愿和先生开诚相见。

至于里比两大经济一层，庚子赔款法国也已声明退还，拿一部分津贴勤工俭学生，且各省也有款来，这件事也不成重要问题。

先生，勤工俭学生困苦极了，社会上的笑骂都起来了，表同情的人也完了，先生感想及此谅也伤心。

先生的病状好了么，念念，此颂幸福。

信中关于经费一层，他们的推想是不致大谬的。在前边也说过，如此散漫的一大堆勤工俭学生，没有工作做，没有面包吃，要想中法政府当局人在庚子赔款退还额中提出一部分来解决勤工俭学问题，是难而且空；要想国内各省汇款来接济这群人，更难而且远。但是勤工俭学生要都有安身之所，并且也能求点实学，到那时让各方面为力，他们因着教育英材美名，他们也会能相助。所以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比两大，简单的说一句，便是争回他们求学的地盘。有了地盘，一切需求，才可乘机发展。

(十八) 共同签字之目标与信条

维持费停发了，眼前的难关闯不过去；里大的通告宣布了，将来的求学希望，更加一层绝望的证明，浓云重雾，真是愈聚愈多。各地代表的集合，自也随着反动力的生长，愈加坚固。他们的目标，也因着周围空气的压迫，更使他整齐划一。临时的办法就是极力向公使馆交涉继续维持在巴同学的生活，长久的办法便是要求里大开放为唯一方针。中比大学同别的筹款方法都是后事。所以他们都不提他，免得分他们的精神，给别人以推托之辞。九月十五日公使馆委员会的维持费毕竟停发了，各地集合在巴黎的代表，四方奔走，结果才由华法教育会借来办公费三百万（原文如此），由李副领事处借来临时维持费一千万（原文如此），方得将最困难同学的面包问题救济一两天。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内，他们又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要紧的几句话，录在下边：

诸君，我们本身的事，我们自己应得有一种主张，专赖他人想法子，是难望有好结果的。九月十七日各地代表大会已将我们此次运动的大目标决定，全场一致署名通过，我们的目标是：

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

我们的信条是（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对不承认考试。

(十九) 时机之危迫

目标定了，信条有了，他们唯一的办法，便是进行不懈。进

行的手续原本分作三派：（一）主张在巴黎请第三者作调人；（一）主张静候里大考试消息；（一）主张先以一部分人迁入里大，再办交涉。这三派的主张，自然是后一派属于急进，他们是主张直接行动，所谓“与的不如取的”。第一派的代表本想由第三者方面，得到比较好的消息，能够将此事公道的主张出来，似乎较武装平和终胜一筹。第二派是要看看中法大学协会究竟主张，再实行冲锋的计画。他们如此的缓和想，不料周围的空气却不肯如此的温和来接待他们。他们听了第三者的言论，大都与他们主张相反，什么部分解决了，优秀的选拔了，全与他们的信条“背道而驰”。他们更得到最后的消息，说里大由国内招来的同学，于二十四日可以入校，而法国方面的考试，从二十六日起才能报名，至于什么人可以合格，更无从得知。时机真是紧急了，外援更是断绝了，从绝望的境地中，嚷出来的呼声是凄惨的，做出来的行动是悲壮的。不牺牲终久也是牺牲，他们除了走入直接行动外，更无别种办法，他们如此，他们岂是得已。

（二十）紧急之决议

时机既逼得他们不得不如此。最后的决定，便在二十日那天早晨，他们发出了一个紧急的通告，内容是：

本会十九日通告宣布根本解决全体勤工俭学问题唯一的目标“争回里大”与三个信条（同前）而后，接着严密的讨论争回里大方法。因历史的教训，四面空气的压迫，与时机的紧急，决定下列三事：

（一）本会今日移驻里昂中国大学，巴黎方面留驻巴代表五人；

(二) 由本会于巴黎、圣日尔曼、芳丹白露、克鲁邹、沙多居里、墨兰、蒙达尔等处同学中，组织先发队百人，随同本会出发，占据里大；

(三) 各学校各工厂勤工同学接到这通告后，请即日组织援里队，陆续向里昂出发，最迟于通告到后四十八小时内有代表三人以上赴里昂。

勤工俭学生等又以机会不可再，亟当善用机会，遂趁吴稚晖氏未到法以前，即以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占住里大，及占据之后的行动：(一)由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主持一切；(二)用中法文宣言向国内外宣布争回里大的理由苦衷及今后建设的方法；

(三) 通电中央政府、省政府及全国父老速汇款接济；(四)吴稚晖氏到法后与之正式谈判；(五)占据里大后，根本解决全体解决的详细方法及分配等等，由全体勤工俭学生大会议决定之；(六)联络各省教育会及旅欧各界运动庚子赔款退还的团体，运动赔款提早退还，并请驻法海外政府帮助这种举动；(七)至于暂时维持生活费，海外政府决无坐视我们饿死之理。

这个决议发出后，各地代表又往见陈箓，请他务必设法救济在巴同学的生活问题。陈箓满口答应。当时复向他借得临时维持费两千方，合上在巴同学每人捐助一方，共约二千七百多方，除分配了情形最困难的同学生活费外，仅能供三十人上下往里昂去的车费。因此巴黎方面只决定去三十八人，其余按通告中所指定之地点分队出发。巴黎去的人中，各地代表去了十八人，留五人在巴奔走一切。联合委员会为旅行便利行动自由起见，限定每人只能带小皮包一个，并且出发后一切行动都须听从委员会的指挥，也为的是慎重一切秩序。

(二十一) 先发队之冲锋

时机真是不等待他们了，眼看着吴校长带来的二百二十多位同学二十四日便要到马赛，二十五日便要入里大，从此双门一闭，恕不招待的条儿便要高揭出来，勤工俭学生真休想染指了，他们此时再不出发，更待何时？九月二十日晚上巴黎的里昂车站（站名），静悄悄的走了数十位悲壮的少年，在同一夜中，各地应出发的少年们，也都很严肃的上了他们冲锋的道儿。等到二十一日早晨高踞在山上的旧日里昂炮垒中，已聚集了新冲锋到的九十七位少年，又一会儿增到了一百二十五人。这个炮垒的遗址，现在已经变做里昂中国大学新收拾好的校舍了。先发队到后，校中好似早有了准备，各处房屋都下了锁，他们没奈何，只好先择后边草地休息。派代表往见里大当事人，交涉一切，均被褚民谊（褚亦里大当事人之一）及大学协会书记法人某严辞拒绝，并说将往告诉省长。不久的工夫，果然褚与柔勒省省长代表到了。起首问他们何故来此，被何人指使，何以各处的人同时均到里昂，既说无钱生活，何以有路费，事前何以不早通知？委员会代表一一的答覆，但问的人终不能谅解他们的苦衷。最后谈到居处问题，他们允许预备一间空屋，问军营中借用几副铺盖，惟出入不能成群，并说“要是你们不安分，便将你们送到马赛去”，这是里大当事人给这群冲锋的少年们“下马威”。同时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并给陈箓一个电报，说“今日突有一百二十五人占住里昂大学”。陈回电请其等中国主持里大校务方面人来，自会解决。

(二十二) 居留证之没收

这时候大学门口，来了警察八人，严重监视。所有勤工俭学

生，许入不许出，于是他们一切电报电话和书信，都不能向外间通达了。他们来占据，当事的人便回敬他们一个无名义的拘留。到了下午四时半，空气更紧张了，大学协会书记伴着五六个警察来到众人面前，将所有人的护照逐一查验，最后复行收去，说了一句明日退还的话便走了。居留证没了，他们的自由更失去一半。挨到晚间，每人给了军用床一架，并无被盖，悲壮的少年们，忍饥受气奋斗了一天，至是更得互相慰藉，“枕戈待旦”的渡那凄凉的秋夜，里昂的情形是如此了。在同一天中，巴黎嗷嗷待哺的六七百位同学，居然在极不幸的境遇中，忽又得到延长二十多天生命的赏与。法外部不知怎的变了一个着儿，特捐出十万佛郎作有最后之接济，公使领事两馆有了这笔捐钱，便又将“华洋义赈会”式的门开了，领款的少年们才又有暂时的生路。

(二十三) 先发队之被虏

里昂方面，到二十二日，便有警察数十名来到校内，让先发队赶紧迁出。大家不肯，遂被逼上汽车，俨然一群待罪的囚犯，十数辆汽车，载满了一群勇敢的少年，绕了几条路儿，便带到一个大兵营中，做了俘虏。当时有里昂市长送了些面包与他们，做接风的礼物，他们不受，毕竟让他们派人出去买来吃了。他们在军营中起首几日，营房以内的行动，尚甚自由，每人给一出入证，许在营中出入，饮食也归营中供给。但是营房以外的自由，便不能得到了，确是一个俘虏式的待遇。这个消息传到巴黎后，大家都更加着忙，根本的问题还没议到，就眼看着先锋队遭了牺牲，若是接续着向前出发，必致人人都陷在阱中，去领着那俘虏的滋味。甘苦本应共尝，但是也不能让他一网打尽。因为行动一失却自由，指挥生死的权便在敌人手中掌住了，几曾见被俘虏的人们，

能向敌人开谈判？他们也都见到此层了，所以他们很慎重地商量后事。便是被虏的朋友，也都愿意他们另杀条生路，不要一齐都奔到这难冲的重围中来。留巴的代表往见陈箓，让他赶紧向法政府交涉，解除监视，恢复各人的自由。陈箓二十三日晚上派李骏副领事往里昂调查情形，这表面上是说前往交涉，那知他不去还好，去了更送了百余人的无限前程。

(二十四) 国内大批新贵之抵法

国内里昂中国大学的招考章程，在报上登得好久了。考试情形如何，社会上的注意到如何程度，身居海外的人，还无从得知。但是屈指计行期，一群新科贵人确是要到了。最后的消息，吴稚晖先生领了新同学一百二十余人，从马赛登岸，当时便有勤工俭学生代表二人亲往欢迎。一行人征尘甫卸，代表也只能向他们诉苦衷，问问劳累，正式的谈判还说不上。二十五日吴校长领了学生来到里昂，这时候兵营中被拘留的勤工俭学同学，却受了严重监视，不许出入，仅有代表十人被允许出营到车站上表示欢迎中的无限诚意。时光仅仅差了五天，四周的空气便差异得似冬夏那般多。这新到的一行人威风凛凛地跟着吴校长走入炮垒，好似战胜军入了挂白旗的城中一样，一无阻挡，各处的门也开了，一切的预备都齐全了，只是“恭候驾临”。本来他们是有财力，有学力，并且还有最高的志趣，如今的社会，正应当优待这类人，正无所用其奇怪。不过人们仔细想想里大成立的来源，总不能免掉今昔异观的感慨。谁是被抛弃者，谁是被接待者，“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人们总不应忘掉在那前五天，在此同一境地的异样待遇。更难禁止人们想到在那同一城中差不多同一数目的少年们所处的是如何景况？旁观的人许作如是想，当局的人又怎样呢？

更苦了那新来的一百多位贵人。他们本是毫无历史上的关系，他们凭着学力、财力同志趣，蒙里大选拔出来，无限的前程，正在他们前边照着。不幸来到海外，方离了惊涛骇浪，便又入了是非之场。虽说他们是一无关系，但是因为利害的冲突，两方作战的时候，总不免在他们身上褒贬几句。人还没来到，贵族子弟的名义已经被人家毫无犹疑的承认，真更是他们的不幸。勤工俭学生的代表也知道这一件应该抱歉的事。为他们大家到了校中，代表又特为开了一个欢迎会，声诉他们的苦衷，同欢迎新同学的诚意，更盼望新同学能谅解他们的情状，而更与以至大的援助。欢迎会散后，他们便守约跑回营中。孰料入了营后，守门军警即将他们的出入证收去，并禁止他们彼此晤谈。他们见着这种情形，知道时局又有了变化，问题更扩大了。当由联合委员会中派一人前往巴黎，向陈箓催促速行交涉恢复学生自由的事。

(二十五) 第一次谈判之开始

千呼万唤的吴先生，终于来到了里昂，学校也进了，欢迎会也开了，系着一千五百多人的生存同求学问题，便一下子放在他的肩上，求他解决，想来吴先生是很热心做这类事情的。况且他这次来法，更负了各方面属望的重大使命。提倡勤工俭学的领袖李石曾是病得不能出国，蔡子民又另有他的公务，千斤重担，除了他外，更有何人能负？这也是勤工俭学生的唯一盼望了。在紧接着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学生委员会代表同吴先生开了数次谈判。据吴先生宣布的办法，谓里昂中国大学绝对不能用以解决勤工俭学问题，即竭力设法，亦只能由大学经费中裁出中文教员二名，薪金八千元，招收勤工俭学生二十人；此外中比大学可收二十人。勤工俭学的全体根本解决，仍须另想法子。并谓他由国内来

时，亦曾与各方面有所接洽，大概湖南可望年筹三万元，四川可望年筹三万元，其他各处共筹三万元，再要求政府津贴三万元，每年共有十二万元，约合六十万佛郎。即以此六十万佛郎为勤工俭学生教育经费，每月限定只用五万佛郎。但此五万佛郎既不够生活，更不够读书，仍希望全体同学做工，与工厂特别交涉，用此款作津贴，希望作到半读半工地步。最后他说如诸同学承认他的办法，可同他到巴黎见陈箓，要求先垫六个月费用三十万佛郎，以后再尽力着手筹款。吴先生这个计画，听着未尝没有道理，但是按诸事实，实在难行得下去。照着现在情形说，巴黎穷无所归的候工同学便有七百多人，每月十万方的维持费尚散之顷刻即尽，五万方便是拿来“救饥”也不够用。当时学生委员会即举出种种困难之点，请吴先生另想办法。他们最扼要的话是：“按着三年来作工同学的经验，半工半读事实上万做不到；而每月五万方的津贴，每人每日不过分得一方七十几生丁（法币一百生丁为一佛郎），生活不能维持，更难谈到求学了。”他们虽拒绝了吴先生的提议，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却承认了，便是解散先发队。因为当时里昂方面盛传遣送这百余回国的谣言，代表等怕万一不测，岂不将这一百多人的前途葬送了？所以便允许解散先发队。同吴先生及李副领事到巴黎去开谈判，这句话可说了，事实上的实现却由不得他们。

（二十六）陈箓之陷害

本来占据里大，在勤工俭学生方面是凭着他们的勇气，执行那无可奈何的最后手段。然而在旁观存心陷害他们的人，却已经有了“请君入瓮”的观念。第一个赞助他们占据里大的人便是陈箓，陈箓也便是陷害他们的一人。陈箓何以要陷害他们呢？勤工

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代表最后的通告中，曾有一段提到此事：

《新青年》八卷四号载：‘陈箓在中国起身来法的时候，有人说起豆腐公司，陈箓说这是党派机关，他们现在还要办里昂大学，实是政党支部’，我们看了这段话，也就可以推知陈箓对我们的认识了。

当二八（二月二十八日的请愿）运动的时候，蔡元培因对于勤工俭学生认识错误，陈箓乐得出来显本事，借款维持，组织监护委员会，未尝不想拉拢学生，遂其私图。谁知这般铁铮铮的青年，终不入他网罗，借款事起，反加他以绝大打击。勤工俭学生一日在法，他卖国的奸谋决不得遂；又勤工俭学问题一日不解决，陈箓亦决不得安宁。陈箓恼恨之极，因与法外部联络下此毒手。骤然停止维持费，利用勤工俭学生争回国的心理，助之到里昂，使陷入牢笼，然后借外力驱逐回国。

观此便知陈箓事前的花言巧语，全是一番用意在内。所以等到百余位同学被拘后，李骏副领事奉着陈箓的命，到里昂活动了几天，不但恢复自由的希望绝了，并且更加重了监视的程度。在二十八日里昂市中忽谣传各地将有五百勤工俭学同学到里，这便是加重监视的理由，而李骏也于次日早晨回巴黎复命了。同时这个问题更由里昂地方移归法外交部办理，于是遣送回国的恐慌更大。留巴代表因此连请陈箓速向法外部交涉解除监视的事情，陈箓忽转向代表说：“法政府甚不满意这一百余人的行动，已决定遣送回国。”并说这百余人法律上造成四罪：“（一）不得主权者许可，擅入人室；（二）侮辱市长；（三）发散传单；（四）与共产党的

新闻记者接近。”代表当回说：“同学此举纯为求学运动，且进行极守秩序，法人所称的罪状，充其量也不过违警。况且法兰西共和国家，又非戒严时代，何能凭一面的诉词，强入人罪？要是按法办理，凡被捕的人，如有人请求，当于二十四点钟内出庭，何以日久不见明文？”这全是应当反问的。总之，陈篆的话，全含有恐吓的意义在内。法国政府地方如此的对待被拘同学，更与他有串通一气的嫌疑。不然，法国现在军阀的气势无论如何大，总不能驾乎法律之上，区区的一个违警罪状，何至于拘入军营？何至于囚禁不开审讯？更何至演了一出同中国学潮中留学生的一样怪剧？不是惯经此事的陈篆暗示他们，默许他们，他们又何能目无中国至此？至于说到散传单同新闻记者接近，举眼看一看巴黎、里昂市上，那一天不有成万的传单飞出？试问都是经警察厅许可的么？共产党的《人道报》，飞满法兰西全国，更能禁人们同他的记者接近？事情本是越出越新奇，这次被拘同学最初的运命，实是断在中法大学协会手里。中法大学协会里大员告他们的罪状是“无钱无学革命党”。无钱诚然了，但西欧各城市中布满了失业流民，也没闻他们因为无钱被军警监禁。无学更是他们承认的，因为无学才来解决求学问题，更没闻无学的人须得剥夺自由者也！

（二十七）三十节之绝食

吴先生既回到里昂，全体勤工俭学同学的视线也移转过去。这时候第三者方面有石英、黄齐生两先生出来担任调解。他们的办法是将吴先生前拟方法，斟酌修改，假定真正勤工俭学生有八百人，分为“现在即领费者”与“作工两年后再领费者”两种。前者每人每月补助百二十方，以两年为限；后者亦每月补助百二十方，

以三年为限。他们预计的人数，是前后两次各四百人，所以每人能得到一百二十方一月，而总款每月五万佛郎的筹画，仍照旧不增。这种办法可说是仅仅的将吴先生施行的方法修改一次，至于他根本上的两条原则，里大不开放，勤工生实行工读，仍然未变。两年内做工的同学，不能求学毋庸疑了。便是每月得到一百二十方补助费的人，他们又何尝能解决他们的求学问题？一百二十方连衣食住都弄不周全，更何能说安定。进一层还要求学，岂不更是不可能。至于半工半读，试问资本主义下的工场，谁家肯雇佣极不经济的工人在他工场中做短时间的工作？工人分心他向，更要影响他的生产无形中的损失，试问谁能如此慷慨？工读既不可能，求学又力不从心，只得仍然在巴黎、哥伦布间继续他们的漂流者的生活。而被拘者于三十节亦宣告绝食。

(二十八) 最后之悲惨

三十节里昂被拘同学绝食的消息传至巴黎后，留巴代表当即往见陈箓，要求三事：（一）拍电安慰被拘同学；（二）用电话请吴先生速来巴黎，商定根本解决的事；（三）严重向法政府交涉恢复学生自由，即不能立时全体释放，亦请先放十代表，好与吴先生来巴磋商一切办法。当约次日候回信。十二日留巴代表到使馆由沈秘书出见。沈谓公使前两日已有电请吴先生来巴磋商进行办法，代表当说“前两日的电报系已过去的事，并非昨日向公使要求的。”沈秘书知把话说错了，立即改口说公使不在使馆，昨日交涉他一概不知。代表等只得暂为别去。在这各方面几度迁延中，陷害他们的人已将网罗布得周密了，执行期也到了，霹雳一声，忽有送往马赛上船的消息。

(二十九) 回国之情形

里昂方面的情形，自十二日警厅命被拘同学填写履历后，监视的情形更加严厉。这一百多人从入营以来，已被拘了二十多天，一切行动都不得自由，精神上的损失已大，再加着国庆日的绝食，更显得人人都带有病容。十三日在里昂中国同学有同他们去言别的，见他们面色饥黄惨无人色，都相对而泣。当日午前里昂市长入营同他们演说，略谓：“中国政府对于勤工俭学生无办法，法政府亦无力补助，现在已由两府政商定将全体送回。”于是他们知留法的希望从此绝了。市长出营后，当有全副武装警兵一队，自行车警兵一队入营，为的是押送他们起行的。晚饭后，去了四辆大汽车，将他们百余人分着载上，运往附近小车站。车行时，两旁警兵持枪带剑，随着缓走，怕的是他们乘间逃去。一群类似临刑囚犯的少年们，更有何法可想？汽车到小车站后，他们被押进火车。进车后防范得更严，火车开往大站，附上通行车，便直开马赛。到马赛后，听说搭上波儿加邮船中的五等舱，于即日（十四日）下午四时，便启碇东去了，噫！

天津《盖世报》1921年12月18—25、27—31日，

1922年1月1、5—7、9日

勤工俭学研究发端*

李维汉

大战争后，中国学生到法实行勤工俭学者，将近千人，有了预备，只待动身的，更属源源不绝。

工读事情，在我们不算创举。但是这许多学生远涉三万多里，来从事这样的运动，我们希望并深信它不仅关系中国的改造，还许带着几分世界运动的彩色。但，1.是勤工俭学究竟是什么意思？2.我们为什么要勤工俭学？3.怎样实行法？这些问题，恐怕还没有几多人注意及它。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几多人注意及它，或者想到了，又糊糊涂涂解答两句，就算了事。那么，我们对于勤工俭学就不会有自信心和责任心。自信不真切，奋斗就会不力。责任心薄弱，创造力自然不强，怎样还能够希望得到好结果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实行勤工俭学者当下即有的问题；并且，当下即应解决的问题。我作这篇的意思，就是想贡献一些材料来，大家研究个共同的解答。

一、勤工俭学究竟是个什么意思？从字义上看，我们知道，努力去作工，节用去读书，叫做勤工俭学。我们旧时的见解，以俭学为我们的目的，以勤工为俭学的方法，那都不免是皮相之谈。

* 李维汉同志这篇文章是研究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的重要史料，但目前找不到全文。现将已找到的部分刊在这里。——编者

过细研究起来，勤工俭学实行的时候，虽有时专止作工，或专止读书，但是工和学都是目的；分开去看，也不过是目的的两面，这个意思若不能互相了解，我们对于勤工俭学的研究，就会永远没有接近的机缘了。

就形式上看，工是用体力的，学是用脑力的。学譬如是理想，工就是实施。若就实质讲，工学却互有关系，互用乃成。学了不作工，学同虚设；不学去作工，便是盲目的行动。行得越发努力，危险越大。譬如教员上教室教课，用口用手，便是作工。要他工作的成绩优良，必先要他的学问高尚。推之至于工厂的技师，耕田的农人，著作家的著作，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学以能应用为究竟；应用以有学为先。阳明先生知行合一之旨，就是这个意思。简括言之：用脑力学得有益于人物的事业，叫做学；用体力作成有益于人物的事业，叫做工。

二、我们为什么要实行勤工俭学呢？平常和人谈到这个问题，常觉得有些地方不能彻底地结合。有的说：国内战祸摧残，生计压迫到了极点。我们做学生的，除非向这条路上走，亦找不到读书的机会。有的说：勤工俭学经了李、吴诸先生的提倡，大家知道可行，所以都向这条道路上走。这两种见解，都含着几分真理。但是依前的说，我们实行勤工俭学是因着外压，未免把它看作末路；由后的说，自家还嫌没有彻底研究。如果要研求一个彻底的答解，第一要问勤工俭学和我们人生问题有什么关系？第二和社会问题有什么关系？

和人生问题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先要研究我们人生态度是应该怎样？因为人生态度确定了，我们的思想言语行动，才有着落。我们既认定勤工俭学是我们思想言语行动的对象，所以必先解答人生态度问题。

文运复兴以来，旧时生活态度渐渐被人所厌弃。人生态度问题，成了人类普通的问题。因为我们个人行为的结果，无论好或歹，它那全体或部分，必直接或间接，目前或将来，影响到社会的全体。各人各有他的行为，便各有他自己对于社会全体的影响。同时社会的意识，也足以影响于个人。换句话说，集多数的个人成立社会，要使社会能安全圆满，能继续不断的进步，必要每个人都负创造的责任，每个人都用着脑力和体力，继续不断地去创造，求得了正当生活——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社会才能安全圆满，继续不断地进步。社会能安全圆满，继续不断地进步，个人才能有正当的生活。所以我们新的人生生活，是社会为前提的生活，是为社会来发展个人的生活。

上面说个人的生活状态，有精神的和物质的两方面。什么叫做正当的生活？就是精神和物质两面同样充量的发展。发展的时候，都以社会为前提。生物学家说：生物要互相扶助，才能进步。其实我们个人的生活，也要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互相扶助，才能进步。旧时的人说什么“君子谋道不谋食”，其实他们也少不得要吃饭穿衣，少不得还要吃好的，穿好的，居好的。所以又说什么“食于人者治人，食人者治于人”的话，来哄骗人家来供奉他。名虽谋道不谋食，实在仍被物质生活征服，不过谋食的手段，较人家乖巧些罢了。许鲁斋先生说：“读书人第一事在谋生”，见了人亦以盐米相问，因为物质生活是人生第一条件，要我们大家努力，才能安全圆满。所谓“民德不修，民智不牖”的原因，还在“民生不口”咧！社会中厌世主义的人，遁世主义的人，和那横行天下的盗跖一流人物，他们的行径，虽大大相反，从他一方面看来，他们最初的原因，却多半同是受了物质生活不安全的影响。但是我们人生的态度，若单直发展物质的我，不发展精神的我，使他

来指导物质的我，我们就会变了没有人格的禽兽生活，思想、感情、意志就会永远没有合理发展的机会，一切语言行动就会随着人家的摆布，这就造成今日奴隶的黑暗的社会状态之大原因。所以社会为前提的我，必要物质精神两方面，都有互助的充量发展，拿这样的人生态度去和勤工俭学对看，勤工是谋物质方面的发展，俭学是谋精神方面的发展，合起来说，勤工俭学是人生正当的生活。

就生理上看，我们具有五官百体，不去练习，不单直没有进步，并且会连本能都失掉。野蛮人的嗅觉，可因人的足迹寻到人。欧洲某处坑陷数十丈，底通某海，人禽脚迹不能触到，近年因采矿掘开，中有数十百年的瞽目大鱼，因为平时没有人禽侵害，目无所用，所以失明。中国的农人终日手足劳之，偏终生少病。读书的人，多优游卒岁，甚至颐指气使，何以反多孱弱。江河的水不腐，因为它是常流；户枢不朽，因为它是常用；牛马四足，人独两手，就是我们优于兽的地方，若有了两手不用，是自同于兽了。吴稚晖先生说：“机器进步了，人的脑壳必越发庞大，人的脚必越发缩小”。（未完）

《湘潮》第十三号第二张，

1920年4月11日

留法俭学勤工两年来之经过及现状

子 晖

留法勤工俭学，这此大战以前即已有人提倡及实行者。战前佛郎价高，但其数也少，合国币六百元可以俭学一年。（农业学校尤便宜）这原是对于官费一年数千元的而说，六百元当然是俭了。继而觉得六百元之数，仍是富贵少爷的口气，轮不到不名一钱的穷措大，有出洋留学的机会。于是又有所谓勤工俭学的理想，即是说没有学费的便将勤工所得的工资作学费，实行之者又有人，成绩亦好。及欧战开，华工来法者十多万，热心者乃组织学校，使他们于工余能够求学。勤工俭学，又生出一种实行的人。这些理想和事实传播国内，小册子之散布，宗旨之说明，劳工神圣的高呼，恼了一般青年学子。一方受政潮兵燹（如川湘尤著）之庄迫，无学可求；一方觉“工学主义”之高纯，跃跃欲试，于是前前后后，便一百二百一船一船的来到法国。这些来者之中，也有全仗自己的好身手来勤工而预备入学的；也有或自备费或受津贴若干，先入学习一种技能，然后作工实习的。于是勤工俭学，可以分为三类：一、本来工人，工余求学；二、本为学生，先工后学；三、先学后工，便等有实习。更有一般认为作工求学是一是二的，即以为勤工俭学无先后轻重之分，或半工而半学，或即学而即工，这又可别为一类。这是说勤工俭学之种类与实行的方法，暂且按

下不表。

且说欧战以后，成群成队的来法学生。第一次便是一九一九年三月由上海动身经过伦敦五月初到法的九十余人；第二次六月中到的五十人；于是六月底，十月初，十二月初，以及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月，五月，六月，八月，都有勤工俭学生之来法。每到一次，不是二百，便是一百几十。这边招待的机关，真个忙煞。每一次人来，无不惊动法国人士，报纸上都要登这一段新闻，尤以起初几次来的，法报辄发些两国友谊文化上关系的话。每到一次，辄分部的安插，或暂入各地的学校补习法文，(多半为 Collège，等于中国的中学，而年级颇久，低者较中学低，高者又较高。)有技能的便入厂作工，于是分配安插也要忙煞。想来几百几十个黄色人种，马赛巴黎码头车站不时涌现，好似应景赛人之似的。单是行李箱篮，(網籃尤特别)由马赛海口运到车站，及到巴黎的 Gare de Lyon 取出来之后，一部一部的分往各处，一堆一堆的摆着，真雄壮呀，真有意味呀，这样真是空前之盛举呀！

我们觉得最少做到了三件事：一、没有钱的穷学生，也能出洋，打破了官费阔少的专利；二、中学甚至小学的也出西洋，(详见后表) 打破定要大学专门然后出洋求高深学问，即人才教育贵精不贵多之说。尤其很特别的一件事，便是以素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社会中间出来的学生，一旦脱去长衫，亲身下马，进工厂、农场去作工，我们相信这真是极可纪念的事实。

且说总计到十多次的学生，以今年八月四日到的一批为最多，计二百三十人；次则去年十二月七日，二百〇五人；其余或数十或百多，自是常事。今请将调查所得，从八年春起，截止九年八月止，到法的各省人数各若干人，分布法国内地学校的若干人，入厂作工的又若干人，来者的年龄如何，在国内何种学校，曾任

什么职务，列几个表如下。但是有很多不精详之处，我们很抱歉及请阅者原谅的。

(一) 人数众多，不容易调查明白，只求大致不差，颇难“丝丝入扣”；

(二) 时间颇长，前后出入学校及工厂者甚频，无从细细查起；

(三) 来者行止或由机关介绍，或自由行动。以故或入学，或作工，或旅居在外寓，自由迁徙，自是常事，也不容易调查的确；

(四) 各学校及各工厂的详细内容，同学多少，都俟陆续专编纪述。

(甲) 一九一九年五月至一九二〇年八月到法各省人数表：

(省)	(人数)
湖 南	三百二十六人
广 东	二百一十四人
四 川	一百八十八人
直 隶	一百一十人
浙 江	八十四人
福 建	六十五人
江 苏	六十三人
安 徽	四十一人
湖 北	二十九人
山 西	二十八人
江 西	二十五人
河 南	二十一人
山 东	十四人
贵 州	九人

奉 天	五人
吉 林	五人
云 南	四人
广 西	三人
陕 西	三人

以上共计在一千三百人以内。但前后数次有韩人来法，共计约二十人，亦由这边机关一同招待。又此间已得电，九月十日又有百余由上海放洋。约十月下旬可抵法国，则此信到国内时，这边已有一千四百多人了。

(乙) 留法勤工俭学生年龄比较表：

(一) 十五岁以内者	约二十人
(二) 十六至二十岁者	五百余人
(三) 二十一至二十五者	六百余
(四) 二十六至三十者	约一百人
(五) 三十以上者	约十人

四十以上者，有湖南徐特立先生，五十以上者，有湖南蔡葛健豪老母，“可谓勇矣”。

(丙) 留法勤工俭学生男女人数比较：

(男)	一千二百余人
(女)	二十一人（湖南十人、广东五人、四川四人、福建一人、江苏一人）

(丁) 留法勤工俭学生国内所肄业毕业学校表：

(学校)	(人数)
小 学	约三十人
中 学	四百七十余人
师 范	约百人

大 学	约九十人
工业及工业专门	约百人
农业及农业专门	约三十人
商业及商业专门	约二十余人
医 学	六、七人
路 矿	十人以上
河海工程	五人以内
茶 业	五人以内
京保辛布沪川等	
法文预备学校	约三百余人
法 政	十余人
陆 军	十余人
由日本各校来者	约三十人
由南洋来者	约二十人

(戊) 留法勤工俭学生在国内曾任职务调查表：

职 务	人 数
工厂实习技师等职	约五十人
学校教师职员	约六十余人
新闻记者	约十余人
银行服务者	五人
书店服务者	四人
普通经商者	二、三人
政 界	十人以内
医院服务者	二人
曾任军官者	九人
农场服务及实习者	二人

(已) 留法勤工俭学生所在工厂及人数调查表:

(工厂名称)	(所在地)	(人数)	(现在)	(前后共数)
一、 赖华涉化学工厂	La Rochelle	十五	八十八	
二、 蒙达尼木工厂	Montargis	○	十	
三、 瑞伯地方工厂	Suippes(morue)	二	五	
四、 伯奢工厂	Beaujieu Doube	二		
五、 阿西列工厂	Osineas	四	七	
六、 福绥电工厂	Froges Tsere	十六		
七、 赖华涉船厂	La Rochelle	○	十七	
八、 亚利也摩托车 小四轮车工厂	Courbevois	九		
九、 慧密里熔铸厂	Firminy (Loire)	三十二	三十四	
十、 嘉司特造车厂	Costres (Tarn)	○	六	
十一、 哥那克机械厂	Castres	○	一	
十二、 那得尔印局	La Delay Paris	○	六	
十三、 列广特铁工厂	Puteaux	○	二	
十四、 乃盖尔铸厂	Angers(M et L)	○	六	
十五、 律哥乐司铁工厂	Paris	○	二	
十六、 福履画馆	Paris	○	十	
十七、 安乐铸工厂	La Poissonere(M et L)	○	五	
十八、 沙龙火车机器厂	Chalon sur Seine	○	七	
十九、 里昂汽车工厂	Lyon	七	八	
二〇、 那布来汽车工厂	(M et L)	○	六	
二一、 里昂贝尔摩托厂	Lyon	一	二	
二二、 惟公化学制造厂	Cormeilles en Paris	○	二	

二三、中法实业银行	Paris	二	二
三四、圣得田铸工厂	St Etienne (Loire)	○	四
二五、勒丹印局	Paris	○	三
二六、松陆铁工厂	Augers(M et L)	○	三
二七、豆腐公司	Colombes (Seine)	一	一(女工)
二八、中华印字局	Tours	六	六
二九、波斐铁工厂	Angers	○	一
三〇、可涉皮鞋工厂	Angers	○	一
三一、阿涉酒精工厂	Angers	○	二
三二、散聚分锅炉工厂	St Juiry (Carn)	七	八
三三、蒙伯铁工厂	Montbard(Creto)	○	十三
三四、都来冶金厂	Lefriukouche (Nord)	九	十二
三五、大禧铁厂	Tvry (Port)	八	十
三六、苏来汽车厂	Suresues	十	十一
三七、晚松工厂	Since ns	○	二
三八、罗马得铁工厂	(Sne et Tnfa)	○	三
三九、波雷机器工厂	Saumur(M et L)	○	二
四〇、比龙谷化学厂	Billancourt	十四	十六
四一、阿尼铸厂	Asnieres	十二	十六
四二、邦圣马加士工厂	Pont Ste maxeue(Oise)	○	二
四三、卫已铁工厂	Se Bourget	○	四
四四、火克史雷德工厂	La Hoe (Sne Tnf)	○	二
四五、哈佛史雷德工厂	La Havre	四十五	四十九
四六、惠司哥司人造丝厂	Vals Les Bains	五	十九
四七、妈南白郎氏铁工厂	Paris	○	二
四八、乃何式造丝工厂	Tours	○	一

四九、沙龙史来德铁工厂	Chalon	七	九
五〇、尚宾若史来德电厂	Champagnesur Seine	十	
五一、巴黎医药馆	Paris	○	一
五二、克鲁邹史来铁工厂	Le Creugot	十九	二十一
五三、徐诺工厂	Paris	○	二
五四、机械电气公司	Le Bourget	○	一
五五、大樽制造厂	Bougoin (Isere)	○	三
五六、巴的宁工厂	Nantes (Loire Infre)	○	十
五七、器械制造厂	St Ouen	七	十四
五八、圣得田列夫工厂	St Etienne	六〇	五〇
五九、圣尚孟炼钢厂	St Chamond	三十余人	
六〇、不力若造纸厂	Brignond	五	十
六一、圣尚孟沙凡工厂	St Chamond	四五	六〇
六二、里昂徐列月子工厂	Lyon	四	
六三、拿格列工厂(橡皮)	Chalet (Loiret)	三二	三十六
六四、杜食方工厂	Paris	十一	
六五、比路司铁矿厂	Amelie Les Bains	五	
六六、爱登工厂	Pres Rive de gier	二五	三〇
六七、圣得田史力工厂	St Etienne	七	
六八、圣来西也锻厂	Chenecieres (Cotedor)	十	
六九、农工	Haute Vienne	○	六
七〇、任华工翻译者		八	五
七一、任中文书记者		八	
七二、自由觅工者	各地都有	散处不易调查	
总计	(现在)	四百四十人加自由觅工者	
	(从前)	六百七十七人	

(附注)

(一) 工厂名称译音不易一致，法文亦甚费赘，只注所在地大
地名或省名。

(二) 未注工厂种类者，多半为铁工厂。

(三) 各厂内容及工作种类，工学方法等，都俟本社社员之在
各厂者或由本社托勤工同学专篇记述。

(四) 上表系八九两月调查所得之结果，在此期间，又多所迁
徙。

(五) 作工人数，每从前多，现在少。

一、由于勤工不久，又出而俭学者；(勤工俭学多数轮流实行，
故此四字几乎分不开来) 二、觅工自由，未能调查者；三、亦有
初作工之不易成习惯；四、工作之不易恰如自己志愿，此不能讳
言，然极宜注意的；五、凡无技艺之工作，如作散工、粗工或小
工的，向来全无趣味，不久即出。(如赖华涉化学工厂是)希望以
后来法者，最好预备一种工作技能，则觅工易，工资高，工人身
分也很好，很有出息。

(六) 工作种类极不一样。大概分有技艺与无技艺两种，间
有特别工作如上表二三，七〇，七一等项是。此外有在巴黎某花
园作工者，有学照相、裁缝、洗浆、电影、印刷、订书、制图、
(此类工资很好)油画……以及当仆人等事者，各有其人，但比较
入工厂为不易找。一位置难多；二须有专艺；三法语不流利的多
干不来。上表未能列入，兹附及之。

(七) 勤工同学所在地，几乎布满了法国全境，姑无论他项
成绩怎么样，但凡是勤工同学所到的地方的法国人，以后总不至
于一见衣冠整齐一点的黄色人，便以为是日本人，而不料 Chinois
(中国人)也有这样的程度了。

(庚) 留法勤工俭学生所在学校及人数调查表:

(学校)	(人 数)	
	(现在)	(前后总数)
一、蒙达尼公学 Montargis	八十余人	一百三十人
二、木 兰 公 学 Melun	四十五人	一百十六人
三、暮 岚 中 学 Moulains	三十五人	七十七人
四、杜 鲁 公 学 Dreux	五十人	七十二人
五、舍 多 的 利 公 学 Chateauthicry	五十五人	八十六人
六、圣 香 曼 公 学 St germain	三十五人	八十三人
七、方 多 孟 中 学 Vendome	十五人	四十二人
八、枫 登 白 露 公 学 Fontainbleau	九十人	百六十余人
九、邦 达 士 公 学 Pontoise	十人	十五人
十、地 也 卜 公 学 Dieppe	十三人	十六人
十一、蒙达尼女学 Montargis	十四人	十六人
十二、利 涉 利 省 学 校 Iagarenne	十人	二十人
十三、不 谱 文 公 学 Provine	十八人	二十三人
十四、不 谱 文 女 学 Provine	○	二人
十五、路 易 女 学 Neuilly	○	二人
十六、爱 伯 纳 公 学 Epinal	○	一人
十七、古 比 学 校 Colombes	二人	
十八、盎 涉 中 学 Angers	五人	
十九、底 常 初 等 学 校 Dijon	三人	
二〇、瓦 方 职 业 学 校 Voiron	二人	
二一、格 那 司 公 学 Grasse	二十人	二十三人
二二、刚 恩 公 学 Canne	四十八人	
二三、伍 德 农 校 Oudes	一人	

二四、郎西农校及农专 Nancy	九人
二五、夫恩内初级学校 Fourmies	一人
二六、阿恩公学 Flers Orne	二十七人
二七、刚夫郎公学 Conftens	二十五人
二八、瓦西公学 Wassy	二十一人
二九、圣曼格桑学校 St Maixeno	五人
三〇、蒙伯利也农校 Montpenles	○ 一人
总计	约六百七十人 约八百八十人

庚表说明。

(一) 公学均为 College, 中等为 Lycee, 其余女学、农学、职业学校、初级学校及普通之 Ecole 等是;

(二) 上列学校，除农校、职业学校等外，余均为预备法文。人多特别开班，人少则随同法学生听讲。亦有人多之校，有少数人随法童班上课者，进步较中国人多及全是华人之班为速；

(三) 华法教育会向各校交涉，以三月起码，三月后或仍留校，预备俭学，或出校而进工场，故现在人少，而前后出入者多；

(四) 各校内容、功课、费用诸事，均俟陆续专篇记述；

(五) 此暑假前之调查，假中假后，更动极多，更有向他处开辟者，俟续述。

(附述)

同学所住学校以巴黎附近为多，人数以蒙达尼、枫丹白露等处为多；

内地各处生活费、学费较廉，故每次人到，须预备法语者，即径赴各地。有即在其地之附近工厂找到工作位置，即又出校进厂矣。

我们同学，北至地也卜夫恩内，南抵里司一带及都鲁司之附近，东起郎西，西达盎涉，几及大西洋。再参以勤工者所至之地，法兰西啊，你让这多的 Chinois (再加以战时及现在的华工) 通通穿插到了啊！论我们和你的关系，要算比任何一国为深了哩！

《时事新报》1920年11月23—24、27—29日

留法勤工俭学的历史

第一期 工人求学时代

《旅欧教育运动》载：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诸君皆自田间来，曾在村中小学与半日学校肄业，后因应豆腐公司之招，为工四年，工余求学，娴熟法语，发起勤工俭学会。查该会章程第一条：“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增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而《旅欧教育运动》列勤工俭学会于华工教育之组织与留学之组织另为一章。可见勤工俭学创始时，本是一种华工教育，其宗旨所谓“增进劳动者之智识”，本为工人求学言之也。

第二期 学生作工时代

民国八年三月，第一批勤工俭学生来法，只三人。此时来法人少，均作文字工。第二批九十余人，系八年五月十一日到法。作劳力的工作者最多，La Rechelle 地方约有五六十人。大多数是中学生，其中有留日学生李思敬，北京大学预科毕业生汤启铸，高等工业学校毕业生吴家铸，且有两位新加坡的教员萧健、潘毅。均在工厂内运煤炭，抬硫酸，肩负麻布袋，足穿大木鞋，绝无羞色。学生一降而为工人，贵人一旦而执贱役，视若平常，其精神为何如耶！勤工俭学之价值，即此可见一斑矣。

第三期 勤工俭学极盛时代(自开办至九年六月)

(甲) 华法教育会职员之热心

1. 觅工的成绩。工位极多，又多系有技能的工作。兹将《旅欧周刊》所载之事实录下：

自春假以后，在校之勤工俭学生，多入厂作工，如圣得殿诺(Saint Etienne)及哈佛(Harfleur)等处工厂，已收容至百四十之多。(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报)张溥泉先生亲到圣得殿诺招待作工学生，并联络报界为中国学生鼓吹，以博社会上的信用。后报纸上果为作工同学鼓吹，卒得法国人之优待。春假中勤工俭学生安插之统计：春假中，各校勤工俭学生愿出校工作者，将近二百人，已经完全安插。计：圣得殿诺(Saint Etienne)工厂七十余人，分工人、学徒两部，工人每日十六方左右；圣西孟(Saint Chamond)工厂亦有学徒、工人五十余人，每日约十方左右；非米里(Firminy)工厂约二十余人；哈佛(Harfleur)工厂添加三十余人。各厂待遇均好，尤以圣西孟为最。且以上数厂，均允行安插五六六十人，当俟各校补习期满，再行送去云。(五月一日报)教育会为暑假中安插候工之勤工生加入，尚可再俭学生，曾派人往外省交涉工作。近闻向季坚在外交涉结果，已经可望二百以上之位置，分配在六个工厂之中。但向君此行，曾亲自交涉工厂三十多处。(七月十七日报)

2.对于学校之注意。张溥泉先生视察各学校，于三月五日往芳丹白露(Fontainebleau)及墨兰(Melin)公学，与中国学生及校长、教员晤谈，并商量春假出校工作及分校补习教授法改良各事。于六日，因教育会开干事会，故即赶回。闻不日当往他处视察云。

3.与学生极融洽。华法教育会为尊重个人意志，商量工作移校诸事，定于本月十八日在华侨协社开会。已函致各校学生推举代表赴会商议一切。届期到会者共十一校，连住社学生代表共二十四人。开会程序如下：(一)教育会经过与将来希望；(二)觅工情形；(三)里昂中国大学最近进行；(四)教育会与基督教青年会交涉之经过。自下午二时开会，至数小时之久，并议决种种事件，尤以春假后各校学生入厂之各种约定为最要。(四月三日报)

4.注意学生之疾病。救济互助会(九年报)，华法教育会之留法勤工俭学生救济互助会成立以来，已经年余，最近结算，收入款项二万五千余法郎，支出超过约一千余法郎。计一年中重病医愈者十一人，多系肺痨；病死者六人，内三人系肺痨；现时正在医院中者共有八人。若无组织此数十人必为贫病所阨矣。此外尚有未见《旅欧周刊》者，如李石曾先生回国时，在马赛连寄两长函(均印刷的)，勤勤恳恳为教育会职员及学生尽忠告。登舟时又发长函与教育会职员，于觅工及马赛招待与会计上之注意，均致意焉。

5.补习法文。法文班原定为每周三次，后又增加二次，系向迪璜、李璜两人各加一次。(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报)

6.讲演会。协社讲演会，每周一次。二月十一日，开第一次讲演会，系由张溥泉先生讲演，题目为：巴黎之价值。凡巴黎之名胜及文学、美术上有价值之地方，一一详述。在场听者有数十

人，除学生外豆腐公司工人亦多往听。（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报）

7. 游览团。协社新成立之游览团，于二月十五日实行游览。地点由两方商定。引导一人，偕游者九人，共为一组。一切费用，皆由游者自备。引导人亦纯尽义务，且对于所游地方之历史价值及特色，皆负有述说及讲解责任云。

8. 铁工实习。协社布棚内设有铁工实习，由华工捐铁工器具约值千方以上。并每周来协社教授，为候工同学预备技能，以便觅工。（工具系李长椿捐，约值国币二百元。）

9. 注意中法文化上之联络。九年三月，在巴黎开讲演大会。凡有中国学生的学校，均请其校长赴会。后各校之校长回校均极高兴，称张先生溥泉述法人在中国所办之学校情形极详，颇有闻所未闻之概。（三月二十七日报）题名：中法教育家大会。

10. 办公费之撙节。民国八年，学生来法者，已达四百余。觅工、觅校及会计共四人，中国两人，法国两人。自八月至十二月共五月，合计薪资只三千二百万，其他一切开支共五千三百三十六方三十四生丁。

（乙）勤工俭学生之成绩

1. 偿债之踊跃。八年五月，有大批学生来法，至十一月合计有四百余。预备法文及入厂，川资多由教育会垫出。到十一月间，入厂学生由所得工资寄还教育会者，共计二十余人，款额有一人达四百五十方者。（十一月二十二日报）

2. 储蓄组织。九年一月十七日，报载勤工俭学生储蓄组织，但未指出事实。据我们调查，克鲁邹工厂同学之组织极好。每四人为一组，如欲储千方，则每人派二百五十方，第一次由四人抽签，抽签后，将千方储蓄于中者名下。第二次四人派钱，三人抽

签。第三、第四次，照此类推。此法有所牵制，储一次，则必连储四次。有钱时，不能滥用。只存于各人名下，不须担保，无侵蚀流弊。

3. 补习功课。La Rochelle, Creusot 两处作工同学，均请有法文教员，晚间补习功课。因寄宿舍有房屋可作教室，所以能多数人共同听讲。Saint Chamond 有中国同学六七十人，或学制图，或学法文，或学数学，均系个人到教员家中上课。每时每人费一方至三方不等。（五月二十一日报：记克鲁邹同学补习。可资参考。）

4. 中法文化上之联络。芳丹白露中学校有中国同学四五十人，发起一游艺会，演习国技，以表现我国固有的文明。演技时分两大部分。第一部系音乐、徒手击技、新剧、游戏、音乐；第二部系音乐、女子游戏、器械击技、唱、音乐等。计法人往观者，将近千人。前一天，该处及蒙达尔各法报，预载大略。开会后，誉扬尤甚。盖是日组织完备，临事从容，极为难得。第一部游戏中之双簧，用法语谈中、日、法、德事，寓意深远，庄谐合宜。女子游戏中之春铎，舞蹈优美，声律音乐，尤为特色。第二部之中乐独奏时，逐器加以说明，尤为法人欢迎。会场外面，并陈列刺绣、图画各种美术品，任人观览。闭会时，已五时余。事后，该处及蒙达尔各法报，皆有详记云。所以能发起此种游艺会，此时当勤工俭学全盛时代，学生与教育会全无隔阂，人人高兴，遂表现一种太和气象。

（丙）一般的舆论

1. 法国的舆论。我们同学大队抵法时，各报都详志其事。有一次《小巴黎报》并将女生照片登志报端。（九年一月三日《旅欧周

刊》，记载颇详。)

2. 美国的舆论。八年十二月七日，有留法学生二百零四人到法。美国访事次日即至招待学生各机关，访问周至，遍告以美国一千二百种之报纸。该访事乃主张美国开禁华人。美人蒲朗逊利于某杂志为文，有：同年来，中国学生赴法，每月均平均百五十名。法之船公司，特低其船价，法之朝野，复乐于援助云。(日本《外交时报》)

3. 日本的舆论。日本《外交时报》，载研究法国文化思想之新人物，如李石曾等尽情介绍。他如张继与日本绝缘而之法，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吹赴法。欧战时中国留法学生，仅五十人左右，今则达千余人矣。自后中法文化提携之气势，将益促进。反观吾国日本，则如何？

按法国、美国、日本，均以我们留法勤工俭学作为外交问题研究。其实我们有何成绩，惹世界各强国注目呢？不过从前年五月起，一船一船送来，平均计算一月有百余之多。虽曰到法日浅，无成绩可言。而国民之冒险性、进取心迥非昔比。即此一端足以惹人注目。但今年一月方来九十余人，而二月间又议遣送回国。来如飘风，去如骤雨，文化携手的大问题等于儿戏。法、美及日本诸学者，将以我们为何等民性而批评之乎？部议遣送回国，除学生本身反对外，全国竟无一人议及此。而江苏教育会负全国重望者，亦只联合上海七团体，电部给川资，勿使逗留在沪。无一人言及于文化之大问题。近日相传，谓李石曾先生有长电与蔡会长，言及此根本大问题云。

4. 中国留欧一部分人的舆论。五十六号《旅欧周刊》社论谓：留法勤工俭学生，暂不论思想、学识如何，专就形式及精神而论，确是中国未来的劳动阶级的中心人物。与美国学生恰成了一个反

抗的阶级。比如留美学生，每次赴美的都是坐头等舱或二等舱。每当离沪时，上海各团体皆相欢送。每到一个码头，便有专电报告“安抵横滨、旧金山……”平安消息。到了美国，每年又有一定的官费。真是享不尽的物质幸福。至于留法勤工俭学生呢？坐的是无等舱。在上海开船的时候，除了几个亲朋，有谁与他们饯行拍照。每到一个码头，有谁与他们拍专电，报告平安消息。到了法国，工厂生涯，汗如雨下。谁不是妈生的，为什么留美学生那样阔绰，留法学生那样困苦？由这两种境遇看来，自然是留美学生，慢慢的变成资本阶级；留法勤工学生，慢慢的变成劳动阶级。留美学生境遇甚好，自然容易求得专门智识；留法勤工生艰苦备尝，当然不如留美学生之便利。但是留法学生的重要责任，不在求得高深智识，而在训练一种专门技艺，及研究一种改革方法。留美学生的老师是煤油大王，勤工学生的朋友是留法华工；留美学生多带有几分基督化，勤工学生多带有几分反对宗教的精神。请看他日国中，竟是谁的世界？

按这篇论说，说得的确，我更引二三具体的事事实证明之。譬如近日到 Creusot 作苦工的，及以前在 La Rochelle 作苦工的，大半在露天作工。因初作工，无钱买雨衣，往往一落雨，从头至足没有一处干的。在协社候工的同学，因初出学校，全无储蓄，不能买炊饭器具，往往四五人共用一套，第一班用完后，第二班继续。协社一方丈的地窖，炊饭的至二三十人之多，终日炊烟不断。又因难办椅凳，全体立食。协社的会客室，不过三四方丈，常住二十余人，且要放各人的行李，乃将地板作一大床。地板虽是硬，要睡的时候，还是可以安睡。我们来法的，在国内大半是中产阶级，此种生活，在家中没有经过的，今日经过一次，从前的膏梁习气，不知不觉都淘汰去了。来法的人年龄、资格、学问

不等，有北京大学，有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生，有专门学校毕业生，有中学、小学毕业生，有充当校长、教员的。一到了法国，同作一般的工，打锤子，用淘锉，扫马粪，铲煤碳，负麻布袋是不能论中国资格的，所有从前的资格，一齐破除了。

第四期 教育会职员与学生发生意见时代

发生意见，大约有三件事：一、换工，二、贷款，三、招待。教育会职员不肯为学生换工，实因来法者日多，觅工不易。而学生之要求换工，或因体力不及，或因作苦工太久，各有理由，各有难处，因两相隔阂而成隙。贷款一项，内容极复杂。大约教育会会计，慎重公款，遵守章程。而学生因迫于生命危险，贷款不遂，不免责言。例如春假及暑假，送学生入工厂，无论有无存款的人，概发百五十方川资。就车费、零用计算已够。不料一到工厂，要租房屋，要买炊饭器具及工衣，并要候一月，工厂方有工钱给送。在千数百里的地方，既无亲朋可借，又无当铺可押，写信到教育会，至少要二三日才有回信。往往一日之粮，分作二三日。不独无钱的饿肚，即有存款的亦叫不应，如是最后写信与教育会，不是骂娘就是说要拿手枪来打。六月间，吴稚晖先生到法。教育会职员，遂集种种信件，交吴先生阅。吴先生遂觉得勤工俭学生人类不齐，写信与学生及演说词中处处含有训诫之意。大半佩服吴先生的人居多，故吴先生去后，教育会职员常用吴先生的口吻对付同学，发出一些公启，挑起若干恶感。招待上的恶感，以八年十二月来的二百零四人为最甚。第一次是每人出招待费三十二方，合计有六千余方，合国币约八百元。仅供招待员车费、伙食、薪资之用，未免太奢。第二次是由北京华法教育会代汇款

项，每元系换八方五十生丁。而北京教育会有三千方未汇来，遂摊派于由京汇款的学生名下，每元扣出五十生丁。因此同学发言写信，不免露出一二不平语。以二百余人的口与笔，遂成一种舆论。九年八月的风潮，与教育会会计为难者，虽说是少数人，而受舆论上的影响非小也。查教育会，八年八月至十二月，职员只有四人，法国两人，中国两人，招待员均临时请来。用钱不当，同学当要见谅的。因教育会未将全帐宣布，此中艰难，无人知道也。

第五期 无人负责时代

1. 李、张二先生回国。李石曾先生于八年十二月回国。继之者为张溥泉先生，于九年六月回国。

2. 高鲁先生若即若离。八月间，蔡子民、李石曾、张弧三先生，联名电教育会，称勤工俭学事派高鲁先生来主持。高先生遂于十月二日抵法，不允就职。《旅欧周刊》载高先生演说词如次：高先生来协社演说，谓此次来欧，受教育部委托调查教育，侨工局委托调查华工近况，航空事务局委托调查航空事业，蔡子民先生嘱以交涉里大，李石曾先生亦以同学近况为言。个人志愿，特别注重欧洲观象台近状。

3. 齐、李二先生主持一切。十一月二号，齐荣卿先生就职会计，李广安先生任觅工，曾仲鸣先生任觅校。查《旅欧教育运动》称：齐、李自田间来，曾在村塾读书，来法作工四年，工余求学，颇娴法语，确系勤工俭学中优秀分子。但办理千数勤工俭学生的事，才力似觉不够。接事后，职员较前增加，（因更换旧人太多，情形不熟，往往两人只能办一人之事）办公费较前增加，（前会计刘厚，办公十五月，只用四万八千余方。齐自十一月至一月，三

月间也用四万余方)贷款较前增加，(刘任十五月，共贷出四十六万余方。齐任三月，共贷出三十二万余方)卒致勤工俭学会负累不堪，成今日现象。

4. 蔡会长席不暇暖。蔡先生来欧，有里大、中比、北大及勤工俭学四件大事。而最难解决的，莫如勤工俭学学生的事，人数太多，经费无着，工厂又复闭门。蔡先生到了无法可设的地步，只好弃此不顾，而专办北大、里大、中比的事。蔡先生来欧，将近半载。仅发脱离经济关系的通告两纸，又与学生代表，在领事馆开会谈话二小时。学生代表所上的呈文，亦未见一字批示。兹录《旅欧周刊》所载蔡先生行踪：

蔡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马赛。闻在里昂住数日。一月二日来巴黎。日内先赴瑞士，及伦敦一行。

蔡先生在巴住数天，即赴瑞士。在瑞士闻其夫人在上海病故，已于二月二十一日回巴黎。

蔡先生因中比大学事，已于日前赴比利时。蔡先生自比来信，于三月十五日晚回巴黎。

蔡先生由巴赴德、奥调查大学。四月初间可到罗马。

以后《旅欧周刊》不载蔡先生的行踪，传言蔡先生现在在荷兰，又说已到伦敦。

第六期 困于生活时代

1. 法国工厂歇工。或一厂全停，或停一部分，或一周停一二天。往往有一厂中，同时辞退工人至二三千人的。

2. 教育会经济困难不能维持。教育会本无分文基本财产，全靠捐款。国内捐款若干，我们不得而知。《旅欧周刊》载徐总统（徐世昌）捐二十万方，陈竞存允将来年捐五万元。从里面看来，陈先生盖曾捐五万元。又传言谓留美华侨某曾捐五千元。总之，所闻皆实，国内捐款也未达十万元。即在国内办一个中等以上的学校，还觉是不够。法国生活程度，高于我国数倍，区区国币十万元，何足济事呢？

教育事业，关系国家前途，与政党办党务不同。千六百勤工俭学生求学问题，不可视为教育会私团体的事业。今日现象如此，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

3. 学生不能自立。九年一年间，来法者千有零，无款的占大多数。集千数百不名一钱又素不相识的人，临时组织一机关，来办有基础的教育会所不能办的事，无论何人，皆知其不能。一月二十六日，各校各厂，举代表齐集巴黎，议组织勤工俭学学生会。今川资由各地方同学派出。各代表有住两日即无饭吃的，乃举总代表六人，余皆回校回厂。十日未满，六代表又以无饭钱而散。可怜之状，读其启事即知，谨录如下：

勤工俭学同学公鉴：

径启者：前月二十六日，各地代表在协社会议，以人数过多，需费甚钜，特委弟等留巴，办理一切交涉。但高监督已返英伦，无从接洽。蔡先生托言赴比，诸事均委之于李圣章。李屡次宣言：“教育会已经宣告，二月后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你们当力请公使、领事设法维持。教育会自应从旁赞助催促”云云。公使（陈箓）则谓：“本馆为保护侨民机关，素不与闻教育事业。至云帮助诸君办法，现已两次电请政府设法

维持。如至二十八日尚无回电，亦属无可如何。”廖（廖世功）领事谓：“我现在正为诸君设法谋得华工位置。但我为诸君设身处地著想，如工不能得，学不能求，生活不能维持，不如暂时回国”云云。弟等以同学危困，即在目前，屡次交涉，毫无头绪，深恐有负重托，用特郑重声明：仍请各地同学，推举代表，于本月八号，迅速来巴，妥筹一切。弟等即于是日脱离代表责任。事关全体，幸勿延误，不胜翘企之至。

日前，各地代表议决：“留巴代表膳、宿费，暂由留巴代表向教育会借贷，或私人筹措，将来概由全体同学分担。”但弟等积欠膳、宿费并纸笔、印刷等费，已达四百余方，计至交代时期，尚须三百多方，方可了结。而教育会代表李圣章谓：“教育会公款，丝毫不能苟借，且诸君是否代表全体，亦不得知……”云云。教育会既无借贷余地，弟等又各囊空如洗，惟有请各地同学酌筹款项邮寄为荷。

鍾 魏 汪澤楷

留巴代表 张子怙 张宗文 谨启

尹 宽 方敦元

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

此外，尚有湖南同学一公启，可以概多数同学之困状，录下：

湖南同学均鉴：

全国同学公举六代表驻巴黎。仅由领事捐办公费一百方，而教育会卒不与维持。该会如此决绝，或者已破产，未可知。二月二十八日出校，万不可来协社。人多不能容，徒然自损。谨拟办法数条奉商：（一）勿轻他往，耗无益之车费。（二）勿

再希望教育会，不早预备。（三）从速在学校附近租出房屋，免致临时无处放行李。若住旅馆费多无所出。（四）各同学联络一气，有钱的暂拿出共用，渡过暂时危险，湘政府汇款到时扣还。（五）从速查报困难之人数及困难之程度，有个统计，乃好计划。（六）国内电汇要七八日才能到。前电要半月方有回信。半月后，或须再拍电。

徐特立启

第七期 根本动摇时代(二月下旬至今)

(甲) 舆 论

一般舆论大半说勤工俭学生分子复杂，但是无一人能指出勤工俭学生的不好的事实。不过凭一二有力的人一信一电。而有力的人大半到法即住巴黎。而勤工俭学生散居法国全国，各种状况，久居巴黎的人，尚且不知，新到法国的人，何能知道，不过听教育会职员片面的批评，即作为根据，向国内拍电。我国人的心理，素崇拜伟人，因此伟人之电，不复有人研究。不正确的舆论，遂从此成矣。

1. 国内团体的函电。江苏教育会等七团体，电教育部，略云：“勤工俭学生，程度既有不齐，办法似宜各异。除学力较优，资产亦裕之学生，听其留学外；其程度甚佳，而贫寒无力者，似应责令地方官接济；其贫乏子弟，既无工业知识，又不谙法国语文者，应请尅速遣归，以笃邦交。此项学生，将来回国，若听其麇集沪地，亦殊可虑，并请资送回籍。”又致各省省长及教育会电，词意同，不赘录。

上电“尅速遣归，以笃邦交”，“麇集沪地，亦殊可虑”四语，完全以流氓待学生。偏僻省分，视江苏教育会为转移者，得此通电后，将作何种感想呢？我国研究教育，让江苏首屈一指，而于勤工俭学生的情形，反不及日本人的明了。（详注日本《外交时报》）殊令人难解。

2. 华法教育会函电。蔡会长电教育部有“学生多不合所订条件，既无作工志愿，又乏工作技能”等语，完全是为遣送回国下一注脚。我有数语质之蔡会长：（1）教育会每次觅得工作位置，要靠抽签派送，未中者，即不得去作工。此实人浮于事，何得谓学生无作工志愿呢？（2）技能一项，在国内预备十年，不如在法国当工人一年。因工人作工，要靠出货赚钱，手续既不能简单，时间又不能过久。学生预备出品，留作成绩，材料弄坏一点，可以口换，时间稍久一点，无人督责。所以学生的技能，往往不及工人。现在法学生，有由日本高工来的，有由国内专门工业来的，有由甲、乙种工业来的，究其在厂作工技能看来，其成绩与普通学生相上下。知识和技能，本各有偏重。单以技能一项，不能概括学生程度。在法预备技能，是要预备弄钱的工人技能，不比学生实习，意在应用所学的，以资证明。目的不同，技能程度遂异。所以专门工业毕业生，也有难在法觅得工作者。我国工业不发达，即大人先生，也无工业常识，所以论留法学生的程度，仅以无工作技能一语概括之，遂减其维持的热度，而误勤工俭学生的前途。

又北京大学教员张申甫（同蔡会长来法的）、学务代表李光宇（李系蔡会长带来的书记，不知如何称“学务代表”？恐系临时拟就，以便拍电）等电李石曾先生，略云：“学生倡言勤工俭学不可能之说，到处传播，甚至要求公使月赔四百佛郎”等语。（见三月

十六日《时事新报》) 按说勤工俭学不可能者，系蒙达尼校中一部分人，且署名有个人名姓，计十三人，何故混言曰“学生”呢？每月四百佛郎之说，系一月二十八日，在领事馆开会讨论将来津贴的额。学生代表有谓需官费生八百佛郎之半，方能够用，当时蔡会长也说不多，何故加以“赔偿”字眼呢？该电于勤工俭学绝无主张，本可以不拍。北大教员系局外人，新来法国，情形不熟，也不宜任意拍电，或者别有用意乎？二月二十六日《时事新报》评论栏，有投稿一篇，可参考，录下：

国内自学生运动，一般有志青年，连翩留法。而身经社会痛苦，破产亡家，壮游海外者，比比皆是。适逢欧战之后，经济恐慌，法国工厂，多因此停闭。于是勤工俭学生之痛苦，实非外人所能料及。而留法同学及少年之团体，目击同胞流离失所，亦不援助之，可见若辈只知崇拜偶像，恭维伟人。将来学成回国，真能为同胞尽力与否，实一疑难问题也。况有一般学生，专以拥护偶像，排斥穷苦学生，我诚不知若辈是何心肝？总之，勤工俭学生中，虽有不良分子，未能定为概论。其中有志之士，苦心孤诣，而实行工学主义者，其品格之高尚，稍有人心者，亦不能妄为指斥。时人随伟人为趋从，臆造一种想象之评论，余实为之不平。而对于勤工俭学诸君，亦有满腔之同情也。尚望国内舆论界诸公，为公倡道，赞助海外工学主义之同志，俾其得遂求学之苦衷，则青年幸甚，社会幸甚！

再附致张东荪书(华林)

东荪先生大鉴：林历年来，感受人生之痛苦，而知人各有心，都随“环境”为趋从，是非得失，皆因“势力”为转移。

如此黑暗世界，真有所谓公道耶？留法勤工俭学诸同志，皆国内有造之才。破产亡家，投袂而起者，多贫寒之士，深尝世态之艰难。其中分子，虽然复杂，而痛民族之衰颓，含辛茹苦，以谋将来之改造者，颇不乏人。殊知阶级森严，苦乐殊途，彼亦世界，我亦世界。虽有旅欧同学及当代道德伟人，亦不与以援助之同情。在道德家，本为纸上空谈，人情世故，非所经历。在一般青年，学术自夸，逢仰伟人，固不垂怜同胞之痛苦。而舆论界，亦只凭二三学者之言，或只听恭维伟人者之通信，是非真相，愈见隔绝，正义销沉，人心可畏。此林之所以仰天愤呼，而谓道德杀人，有甚于洪水猛兽也。质之吾公，亦有同情之感念耶？尚望在国内，为工学青年，主张公道，速筹援助之策，则社会前途，其庶几有望！林虽不才，愿从其后焉。

3. 国内一般舆论。《时事新报》附张，有“中学生不可出洋”一篇论说，以勤工俭学生为例，谓勤工俭学会的人，是前车的炯鉴。又有接到国内私函者，谓江苏已为勤工俭学生筹得十二万八千方，存储在沪，作该省勤工俭学生到沪时遣送回籍之用，决不汇来法国。浙江已筹有二万元，闻留法勤工俭学消息不好，全数捐入海外大学。湖南省议会筹三万元，作遣送回国之用。此类私函，未必皆可信，然以上海七团体电文推之，又未尝全无因也。

勤工俭学生，于民国八年五月，始有数十人来法。八年底统计，只有四百余。其余一千二百人，皆九年来法，平均一月约来百人。以每人在法的月数平均之，除八年到法四百人外，每人只有六月半。来法日浅，无所表现。欲知其程度及口口，唯凭国内旧有教育程度及在法入学试验考察之，较为可靠。兹录教育会表册

及报纸所载勤工俭学生履历如下：

(一) 在国内的教育程度(据日本《外交时报》及中国《时事新报》参以教育会的表册。)

学 校	人 数
高等小学	三十人
工业及工业专门	约百人
师 范	约百人
商业及商业专门	二十余人
大 学	九十余人
中 学	四百七十余人
农业及农业专门	三十余人
医 学	六七十人
路 矿	十余人
陆 军	十余人
法 政	约三十人
茶 业	五人
由日本来者	三十余人
由南洋来者	二十余人
河海工程	五人
京、保、辛、布、沪、川等法文预备学校	三百余人

(二) 在国内职业

职 务	人 数
工厂实习及技师	五十余人
银行服务者	五人
农场服务者	五人
普通经商者	二十余人

政 界	十人
学校教职员	六十余人
新闻记者	十余人
医院服务者	二人
曾任军官者	九人
书店服务者	四人

(三) 在法入学程度(根据教育会民国九年表册)

校 名	人 数
工业实习学校	二十七人 (大 多数插二年级)
电气学校	三人
农业实习学校	七人
高等农业学校	八人
无线电学校	二十一人
中学校	五百二十二人
造纸学校	二人
医学校	二人
飞机学校	三人
巴黎大学	四人

(乙) 事 实

1. 国内无款接济，不能考入何种学校。
2. 难觅工作位置，待法国金融活动，不知何时。
3. 华法教育会徒存形式，全无活动能力。
4. 驻法官厅，各有专职，兼办千余人的教育事宜，未必肯竭力。即竭全力，精力亦难周到。

结论。我们经过的事实，大概已说完了。回想去年六月以前，是何等现象。六月以后，至今日，又是何等现象。事势的变化，似乎不可测度，然事实具在，可考而知。是非曲直，事后自有公论。即无真是真非，我们亦何必急急求见谅于人呢？但中法文化携手，关系国家前途，非可看作千余勤工俭学生的私事，也不可看作华法教育会私团体单独的责任。我们之抄录以往事实者，因欲使国内父老知此中真象，庶不致以华法文化携手为儿戏也。

《工学》第二期，1921年出版

留法勤工俭学界底俯瞰图

无 名(陈公培)

我刚从巴黎搬到散客庐来就写了一封还长的信给你，报告勤工俭学界底情形，想你已经登上《觉悟》了。

我现在仍旧是从事于勤工俭学会底组织；这次勤工俭学会底成因，上次大约说过，现在不必重说；如果你将上次《勤工俭学者同盟宣言》和我这次寄给你底留法勤工俭学会底约章一看，就知道这种组织实在带了极浓厚底色彩。

在法国底中国人原来有几个大区划：(1)官界；(2)教界；(3)官费生；(4)俭学生或自费生；(5)勤工俭学者；(6)华工。现在底情形都略有变动，却是后面的四个区划底界限已经不十分明了了。其原因：上月二十八号工学世界社底朋友们断定勤工俭学为不可能，如是号召勤工俭学生四百余，向公使馆请愿，要政府应津贴勤工俭学生每人每月四百法郎，四年为限；因此近日留法官界就有勤工俭学生监督委员会之组织，预备将学生送入学校之计划。这样一来，不是勤工俭学和官费留学者就并合了么？至于自费留学的人呢？因为汇款不灵或另有原因而作工的也不少，而原来的勤工俭学者中忽得接济而俭学的也很多，所以俭学者与勤工俭学者中间底界限也常常是犬牙相错。又另外一班朋友因对上次所谓“五四”运动（每月四百法郎，支持四年）极不满意，于是就宣言宁做

华工，不愿向政府乞怜；因而有勤工俭学者同盟及《勤工俭学刊》之组织；现在勤工俭学者同盟既已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立，而大部分同盟分子又都到Creusot（此地有华工五六千人）去同华工一块去作散工，并从事于华工底工余补习学校及消费合作的种种组织，并且勤工俭学会也有容纳华工加入底可能；照此看来勤工俭学者与华工有一部分又生了极亲密的关系了。

勤工俭学与工读互助团，其起源与内容都很相似，不过范围有广狭不同罢了。我并且可以说工读互助团底经验在勤工俭学界都要一一地旧戏重排，并且已经排演好几幕了。在我这个司空见惯的看来真是逸兴遄飞。

现在法国留学界底精神全在勤工俭学。有的人说：“以前十年的中国是受留日学生底支配，以后十年底中国是受留美学生底支配，十年以后的中国就要受留法学生底支配了。”“其然岂其然乎？”我现在请将法国勤工俭学界外围的教训和内部的酝酿说一说。

勤工俭学底本身是一种新事业，是一种反抗旧制度的精神所表现的事实，这已是毫无可疑。

这次来法的勤工俭学者千六百人中，湖南和四川两省的人占其半数。“为渊驱鱼”的是谁？我们只好感谢军阀！

湖南和四川两省的人所感受于军阀的教训，以及生活底压迫、底陶养最大，所以思想在这两省人底脑筋中也就特别种得根深蒂固。现在正是酝酿发酵的时候，四五年之后就要请中国人底脑筋多吃几剂兴奋剂哩！

现在此间的团体很多，大约人数最多，组织较密的是下面几个：

勤工俭学互助社——湖南人及四川人之与北京工读互助团有

关系者所组织，人数约二十人，内容有通信部、储金部、读书会。书籍以此团体为最多。中心点是里昂附近的三峡梦。

劳人会——四川同学所组织，并大多数是由成都法华教育会介绍来的，内容与上同。人数约十二人，以巴里——里昂间之 Creusot 克鲁梭为中心。

工学世界社——大多数为湖南人，内容与上同，人数约四十人，以巴里附近之蒙达尼为中心。

其余有只在历史上留一个痕迹的劳动学会，又有还在酝酿中的旅行图书馆和社会主义研究社。（已开谈话会一次）至于无政府党和马克司派都在各处萌芽丛生，大约不久都可有鲜明的组织出现。总而言之，此间方在酝酿的团体正多，不可以一一数了。

上次二月二十八号之运动之所以光怪陆离，全由于勤工俭学互助社和工学世界社之意见不一致所造成；前者肯定勤工俭学，而后者否定勤工俭学。然而两团体底主义是很相接近的。大约将来留法学生中的革命分子是由这两团体产生的为多。现在勤工俭学互助社既与劳人会以及历史上的劳动学会的余众以及组织不甚完密的工读实践团等团体联合而为勤工俭学者同盟，再进而为留法勤工俭学会，三进而与华工作亲密的携手，则将来在中国之效力实不可侮。

以上便是留法勤工俭学界之一幅俯瞰图 (the view of bird's eye)。

《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1年7月6日

勤工俭学变迁略史

张 伯 简

勤工俭学是应世界潮流而生，为中国数千年文化运动动荡激而成，是一种最光明显著的社会运动。他主要的目的，在促成智识阶级的猛省，与劳动阶级的觉悟，也就是改革中国黑暗地狱之初步。

当勤工俭学发端底时候，对于经济一项不免稍有轻视的意思，那也是因为信仰主义的观念过深，所以把事实的艰窘竟列入第二等问题。发展的速率也是一日千里，不可遏抑。一直到了今年一二两月里，方才把那毛病大大的显露出来，“经济”二字，几乎占了勤工俭学主义的全部，动摇的局势，真令人不可测度。我们分析勤工俭学酝酿成危局的来源，一方面固然是学生的“条件不具”、“信仰不坚、认识错误”及“无健全的组织”等等，然一方面因环境的压迫，如“缺乏煤质”、“工党罢工”、“失业风潮”及“退伍兵士的安置”等等，也是促成危局的成分。因为种种的原因，所以到今年一月华法教育会因为从前的经济维持勤工学生办法是自误亦且误人，于是教育会准于三月一日撤消各处勤工学生经济的维持。这个通告一出，勤工俭学里面，依赖成性或受维持的人就意见纷起，甚至去题益远，竟至说勤工俭学为不可能，替他宣告死刑。当时反勤工俭学的持论，在另一方面看来，似很有力量的，

约有两说：

第一说。勤工俭学是一种主义，而主义之价值在事实，现在事实困难，故主义也无价值。

第二说。现代资本制度之下去作工，已是为资本家作牛马，还要加以“勤工”岂不更是牛马么？

其余卑劣的言论很多，不可胜数。那时一般勤工俭学的人，也不省察一下，主义底价值是建筑在真理上，并不是在事实，他们也就因为事实困难，连主义都推翻。他们更忘却了劳动运动是为有现代资本制度才产生，实行主义的人，正是用这种方法去和资本主义作奋斗的。当时已在工厂而无诚意作工的一部分，又从而和之，于是群起抛弃清洁健全的生活，而呼援于军阀、财阀宰割的政府，希望得一寄生的无聊生活。二月二十八日，就是不愿劳动底“勤工”学生，向驻法官厅“请愿”的日子。这次请愿团的结果，一个广东的同学，因应请愿团的召来巴黎，三月四日，在请愿团住址附近被电车压死，这是请愿声中的流血。既后由公使许可，除愿遣送回国之二十余人外，暂时每人每日发五佛郎维持费，于是请愿团四五百人，即纷纷瓦解，各回学校或散居华侨协社附近。

在勤工俭学将要破产的时候，我们作工的同志，在主观方面感受了勤工俭学的必要，在客观方面又呈现了勤工俭学的可能，所以出于精神上所不能容，良心上所不能忍，大家团集起来，为“勤工俭学者同盟”，用极诚恳的声音，向各方面做种种解释、救济的运动。

勤工俭学者同盟简章的宣言：

- 一、我们要做任何种的生产工作；
- 二、我们要自行互助；

三、我们要于勤工俭学旗帜下作坚实的团结。

自从勤工俭学者同盟发现没有两天，响应者四起，同盟人数自十余人增至二百余。当时大家都以为从勤工俭学的历史得下来的教训，最扼要的遗误，就是勤工俭学的本身缺乏健全的组织，因而他的借给和他的需要不能相应，造成痛苦的现在。所以现在无论勤工俭学的实行者或同情者，同一的期望无不以为惟勤工俭学者的本身有健全的组织，才是勤工俭学未来的生命力。

三月三日，勤工俭学者同盟与同情于勤工俭学者谈话的结果：

- 一、共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期成会；
- 二、华法教育会担任找工；
- 三、由同情于勤工俭学者自行组织勤工俭学赞助会。

于是，遂由勤工俭学者同盟会同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赞助会组织勤工俭学会期成会，草就留法勤工俭学会约章。复经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勤工俭学者代表会议，修改通过，(兹附上会章一纸)就决定留法勤工俭学会自三月二十八日起正式成立。勤工俭学会的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而劳动与互助为勤工俭学会会员共同的信条。现在勤工俭学会临时办事处，勤工俭学者最多之克鲁梭 Creusot，除一面力图会员“工学”两方之利益外，仍本互助的精神努力于华工教育，并且预备发行一种印刷物，将各人工学研究经验所得，公之国内外。但是法国方面印刷很在困难，所以从前由勤工俭学者同盟所办的《勤工俭学刊》，现在克鲁梭新出的《工刊》及《中国工人》，均不能分给各国同学。现在勤工俭学会虽经种种之洗礼以后，精神上已经一度的刮垢磨光，如是遂有由勤工俭学者自动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会。然根基还不稳固，又尝遇着国内底政党败类来用种种手段从中破坏，从中收买。这种情形，凡是同情于勤工俭学者，莫

不同声惋惜。就是勤工俭学者也自己时常抱歉能力薄弱，所以很希望留学各国同胞，对于现在留法勤工俭学会予以精神上之匡扶，以期有俾益于勤工俭学前途的光明。将来美毕（——原文如此）实现，岂仅是我们在法作工同学之幸，不胜引领之至。

附：留法勤工俭学者现状

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今年三月以前，共有一千二百余，是作工、求学、领经费的都包含在内。自从二月二十八请愿团“四四”运动^{*}之后，实行劳动、互助的勤工俭学者自己把旗帜显明后，这千二百余到现在就可以依情形分三派：

一、实行劳动、互助的勤工俭学者约有六七百人，里内的人大约有三种觉悟。第一种，是专门从事工作，以作工所得求达学问目的；第二种，是以勤工俭学就是革命，在作工时期就着手劳动运动；第三种，是想把一二两种合起来实行，就是想以有工有学的人来做社会改造者，这都是勤工俭学底真正实行者。

（附）我们平心而论，实行勤工俭学底人，将来不出两种范围，一革命者，二工人，这实在是必然之势，正无容隐讳。因为勤工俭学的根据，完全在劳动运动在勤工俭学的本身，绝不容制造知识阶级，也不容知识阶级去作他的指挥。所以有人要舍弃勤工俭学底劳动运动，而专谈知识阶级底革命，这岂不是大错而特错，这种错误自只是勤工俭学底罪人。

二、不愿作工，要政府供给求学者，约有两三百人，里面现在的主张也大约有三个。一提倡大家的阶级自觉，他们以为现在大家都是处在无产阶级地位；二竭力调查里昂大学情形，运动无

* 在“二·二八”运动中，勤工俭学生向使馆提出每人每月发给四百佛郎，以四年为期的要求，因此有人亦称这次运动为“四四”运动——编者。

条件的开放；三他们以为现在大家在法国，只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机会，勤工俭学现在困难，便可以不去作工，应该赶紧预备革命知识，因此他们抛弃劳动权，而要求生存权、求学权于政府，决意不在法国作工，他们对于现在的生活完全是持定命主义，有维持费就领，没有时就向驻法官厅强迫要求。

三、无诚意作工，亦无志向求学，也不愿回国，只希望驻法官厅每天发五佛郎维持费者，约一二百人。（凡疾病或幼弱的不能作工者在内，然甚少。）这一二百人中，许多是家里有钱，时尝接济，所以有许多在巴黎领维持费的，还可以有余裕打麻雀，玩扑克，养成一种依赖宿根，过那卑劣生涯，这些人该不该令人叹息？

以上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近状，不过因为在临行时赶着写，所以草率得很，挂一漏万，并且说来毫无头绪，实在抱歉，尚乞原谅。

留法工人张伯简八月八日

摘自澹庐：《柏林通信》，《时事新报》

1921年10月3—4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经过纪实

奇 峰

自李石曾、蔡子民二君，创设华法教育会，招揽国内青年，志愿半工半读者来法，以至微之学金，可得最新之工艺智识。有志之士，闻风而起，先后到法，达千数百人之多，可谓极留学界一时之盛。不料法国生计倍蓰战前，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厂主负担愈重，于是物值贵而营业不振，工厂停止工作，工人失所者，比比皆是。我国勤工俭学生，值此困难时期，更无插足之地。然无工即无以生活，自费读书，又力有不逮，故常因经济问题，与华法教育会时起冲突。适蔡子民君来法，睹此不可收拾之情形，遂于本年二月间发出华法教育会对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之通告。通告一出，学生大起恐慌，纷纷往使馆请求设法维持。驻法公使陈箓，连电北京国务院、教育部并各省督军省长，报告学生困难情形，请速汇款接济。教育部覆电称，此案业经提出阁议，结果因中央政费奇绌，按期筹款维持，万难办到，其果系无力自给者，准予代购船票，遣送回国。各省督军复电，均以此项学生，非经省派，官厅无担负维持责任，应令各生家属，自行筹款等语，措辞更为淡漠。江苏教育厅覆电，则声明该会认遣送之费，不认维持之费。以上各电，由使馆宣布后，学生决议不受遣送。二月二十八日，集合数百人于附近使馆之公园，先由男学生

代表十人，女学生代表一人，入使馆要求，每人月给学费四百佛郎，以四年为期。公使不允，学生不散。至午后陈篆偕留学生监督高鲁，往大众聚集之公园，向众演说。学生以公使仍不允每月四百佛郎之请，将其围住，经法国警察保护，始出重围。此次报名自愿回国者，仅二十一人，于三月二十五日，由马赛乘船回沪。

勤工俭学生之人数，据华法教育会名册登载，湖南三百四十六人，广东二百五十一人，江西二十八人，福建八十九人，浙江八十五人，河南二十八人，陕西九人，贵州九人，四川三百七十八人，直隶一百四十七人，奉天五人，山东十五人，湖北四十人，江苏六十九人，山西二十八人，安徽四十人，云南六人，广西七人，又新到学生，尚未列册者一百余人，其间籍隶四川者九十余人，统共一千七百余。若遣送全体回国，计需川资二百余万佛郎。

遣送之消息传出，法政府及各报舆论，均极注意，谓于法国文化上，颇受影响。法外部派人向中国使馆声言，不如将遣送经费，移作维持学生之用，法政府方面愿竭力帮忙。陈篆甚以为然，于是中法两方面遂合力组成委员会，专办勤工俭学生事务。该会于五月十四日成立，中国方面朱启钤为名誉会长，陈篆为名誉副会长，使馆员二人，总领事馆馆员二人，华法教育会办事员一人为会员；法国方面，前总理班乐卫为名誉会长，现外交部秘书长白德洛为名誉副会长，外交部、工商部各派一员，银行、工厂之素与中国有往来营业者，亦派代表来会，均为该会会员。

委员会之经费，朱启钤捐中币五万元，合法币三十万六千五百余佛郎。使馆所筹遣送费二十五万佛郎，法外部捐三十万佛郎，汇理银行捐五万佛郎，共计九十万六千五百余佛郎。

候工学生，由委员会每人每日发维持费五佛郎。洁身自爱，不肯与穷苦学生，争此区区之费者，固属甚多；而俭学生自称候工无着，至会领款，及无法检查是否力能自给者，为数亦复不少。领款之人日夥，至八九月间，竟达八百余人之多。委员会一面发费维持学生生活，一面与在会之工厂代表商议为学生速行觅工。觅工之难，前已叙述。迨觅得数起工作，学生视为笨重，乃要求改为便易者。继则有人提倡，要求不兼工作，专事读书。至是委员会既不能强令学生工作，又无法筹资任其完全读书，更不能坐视学生之槁饿，只可照给维持费，以任其自然而巳。

继就委员会，对于学生拒绝工作问题开会讨论，结果以学生既愿读书，应允其要求，十月各学校开学时，即由学生自行投考，考取入校者，由委员会维持学费；不取者则学力不足，仍应工作；其不愿者，遣送回国。计划甫定，而拒绝中法借款之风潮发生，留学界群起开会反对，使馆馆员被殴。更以维持费已将用尽，法政府遂变态度，决定撤销委员会，并于九月十五日止，不复发给学生维持费，于九月三日，发出通告。学生以通告发表太晚，又要求使馆再向法政府继续维持一月，法政府又拨给十万佛郎，声明此为最后之捐助，十月十五日以后，一切不愿顾问。

先是六月六日，勤工俭学生王若飞等三百二十五人，开会决议将里昂、中比两大学，改建工学院，收容勤工俭学生，函请使馆主持。九月十日，又开会争回里昂大学，发出传单甚多。而里昂大学，适于九月间落成，吴稚晖携带国内新招学生百余人，即于是时来法。勤工俭学生闻讯，于九月二十一日，组织先发队百余人，以争回里昂大学及移学生总会于里昂为目的，由巴黎乘火车出发里昂焉。学生所据理由：（一）里昂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有极重要的关系，是李石曾先生回国时，留别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话；

(二)中国已有千余学生来法，办理里昂大学自是刻不容缓的，是蔡子民先生答《进步报》记者问，何时在法办里大的话；(三)里昂大学是公开的、普通的、劳工神圣的，是吴稚晖先生的话。

先发队既至里昂，遂入里昂大学校舍，该校校长法人苏邦氏，大为惊慌，报告里昂市政厅。召集警察于次日将百人之先发队全数驱逐出校，押于附近兵营内。里昂府尹，将情形报告法内务部。文牍内有中国学生藉众占领房屋，损害治安，并于警察总监入劝其出校时，面加侮辱，又在里昂散布传单，种种违法等语。顾据事后传闻，学生举动之最遭法官厅之忌者，则为法国共产党省议员，代中国学生向里昂府尹严辞诘问一节。法国政府之防范共产主义，等于水火，法国共产党省议员，表同情于中国学生，则中国学生，安能为法政府所欢迎。至此法政府遂决计主张将此项中国学生，遣送回国矣。时值章行严在巴黎，陈箓乃一面向法政府用书面请其取消遣送回国之主张，一面与章氏讨论办法。章氏主张考试，以最优者送入里昂大学；中西文不通，而体格强壮者，代为觅工；均无以上资格者，遣送回国。以上办法宣布后，学生全体反对。吴稚晖亦于十月三日由里昂到巴黎，陈箓即于是日在使馆大厅邀集吴稚晖、章行严、高叔铭、口显章诸氏及郑毓秀女士，讨论最后解决办法。吴稚晖提出意见如下：(一)由章行严君担任，向国内各处募捐，每年九万元；(二)公使担任向政府募捐，每年三万元；(三)捐款未到以前，先由使馆借垫；(四)学生五百人，送往克鲁梭工厂，余觅相当学校。与议诸人同意，分负责任，并由使馆向法政府商量克鲁梭工厂事。学生全体闻信后，以吴稚晖所拟办法，多属理想，不能赞成，仍要求开放里昂大学，为根本解决。吴氏于四日在客寓候学生代表回信。候至竟日，代表不到，吴氏遂于五日，仍回里昂。七日章行严知无办

法，亦往柏林而去。至此法政府方面，已深知中国方面再无善法，遂于十月十三日，由外部派员到里昂，押送学生一百零四人往马赛，乘船回国矣。

行者已矣，而现在留落法境者，仍有千余人之多。工既不顾，读亦不可，生机断绝，饥饿堪怜。使馆既点金乏术，法人更态度淡然，转瞬寒风凛冽，其苦境尤不堪设想。振动全国之留法勤工俭学美名辞，至今成斯结果，追忆由来，伊谁之过欤！（十月二十六日）

《时报》1921年12月8、15日

遣回勤工俭学生之真相

天光（肖子暉）

我的朋友天光君从法国到柏林，告诉我留法勤工俭学会的一段历史，我就请他把这段历史以及他的意见写出，以告国人。（澹庐附志）

留法勤工俭学是一件最有兴味的事实，也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问题。考他的源来实在有了十多年的历史。而自蓬蓬勃勃的发达，或称之为极盛时代，以至于成为问题，而迄现在，穷蹙枯窘惨淡之状态，则应以最近三年来的事实为范围，才便于叙述。自来国内报纸上也不少关于这事的通信，但或则非局中人，所说不能不谓为是隔靴搔痒；或则为一时的方面的报告与意见，亦不敢谓为真相毕具。我现在想统括前后左右各方面作一个总括的报告，虽不敢谓为详尽无余，大致当不十分乖戾。

勤工俭学最初发起之时代

当李石曾、蔡子民、吴稚晖诸氏于欧战前留学法、德、英各地时，其中以李在法为最活动，亦最有规模与计划。豆腐公司之创办，为华人在欧惟一之生产品制造厂。华法教育会之组织，中华印字局之设立，均为华人在欧之崭新的文化运动机关。出版物

如《世界画报》，如《旅欧杂志》——其特刊如《旅欧教育运动》，如各种传播、介绍之小册子（尚有许多种未出版的）先后辉映于大地。当时巴黎通运公司之张静江氏尤慷慨资助，以几个个人之心思与财力，竟使这种教育的文化的——另有一派作政治运动的兹不述——国际活动，奏可惊之效果，树伟大之根基，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能不称颂李氏为实际的“伟人”。但犹以为未足，因其与许多人实验之结果，觉欧洲生活程度虽高，然节俭之在法每年六百元可足，乃有所谓俭学的方法，而发起留法俭学会。此会发起实在华法教育会之先，可见其由来甚有步骤，事之成功，以基于小而逐渐发达者为最可靠，以此方法所介绍来法之学生前后不过二百人。迨乎“豆腐公司”创办，则又双管齐下，并工人与在国内无力升学者亦陆续介绍来法。以在公司所实行之工余教育方法，又觉工学之可以试行，于是更发起这空前的勤工俭学会。他的章程说“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增进工人知识为宗旨”，可想见其原起之大概了。

大批学生来法勤工俭学之时代

从这段起，是记者上面所划“三年来的事实为范围”的叙述，但也得从源头说起。

欧战中蔡、李诸氏相继归国，继续为华法教育运动、北京之华法教育会、留法俭学会着实进行，或则为法文教育之宣传，或则设留法预备班，然犹具体而微。迨欧战停，至一九一九年秋，各省学生纷纷至京、保各处预备，以湘省学生为最始亦最多。盖当其时，湘省之“张毒”——张敬尧——正炽，学务停滞，一般学生无求学之所，一闻有此机会，遂遏不住的北上，一时保定、北京、长辛店各处成立留法预备班，同时四川亦有留法俭学会——吴玉章氏之进行——于是湖南、福建以及原有之广东（黄强氏）四

川都成立华法教育分会，影响所及不能谓为不盛。有了预备，自然实行。一九一九年初，李石曾氏复赴法，三月中即有勤工俭学生九十余人由沪启程放洋赴法。（此次湘省占四十五人）自此以后以至一九二〇年底止几乎每月都有人到，每到必以百计，（有两次超过二百以上）法国方面招待机关，几乎忙个要死，诚可谓空前之盛举了。但起初尚顺利，渐渐艰难，一段复杂的经过，请分述于次。

勤工俭学昌盛时代

当初几批学生之来法，李石曾氏犹在巴黎，正购置华侨协社设立中法贸易公司诸事业，以期继续前此各种经营。初至之学生法语与工艺俱不足，李氏不欲其为苦工也，乃送至蒙达尼、木兰、枫丹白露各地中学补习法文。迨来的愈多，华法教育会的力量也渐觉不足，于是才有人去化学工厂作苦工之事。时李氏一面作里昂中国大学之运动，进行颇速，一九一九年冬乃专为此事归国。时张溥泉氏已至法，以教育会中交涉员向某之善法语，各方面都很吹得起，找工亦纯用中法感情，种种说法亦时所奏效。是时凡来者一到，即送入各地公学习法语，或留华侨协社布蓬内暂住，有工位即依序分批送去，学徒工、技能工、散工、苦工都有作者，这是勤工俭学最盛利之时代。

勤工俭学衰落时代与其原因

来者愈多，分配愈难，尤其不妙的，大战以后欧洲经济界变动太厉害。失业停工之事，自一九二〇年秋初起，法本国工人都不得下台。自然这些初到的外国人，言语也不尽通，技能又大都缺乏，势必欲求工作而不能，于是勤工俭学生之命运，异常困

蹇。是时或则居各公学继续为法语之补习，或则向华法教育会领每日五法郎之生活杂持费以过活，住校者亦多由会中借贷费用。此物质生活受压迫最甚之时，于是精神生活亦为之不安，逾越常轨之事，如与办事人冲突之新闻，便不绝见于国内报纸上面。论者不曰勤工俭学生复杂、糟乱，则曰华法教育会办理不良，无以善后。二者诚各有一部分是实在话，因为学生方面一千多人自有品类不齐之弊，但人多则自有这种现象，不能笼统的说凡勤工俭学生都坏；教育会方面，人少事繁，许多处所，自然不周到。然一个由私人发启的社会机关，而举行这种大事业，谁也不能苛责。而其总要的原因，不外是物质的经济的，学生方面以此影响于精神生活之不安，教育会方面则以此不支持。其无量的怀抱，这是平情之论，事实之谈，敢告邦人君子者。

华法教育会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及 勤俭学生二八运动之各面观

教育会以私人机关，毫无基本金，而七扯八绊的维持许多人，要读书，要吃面包，此其为难何待说得。在当初发给维持费之时，李石曾氏之意，以为挪借别种款项接济勤工俭学生暂时生活，待工作后有余款时复可以缴还，这种互助的办法何尝为过？谁知待维持者一天天加多，工作一天天难找，更何能望前欠之归还。（亦有少数归还者，但其比例真小极了）因此学生与教育会办事人的恶感日深，究实两下都是因于经济的原因哪！至一九二〇年年底，而有蔡子民氏之至法，各方面都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者惟有“斯人”。不料蔡氏虽名为华法教育会会长，无奈如此复杂之问题，实非有专人不办。蔡于在法各种运动，除作作文及以资望为各名誉职员外，实际事务，盖纯由李石

曾氏为之尽力，蔡何曾过问？且一抵法即有教育会职员，陈述一方面的言论，于是亦先入为主，而发“既无勤工之志又无勤工技能”的通电于国内。机不凑巧，本来经济问题困难已极，乃于是时宣布本年二月底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学生方面固也知道此中苦处，但一时多数人无工可作，二月底后即发生面包恐慌，没有办法子，便向使馆要求。使馆领馆有什么好答复，迁延敷衍，限期已迫至尚没有结果，只有组织善后处，叫学生去报名回国。学生们大家数万里跑来一场，如何甘心？所以要求不遂，便继之以总请愿。二月二十八日四百余人齐集使馆旁一公园，事后所谓二八运动者此也。当日学生不得入使馆门，陈篆出园演说，无结果，要退去，群众欲跟去，陈篆乃嗾法警拦阻，法警自不免拳足交加，群众因为在他人境地，没有办法子，只好散去，这是当日情景如此。事后使馆自然大张其词，电回国内，说“围攻”说“咆哮”说“几被殴”；有些通信，说勤工俭学生怎么坏，怎么丢脸，屡见不一，见于国内报纸。在身受其辱者则以为本为“生存”“求学”两事而要求，而请愿，中间人不说公道话，还要极力丑诋，这真是没钱的人便愈没有理呵！究之以中立的态度作事后的批评，则华法教育会因陷于极困难而不能不脱离经济关系，手续上固有些不对；自来官厅无好意，这一面则又不待说；至于学生方面虽亦情有可原，但所采的方法与形式，失之过激，是以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至于当日实情也不过如此而已。在此运动中，学生方面有很可纪述者，即一般人作运动、请愿、要求，说“生存欲，求学权”；而一部分人反对之，以请愿要求为认贼作子，为不值，而说“工学主义”。前者则以请愿要求为提出问题叫支配者解决的方法，工读主义在资本制之下行不通；后者则以为要为劳动运动，非实行劳动不可，并发起组织新的勤工俭学会。事后前者由公使

馆之维持仍退至各地学校，后者多赴各工厂以实行作工。久之以客观事实之困难——工厂停工——有工作者，终居少数，至作“里昂大学解放运动”时，两派有力分子遂以渐了解而取一致的态度。

二八运动后勤工俭学生之状罪及中法监护处 之组织与工学院之要求

二八运动既无良好效果，有之只是陈箓答应维持三月一个月。学生除一部分陆续去克鲁邹作苦工外，其余有些仍退回各地公学，多数乃住巴黎西部古碑华、哥伦布一带小旅馆及华侨协社以待工。但三月以后，仍由使馆继续维持，自后虽不时宣布停止维持，而亦总不能遽尔停止。惟领维持费的，办法非常奇妙，每日六个佛郎，每星期发一次，必得亲自持护照等件到领事馆去领，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三时起发费。至时，人数之多，手续之繁，领事馆房屋又小，至容不开来，其情状，恰同施放饥民一般。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之无聊，不说绝后总可谓为空前。其实每月百八十佛郎，尽可送入各地学校，若是各种实习学校，则此数还可减少，那么可以求学，可以习艺，生活也较安定，时间不至虚掷。而当事者独不为此，必任数百青年学子，流落巴黎哥伦布一带小旅馆，自炊自煮，跑街，领费，使法人看着莫明其故，真也不明其故哩！五月间，朱启钤来了，捐出十万元来，陈箓乃想出别门面的邀集许多中法机关与个人，组织一个留法中国青年中法监护处，发出会证，叫大家去报名入会。可是这个门面，唱了许久而后成立，成立之后，仍是没有什么正式的办法，依然继续发维持费，一周一领，每日六方，……到八月而又减为每日五方，以后竟减为四方，学生们只求面包敷肚，也没有话可说。惟

当监护处成立之时，曾有旅居巴黎方面的勤工俭学生二百多人及各地共四五百人，署名上呈向使馆及华法方面要求设立“工学院”，以解决求学问题，其条陈之办法大纲是：

- 一、就里昂中比两大学改组或附设工学院；
- 二、院之内容使学生在学业上有适当之预备，（自设班及赴各校上课）经济上有一节廉之组织；
- 三、院中设备，如炊爨、洗衣、洒扫等事，学生分工自任；
- 四、三年为限；
- 五、每年用费以二千佛郎为度；
- 六、院内附设劳动部介绍假期间之工作；
- 七、经费：1. 借两大学费用，2. 监护处已筹得之费，3. 中央及各省津助，4. 社会方面募捐。

此种要求，盖即含有开放两大学之性质，但亦非完全欲据为私有，特以两大学与勤工俭学生有历史上的密切关系，又当此别无良策之时，故作此种说法。然而当事者本无诚心，亦无规划，仍是没有什么效果。所谓工学院之创设，迄今只成为历史上一段话而已！

拒款大会之影响与里大运动之由来

朱启钤、吴鼎昌等至法，极力为借款之进行，法报不时登载此种消息。从来“爱国运动”容易号召，以故旅法各界一时反对借款之集会、演说、传单极为热闹。勤工俭学生人数最多，亦最激烈。八月十三日巴黎哲人大厅之大会，遂将使馆头等秘书、世人

所称为陈策之灵魂王思曾者饱以老拳，并迫令签字誓不再借款，并叫他去要陈策也签字，并为文向法政府人员声明，而通告旅法全体侨民。这样一来，虽当时群众势力太盛，可怜的王秘书始强硬而终俯首负伤听命。事后陈策之怀恨，其深切可知。因为名义上打了他的代表，便如同打了他自己。法政府本来想借款给中国，一旦听见这些黄色人如此之强硬反对，即是反对他的利益，自也不高兴。加之陈策屡次对法人，利用其深恶痛绝流行之过激主义，加学生以过激党之蜚语，于是乎监护委员会九月十五日停止维持之布告以出。

自工学院运动即含有要求开放里昂中法大学之意，在勤工俭学生自身——明了勤工俭学问题的局外有心人亦无不同此见解——以为法国停业之祸有加无已，华法教育会——自脱离经济后声言仍继续为精神上的帮助如介绍工作及学校等事——与监护委员会数月以来找不到工位，偶发见几个位置，则报名者必过原额很多倍，而常在华侨协社用抽签法表决去取，其踊跃其拥挤可想而知，谓“无勤工之志”得乎？工作既总难得，维持费的生活又如此无聊，在巴黎哥伦布、古碑华一带的勤工俭学生，盖已因这种生活、这种政策被拖得八死九活，简直奄奄不复能有生气了。然而拖到这种地步，而犹继续忍耐、奋斗，在这一点，不能不说中国穷学生的精神确有不可及处。且说候工的既如此潦倒，在工厂作工足了一年二年的，以其长期间的经验，知求学问题之须另求解决之方，加之各工厂不时纷纷斥退工人，更觉地位之恐慌，一旦失业，真是危险。以一种欲望与一种恐慌——都自事实的经验得来的——之结合，遂于“不得不”三字之下而蓬蓬勃勃的发生“求学运动”。克鲁邹法国史来德第一大工厂之所以在，华工前以万计，近亦数千。勤工俭学生，最初二十余人为学徒工者，成绩很圆满。

今年来作技能工学徒者亦有，作苦工者百数十，故此地几为勤工俭学之中心。当此时，同学们即有各种工余印刷物之刊行，一为华工教育，而一即为求学运动。八月间该处勤工俭学生全体于某星期日开一次大会，金以勤工俭学生欲求求学问题之解决，惟有要求里昂大学之开放。而追溯里大设立之原因，与其发起运动，迄于告成之历史，则勤工俭学生实其惟一之对象。今者该大学完全变性，置勤工俭学生于不顾，勤工俭学生此时舍此又没有路可走，则惟有“争回”里大之一途，于是为正名及进行起见，便首先成立一个“争回里大运动团”，（当时附带说及比国劳动大学校，后以该校尚没有进行，便暂不说）一时全法国各地、各工厂、各学校凡有勤工俭学生者无不众口同声，成立同样的团体，为相互的进行。不复如二八运动时之党派各异，各持异见。会九月十五停止维持费之布告出，多数人复发出极危险的面包恐慌，各地便相率派遣代表会于巴黎而组织各地勤工俭学生委员会。此委员会为勤工俭学生自来未有之全体一致的组织，他的任务不外一为面包问题，一为较长期的求学运动。而见乎面包所以不时发生恐慌，其故由于无根本解决之方，后者实即前者之较长期的解决。于是临时发生面包恐慌之候工者与在工厂者，遂无不一致的集中于求学运动，将两者打成一片的进行。

里大运动之失败

各地勤工俭学生委员成立，其统一之目标为争回里大，故实际即名之为争回里大运动团委员会亦无不可。其运动之方法，不外首先为文字之宣传，冀与里大当事人为正式的谈判，并向官厅及各方面要求主持或帮助。以里大与官厅虽不相涉，而勤工俭学问题，官厅实负解决之责任，至各方面人士，则又直接或间接与里

大有关系之人也。九月十五之期迫了，委员会代表数次往见，公使拒不见。一日忽然态度大变，使馆召集学生代表及第三者开会，陈箓申明前之不见，系无人在署，非过为拒绝，临时面包问题自要解决，而根本解决也宜同时进行。席间代表陈述要求里大开放之理由，陈箓极口称是，并谓“里大方面，中国当事者，我不接头，不能说话。我曾去参观，该校筹备处甚至不招待我，这方面你们自去交涉。至法国人方面，我可帮你们说话。”复有数次代表会时，陈且明言“你们可搬到里大去住，哥伦布一带房子不好，冬天了，无火，很冷，里大好多了，吴稚晖快到了，你们知道吗？去时哥伦布一带候工的人，应多去一些。”本来学生方面，也明知老陈的毒计如此如此，但是四面无路，只有此途走。并且官厅方面也只能将计就计，我们亦何尝不可互为利用？恰好九月十五过了，在哥伦布一带的立时发生绝粮问题，在各处学校的校长逐客，甚至有停止开饭者，万留不住。二十日，学生委员会遂组织先发队百人直向里昂中法大学开发，计巴黎、哥伦布、圣日耳曼、蒙达尼、多居里、木兰、枫丹白露各地均去有人。二十一日早都集合于里昂而直入大学内部。

这是所谓直接行动。读者只须想想，勤工俭学生当时之艰困——绝粮、无住——便知道这种行动之为不得已。但是里大当事人如何能允许？而筹备员副校长之褚民谊，又口口声声里大是中法合办的，凡事须得法人同意，并耸出法国里昂大学校长儒班，及中国里大法国书记古朗出来说话。当夜此百人者露宿坪中，借寒霜为衣被，其惨可想。二十二日则里昂警察长来了，首先没收此百人的居留证。晚边则武装大队实行用武力，将大部汽车五六架运此百余入一军营，而监禁起来。过天副领事李骏奉陈箓命令到里昂，名为交涉恢复自由退还护照，而里昂警察厅说

法国外交部、内务部与你们公使会商好了，来的电话叫好好看住大家。李骏当时变色，因为此有学生代表在旁亲耳听着哪！

当百人到里以及前后被禁若干日，里昂一般对于学生之议论非常之好，对勤工俭学生表极深之同情。当警察用武力押送百人入兵营后，里昂《进步报》纪事题云“警察之横暴”。当吴稚晖氏率百余人抵法至里昂，报纸大摄其男女学生之影，而译“欢迎你”三字之音为法文，以为纪事题，于叙述新学生事后，对于勤工俭学生，为极长之论述。其言曰“但是这些近来一二年而现状穷窘不堪的天国之子，（法人每称中国为天国，称中华民国亦称天的民国，有意思）难道便没有权入学吗？我们无论新到的和从前的，我们都一概欢迎，我们很愿意我们的邑长能实行于大学内设新的班次之议。”同样又一报名《里昂》，议论亦称是。这因为学生方面发了许多法文传单之故，所以社会上很为了解，不料后来总不免被遣送回国。

百人二十二日下午进兵营，二十三日李骏来交涉，结果出入毫不自由。二十四晨吴稚晖到，下午至兵营向百人演说。二十七日有十代表出营（有李骏的名片才能放入出入）与吴正式谈话。学生方面的条件约为：（一）由勤工俭学团体调查确实勤工俭学生人数；（二）以里大房屋能容限度为招收勤工俭学生之标准；（三）不入里大者得以相当之经济额入其他指定之学校；（四）自愿作工者得受相当之补助；（五）经费筹集由中法政府、中法少年监护处、里大及与勤俭学有关系之团体共同组织经济筹备委员会筹集之，其方法运动庚子赔款及向国内募集；（六）所筹得之经费交由里大分配。

吴氏乃宣布他的办法：现在送入半工半读的学校或工厂，每日作工四时，余时读书，分筹款十二万元为补助费，以两年为

限。两年后再筹每月三四百方的半官费，完全读书，以三年为限。十二万元的筹法：湖南答应三万元，四川三万元，北政府三万元，江苏广东各省三万元。此款一时难到，半年内请公使每月暂垫五万方。如大家承认，明天同去巴黎向公使交涉。里大暂只收二十人，你们自己推举；比大收百人，分四年进，今年收二十人。里大余屋修理太贵，如果大家定要搬进来，里大会变成华侨协社呢。学生方面虽觉这种办法相差很远，但一觉吴氏之意还诚恳，二被押禁不自由实为遣送回国之先声，不如暂承认，徐图补足。故当时承认次日同去巴黎商量。这么一来，李骏知道坏了，又去巴黎我使馆，还行吗？于是当夜跑回巴黎去，大家留他同走不成，而自他一来一去，里昂方面以后遂一个人也不能出兵营了。十月初三留学监督高鲁至里昂，邀同吴氏去巴黎与使馆及在巴黎之章行严氏磋商办法。吴氏的办法，半工半读，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筹款请章行严主持，并约国内之熊秉三、范静生诸氏加入；第二步请使馆筹备三十万法郎；第三步学生方面承认为一种契约的表示，并调查确实人数；第四步请法人组织工厂交涉处。吴氏这些办法在巴黎时只在章氏家所遇见一位代表说过，要那代表签字，那位代表当时痛陈半工半读之难于实行，且说“这亦无签字之必要，先生能行得通，照行就是。”但当时取出使馆转来的蔡子民、李石曾两氏联名一电云“于里大设补习班，十万元津贴可望实现，勤工同学务稍待”。吴氏看了，顿足大骂，“狗屁的李石曾，自己又不来，叫人设补习班……”不知怎的，吴氏忽遄回里昂去了。

读此诸君，请注意这个关键。自百人直接行动占据里大，学生方面便已铸成一大错，再无退步。官厅的毒计早已预备，至是便得以为所欲为了。学生方面只去一百人，他们料想最少会去五六百人，这一点他们正还很不甘心呢。无经验的褚民谊、曾仲鸣、

彭济群，忘记了勤工俭学生与里大实在是一家人，而好似帮官厅的忙，叫警察索去大家的居留证。褚且诬告百人为“这些都不是好学生，是无钱无学的革命党。”狡猾的高鲁在里昂说“如法国政府送这百人回国，我也带官费生一同回去”，爽快的吴稚晖说：“如果法国政府不要法国的面子，陈箓代表中国不要中国的面子，遣送你们回国，我吴稚晖还要什么面子，只有打毁里大房子，带我的这班贵族学生通通回去，和法国断绝关系。”以及纯恃主观总作不危险的推测底几个学生委员会的代表，一味空心瞎眼的强硬到底，总说回国不成问题，是破坏者故意造谣言的……可怜通通上了大当呵！都被陈箓口口声声所说“送学生回国是法政府的意思，因为不满意八月十三之事，屡次交涉，外部说你保不住你的秘书不被打，难道你能保学生不再闹事？便无词以对，只好等有了办法再去交涉，如果法政府定将学生送回，他也只好拿护照去外交部签字一同回国”一派油腔滑调，腹剑口蜜的话所欺呵！说什么四条大罪，又甚么由法外交部牵入法内务部，再牵入北京政府，如此小题大作，布置周密，节节吃紧，被欺者各方面还在争条件哪，闹意见哪，而陈箓之计划已贯彻了！

十四日有船开往中国的消息出来给大家一桶冷水，然百人被禁得愤郁不堪，国庆日且全体绝食一天，为极沉痛的表示。奈绝者自绝，不理者自不理，同是中国学生，同在法国里昂，兵营百人绝食，指着肚子饥倒床上，中法大学学生、教职员唱戏饮酒大热闹一天。日子紧了，十三夜警察先生、兵士大人法兰西自由平等博爱之纠纠干城，便正式动手，将这一百另几个手无寸铁、为要求学而来的远东青年捉将囚车里去，荷枪佩刀的夹着，车上窗帘都蔽着，人不知鬼不觉，二十四日到了马赛，将车箱七参八曲装到码头上，再一个一个放出车来的踏上甲板，恰似放畜载禽装

货的一样。下午四点钟汽笛一鸣，鼓轮望地中海开驶，一路滔滔，唉，好不凄惨，遄回东亚去了！

目下救急之方法和将来之希望

上面论述既完，敢以最诚恳的态度，有所告于三方面：

一、国内父老昆弟。三年以来这种蓬蓬勃勃的运动，提倡者具多大的规模，一般关心教育者抱多大的希望，实行奋斗西渡者又怀多大的志愿。这种空前之盛举岂不是中法间一种绝大的教育事业？岂不是东西文化上千百艘火轮船？今乃成如此局面，李石曾氏自然只有加病呕血，关心教育之一般人士只有丧气寒心，苦学生自身更只有叫要命。但是愈穷的人，愈能耐穷。所谓穷当益坚，穷则实自能益坚，这有何为证？即穷至如此地步，而报名回国者自十月底，迄于今依然不上一百人。因为谁则愿意如此空走一场无所得而归去，归去又有什么生路？邦人君子，这一点坚忍奋斗的精神终不能不说这是勤工俭学生的特点。现在半官费及有津贴与其力俭学者外，真正无力求学者实只六七百人，而此数有三百人上下在厂作工，余则极困难而嗷嗷待哺者。目下救济之道，惟有望阁议通过之十万元速汇的款，勿徒为虚文。各省津贴赶急汇来，此项比较靠北政府为有望。来法苦学生以湖南、四川两省为最多。湖南曾数次汇款，但一为教育会扣作完债之用，余则杯水车薪尔已枯竭。四川倒好，已有年助的款之望，最近复到了十四万多佛郎，总算是大旱之云霓。各省父老均有关系亲切之子弟在海外，当能赶急接济。技术讲习所之议如成，亦足以补助一般勤工之条件。全般的较长期的解决不得，则只有为部分的，一段一段的解决。至于陆续被遣、被压迫回国者，大都无机会升学，受过一番激烈的压迫之后，他们所得到的教训真多真深切。有心人

当抽头的想一想，何以中国才有勤工俭学生？是不是生计为难教育不平等各种社会制度不良之结晶体？日本本年五月苦学生之示威运动，是不是与中国苦学生在海外作直接行动东西辉映者？中国苦学生在国内者更何可胜数，示威运动能免不能免，都愿关心人筹划一下。

二、告苦同学。我们的境遇算恶劣极了，但是我们的觉悟也日深了。我们虽则觉得怨愤难遏，我们却应该回头向他道谢。我们既不惮辛苦，不畏艰难来到数万里之海外，这便是大家的勇气与精神。我们四周的机会都是如此低的，我们舍经得苦、耐得穷以外，再有什么方法与生路？在欧洲当流氓，在国内也不过要变土匪。土匪流氓，都是现社会制度之产物与彩金。此际在欧洲多留一天算一天，多留一个算一个。

三、告国内同境遇的同志。你们与我们“同境遇”，所以是我们的“真同志”。我们的经过与现状，何一不是你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国内学潮层见叠出之原因，试考究一下是否大都系一个同样的问题之所致？你们覩此海外同志运动之始末，又当作何感想？由法寄信回国者，自来便各异其说，一则说得天花乱坠，一则说得狗矢不如，其实都是没有回顾到自己的经济社会的地位，而承认其为现社会制度之必然的产物，本来如此如此，有什么奇怪。同境遇、同志愿的人们呵，能奋斗，能耐苦，才是吾侪本色，正不必视欧美为畏途，作望洋兴叹之懦夫，绝处逢生是吾侪之运命。提倡苦学者最初之意思也大都以此为出发点，请以这层话说为我这篇纪录之结论。

(完)

澹按：遣回留法俭学生百人之真相，虽已事隔多时，各处也有过片段的记载，但天光君这篇原原本本把前情后事写出，似乎仍有发表的价值。这篇纪录，都是天光君在法国时耳闻目击的实情，后面几节都是他个人的感想，而我对于他为“教育平等”奋斗的意见很表同感。

《时事新报》1922年2月12—15、18日

留法女子勤工俭学情形

一年来，勤工俭学之经过及其他成绩，本社已有另篇记载，兹再专述女子留法勤工俭学情形。在大战以前，在法留学之中国女生，最多曾达十人，但均系官费生。俭学之事，虽提倡已久，但在当时情形，每年六百元，实最低度之生活费，在女子行之，较为困难，故女子俭学者极少。自去年以来，国内男生纷纷来法，实行勤工俭学主义。又以汇兑之故，前定之俭学费用，行诸女子，已属可能，而国内女子又羨男生以工求学之精神，亦欲为同样之组织。是于自去年底以来，女生来法者，日渐不少，而立志实行勤工俭学者，则将近二十人。然彼等虽抱有志愿，而实行者则甚少。其原因系以女子勤工，需要之条件，比较为多；预备时间，比较为长；而法国方面，对于女工之需要，亦不若男子之甚。就根本说来，除少数须体力过大之工作外，凡男子所作之工，女子无不可作，不过所须具备之条件，较为严格耳，如语言技艺两种，即不能如男子之浅。盖男生如无技艺，可作散工苦工或学徒，而女子则不能；女生语言不熟，其阻碍尤大。此系学就工作而言，至以工求学，则更不同。其第一差异处，即薪资问题是也。凡长于女子之工作，如书记、打字、校对、店夥及其他轻便工作，如厂中之叠包、择货等事，薪水皆极有限，有时同样工作，而女子所得比较男子少至三分之一。而在他方面，女子生活消费，又并不能减于男子。故以工作求学，在普通情形中，女子所耗时光，

比较男子约增加三分之一或至一倍。(如男子可作两年工，读书二年者，则女子作两年工，只能读书一年。)而事前所需要之准备功夫，较之男子亦至少倍之。故女子与男子若在同一条件之下而以工求学，其结果决不可比拟。故女子勤工俭学，实较男子为困难，必得另有一种组织，或充裕之预备费，方可实现。近闻湖南之热心女子勤工俭学者，有组织湘绣团体之议，如此等组织实现，则女子勤工俭学实现较易矣。至于女子俭学，以目前国际汇兑关系，尽可实行。在法女生中，非勤工不能俭学者约有十八人。但此十八人皆系国内女子师范学校或中学校毕业，而又曾历任小学校教育事业者，年岁普通在二十以上，因之对于学术皆有深切之希望。兹将十八人姓名、籍贯、学历、志愿，列表如下：

姓名	年龄	籍贯	履 历	志 愿
王曜群	二二	四川犍为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任本校 高小教授又肄业三年	医学
胡蜀美	二一	四川成都	同上	教育美术
吴若膺	二十	同上	四川华美女子中学教授 北京协和女子大学肄业	文学
蒋碧微	二二	江苏宜兴	本县女子师范毕业 日本音乐学校肄业	音乐
邹紫溟	二三	广东东莞	香港圣氏提范学校肄业	美术
刘抱蜀	二三	广东香山	本县女子师范学校毕业	理化
刘无为	二二	同上	同上	哲学
梁天咏	二二	广东南海	本省第一师范毕业曾任 星洲小学教授	教育音乐
刘粹微	一九	广东香山	省立第一师范肄业	生理
李自新	二五	湖南宁乡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任本校	教育美术

小学及蒙养园教员

熊叔彬	二五	湖南浏阳	周南师范毕业曾任 淑浦女校教员	教育
向警予	二四	湖南淑浦	周南师范毕业曾办 淑浦县立女校	教育
范新顺	二五	湖南长沙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任本校小学教员	教育生物
范新群	二二	同上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任 淑浦衡州诸女学教授	教育
舒之锐	二二	同上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北京 高师文预科毕业	史地
萧淑良	二十	湖南浏阳	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教育美术
蔡 畅	二十	湖南湘乡	周南师范体操音乐专科 毕业任本校小学教员	体操音乐
熊季光	二十	湖南浏阳	周南师范毕业任 本校小学教员	教育

《时事新报》1921年1月30日

附 录

一般在法华工、学生、商人 的组织和建设

包 振 宇

宇来欧土已有余年，此间情状未曾呈报台前，殊深抱歉。兹因工余有暇，聊以握管条书，寄供青览，庶不致法，而亦略明梗概耳。华侨近状如下：

华侨人数及其类别。近年来在法华侨，将达二十万人，其中以工人为最多，次则学生，再次则商人。工人有自由不自由两种：自由工人无合同的限制，可以自由行动，此系李石曾先生由豆腐公司招来的，人数不甚多；不自由工人，终为合同所困，如牛马被羁，极为可怜，此系梁士诒先生由惠民公司招来的，人数甚多。学生中有官费生、自费生，（又名俭学生）又有勤工俭学生。人数之比较，以勤工俭学生最多，俭学生次之，官费生又次之。商人甚少，大约均系工学两界中人换身而来者。此在法华侨人数及其类别之大纲也。

华侨之组织和建设。在法华侨之自行组织团体，建设机关，近来甚为发达，而成绩亦颇优良。兹将各界之组织和建设条述于下：

（一）工界之组织和建设

华工会。华工在法，品行不端，性质不良，久为外人所轻视，然亦有一部分优良分子，从中组织团体，以促进自治能力。前年李石曾先生与华工中之得力人物，商办一个华工总会于巴黎，于是各处继起成立分会者不一而足，至今共有五十多处。自是各种恶习，庶可渐渐改良矣。

华工校。自各处华工分会成立以后，于是又有华工学校之建设，每日工余，各就附近邀请勤工俭学生教授简易功课，使一班“愚蠢”工人，亦略受点普通知识，为益当非浅鲜也。

(二) 学界之组织和建设

华法教育会。此会成立于民国五年，系蔡元培先生、李石曾先生等与法人欧乐君、杜实君共同组织者。成立以后，留法俭学生及勤工学生日日增多，于是又有留法俭学会之进行，勤工俭学会之创设。

俭学会。此会发起于华法教育会成立之前，其宗旨纯系提倡介绍自费学生来法求学起见，其所取重者为农、工、商各种科学，绝无取于政治、经济等科。此会成立之后，所陶铸之人材，未有置身仕宦之途者，今营商法国者有之，充当华工译员者有之，归国从事教育实业者亦有之。成立虽不甚久，而成绩不无可取。

勤工俭学会。此会成立已有数载之久，而实行留法勤工俭学者，直至去年始趋发达。盖勤工俭学为古今中外所罕见，是以一班青年学生均视为畏途。及至近一二年来，欧战停止，法国工厂恢复原状，处处需人工作，于是李石曾先生把勤工俭学的主义，极力鼓吹。适遇近年国内学生苦于兵祸，激于政潮，遂亦兴然来法，至今已达千余人之多。现在校补习法语者有之，入工厂实行工作者亦有之。至若勤工俭学之宗旨，纯系提拔一班贫而有志之士，使其来此实业发达之国家，学成一种工业知识和技能，以为他日归国振兴实业之预备。以目下现象观之，十年后中国实业界当有一线异彩放乎其间也。近有一般破坏勤工俭学者，谓工学不能并进，是未知深思也。学用脑力，工用手为，手可以补脑之所思，脑可以佐手之所习，互相为用，当能达到优良地步，若徒用其一，则学者终为思想家，工者终为劳动家，未有不有偏废之弊。且以工求学，不赖政府之津贴，不加父兄之负担，生活正当，更非他种依国依家者可同一而语也。

里昂中国大学。近年留法同学甚多，李、蔡诸先生因有里昂中国大学之创办，以为士子修业之所……。现李石曾先生已经返国，向南北政府及各处要人备款，屡次来电，云筹款已有成绩，似此该校成立之期，当不远矣。

蒙校中国学生会。此会成立于民国八年夏间。是时到法新同学只有百余人，其中熟悉法语者无几，加以一时开端，找工甚为困难，李石曾先生遂将此班学生送入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该校教授中国学生，极为热心，同学在此甚相安适，遂共同组织一个中国学生会，借该校为会址，取名蒙校中国学生会。俟后各属同学入会者甚伙，其宗旨以发展个人之能力，鼓励团体之互助心思为之。

枫校学生游艺团。此团成立于民国八年冬间。凡善于操技音乐者，可以充当会员，但发起人均系枫傍尔耶中学中国学生，故名枫校学生游艺团。今春曾在该校开游艺大会一次，中西各国人来参观者约有千余人之多，所拟祖国各种古操古乐均足动人耳目，观者无不鼓兴而归，将来必定传为美谈。

工读世界社。此社系勤工俭学会员张昆弟、李林君等所组织，其用意是欲实行勤工俭学之主义，达到振兴实业之目的。成立虽只半载，而成绩颇有所可观。其章程所订，在会会员每人每月缴纳所得工资百分之十，作为储金，将来归国开办实业，即以此为基本。观其会员之志向，似乎均有坚忍不拔之概，他日结果必定完善。

劳动群进会。此会成立于今年夏间，系勤工俭学会学员刘笠天、卢政纲君等所组织。其余旨与工读世界社相类，不过其范围较宽，大有他日归国欲把中国各种实业一揽而尽之势。果能达到此志愿，则中国不难一跃而为强国，惟恐力所不及耳。

南洋实业团。南洋地居热带，为世界利源之区。若欲从事实业，甚易着手，收效亦极速。予与诸同志有见及此，遂有南洋实业团之组织。暂刻只以二十人为限，每月各缴储金百佛郎，作为他日开发实业之资本。昔年南洋本为华人经营实业之所，俟后不知修理组织，以致一落而为外人之手，言之痛心，思之欲涕。同人此次对于南洋方面之进行，实为挽救起见。立志如是，但不知造化小儿，果肯成此美举否？

(三) 商界之组织和建设

豆腐公司。该公司系李石曾先生首先开设。俟后华人继续进行者大有人焉。内中制豆腐及豆皮、豆腐块、酱油、点心，以及各种罐头食物。滋味优美，法人喜食之。当欧战方炽时，法人缺乏粮食，多取该公司食品以充饥，因而得利甚巨，自是法人亦多邦股经营，至今已成为一堂堂大店矣。

都尔印字局。该局亦系李石曾先生等所首创，俟后继续经营者亦大有人。印刷颇称精良，凡各处华文稿件，均由该局印就，并贩卖国内各种适用书籍课本笔墨等件，以供侨民之取求，局面虽小，而为益则大矣。

中国饭馆。此种饭馆在巴黎、里昂等处颇多，资本既少，着手亦易，故从事开设者，时有所闻。饭菜均系中国口味，盖专以供侨民之取用者。

以上系工、商、学各界之分类组织和建设，此外又有各界之共同组织和建设，兹述之如下：

华侨协社。此社成立于民国八年，社址在巴黎西郊科伦布，经费系共同捐助，性质与会馆相同。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华工总会，俭学会，勤工俭学会，旅欧周刊社，旅欧杂志社，华工杂志社等机关，均设在社内。现在巴候工同学亦多栖居其中，其于侨民颇称便益。

和平促进会。此会自成立以来，办事诸君颇极关怀祖国，热心公益，侨民之得其裨益者颇多。

旅欧周刊社。该社成立于民国八年，每礼拜发刊《旅欧周刊》一次。报上有国内时事栏，旅欧新闻栏，世界新闻栏，思潮栏，随感栏等。侨民阅之，可以略增点世界知识，和国家思想。

旅欧杂志社。该社成立已有多年，所刊出之《旅欧杂志》，专采录李、吴诸先生之“宏篇佳作”，以供侨民之诵读。

华工杂志社。该社成立于民国六年，所刊出之《华工杂志》，纯用一种浅鲜的白话文章，说明几件简易的事实，去开展华工的知识，改良华工的性情，为益颇多。观察以上各种组织和建设，可以知近年旅欧华侨进步之速。

湖南《大公报》1920年11月13日

华人在法经营之各种组织

V女士

.....

华人在欧西的经营，要算在法兰西的经营最力了。自从李石曾、蔡子民、吴稚晖诸君提倡勤工俭学以来，现在人数竟达一千七百还多；而中国参战的华工，陆续到的更有十余万，现在虽然多半遣散回国，但是仍然有一部分在那作工。法兰西既然有如是之多的中国人，当然有组织的团体。经营团体的过去历史，在《旅欧教育运动》上已明有系统的记载，故不重述。记者仅就近日所探悉者写在下边。

华人在法的组织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种，至于各学校的中国学生会，既非长久的组织，比较不甚重要，为节省篇幅起见，恕不述及。

(1) 华侨协社，是集合各部分的团体，成共同消费的组织，现在成了专为在法华人而设的意味。依照协社或组织的有华法教育会、华工会、旅欧周刊社、华工旬刊社、华工杂志社，但是现在有候工的同学们，因为候工的便利，也暂住在协社里。查欧洲协社的组织，都是根据“共同协助”的原理的。它的法子，是共同买来的东西，廉价卖给社员，将其余利作公共事业之用途，创办的事业，如图书馆、俱乐部等都是必要的，可惜有少数候工同学常常吵闹，甚至于打闹，或者任意谈笑，以致被四邻在警厅告发。咳，唐人街的状况，哥伦布也不免带点彩色了。

(2) 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在民国五年六月二十二日曾正式在巴黎成立，现在已分设在京、沪了。当日蔡子民、李石曾、吴稚晖诸先生都来法，他们极力作中法教育上的运动，实在于华法文化贯通上，有好多的贡献，其间经过情形，《旅欧教育运动》上说的很详细。他们的宗旨，是在发展中法两国的交通，尤注重两国文化的提携，传达亚洲哲学来法国，介绍法国自由的实验的教育及各种科学去中国，行进的方法，是精译中法文的书籍，联络中法的学者同学术的团体，介绍学生来法留学，并介绍法人游学中国，对于留法工人作教育的组织，在法设立中文的学校或中文讲习所，取中法

两国国民和平精神，做中法两国经济的组合，而辅助华工教育。

会中的经费，大半由于会员捐集，或者公益捐助而维持现状。会员分三种：（一）“名誉会员”，由大会推举，不纳会费；（二）“公益会员”，每年付会费至少二十佛郎；（三）“实行会员”，每年至少纳会费五佛郎。可惜这种中法教育大计划，不想自蔡、李、吴诸先生相继回国后，骤尔有停顿之现象，假如没有法国人在一处组织，我恐怕人家不免要有“有始无终”之讥了。不过内部的事情，可仍进行，然以学生当事，入世日浅，终不免吃力不讨好。甚至“招待学生”，同学说办事人拿架子，官僚派；至于替学生找工作，介绍学校，转信，代学生存款，那种短兵相接全武行的好戏更多了。其实双方误会，传闻失实，至起万丈波涛。在中法和平风平浪静的大海里，本来这些事都是“俭学会”和“勤工俭学会”的事情，因为初来同学，不谙情形，不能自行自主，所以老同学出来代庖。但是上承华法教育会而组织介绍学生处、觅工处、会计处、转信处四个机关，假若有同学从中国来了，他们举出代表到马赛接，人生地不熟的新同学，新到就不肯交款，就有不信任他们的，常时因为这种情形，发生不好的地方。法华教育会的办事人，这光明正大的留学同学，那有染指勤工俭学同学的金钱的事，这不免是无意识的过虑了。

勤工同学，经济不充足的十有五六，所以教育会又不得不维持勤工同学的经济，一方面少数办事人精力有限，勤工俭学生太多，所以弄得不甚好。虽然去年有许多先生们来，都不免有一筹莫展欲救无方的苦状，现在蔡子民先生来了，大家请他想法子，他于是有两次通告，（业见本报，兹从略）

（3）俭学会与勤工俭学会。俭学会组织的原因，就是打算以少数的费用，求得多量的学识。希望增加俭学的人数，又希望造成劳动的学者，于是又组织勤工俭学会。两会的宗旨，都是正当，很可钦佩，但实际常不能与理想符合，不能达到极完善的地方。战后兵士退伍，以致工厂不愿意用外国人，极多的中国同学，找不到工作。勤工俭学同学遂不免受直接的影响，加上来的勤工同学，都没有作工的技能，所以能勤工而兼俭学的人极少，勤工俭学的成绩不好。但有少数很好的人，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俭学的成绩很好，不过想混文凭回国作洋状元的也不少。虽说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同是由华法教育会代办，但是现在已经起首由同学自己组织。组织的方法，大概是由各地作“户门式”的同乡会组织，再按地方组织勤工俭

学会或俭学会。假若在巴黎同学组织各省同乡会，各同乡会再集合成巴黎的俭学会与勤工俭学会。手续虽有，尚未实行，将来方法或者变更，结果如何，尚难逆料。

(4) 华工会。华工不自由，频年入地狱，言之心酸。华工既是典质的货物，集会自由更是梦想了。不过有少数赎身的工人，组织了华工会，有华法教育会扶助他们，请愿改归工部管理，失败后，简直没有什么动作了。(华工属陆军部殖民工人管理处，该处系管理安南人及法国各殖民地的工人。)华工会的宗旨有六：一、增进工人精神与物质的程度；二、巩固工人的团体；三、代觅工作；四、便利交通——如转信等事件；五、照料——如扶持疾病与招待等事；六、刊行《华工旬刊》。内部的组织，由大会举出五人至十三人作评议员，其中有一人担任书记，一人担任会计，每年重举一次。会员对于会里践行三个简单的条件：实行共决事件，把有益的事件报告会里，每月每人纳费半佛郎。

(5) 华工青年会。自从欧战美国加入参战的时候，美国人要求在法设立青年会，虽经法人允许，但是有不许传教的条件，而该会竟抱着行教的目的。宗教在现在世界新潮流趋向里，虽然已在淘汰之列，但是他这种举动，实在不可厚非。在法的青年会分两项，一是学生青年会；一是华工青年会。现在先说华工青年会。华工青年会的设立，可谓普及，差不多每个工厂里，有华工的地方，就有他们作事的足迹。他们对于华工的入手方法，先由平民教育做起，亦算不错。会里并没有固定的规章，多凭着做干事的自己心裁去做。竟有许多的工厂里的华工，以前是毫无知识的，现在居然能写白话信了。有时做修德的演说，有时用电影和话匣，陶冶他们的性趣，并且总会里印行一种小报，称曰《醒》，目的在灌输华工知识，惟独销路太狭，不足言文字的传播了。

(6) 学生青年会。学生青年会的成立，距今不过才有两个月的工夫，会员亦不过限于在巴黎的十几个人，按刻下看来，还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计划。现在会中的组织，还是按智德体三育齐进的法子去作，会址设在巴黎万国青年会法国支部的第四层楼上。会场的陈列、书报室，与各地的青年会布置大概相同。

(7) 国际和平促进会。这个会是因山东问题发生以后而组织的，强迫陆徵祥不出席不签字，该会有殊功，现在会中并没有什么大事来作，不过在国际联盟开会的时候，做彼时的一个舆论机关罢了，会址在巴黎，组织是采用

委员制的。

(8) 巴黎学生运动团。近来学生界把文化运动抬的太高，而本身的健康，都不十分注意，这是一件不甚对的事情。在巴黎一部分的同学，看出这种缺点，遂有巴黎学生运动团的组织，因为人数太少，又因为经济不甚充裕，先由足球这一项运动上着手，现在组织的已稍有规模，并且每星期都同法人成队的比赛，凯胜的歌常常唱在中国学生这方面。

(9) 留法励学社。留法励学社是一般在巴黎的震旦的同学组织的。会员有三十多人，在星期日晚晌，请法国的学者到该会讲演，并有图书团的组织，可能得互相转阅的功能，唯考察其实际，无大精采。

其余在法的华人组织，还有三育社，劳动群进社及劳动学社三个团体，劳动学社已经自行宣布解散，而三育社和劳动群进社的进行，现在亦无大显著的表现，将来如何，亦不敢定。

至于最近里昂中法大学的筹备，记者曾对其筹备者，有一度的探询，现在把他的答函录下：“里昂中法大学经过情形，略见《华工杂志》及《旅欧周刊》，现在国内各界捐款已达三百万方，校舍已动手修理，今年正月完工，开课之期，在夏假后。（按法国学制夏假后约在十月初旬）第一次招生二百人左右，应考程度与北京大学入学考试相差不远，近日法政府及北京政府之常年津贴，均经通过，至于一切章程，正着手筹办，定妥之后，必可发表。”阅者看他这篇信，就知道里昂中法大学的一般了。记者因为这件事关系很大，所以曾有一次到里昂观察。该校校舍，是一个旧炮台改造的，在里昂的山上，形式真是绝佳。大学筹备处，在萧俄街二十号，现在有褚民谊、彭济群两先生在那里筹商一切，去年高鲁先生来了，曾有一度再进的进行。又据《旅欧周刊》所载，此次招生二百名，必有女生四十云。

文字的运动。

都尔中华印字局，在革命纪元前，为传布革命事业，所以李晓生、李石曾、吴稚晖诸先生有印字局的组织，在巴黎中华印字局成立的时候，法国都尔的印字局，曾求助于中华印字局印刷东方物件。以后巴黎中华印字局支持不住了，才有移入法国都尔印字局内的协商，至民国五年实行迁入，但中华印字局仍不失其为独立的组织。在欧洲刊行的华文报纸全系他的出产，以下述之：

(1) 《旅欧周刊》。《旅欧周刊》系华人在法的言论机关，但限于篇幅，限于时日，实少精采之作。它的内容，分通论、译论、评论、世界新闻、国内

新闻、旅欧新闻几门，他的价目每半年五方，定报的地址如下，巴黎西郊
Journal Chinois Hbdomadaiee 39. Rue de la Pointe 39. La Garenne.
Seine. France

(2) 《华工杂志》。《华工杂志》是勤工俭学会的出版物，每月一册。每月成为一薄本，卖一个佛郎，内容计分六项：一、论说，二、工界要录，三、科学常识，四、艺术，五、丛录，六、通讯。末尾附有华法英会话，以资练习言语，可惜工人不识字，不懂文字，不能领略编辑者之苦心。

(3) 《华工旬刊》。《华工旬刊》是华工会最近的出版物，该刊的内容很近于《旅欧周刊》。内容分：论说、国内新闻、世界新闻、工人语、工界要录及旅欧工界新闻等。定价每份二十生丁，本来是为工人出的，因工人看不懂，以致销路太狭。

至于商业方面，则华人在法的经营已有十三年了。现在又有发展的新趋向，述之如下：

(1) 巴黎豆腐公司。宣统元年，李石曾、齐竺山诸先生发起这豆腐公司。该公司的组织，本来含着两种意思，一是试验大豆的功能，一是试验勤工俭学的可否。以后渐渐扩张，由五个工人，渐到了一百多工人，工厂亦由人工达到机器的时代，出品的样式，亦一天比一天多，当它日渐发达的时候，曾招了许多股子，渐渐有法国股分的羼入，遂受法人的牵掣，因此怕伤了法人的感情，工场的工人，也是中法并用。本来法人不谙豆腐的造法，所以作的出品不甚纯美，又因没什么新的创造，所以生意也不甚发达，将行停工。

(2) 中法贸易公司。中法贸易公司与巴黎豆腐公司有连带的关系，中法贸易公司专销中国的货品，原先豆腐公司的出品，就在这里作门市的试验，它销售以茶叶、咸菜、书籍和豆腐公司的出品为要品。

(3) 马赛华兴中国杂货店。马赛是法国第一个海口岸，地当要冲有如上海，是华人到法第一次经过的地方，因为这个关系，在马赛也有中国杂货店的设置，该店的东西实比中法贸易公司为多，但价格稍昂，所售货物，以广货为大宗，京货较次。

(4) 万华酒楼。万华酒楼是伦敦该号的支店，开设不足四个月，生意非常好，大有座客常满，樽酒不空之势。他的布置很特别，门前金字招牌，并印有金色古画，这种装饰，在中国不算新奇，在法国不多见了。其中的布置，也非常讲究，歌女奏曲，堂倌往还，很象中国的官座，所用的器具，都

是中国的古器。主人是广东人，所作的菜，也有广东的风味。每吃一次饭，要十五佛郎以上。在巴黎的大人、公子、小姐们，常享到这种幸福。苦学生可就不能了。

(5) 中华饭店。中华饭店，在巴黎学校街，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事业，有人说比国人作的投机事业。该店的陈设，较为幽雅，用中国旧式的阁扇作门，其余一切的陈设，都有几分古趣，但是这里也不是经常吃饭的地方，每顿饭要十五佛郎以下，十个佛郎以上。

(6) 中国饭店。中国饭店是在巴黎吃中国饭较贱的地方，每顿有四个半佛郎，便足用了，因此遂为一班流氓的学生所占据，人格较高的都不愿常去。留法学界的恶现象在此可以表现一斑。什么胡说，什么调笑使女，什么挟妓赌酒种种在中国不能作的，在巴黎都作出来。这种情形不堪入目，《留东外史》出版，《留法外史》也有刊行的资格了。

(7) 协和饭店。这地方比那里都较便宜，并且人也安静些，每顿只用四方，是老华工组织的。

(8) 中国古玩局。法人好古的风气同尊重艺术的思想比中国人利害。中人多手制艺术品，法少有由手制的玩物，故法人多喜中国古代的东西，竟有些华侨乘这种机会，在巴黎欧贝街设立中国古玩局，获利很多。

(9) 在里昂有丝商很多，这有历史上的关系，以前很获利，可惜现在华丝减色，不免被日本作了丝大王，中国的丝反倒落后，中国人闻之，不知作如何感想？

以前所言的大概都是华人组织的现象。现在更就中国人在法的重要人民的现象，陈述一二。在法的人有工、商、学三种人，商人与在中国无甚差异，故略而不述。学、工两种人，恐实不是国内人理想所能知的。

学生的派别。学生自来法后，种种的人都有，所以种种现象也是无奇不有，约分四派。

(A) 公子派。有些学生本来是为读书来的，但到法后，一见法国物质之美，遂被物质化了，什么吃、嗑、嫖、赌都学到了，这路人大半都是有钱的官费生，有钱的富家子弟。有一位老官费留学生，留学十八年，学识不见有什么与众不同，但见儿子都在高小毕业了。

(B) 流氓派。竟有一班恶少年本来无业，游荡性成，来到法后，受物质的引诱，全变坏了，如沪上的拆白党在巴黎又重现出。人不怕曾作恶，就怕甘心作恶，他们就是自甘下流，没有办法可以挽救了，没有别的法子，只

好任他们自然淘汰了。

(C) 健学派。这派学生是好学生，一切费用务求节俭，所以没有一切的过分的欲望。食、住、学三项问题，每月三百万也可以够用了，学文科的人这样可以够了，但学理科的人得四百万以上，不过也有少数糊涂混过的。

(D) 勤工俭学派。格外的克己，格外的努力，要数这派同学了。勤工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来的人不谙言语，不悉工作，又不能吃苦，所以失败了。有些同学真能吃苦的，可以学点东西，不过进步太慢了。据有人说，勤工二年，可以俭学一年。

(E) 华工概况。在一九一四年间，华工先后西渡有十万人之多。来的华工都受法政府陆军部的支配，并且没有“自由工作”和“工作自由”的权利，一切的工作和一切工作地址，全在陆军部分配之下，作工一定在陆军部殖民工人管理处管辖，中国独立国的工人，附属于法国管殖民地工人的官厅，实属有玷国体，有辱国民，下述华工的一斑。

(F) 工作的一班。他们的工作有四项：一、将战后土中死的兵士埋在坟里；二、平战时的战壕；三、改造战时的飞机；四、捡拾一切的废兵器。他们的工作或者四小时，或者六小时，或者十小时，他们的工价或四方以至十方。

(G) 赎罪的代价。以前梁某作了罪恶，把同胞卖了，以至现在工人不自由，有很多的工人要想求工作自由，必先交法国陆军部一千万的自由费，取消以前的合同，而领事又要交保险费，咳，真是可哀。有华工的肆行不道德的情形，前次通信已述过了。

《晨报》1921年4月3—8日

华法教育界的派别

筱 斋

华法教育界，是近年中国人在外国新建的乾坤大剧场。他的观客若不知道那些名伶的派别，也就很不容易听懂他们的南腔北调。我在这个剧场中足足的混了三年，始而也是“如盲人游五都之市”，莫明其妙，到近来才得到一点门径，才看得精细入神。这点门径，就是他内部的派别，不敢自秘，用公同好。

华法教育界的派别，除了一些主义大家所成的各种团体，以及各种同乡会、同学会，虽然形形色色，而究无甚精彩，不去计算外，成大队、唱大轴、互相倾轧的，就有工人系、学生系、里大系、北洋系四大派。这四大派的组成，与他们的演唱，其惟一的原因，惟一戏名，就是“争款”。客气一点说，就叫利害冲突。现在一一分解出来。

第一说工人系。在四系中最强有力的，首推工人系。因为一般华工先生人数既多，邦口又紧，尤其无法无天，动辄武力解决。所以有人说北洋系、里大系怕了学生系，（勤工俭学生）而学生系又怕工人系。华工系的对头是里大、学生两系，对于北洋系，近来是合为一气。华工系对于里大系，直接的交涉还少，不过不满意他们的安坐读书，恨之刺骨，是有机会，就会谩骂议论的。里大系只能吐面白乾，不置一辞。并不是里大系有甚么雅量高怀，只为工人拳头太大，只要里大系回答半句，就会一旦饱以老拳。所以华工和里大两系，虽地位对敌，然除工人系在纸墨上单队发炮外，尚算消极的相安无事。和华工系为最大劲敌，而利害关系最密，利害冲突最甚，而屡演武剧的就是学生系。其导火线和目的物，就是北京政府助款二十万元。学生说二十万元是专助勤工学生的；华工说二十万元是作侨民教育经费的，侨民教育是包含华工、勤工学生两项在内。学生说有通过二十万元之阁议抄单，只说为勤工学生组织技艺传习所，无所谓华工；华工说二十万元之由来，是由于蔡元培游历欧美归国后，对于徐世昌之请求。李石曾也写

信给了颜惠庆，（那时总理）李石曾的信稿已油印寄来法国了，明明说的侨民教育，包括华工与学生。蔡元培的呈文，虽没有见过，但那呈文不过是蔡元培出名，替蔡元培出主意做呈文稿的是萧子昇。华工系正式问过了萧子昇，已承认蔡的呈文中，是学生、华工相提并论。华工系有了这两个确证，就无论如何要与勤工学生均分二十万元。二十万元中第一次十万元到法后的分配，于去年十月始议定办法。那时华工得信已晚，但仍起来力争，推代表，成团体，和支配款项委员交涉，大有款不到手至死不休之势。正在一鼓作气之时，忽然毫无声息了，旁观的不知何故？后来看见华工总会发出通告，说是萧子昇出来调和解决了。他与李光汉两人承认为华工在第一次十万元外另筹一万佛郎，作为工会补助经费，由李经手付款，由萧负责担保，华工与勤工生争款的第一出就从此闭幕。但华工的心事，仍不甘休，适逢李石曾又来信与萧子昇、李光汉商量。他们说二十万元之分配，只以以工求学为条件，不分华工与学生的畛域。华工得此根据，声势更足了。自后语言文字时相讥笑，酝酿既久，至七月十五日遂在巴黎演全武行。这天是巴黎各团体发起，为抗拒列强共管中国铁路事，开会演说。当华工代表出席时，勤工学生会办事人从旁讪笑，有两三个华工便用他的惯技，挺身起来，将学生会的书记，挥以老拳，打个落花流水。从此工人系与学生系的嫌怨就越发深了。华工并倡言下次十万元若不分给华工，华工与勤工学生还要血战一场。

第二说学生系。学生系和其他三系都成敌对。和工人系的激战，上面已说过了。再说与里大系的冲突。在勤工学生中，有一个纪念名词叫做里大运动，就是勤工学生与里大系战争的第一幕。勤工生说里大是为解决勤工生问题而办的，后来专收贵族学生，置勤生于不顾，于是勤工生就作争回里大的运动，结果一百几十个勤工生代表都被遣送回国。最近与将来冲突之点，就在法国庚子赔款的分配，以后闹至何等地步，正未可量。兹摘录勤工学生机关报一文，可以窥见大要。那文的题目，叫做《里昂中法大学学生预备争夺庚子赔款之优先权利》。下文说：“记者昨路过里昂，因往该地中法大学看友，在该校阅报室通告处，看见有该校学生委员会关于庚子赔款运动的通告一则，兹照录于下：‘同学诸君公鉴：日前本委员会向大学协会方面询改组消息时，协会代表古恒君曾言退还庚子赔款分配教育事业，本校颇有希望等语。昨日本会常会已将此事再三讨论，决定先致函穆岱、（按系法国议员、里大董事、华法教育会会长）萧子昇、（按系李石曾代表、去冬回法运

动法国、比国赔款者）褚民谊（按系前里大副校长）诸君，询问详细情形，俟得覆书后，征齐同学意见。再慎重去函北京庚子赔款分配委员会，据理陈明本校为中法教育在法之惟一机关，并本校近日经济状况，对于庚子赔款，当然有优先权。此事关系全校经济问题，望同学各抒所见，早日汇交本会，以免临时仓卒，是所至盼。”……在里昂设立中法大学，即系石曾先生欲藉此以解决勤工俭学问题，谁知道吴稚晖接手办理，乃大变其方针，竭其智能以排斥勤工俭学生，使里大成为贵族式学院。……现在一线希望只是庚子赔款，……我们凭良心上说，中法教育之在法国，具有充足理由、有历史关系、而于赔款有优先权利者只有华工与勤工俭学生。……况且里昂大学自早有他的常年款，已安然读过了几年的快活书，而其与庚子赔款又并没有历史上的关系，亦可不须要，说情说理，都不应分此赔款。今该校学生会，反打起高调说本校为中法教育事业之惟一机关，对于赔款当然有优先权利，不知我们华工朋友及勤工同学闻之，应作何感想，作何运动，作何努力？”我们只看这段文字，就大可知学生系与里大的冲突了。再说学生系与北洋系的冲突。北洋系所代表的，就是华法教育界一些办事人。学生系与北洋系也是不日不在冲突之中的。最近华法教育会的书记李光汉，而竟为学生会驱逐下台了，这是最近所演的一出。

第三说里大系。里大系是消极的忍受外界的攻击和嫉视，不能向敌党稍有报复的行为。它在四系中算是处了童媳式的地位，然因工人系和学生系的极端排斥，所以也成一系。

第四说北洋系。最可笑而无聊的莫过北洋系。北洋系是华法教育界一些办事人和豆腐公司的工人，（尽直隶人）和大多数头脑简单的直隶学生以部落观念结合成的。李石曾虽讲大同，但是包围他的外戚宗室，都是抱着莫名其妙的小同主义。北洋系的中坚要算李圣章、（李石曾的外甥）李宗桐（李石曾的侄）等，其余跑腿当差的，要算齐云卿、李光汉一千人。蔡元培打电报回国骂我们勤工学生，其实是李圣章等包围的结果，是人人都知道的。里大运动遣送勤工学生回国，他们是求之不得，引以为快，反加个罪名给陈策当了。他们的机关有个国际和平促进会，是有政治作用的团体。他们毫无眼光，他们所收买的，总要大学毕业在社会上有活动的，对于我们勤苦学生，当然不值一盼。我们勤工生也永不去趋奉他，永远感谢他们造谣的恩惠。在华法教育界中，只有刘大悲、萧子昇、褚民谊他们几个不是直隶的产物，而占有重要位置的。但他们或已同化了北洋系，不是正统或为北洋系替死，另

有作用。我们常听见刘大悲对人说，李圣章本是华法教育会书记，不独不帮助刘大悲，反多方与他为难。蔡元培来法后，听了李圣章等的话，反将挨打挨骂的刘大悲说了一顿。又说那时北洋系中诸要人，起码都要往北大当大教授，麻烦的留法学务，只有刘大悲傻子来替死，并且经济权还间接握在北洋系一个小卒齐云卿手里，苦人肥己。再下至李光汉更不愿多写，污坏我的笔墨。所以北洋系是华法教育会的宗社党，是直隶同乡会的化身。

华法教育界的剧，总是以上四派，翻来覆去，轮班排演。四派的分合，完全以利害为枢纽，利益不均，以后的新剧正多着哩。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筱斋寄于里昂

《时事新报》1923年8月29日

关于法国华侨协社

一、华侨协社之成立*

侨法华人，最近有一极可记之事，即华侨协社成立是也。侨法华人，本来甚多，其所组成之各团体，亦以十数。惟尚欠一种共同协助之组织，故有许多应办将办之事，每因力弱，未能畅适进行。现在各团体因感此必要，特创设一华侨协社。计其组织之要旨，系（一）组织华侨公共机关；（二）采取协会分工协力之制；（三）共同消费；（四）举办或协济各种公益事业。其地点在巴黎西郊哥伦布村。新购房屋一所，约五万余佛郎，内设备办公室、讲演室、图书馆、商品陈列所、公用电话、车具、廉价之印刷、照相、及其他用品廉价之宿室、廉价之船位等等。其所办之事项，计分专门与普通二种：（一）普通事项，为便利在法侨民事务，（该社干事部之任务）联合在法侨民团体，（各团体代表评议会代表任务）便利中法人之联络；（此中法团体代表评议会之任务）（二）专门事项，改良侨民境遇，普及华工教育，安置华人职业，介绍华人来法，发展中法学术，发展中法间之实业等等。（皆由各团体分工进行该社予以赞助）其内容组织，计分团体与个人两种：团体又分实行团体、赞助团体、友谊团体；个人则分名誉员、公益员、赞助员、社友。其事务之进行，则有干事会与评议会。经济则由团体及个人之捐助。已于八月三十一日开成立会。

摘自《记法国华侨协社》，《时事新报》

1919年11月14日

二、华侨协社各团体启事*

兹有旅法华人团体，于巴黎西郊，组织华侨协社，略如中国之会馆及西国之协社。各种机关，皆汇设其中。至各机关进行之事务，则仍为独立的性质。凡与各机关有所接洽，请注意后列之住址。又为寄信裁答，双方便利起

* 题为编者所加

见，仅申数事。拟定符号如后，倘蒙赐函，即希注明是幸。

一、法国华侨协社洋文地址，此各机关之所同者。

39. rue de la Pointe, LA GARENE-COLOMBS. (Seine) (如由他国
来信加 France 字)

二、各团体之名称

女子勤工俭学会

女子留法俭学会

中法协进会

中国化学研究会

巴黎通信社

居家俭学会

留法俭学会

国外工商图进会

华工工会

华工杂志社

华法教育会

华侨协社

勤工俭学会

远东生物学研究会

三、符号之举例

来函请区别内容性质，分致各机关，并于封面左角，填注各种符
号。

内容性质	机关名称	左角符号
问女子以工求学情 形者	女子勤工俭学会	女勤
问女子留学情形者	女子留法俭学会	女俭
关于化学品之化验 及入化学学校情 形者	中国化学研究会	化学
关于巴黎通信社者	巴黎通信社	通信
关于移家来法或在 法结婚之家庭情	居家俭学会	居家

形者		
问俭学情形者	留法俭学会	俭学
勤工俭学生觅工问题	勤工俭学会	觅工
勤工俭学生到厂报告情形者	勤工俭学会	报告
关于中法间实业问题者	国外工商图进会	实业
留法俭学觅学校者	华法教育会	觅学
俭学生经济或帐目问题	华法教育会	学计
勤工俭学生经济或帐目问题	华法教育会	工计
工界问华工学校情形及证书者	华法教育会	学证
关于华工工会事件	华工工会	工会
关于华工杂志者	华工杂志社	工志
关于华侨协社者	华侨协社	侨社
关于生物学之研究及农业医学等問題者	远东生物学研究会	生物

摘自《最近赴法者之情形》,《时事新报》

1919年10月22日

第二卷

緣 起

一、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
华法教育会

留法俭学会的发起及简章*

距今二十年前，来欧留学者殊少，即以留法而论，不过三五人而已。然戊戌、庚子诸变之后，留学之风气渐开。民国纪元前十一年，驻法公使孙宝琦来法，同行者合官费自费生共二十余人，李石曾、夏坚仲、张静江诸君与焉。离沪时，李君晤吴稚晖君于沪。吴君谆谆注意于苦学，以期广于介绍。民国纪元前十年，张静江君创办通运公司于巴黎。后四年，其乡人自费留学者，与以继至：有汪汝琪、唐镜元、赵志游、赵子静、褚民谊诸君及陆悦琴女士等。通运公司与其分设之开元茶店，有若自费生之机关。自是以后，官费生来者渐多，尤以江苏、湖北二省为众。各省官费生最多时，共达百人。民国纪元前八年，留法同人组织中华会馆于巴黎，后三年，改为留法学会。

吴稚晖君于民国纪元前九年，由沪赴英，与同学一二人，实行苦学之生活。民国纪元前五年来巴黎，组织印刷事业，与李石曾、褚民谊二君同居宿，试验节俭之生活，减于普通之生活一倍：每月房租十五佛郎，饭费六十佛郎，且三君所鼓吹者，为平民主义；所接近者，为劳动社会；此皆留法俭学会之张本。是年，蔡子民君与自费同学数人留学于柏林，亦实行俭学。民国纪元前五年，李石曾、夏坚仲等诸君发起远东生物学研究会，设试

* 题为编者所加

验所于印字局之寄宿舍中，李石曾君以化学研究大豆之功用，遂发起豆腐公司。民国纪元前三年，李石曾、齐竺山等诸君组织豆腐工厂，制造大豆各种食品；并设为以工兼学之意。厂中工人，皆来自中国，由五人渐增至三十人。自费生亦有同来者，同宿同食，略如之校中共同生活之组织，每人每月饭费四十余佛郎已足，此俭学会所由根据，而定其费用。工作之余，从事习课，于中法文及普通科，皆所讲习，亦旅法华工教育之起点也。

民国元年，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张溥泉、张静江、褚民谊、齐竺山诸君，发起留法俭学会，并设预备学校于北京，吴山、齐竺山、齐如山诸君担任组织，法人铎尔孟君担任教授。其时蔡子民君为教育总长，假以校舍（在方家胡同，为旧日之师范学校，时已停办）。无何，朱芾煌、吴玉章、沈与白、黄复生、赵铁桥、刘天佑诸君，发起四川俭学会，设预备学校于少城济川公学，办法与北京者略同。

《旅欧教育运动》(一九一六年版)第49—50页

留法俭学会简章

改良社会，首重教育。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惟西国学费，宿称耗大，其事至难普及。曾经同志筹思，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成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以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兹由同志组织留法俭学会，以兴尚俭乐学之风，而助其事之实行也。

又如女学之进化，家庭之改良，与社会关系尤切，而尤非留学莫济，故同时组织女子俭学会与居家俭学会。

一、留法俭学会（会约附后）

二、留法女子俭学会（其会约同）

三、留法居家俭学会（有愿全家往法者，代为筹画省俭之食用房屋等法，其子弟入学者，可择普通俭学会会约中之适宜者行之，以暂不立会约。）

留法俭学会会约

一、宗旨 以节俭费用，为推广留学之方法；以劳动朴素，养成勤洁之性质。

二、定名 本会名为留法俭学会。

三、会员及资格 自往留学者，或尽义务于本会者，无论男女少长均得为本会会员。前往留学之会员，以年岁在十四岁以上，能自了其事者为合格。若其父母亲友携同入会者，不限年岁，其体质学格适宜与否，由本会同志研究审定。入会者填具入会券，保证人同时签名。

四、义务 本会无会长等名目，惟由会员中推定同志数人，分任义务。

五、会费 除个人学费外，不纳会费。会中应用款项，由同志集助。

六、办法 关于备装旅途食宿学课诸事，均由推定同志，组织襄助。

七、旅途 由西伯利亚火车赴法，行期十八日，旅费约二百元。

八、住宿 学友住宿，或在校中，或在专行组织之舍中。

九、饮馔 饮馔以简洁滋养适于卫生为主。每日三餐：早餐（面包、果酱、乳油、乳腐、茶水等），午餐、晚餐，或西餐（一汤一菜面包等），或中餐（一饭一菜）。

十、衣服 衣服以朴素便利为主，每年作衣、洗衣，不逾一百

元，如有盈余，还给本人。

十一、疾病 如有疾病，会友相助扶持，妥为调养。用费轻者，出自公共日用费中；重者，出自个人，由其家中特别偿还。如有因病伤生或遇他险者，本会不负责任。

十二、学额 至少二十人。

十三、学费 每年一切食宿学费等，共计约五、六百元。理装一百元，旅费二百元。

十四、学期 由各人自定，若无他故，至少三年。留学年内，应互守会约，以免中辍。随学期之长短，以应可习之科目，列表如左：

愿留学三年者，以首一、二年预备普通语言文字，及普通科学；以末一年习简单艺术，或考验事项。

愿留学四年者，首一、二年同上，末二年可入农工商实习学校，二年毕业。

愿留学五年者，以首一、二、三年预备，末二年可入大学，习科目中之可以二年毕业者。

愿留学六年者，首一、二、三年同上，末三年可入高等实业学校，或美术学校，或大学，习科目中之可以三年毕业者。

愿留学七、八年者，首一、二、三年同上，末四、五年可入高等实业学校兼实验，或美术学校，或大学，或医科。

十五、学课 本会以科学实业，及一切有裨人生，与有关社会之智德体育各种学课为重，不事政法军备各科。所入学堂，以不背以上之意，及省节经费为准。幼者并可补习中文，以后学习专科。已通语言文字者，可免预备，迳入专科。

十六、工作 凡关于个人及公共之工作，皆由学生担任。每日兼

作有益人生社会之工艺，以为实习，并稍辅助经济。（住校者无之）

十七、劝诫 会员有害公安，由同人忠告。屡告不听者，当由本会送回，旅费或特别费用，其家自任。

十八、诫约 不狎妓，不赌博，不吸烟，不饮酒，不为一切伤生耗财之事。

十九、成绩 养成勤俭纯洁，并有智识技艺之学子，为本会希望之结果。至学校文凭成绩，与本会无关。

《旅欧教育运动》（一九一六年版）第 50—54 页

北京留法预备学校的成立及简章*

北京预备学校于民国一年春间成立，每班预备数月即赴法。数月之中，于法文固难深造，然此校之旨，不但专攻法文，乃欲养成勤俭之习惯，故校中同学皆轮班值日，自操工作，除庖人外，别无佣工。此校开办数月，即有来法者。后更源源而至，共将百人。（丁永曾、丁保曾、王光汉、王绍辉、王静远、石万鲲、吴□、^①艾□、吴蜀奇、朱治华、朱广才、朱广相、朱广儒、向迪璜、汪申、李乃尧、李和、李国勋、李□□、李宗侗、李宗侃、李书华、李骏、李驹、李骥、何鲁、林含珍、居励今、纪宗孟、段家桐、段其炜、郗三善、胡鄂君、徐廷瑚、马锡赞、马宝贤、高雁翔、夏雷、袁民宝、凌敏郊、陈子英、陈攸敏、陈振中、陈镇海、张守正、张兴华、张钟骆、张达权、张达德、郭笃、曾楫馨、彭可起、彭济群、董世祜、董禕、董兴忠、叶式鲁、邹卓、雷善襄、熊克祥、熊卓、乐祜、乐彬、乐夔、刘凯元、刘厚、刘庆凯、鲁克、杨宏达、蔡佩纶、谢田、阎一士、聂国华、聂国梁、魏树荣、魏树勋、韩焕文、罗一士、罗世嶷、顾兆麟诸君）至第二次革命后，教育部索还校舍，预备学校，迁入四川会馆，警役时至校巡察，各生皆退学，校遂停办。俭学会亦不复有多数人来法者矣。然未入北京俭学会，或其预备学校，而同抱俭学之旨，

* 题为编者所加

① 原文如此，下同。

而来法求学者，亦不乏人：如吴钢、陈子宽、华林、杨德六诸君；而尤以居家俭学者为多数：如方、汪、李、李、陈、曾、张、齐、蔡诸家，先后而至，现在法国，共四十四人。此种组织之优点，为俭学会寻常办法所无者，有数端：（一）幼童留学，失国文之教育，几成通例，赖此而得补救，若能聚数家之子弟而同教之，几成一学校之组织，则更可节省教授之时力，此汪君实行于方、汪、陈诸家，而有效者也。（二）幼童不克独自留学，而年长者又往往为时日所迫，总不能如其所在国人所受教育之坚实，赖此可以补救之。（三）一家数人之费用，较诸数人独立之费用为尤廉。观此数益，则有志于居家俭学者，亦可以兴矣。又俭学之法，非仅可行之于自费也，公费诸君中抱俭学之旨，以一人之费，供两三人之需者，亦不乏人。总以上诸端，故一二年内，留法同学，骤增百余人，以视十余年前，公费自费生均不逾此数者，其效可见矣。

《旅欧教育运动》（一九一六年版）第 55—56 页

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简章

- 一、宗旨及办法 本校专为俭学会员赴法留学者而设，聘请法人教授法国语言文字，校中一切事宜，均照本会会约办理，以期养成留法俭学与习惯。
- 二、地址 本校暂设于北京，俟经费充足，再行推及他省。
- 三、职教员 设法文教员一人；干事二人，兼授中文算学；并延同志尽演讲之义务。
- 四、资格 以曾经入留法俭学会者为合格。
- 五、学额 无定，至少二十人。
- 六、学期 定为六个月，届时考验以定去留。及格者，即由本会

定期送赴法国。

七、学课 法文、中文、算学及应用学识。(如公共卫生、泰西风俗等)

八、实习 邀集同志之通法语者，常常到校，以资实习。

九、经费 开办及普通经费，由同志捐集补助。

十、学费 学费之多寡，视学生之额数而定，如二十人，每人每月八元；如四十人，每人每月六元，入校时，即一律交足六个月。

十一、膳费 饮食由学生自为经理，每月膳费五元，先交六个月，如有盈余，再为缴还。

十二、细则 每日兴宿、饮食、操作、值日等细则另订。

《旅欧教育运动》(一九一六年版)第54—55页

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在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蔡 元 培 讲 话

今日“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行开学式，鄙人愿为诸君略陈同人所以组织斯会与建设斯校之用意。盖世界动力之公例，常趋于力简而效速之方向，自然现象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故物体之下坠，光线之注射，苟非有特别阻力，必循直线而进行。社会之状态亦然，取火之法，自钻燧而击石，以至于火柴；交通之法，由推轮而大辂，以至于汽车，其用力愈简，其收效愈速，人故乐用之。人类进化之速率，远过于他种物者，恃乎能学。使吾人生而在一未开辟之孤岛，如鲁滨逊，然则吾人虽终身劳动，亦仅仅能维持原人之生活而已。今在开化社会，前人之所经验，悉以其成效，留贻吾人，使吾人得据以为较进之研究，而有较新之发明。如是吾人其所致力或仅及前人，或且不及前人，而所得之效果，乃转视前人为胜，特有学也。

顾吾国固有学校矣，何以本会必劝人游学于外国？是亦有故。吾国学校之数，尚不足满愿学者之需，小学毕业者，或欲受中等教育而不得，中学毕业者，或欲受高等教育而不得，一也；吾国

各学校之设备，尚不完全，亦不能悉得适当之教员，毕业之学生，仍不能与外国同等学校之毕业生相较，二也；学校以外之设备，如藏书楼、博物院、动植物园、农场、工厂之属，吾国多未建设，不足以供学者之实习而参考，有事倍功半之虑，三也。故吾人不能不劝人游学。

顾吾人游学之风，自曾文正派遣华童百人赴美留学以来，各著名之国，几无不有我国留学生者，同人独提倡留法，何故？曰同人均经留法，于法国教育界适宜吾国学生之点，知之较详，则举所知以介绍于国人，其他留美、留德诸君，各介绍其所知，并行不悖，一也；同人之意，以为绅民阶级政府万能、宗教万能等观念，均足为学问进步之障碍。所留学之国，苟有此种习惯，亦未始无意影响及于吾国之留学生，惟法国独无此种习惯，二也；欧美各国生活程度均高，率非自费生所能堪。法国自巴黎以外，风气均极俭朴，其学校之不收学费，及所取膳宿费极廉者，所在多有，得以最俭之费用，求正当之学术，三也；吾国人恒言各国科学程度，以德人为最高，同人所见，法人科学程度，并不下于德人。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德人则往往取法人所发明而更为精密之研究，故两国学者，谓之各有所长则可，谓之一优一劣则不可。吾国学者，颇有研究之耐心，而特鲜发明之锐气，尤不可不以法人之所长补之，四也。

至于留学法国，何以必用俭学之法？则因普通留法学生，率循每月四百佛郎之例，而自费生中能出此费者盖寡，即使能出此费，而用俭学法，每月仅费一百佛郎，即可以其余三百佛郎供其他三学生之用，费少而成学益多。且不俭之学者，易驰心于外务，以耗其学力，律之以俭，而学益专，此则本会提倡俭学之意也。

至本会所以必设预备学校者，以到法之时，苟于最浅法语

尚未涉及，则起居饮食，诸多不便。又依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之义，能于未入彼国以前，略谙彼国风习，必有便利之处。又在法，虽云至俭，一年尚须费五六百元，而在本国则在三分之一以下，于预备学校中，耗至少之费，而可以得入法时必需之知识，亦计之得者也。本会并已商订同志，于预备学校课程以外，为定期之演讲，将以国语演述学理，而随时写示法论中之专门名词，亦足为到法后读专门书之预备也。凡同人之所以组织斯会及斯校者，均以力简而效速之主义为准如是。

至预备学校之创设，实始于民国元年，其时教育部曾拨借方家胡同一校舍。二年，部中欲以校舍供京师图书馆之用，本校始迁四川会馆，未几，因不堪袁政府之干涉而停办。今幸得民国大学诸君之赞成，而得在此开学，同人深所感谢。适京师图书馆有移往午门之筹备，本会已呈请教育部，仍以方家胡同校舍拨归本会。俟迁入方家胡同后，本会并拟于预备学校以外，更组织一华法中小学校，按部定中小校令及规程办理，而外国语则用法语，毕业者或进本国大学，或赴法留学，均形便利。本会已定之计画，可以报告于诸君者也。

《留法俭学会讲演大会纪事》，《旅欧杂志》

第二十三期，1917年9月

李 石 曾 讲 话

留法俭学会之宗旨与实行，以及法国学派之比较之优点，已

由蔡、汪两先生阐明详尽，兄弟本已无可再言，今所欲言者，不过征引事实，以为两先生所言之证据而已，兄弟所言者有二：

(一) 法国之学术。中国向有菲薄法国学术之观念，其原因甚多。如法为民国，本中国旧社会所不喜，然今民国制度已成立，则此说不须再辩。又有因法国失败于普法之战，多以弱国视之，因亦菲薄其学术，今欧战相持数载，亦足表明法国固持人道之义，亦能反抗强权，其说亦破。况学术之程度，非与军备之强弱为比例，由历史上观之，文化与武力，有互相消长之势，故不能以法国前次之失败，而菲薄其文化也。又有谓法国学问远不如德国者，此亦观察之误，蔡先生已言之。法人善于广大之发明，德人善于精细之致用；发明之要，非但不可菲薄，且为致用之根据，谅亦众所同认，今请举事实以证之。

就法国学术言之，略举其三：

(甲) 物质之科学。法国算学大家戴楷尔，助进于科学者甚多，且为唯物哲学之先导。以化学言之，三大发明家皆为法人，鹿化西为普通化学发明家，曾得物质不灭之公例；斐在辂为有机化学发明家，得有机质科化合之术；巴斯德为生物化学发明家，微生物学得以成立，致用于外科与传染病者，不胜枚举，而成一医学之大革命。中国普通观念，谓医学以德国为最精，若无巴氏之发明，恐德国医学亦未能进步。由此可见于学术中，过于崇拜德国之误矣。巴黎巴斯德学院，乃全世界之首创，将来诸君抵法后，可亲见之以为证，而知所言为不谬也。其他关于化学实用，因缘于学理而出者正多，即物理学中，如类电母等诸大发明，亦不胜道，均可证法国物质科学非有逊于德国也。

(乙) 哲理。以哲理言之，法国更有卓著可记者。进化学哲理为法国陆谟克所发明，犹在达尔文五十年之前。进化学，中国亦

名曰天演学，即证明生物进化，由简单而繁复，由微小生物演进而为虫、鱼、鸟、兽以及于人，此说既定，则宗教中上帝造人之迷信，已根本打消。又如实验哲学与社会学，亦成立于法儒，孔德与斯宾塞同时而较早，其学说亦有同处。孔氏为科学分类，亦由简而及于繁，由算学而理化，博物以至于社会学，实近世科学中至要者。又有近于社会学者，有人学，研究人类之各问题，巴黎人学校与人学会为全世界之首创，创立者，实法国医学家朴皋。今巴黎有人学及社会学校者之为高等学校中之特色，为诸君将来所能亲见证实也。

(丙) 新学说之实行。法国大革命，为世界新学说实行之纪元，法儒卢梭、服尔德、孟德斯鸠、狄岱麓之说，实为法国大革命之先导。由此又可见法国新学说于实行之价值矣。

(二) 法国之学校。法国之学术，既如上所云，于法国特色之学校，亦曾略举一二，兹不必于学理方面复为伸说，兄弟所欲言者，则其学校之组织，适用俭学会之点也。虽然学理与事实，恒相因缘，故法国学校之所以俭省，亦有为平民思想所影响而致然，如他国学校费用恒昂，是犹有中国所谓贵胄学堂之性质，法国之平民主义发达，故学费较廉，亦理宜然。

(子) 预备学校。当俭学会发起时，本拟自行组织校舍，期达节省之目的。既而就地调查，如预备法文可入中学，其在外省者，每年学食宿费，共不过三百元左右，并加二三百元之各项杂费，(购衣物书籍等)故五六百元尽可足用。后欧战既起，同学多赴远省，又发见尤廉之中学校，每年学食宿费，二三百元即可足用。若入巴黎中学校，每年则需千元，相去大殊，而其所得结果无大异，皆为入大学与专门学校之预备也。

(丑) 实业学校。更有农工商实业学校者，皆半日研理，半

日实习，组织颇佳，学费至廉，每年每人学食宿费，不过二三百元，此皆“俭学会”五六百元年费之所能足用者也。

(寅) 大学高等。若欲入大学或高等专门，自有非以上之数，尽能足用。然大学诸班，多不取学费，高等专门之学费，亦有甚廉者。此诸校皆不住堂，可于校外自理生活，亦能节俭求学，亦五六百元所能勉为。其能筹较多之费者，择校时固觉自如，否则亦非绝对不能求高等学问，惟学校之种类，稍有限制耳。

结论。由以上所言之学术与学校两方面观之，留法俭学会之宗旨与实行，均可确信其不谬。于第二项中，兄弟必详言经费问题者，因留学普及与经费节省二事，有密切之关系。中国人多赴日本留学，如语言习之较易，路近往来较便，固亦为一原因，然因其学费较普通在欧洲留学者，可省四分之三，此留学之数悬殊，最大之原因也。在日本留学，每年每人大约需三四百元或四五百元，今俭学会既有俭省之方法，与在日所需，价去无几。在日本留学生，一时曾达两万人，今俭学会学费之数，既与相似，则留学欧洲者，亦何难得同一之人数。倘国内同学赴法者，果达此数，于学界前途，必生绝大异彩，此所希望于留法俭学会之结果也。

《留法俭学会讲演大会纪事》(续),《旅欧杂志》

第二十四期, 1917 年 10 月

吴玉章讲话

永珊特为组织华法教育会事，自法归来。留法俭学会亦该会应办事之一端，其历史，其精神，已由蔡、汪、李三先生发挥尽

致，无庸再述。兹但就华法教育会之组织目的为诸君略言之。此会为蔡、汪、李诸先生及旅欧同人联合法国学者所组织而成，其目的约有四端：一曰扩张国民教育，二曰输入世界文明，三曰阐扬儒先哲理，四曰发达国民经济。

何谓扩张国民教育？我国甲午以前，留学外国者绝少，即壬寅、癸卯时代，于日本亦不过二三百人。其时爱国者盛倡自费留学，遍设招待机关，无何而留学日本者，数达二万以上，风气遂开，学说大变，而革命思潮遂滂沛而不可遏。壬癸以来，十余年耳，其思想之进化为何如？吾人试一回溯，能无隔世之感乎？今革命成功矣，革命事业非仅破坏已也，势必有极良之建设，而后革命之目的为得达。现我国政象之杌陧，民生之凋敝，言之滋痛，是皆因无术以善其后也。欲求利国福民之术，非学莫由。国内学术未备，势非留学不可。顾国人多欲留学东洋而鲜至欧西，虽限于经费，亦昧乎实情，或更悞于日与我近、适于国情之说。衷心以为日本亦一强国，苟能学步，亦足称雄。而讵知日人学术，步武欧西，中学以下之书，著者尚多，而高深者则甚鲜，且限于国情，自有取舍趋重之必要。有此数因，以致吾东亚人士多未能洞悉世界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例如社会主义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而东亚人士，尚有惴惴然惟恐其发生者，亦有援引而妄用者，殊不知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自德国之国家社会主义，以至俄国之共产主义，派别虽多，大约可分为二：一急烈，一平和。急烈者，为改造的，即欲打破旧社会之组织而建设一新社会者也；平和者，为进化的，即欲就旧社会之组织而改良之者也。其手段虽有不同，其认今日之社会为不良，则一也，其欲使今日经济分配不平之现象使之趋于平，则一也。凡此皆经济学家之主张，苟不考其源流，而徒信道路之传闻，几何其不悞会也。吾人处此

开明时代，而眼光足迹仅限于一隅，若有物为之蔽者，岂非吾少年英俊之大恨事乎？同人甚愿吾国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而后为不虚生于此二十世纪，留法俭学会之设，即欲为国人作求学之津梁也。

何谓输入世界文明？吾国新学之勃兴殆四十年，而编译有名之著作，仅寥寥数卷，且转译日文者居多，或为陈腐之说，或属一家之言。夫近世学术昌明，日新月异，一学说出，恒有他学说以反对之，皆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苟不观其全而会其通，往往有激于一偏之弊。然欲求举国人士皆通欧文，遍读新书，势必不能，故编译之事亦为最要。本会有编译社之组织，其办法分二部，一则编译世界名著，绍介世界新书，条分缕晰，使人洞悉世界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则发行一大杂志，将世界新事实及时详载，使国人得察人文社会进化之趋向。

何谓阐扬儒先哲理？我国学术发达极早，而足以补益现世界者尤多，往以限于文字，故未大昌明。吾人拟择吾国儒先学术之精华，译为西文，以表彰我国之文明，俾中西学术之英精，融成一片，以促世界之进化。

何谓发达国民经济？我国今日穷困极矣，然据经济学家言，有土地，有人民，国绝不患贫，而我国地广人众，何竟至此？是必吾人处理未得其道也。致富之道，不外生众食寡，为疾用舒，今国内胥为分利之人，而又有外人刻削之，国安得不贫？即如对外贸易，年年输入，超过数万万，为一绝大漏卮。论者犹谓幸有华侨赢利，稍足补救，尚可无虞，而不知华侨之贸易，其足称为国际贸易者绝少，不过我旅居外国之同胞甚众，需用祖国之物品亦多，故大部分之侨商，不过赢得吾侨民之血汗数点而已。此后，

吾人当谋直接输出我国出产于世界市场，与各国为经济之竞争，庶几可救贫困于万一。又自欧战以来，各国广招华工，如能因势利导，不但国民之生计得以一舒，且可培植一般实业人才。本会对于招工合同之改良，华工教育之组织，特为注意，以图国民经济势力之发展。以上诸件，为本会愿办诸事之大略，兹值俭学会开幕之机，特为诸君一陈。最后尚有一言，欲致留学诸君子。前清时代，留学外国者，多发扬蹈厉之气，坚苦卓绝之操，故能演出种种可歌可泣之事业，而革命遂以成功。民国成立以来，学风稍靡，似以为目的已达，更无须奋勉者。而不知环观世界，吾民国之幼稚，无异婴儿之在襁褓，而风云飘摇，又有大厦将倾之象，诚不可不痛自刻责，发奋为雄，以争生存于世界者也。此心此志，愿与诸君共勉云。

《留法俭学会讲演大会纪事》(续),《旅欧杂志》
第二十四、二十五期, 1917年10、11月

留法勤工俭学会一览

欲知留法勤工俭学会之内容与功用，须先考勤工俭学会之主义、之性质、之成绩，继求解决其经济与学业之问题，兹皆分述于下：

(一) 勤工俭学会之主义与缘起，详见《旅欧教育运动》，惟以限于篇幅，不及备载。其中有蔡子民先生《勤工俭学传序》，阐明详尽，照录于下：

孟子有言：“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盖吾人一身之需要，未有不藉他人所作之工以供给之者。顾吾人何以能受此供给而无愧？曰吾人所作之工，亦所以供给他人之需要，通功易事，惟人人各作其工，斯人人能各得其所需。神农之教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苟有一人焉，舍其工而弗事，则人类之中，必有受其弊者，是以作工为吾人之天职。

洒扫至简单之工也，而《管子·弟子职篇》著其法；农圃至普通之工也，而孔子自谓不如老农老圃。工无大小无繁简，鲜有不学而能者。故自古有师徒传授之制。而今之实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几举吾人可作之工，而一一为教授之设备，是学而后工也。且古谚有之曰：“巧者不过习者之门。”习于工者，往往能自出新意，符同学理。吴士德因煮水而悟

蒸气之力；福格林因售药而窥化学之奥；比耳因织布而悟印花布之术，工之中自有学在也。然则吾人当作工时代，固已有预备之学力，而且即工即学，随在皆是，似无待他求焉。虽然学之范围至广大，决非一工之能赅，而吾人学嗜之性，亦决不能以学之直接隶属于工者为限。吾之工必以物质为原料，则矿学、生物学及化学之所关也；吾之作工，必以力，则重学、机器学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数量，则数理之所关也；吾之工必有形彩，则美学之所关也；吾之工所以应他人之所需要，则生理、心理、人类社会等学之所关也。盖学之不属于自己，而与工有密切关系者所在皆是。吾苟择其性之所近者而随时研究之，其能裨益于吾工者，决非浅鲜，而且令吾人作工之时，亦增无穷之兴趣，此决非吾人所可忽视也。且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饥食渴饮，足以度日矣，而真理之饥渴，或甚于饮食。好好色，恶恶臭，足以表情矣，而美感之冲动，有余于色臭。例如发拉第业钉书，而特注意于书中之电学，耐都业理发，而好以其暇练习绘事。电学之于钉书，绘学之于理发，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吾国古人有以桶匠而谈易者，有以饼师而吟诗者。易之于桶，诗之于饼，若不相涉也，而好学也若是。然则吾人之于即工即学以外，又不能无特别之学问，不可诬也。

虽然通功易事，最完全之制，如吾人理想所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者，尚未能见诸实行也。现今社会之通功易事，乃以吾人之工作取得普通之价值，而后以之购吾人之所需，两者之间，往往不能得平均之度。于是以吾工之所得，易一切之需要，常惴惴然，恐其不足焉。吾人于是济之以勤。勤焉者，冀吾工之所得倍蓰于普通，而始有余力以求学也。顾

勤之度，终有际限，而学之需要或相引而日增，则其道又穷。吾人于是又济之以俭。俭焉者，得由两方面而实行之：一则于吾人之日用，务撙节其不甚要者，使有以应用于学而无匱。弗拉克蒙欲赴罗马而习造像，与其妻日节衣食之费，五年而旅费乃足。律宾斯敦执业棉厂，而研究拉丁文及植物学、医学，所得工资，从不妄费，而悉以购书，是其例也；一则于学问之途，用其费省而事举者，书籍，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律敦之借用于书肆，吴尔之借钞于友人可也。仪器，学者所需也，吾力能购则购之，否则如伯拉克之以一水锅两寒暑表治热学，弗具孙之以毡一方、珠一串治星学可也。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如是而犹不足以达吾好学之鹄的，宁有是理耶？

昔者李石曾、齐竺山诸君之创设豆腐公司于巴黎也，设为以工兼学之制，试之有效，乃提倡俭学会。俭学会者，专持以俭求学之主义者也。而其中有并匱于俭学之资者，乃兼工以济学。其与豆腐公司诸君，虽有偏重于学及偏重于工之殊，而其为工学兼营则一也。继豆腐公司诸君而起者，有地浃泊人造丝厂诸君，人数渐增，范围渐广，于是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诸君，按实定名，而有勤工俭学会之组织。由此勤于工作，而俭以求学之主义，益确实而昭彰矣。

李石曾君，又有见于勤工俭学之举，由来已久。而其间著名之学者，各具有复杂之历史，不朽之精神，类皆足以资吾人之则效，而鼓吾人之兴会，爰采取而演述之，以为勤工俭学传，月印一册，华法对照，俾读者于修养德性之余，兼得研寻文字之益。其所演述，又不仅据事直书，而且于心迹醇疵之间，观察异同之点，悉以至新至正之宗旨，疏通而证

明之，使勤工俭学之本义，昭然揭日月而行，而不致有歧途之误，意至善也。余既读其所述樊克林、敷莱尔、卢梭诸传，甚赞同之，因以所见，述勤工俭学会之缘起及其主义，以为之序。时民国四年十月三十日也，蔡元培。

(二) 勤工俭学会之性质与结合，可于会之说明中见之，节录于后：

宗旨本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

会员本会由同志结合而成，凡表同情于本会者，皆为会员，会员之性质有二：

甲、以工求学者为实行会员；

乙、本身非以工求学，而赞成此意，欲有所尽力者为赞助会员；

会务本会无一定之职务，亦无一定之会费，惟各人由力之所能，以助本会之发展，或各人实力求学，或助导他人求学，或以书说之著述演讲为传达，或以经济为传达之资助，皆由会员随时组织而实行之。

(三) 勤工俭学会之成绩与进行。

甲、传达。会中于民国四年眷印《勤工俭学传》，其时留法工界甚狭，每月仅数十分。民国六年，华工至法者日众，以数千计，遂由会中与华法教育会、中华印字局，协力刊行《华工杂志》，每月两期，每次千册，分布于工界。此二者皆以鼓吹工人求学为主旨。

乙、学校。民国五年，由会中与华法教育会，商组华工学校于巴黎。入校者工界同志二十四人，皆以勤工之积蓄，为求学之资斧。更有少数俭学会同志，抱以工求学之志愿者，亦入此校。近由蠡县段子均、段秉鲁、段万庆、段宪武、马如林，高阳李石曾、李广安、张秀波、齐连登诸君，创设保定各乡村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其他在筹议中者尚多。

(四) 勤工俭学会之经济问题。略可分为二项：一曰赴法方法之比较；二曰经济之计画。

一、赴法方法之比较。法国招致华工，以数万计，赴法一节已成普通之事实。勤工俭学会所希望者，则应招之人，有求学之思想，有自修之知识，以得将来良好之结果。然于此外，会中更有一赴法特别之计画，亦可行之于少数之人，即自备川资赴法，自觅相当工作，而不预定有年限之合同是也。兹将自费赴法，与应招赴法两者利益之比较列下：

(甲) 应招赴法者，可省往返川资，并得理装费与安家费，共值四百元，此其利也。惟到法后之工作与工价不能自择其优者，每日得工价约两元，能否多于两元，则不可必。

(乙) 自费赴法者，往返须自出四百元。惟到法后，可自择工作与工价较优者，每日约可得工价三元或仍可至四元。

二者比较，自费赴法者，每日若多得一元，四五年即多得一千五百元左右，除去应用之川费，尚多一千元，此其利益之比较。至工作可以自择，较为自由，亦一益也。

二、经济之计画。既有以上之比较，可知自费赴法之益较多，惟能自备旅费者，其数极少，兹由会中指示以筹款之法如下，以期稍增其人数。

(子) 借款。旅费需用二百元，已如以上所云。若不能自筹此

二百元者，可向朋友或机关借贷之。借贷时，即与在国内法国银行支店接洽，将来到法后，每月在法国本行交款若干，定于六个月或十个月内，将二百元还清，法行收款后，汇交在中国之支店，转付债主。其详细办法，另有他件言之。

(丑)保险。以将来所得之工资，还所借之旅费，此法定可实行。惟万一有因病与身故者，不能还款，亦不可不设法补救，即保险是也。于未出国之先，即于保险公司中，实行保险，每人须付之款，不过十元左右。倘借款者身故，保险公司当以赔款交其债主，若有盈余交死者之家属。如是借款之信用万无一失也。

(寅)借款之支配。借款二百元之支配，大略如下：由天津至巴黎之火车与途中一切费用，约百三四十元，保险费约十元，下余五六十元，为买衣物及内地旅费等用。

(卯)还款之预算。到法后，每人每日工价至少可得二元或三元，每月除休息两日共作工二十八日，每月所得约六十元或八十元之谱，除去一切费用，可余二十元或四十元。若余二十元，所欠之债十月还清；若余四十元，则五月即可还清；若每日得工价四元，则三个月即可还清。平均计算，大约六个月内可还清矣。

(辰)还款后之经济。到法数月后，工作熟习，工价可增，既经还款，所余皆为储金。每月若储四五十元，非为难事，作工四五年，可得二千余元。即或因病或他原因，未能得此数，以减半计之，其数亦尚不少。彼时或以之为入学校之资，可专心于学问者二年；或欲归国，以之为资本从事农工，亦非小补；或愿结合同志，合资营业，为公司或协社之组织，若得百人，即为一二十万元之资本，若得千人，即为一二百万元之资本，此非仅一人之利，亦社会实业之大举也。

(五)勤工俭学会之学业问题。欲得勤工俭学完好之结果，在

国内时即须有学业预备之机关，一则研究法文及其地之风俗，为求学之基础，与交际之便利也；一则练习工艺，以增其技能，并为到法后得优等工作之张本也。

欲实行以上二意，必有学校为之机关，就其程度年限，可分二级如下：

一、留法勤工俭学会初级预备学校。学期一年，学课为浅近之中法文、普通知识、与粗浅之工艺。所作之工艺，既为练习，亦为补助学费。（参观后列简章）

二、留法勤工俭学会高级预备学校。学期二年或三年，学课与中学校程度略同，更加以法文与工艺教育，略似法国工艺实习学校之性质。此种学校，组织较繁，可附属于他中学或实业学校中。（高级校章由各校随时另订，其性质亦与初级学校略同，惟程度较深耳。）

至到法后求学问题，亦可分为二端：

一、夜课。日间作工，夜晚受课，或为浅近之补习，或为高等之讲授。巴里此等组织既多且备，更有星期讲习会与科学试验所，皆为工界而设，可为勤工俭学会员所适用。惟初到法时，恐语言尚未娴熟，不能利用以上所举之组织，自须特设法文夜班。此法华教育会与勤工俭学会所当致力，亦已实行，而有效者也。

二、专校。从事数年工作之后，补习法文或科学知识已有基础，而经济亦已储积，彼时如欲以全力求学，可入专门学校。法国适宜于俭学之学校甚多，详见留法俭学会说明，与法兰西教育诸编，兹不复举。

(六)勤工俭学会之希望与结论。实业与教育之要，人皆知之，不待赘论。然其门类甚夥，当趋重于何项，吾人有一简单之结论曰：“多数人之实业，与多数人之教育，乃其尤要者。勤工俭学会

之组织，正可助此事之实行。此所以对于此会有无穷之希望也。”今勤工俭学会，仅行于一国，预备学校，仅发端于一乡，非欲有所界划，惟事实之遇合耳。法人欢迎外工，法国生活简易，故较他国为便。至预备学校，发端于保定乡间，因其曾有多人赴法，成绩已著，故教者易得其人，学者亦极踊跃故也。近闻美国有华工开禁之说，留美乡人，亦有工读会之组织。许肇南君于江苏有广设工艺传习所，以备招致华工之建议。四川同志，亦有设勤工俭学会预备学校之计画。此所闻见者，虽不过数端，然扩而充之，则勤工俭学之事，外而普及于世界，内而遍及于全国，亦意中事。是时也，多数人之实业与教育，必均有可观，此非仅中国一邦之利，抑亦世界之人，以工与学协进人类文明之先声乎！

附：保定各乡村勤工俭学会 初级预备学校试办简章

一、宗旨 专为赴法以工求学之预备。

二、学课 以法文为主科附以中文及普通知识。各班除半日受课外，并以半日制造工艺品，以资实习。

三、地址 第一预备学校，保定蠡县布里村。

四、职员 设法文中文教员各一人。

五、学生与年龄 至少十八岁至多二十二岁。

六、资格 身体强壮，素有职业，尚未成婚，向无烟、酒、赌博放荡之嗜好，粗通国文，得有切实保证者，均可报名入校。

七、考取之学额 考试之内容略分两种：（一）浅近汉文一篇；（二）知识与志趋之问答。随考试所得分数之多寡，定先后之次序。前若干名即时入校，后列者俟本校另有位置时或第二年陆续补传。

八、学期 至少一年。

九、学费 每月百文，书、纸、笔墨等费在外，由学生自付，若有远来之学生须备食宿，其费自付，并由本校设法使其所作工艺品销流以得价，为用费之补助。

十、毕业后赴法旅费 每人共二百元。(详见经济支配)此款由学生自备。如无力自备此款或仅能备一部分者，本校亦可借给，俟其到法后，以工价偿还。详细条件另定契约。惟愿得借款者，须合以下之二条件：

(一) 确系自己无力出款，亦无法可向亲朋借贷者；(二) 经本校考验合格者，每年本校能借给旅费若干分，随时酌定。

十一、义务 学生赴法出发时指导一切，到法后之照料与代觅工作及助其继续求学等事，均为本校与勤工俭学会应负之义务。到法后，本校学生有列名于勤工俭学会及纳会费之义务。

十二、增改 如本章有未详备尽善处，可随时增订改良。

《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十三期，1917年10月20日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之近况

予 瞽

留法勤工俭学会所办之预备学校，除五年在巴黎所组之华工学校外，在国内者，六年保定蠡县布里村、保定育德中学、四川成都先后创设数处。七年更发起法文高等专修馆，分设于北京各城及长辛店等处，其他福建、湖南正在筹备。今年（八年）法文高等专修馆，已于北京独立校舍，在西安门大街四十六号参谋部侧。昨十五日，春季开学，计在京者，师范科一班，约二十人，在象鼻子坑第六小学上晚课，三年毕业；工业科五班，一班即北京工业专门学生，约二十人，在第四中学上晚课，四班即在西安门大街本馆，约百八十人。尚闻山西将有九十人来，当再开两班云。

学生以湖南为最多，自去年秋截至今年二月，已来三百人，而为八班。有全系湖南学生为一班者，有合少数他省学生为一班者。固由该省政象不宁，教育停滞，莘莘学子，无校可入，遂相率外走，组求学之团体，而为教育之运动也。

此等预备学校，分为高级、初级两种，蠡县布里村乃初级也，高小毕业生入之；其余均为高级，中等学校以上者入之。除北京、保定、布里、长辛店外，又有在天津法国铁厂实习者数人，亦均学习法文，预备赴法勤工俭学焉。

预备年限，有三年者，有一年者，尚拟办五年修业之班次。学生自欧战停后，已有百二十人上下前往法国，以后每月陆续有去者，惟颇以船只舱位有限为憾云。

《时事新报》1919年4月19日

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之组织

留法勤工俭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拟合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兹有该会通告及章程录下：

本会本社，屡有学生来商，以有志留法按照勤工俭学办法欲在本国得一相当准备机关，托为设法。查勤工俭学办法，本会在法国接洽布置已有端绪，此时国内正全力提倡制造国货，于应用工艺人才相需更亟，而法币价值低落，预计此时赴法川资及赴法后未入工厂以前一二个月之旅费，共有国币三百元已勉可应用，诚为苦学生留学之绝好时机，因由本会、本社协商，就本社创立之中华职业学校附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利用校中固有之机械工场，已习法语者专事补习工艺，为甲组，以两个月为期，每人每月纳费八元；未习法语者，日间习法语，夜间习工艺，为乙组，以一年为期，每人每月纳费十元。（膳宿费均在内）期满由本会照料送往法国，担任介绍入工厂工作，兹特会同通告。如有志在法国留学，按照勤工俭学方法办理，且力能自筹上开川资旅费，而其资格合于章程规定甲组或乙组者，可速向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对面本会内报名，至阳历九月二十号截止。此项预备科规定甲组二十名，乙组四十名，因种种设备之关系。如果来学者未能满额，人数过少未便开班，当俟截止后再将开班办法酌定宣布。其预备科详细办法可阅后开章程，至欲悉勤工俭学办法，向本会索阅详章可也。留法勤工俭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通告。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章程

一、缘起 本科由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协商发起，附设于中华职业学校内。

二、宗旨 用简易方法为留法勤工俭学之预备。

三、分科及定额 已习法语专事补习工艺者为甲组，额定二十名；一面习法语，一面兼习工艺者为乙组，额定四十名。

四、学科

(1) 甲组：

工场实习(专习金工中之机械工、锻工及铸工)。

(2) 乙组：

法文(专重应用语言)；

工场实习(专习金工中之机械工及锻工)；

工作法及制图(授以简易之工作法、应用机械学及制图等)。

五、时间

(1) 甲组：

工场实习(分上下午实习，每日四小时)。

(2) 乙组：

法文(除星期日外，每日下午四时至六时)；

工场实习(除星期日外，每日下午七时至十时)；

工作法及制图(除星期日外，均于上午教授，其时间临时酌定)。

六、资格 甲组以有二年以上法文程度者为限，乙组以中等学校毕业生或与之有同等学力者为限。

七、期限 甲组以二月为限，乙组以一年为限。

八、纳费 假定甲组每人每月八元，一次预缴；乙组每人每月十元，分两次预缴，一切膳宿费均在内。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之组织》，《时事新报》1919年9月10日

旅欧华法教育会一览

一 先 导

吾人旅居法国，凡有所组织进行，均不能不与周围之境界，有所关系。以学理言，固有互助尚同之谊；以事实言，亦有问俗间禁之说。是故欲促旅法事业之进行，亦必有华法共同之团体。此团体者，言之已数年，如南达氏筹商建设中法学校于中国，绍可侣氏计画人地学社及法文协社，在欧战前与法国自由教育会之接近，以及中西印字局之合组，皆其先导也。民国五年，国体颠危，更有联接同志国之需要，遂拟组织华法联合会，其功用有二：一当革命之时，可利于当时之进行；二如传达教育等事业，为永久之进行。后与法国同志相商，多主张划为二事：旅欧民党一部分，专利于政治之进行，其事详旅欧民党记事；其他一部分，专力于教育与社会之进行，宜组织教育会，此易联合会为教育会之原因也。

于法国方面，为教育会之主动者，为法士乃、穆岱诸君。更由穆君介绍于自由教育会会长欧乐君与书记辈纳君，遂共同组织华法教育会。至其方针，即取世界社之事项而损益之，此即教育会之演进。其发起也，其成立也，以及进行之报告，组织之大纲，均分述于后。

二 发 起

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开华法教育会发起会于巴黎自由教育会之会所。首由穆岱君发言，略谓自吾与留法中国团体诸君交接以来，见其关于教育之计画，精深宏博，既有裨于中法两国精神上之发展，亦有裨于人道。此事之希望与结果，必极伟大，为吾人所极端赞同，并宣其宗旨与作用，列为三部。（宗旨与作用三部见后，兹不复载。）

次由蔡子民君演说此会之意趣如下：

今日为华法教育会发起之日，鄙人既感无限之愉快，尤抱无限之希望。盖尝思人类事业，最普遍最悠久者，莫过于教育。人类之进化，虽其间有迟速之不同，而其进行之涂辙，常相符合。则人类之教育，宜若有一共同之规范。顾考察各民族之教育，常若不能不互相区别者，其障碍有二：一曰君主，二曰教会。二者各以其本国本教之人为奴隶，而以他国他教之人为仇敌者也。其所主张之教育，乌得不互相歧异？现今世界各国之教育，能完全脱离君政及教会障碍者，以法国为最。法国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教育界已一洗君政之遗毒。自一八八六年、一九零一年、一九一二年，三次定律，又一扫教会之霉菌，固吾侪所公认者。其在中国，虽共和成立，不过四年有奇。然追溯共和成立以前二千余年间，教育界所讲授之学说，自孔子、孟子以至黄梨洲氏，无不具有民政之精神。故君政之障碍，拔之甚易，而决不虑其复活。中国又素行信仰自由之风，道、佛、回、耶诸教，虽得自由流布，而教育界则自昔以儒家言为主。儒家言本非宗教，虽有祭祀之礼，然其所崇拜者，以有功德于民，及以死勤事等条件为准，与法国哲学家孔德所提议之人道教相类。至今日新式之学校，

则并此等儒家言而亦去之。是中国教育之不受君政教会两障碍，固与法国为同志也。教育界之障碍既去，则所主张者，必为纯粹人道主义。法国自革命时代，既根本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以为道德教育之中心点，至于今且益益扩张其势力之范围。近吾于弥罗君所著《强权嬗于权强论》中。读去年二月间法国诸校长恳亲会之宣言，有曰：“我等之提倡人权，既历一世纪矣，我等今又为各民族之自由而战。”又于本年三月十五日之日报，读欧乐君之《理想与意志竞争论》，有曰：“法人之理想，不问其为一人，为一民族，凡弱者亦有生存及发展之权利，与强者同。而且无论其为各人为各民族，在生存期间，均有互助之义务。例如比利时、塞尔维亚、葡萄牙等，虽小在体魄，而大在灵魂，大在权利，不可不使占正当地位于世界，以独立而进行。”其为人道主义之代表，所不待言。其在中国虽自昔有闭关之号，然教育界之所传诵，则无非人道主义。例如孔子作《春秋》，区人治之进，化为三世：一曰据乱世（由乱而进于治）；二曰昇平世（小康）；三曰太平世。据乱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者亲也，外者疏也）；昇平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之世，夷狄进至于爵（与诸夏同），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以上见何休：《公羊传解诂》）教化流行，德泽大洽，天下之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少过矣。（以上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篇》）孔子又尝告子游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与者举也），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又曰：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他如子夏言：四海之内皆兄弟。张横渠言：民吾同胞；尤

与法人所唱之博爱主义相合。是中国以人道主义为教育，亦与法国为同志也。夫人道主义之教育所以实现正当之意志也。而意志之进行常与知识及情感相伴，于是所以行人道主义之教育者，必有资于科学及美术。法国科学之发达，不独在科学固有之领域，乃又夺哲学之席，而有所谓科学的哲学。法国美术之发达，即在巴黎一市，观其博物院之宏富，剧院与音乐会之昌盛，美术家之繁多，已足证明之而有余。至中国古代之教育，礼乐并重，亦有兼用科学与美术之意义。书云：天秩有礼。礼之始，固以自然之法则为本也。惟是数千年来，纯以哲学之演绎法为事，而未能为精深之观察，繁复之实验，故不能组成有系统之科学。美术则自音乐以外，如图画、书法、饰文等，亦较为发达，然不得科学之助，故不能有精密之技术，与夫有系统之理论。此诚中国所深欲以法国教育为师资，而又多得法国教育家之助力，以促成其进化者也。今者承法国诸学问家、道德家之赞助，而成立此教育会。此后之灌输法国学术于中国教育界，而为开一新纪元者，实将有赖于斯会。此鄙人之所以感无限之愉快，而抱无限之希望者也。敬为中国教育界感谢诸君子赞助之盛意，并预祝华法教育会之发展，华法教育会万岁！

次由李石曾君发言，略谓：关于本会发起之意旨与中法两国教育之学术，已由穆、蔡二君详述，兹不复言。吾所欲言者，则本会之内容，非惟理想与计画而已，实已见诸实行。就第一部言之，业经中华印字局刊行书报若干种；就第二部言之，已有远东生物学研究会与留法俭学会之组织；就第三部言之，已有工人团体之结合。惟任重事繁，必赖法国同志之赞助，方能大发展，此所望于本会者也。演说之时，并以中国团体刊布之书报与各种建设（印局、生物学研究会、俭学会等）之影片出视，到会者咸极称道。

其成绩。

次由辈纳君与李石曾君，宣布到会者、通信报名者及向尽力于旅欧教育者之姓名如下：

法国：皮乃欧（学务使）、皮凯纳（工部秘书长）、米沙（小学校长）、沙伯（中学教授）、沙娥女士（小学教授）、沙尔伯（著作家）、伯雷（文学博士）、伯雷女士、伯第业（中学校长）、宜士（共和工商会代表）、法露（农科实业学校教务长）、法士乃（社会学校教授）、南達（大学教授）、亚和（都尔日报主人）、柏唐（巴黎大学教授）、柏尔葛（中学校长）、施亚宜（大学教授）、马珊（工部书记）、马莱亚（下议员）、高斯（正谊书局）、绍可侖（比京新大学教授）、葛乐（百科书局）、万桑（下议员）、达尼斯（医学博士）、爱友（上议员）、雷格（前教育总长）、斐纳（中学教授）、盖而尼（人权会代表）、穆岱（下议员）、欧乐（大学教授）、欧思同（音乐家）、顾来（学务司长）。

中国：方君瑛、吴玉章、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李汝哲、李晓生、李圣章、李广安、李骏、余顺乾、范淹、姚蕙、徐海帆、陈冰如、陈子英、张溥泉、张静江、张惠民、张秀波、张竞生、陆悦琴、曾醒、彭济群、褚民谊、黄仲玉、齐致、谭仲遠、梁耀闔、蔡子民。

终则推举干事，拟定会章，及组织进行各事。

会长：欧乐、蔡子民。

副会长：穆岱、汪精卫。

书记：辈纳、法露、李石曾、李圣章。

会计：宜士、吴玉章。

三 成 立

民国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开华法教育会成立会于巴黎自由教育之会所，首先由欧乐君发言，兹录其演说词于下：

诸君，今华法教育会开成立大会，吾为主席，不胜荣幸，因本会之计画，实至伟大。本会宗旨，在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智育、德育与经济之发展，其详已见本会大纲，少顷即将陈于诸君之前。今之时会，于吾人之进行，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中国政治之稳静，似无动机者数百年，今则驶雄才而成潮流矣。中国之风俗与哲理，浸渍于自由平等者久，因以成其民国。其始也似有梗阻，今则似入于统一组织之途，中国之民将有大作为于世界，亦未可知。是故法人与之接近，益为密切，益为契合，斯诚其时矣。盖当此伟大变化（世界革命）之时，是二民族诚不可不互知互解而互助也。顾于今日，其相识也尚浅，语言风俗之距离，历史之悬殊，皆所以界划其间者，中国有长城，法国亦有之，是实愚陋与成见所筑成者耳。华法教育会之所欲坚忍以破除者，即此梗也，其所欲者，则中国之古道德与法国之新道德相交换而持以敬爱之诚焉耳。

夫中法之道德，其相异也，本非如常人之所想象，于本会发起时蔡君之演说，已表明其近同之点。近世法国思想行动之精意，实与过去及现在之中国相同，同志法士乃君直接而知中国，吾则不过悬想其大略耳。法士乃君于所著《中国革命之经过》一书中，述及有中文之法国革命史，廉价售于沪市，以为传布。且谓其中插画有万岁邑之旧宫，千七百八十九年六月二十日之誓约，路易十六之断头台，若百必马若、拿破仑、罗兰夫人之小影，以至卢梭以皮围冠之像，皆不为作者所忽置。夫中国孔子与诸子，本

为法国革命之先觉，今者其徒党又于法国革命史中，得其先哲之情意矣。今中华民国之成宪，本于平等之谊，保障人权，略与法国人之人权宣言相似，凡诸政治与社会之道义，固吾授中国以先例而触动之。然吾人当不忘中国知之、言之、公布之，皆远在吾前，且远在吾父罗马、吾祖希腊之前也。夫理为人道独一之根本，实为理学大家孔子之所彰著。孔子固非其最早出者，然最明显。其为教育也，以开明治人，而不以愚民之术治人；而其昌明博爱之义，不止行于国民与国民之间，且行于人与人之间，而尤远在西塞伦以前；至于以爱人为仁，则尤其最著之名言也。中国此等教育，法人于十八世纪知之。吾今以服尔德之言告于诸君。盖服氏恒以精美之词宣扬孔子之意。服氏常云：孔子不欺。又云：阐扬人类之美德，无能过于孔子。又云：孔子以友爱与人道为当然。服氏恒以孔子之哲理，与中国之先例，攻宗教之专横与旧制之无道。是中国之哲理，固曾与法国革命先导之实行家有所张明而感触之。华法教育会之成立，若服氏不死，必以为大快也。中国之同志乎，吾人之乐于征引古人，固亦于中国人之好古无异。孔德有言：先治治后治。此语必为孔子所乐闻，吾人亦何独不然？吾爱吾祖，吾受吾祖之遗风，而培养以滋长之。吾之大革命，即历史之所遗，而吾人至勇之行为，亦即往事之表帜也。

中华民国与法兰西民国相同，皆欲以教育为要务。诸君，欲为真实之革命，非仅易其衣表，实更易其身心，非但求中国之益，实求人道之益也。诸君，为此高谊之行为，而求助于法国，因其有改革之经验（然亦固未完竣）。然华法教育会之助中国，亦即所以助法国也，此并力之工作，诚与二国以平等之益与平等之荣也。此会之完全发展，必在联军既胜，同化于普之德之后，彼欲奴隶全世界，且至消灭精理，如吾会之所主张者。然吾不欲待

战事既终而后有所进行，吾已成立，吾已进行，吾已得有结果，华工学校已活动而兴盛矣。吾会之书记，以不息之强，独立而从事于此，将以本会之缘起，与首先之成绩，报于诸君。吾今所欲语于诸君者，惟其大旨耳。吾仅以法国革命史家之名义，为本会临时之主席。凡欲以教育进其群于自由、平等、博爱之组织者，皆以革命之义而爱法国也。

次由裴纳君报告并宣布拟定之会纲，经全体认可，其报告与会纲分录于下。

华法教育会临时干事会报告

华法教育会，成于千九百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今六月二十二日始集此大会，审定所拟之会章，为期似亦久矣。惟临时干事会之进行，非仅在拟定会纲，并致力于他事。今法国工艺，须藉重中国之人工，然中国工人之忽入他乡，各事皆异，不无流弊，故拟建设华工学校，以养译材。然非仅传达言语而已，且为立身之先导，以助其乡人也。本会得工部与教育部之赞助，立得授所。李煜瀛君集得二十余人，彼辈不惮牺牲其工业，自备资斧而来，肄业于校中。四月三日蔡元培君考验新生。五日欧乐君于东方语言学校行开校礼。米沙君担任组织教授，欧思同君每日到校教练语言，校中课程遂渐就绪。如度量权衡普通智识，以及工艺图画，皆以法文授之。更有尽义务之中国教员若干人。或以中国语言教授卫生修身诸问题，或担任助教及传译。学生进步之猛，实足为教员之荣幸，而为吾人始愿之所不及。虽然非谓其组织已达于完善，吾人希望其日进于改良，吾愿同人之有所助力。本校成立之始，仅有共和工商会之助款五百佛郎，中国诸同志之助款千佛郎而已。吾望会员之会费及公家与个人之助款（法政府允助华工学校年费万佛郎）继至，以助其事之发展。所言之华工学校，

不过本会各事业中一事而已。吾更欲继留法俭学会之事业而扩张之。该会创于千九百十二年秋，以传达法国教育，介绍多数人来法留学为宗旨。留法俭学，已得良果。李煜瀛君进行甚力，法露君亦力助之，节录法露君之报告如下：

“留法俭学会，创于千九百十二年。是年来者六十余人，次年则达百人，分入蒙城、芳丹白露、墨兰、万森各地中校。及欧战起，少数者回国，其他则至杜鲁司、濮都、商得内、穆尔大、三梅桑诸校半工半学者，亦不乏人。学生中有数十人，已入大学及专门学校，习化学、工程、建筑、矿学、商业、农科等。中国学生，至为勤学，可与法国学生相竞。其幼者二年后曾在小学毕业，其长者如皇甫辉君在蒙城农科实习学校，卒业考试得第一，李麟玉君在杜鲁司大学化学院，卒业考试得第一，皆其例也。关于介绍留学，今华法教育会惟有随其先进之前例，而力行之可也。本会之计画，即会纲之第二条所分之三部：曰哲理与精神以书说为传达；曰科学与教育以学会学校为组织；曰经济与社会为实业与华工问题。其范围至广，吾已有所为之。又欲组织华工俱乐部于华工所到之地，亦此意也。此种事业，必不能免困难，吾人之所固知，然必可胜之而不畏也。欧战之前，德国已设大学于青岛，欲得结果，则牺牲亦巨。美国以六十兆之赔款，为助中国学生留学于美之经费，吾人纵不要求若大之牺牲，然亦深望法人之欲传达法国精神与物质者，有以助之也。

华法教育会大纲

宗旨与组织

第一条：兹由同志结合团体，名曰华法教育会，年期无限，会所在巴黎。

第二条：本会宗旨在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其作用分三部如下：

(一) 哲理与精神之部分。以传达法国新教育为务，如编辑刊印中法文书籍与报章，亦其职任。

(二) 科学与教育之部分：

- (甲) 联络中法学者诸团体；
- (乙) 创设学问机关于中国；
- (丙) 介绍多數中国留学生来法；
- (丁) 助法人游学于中国；
- (戊) 组织留法之工人教育；
- (己) 在法国创设中文学校或讲习班。

(三) 经济与社会之部分。其作用为发展中法两国经济之关系与助进华工教育之组织，以法兰西民国之平等公道诸谊为标准。

第三条：本会之会员有三：曰名誉会员，由大会推举不纳会费；曰公益会员，(即实行会员多纳会费者)每年付会费至少二十佛郎；曰实行会员，每年至少纳会费五佛郎。各项会费均可于一次总纳，以免按年零付。公益会员须交四百佛郎，实行会员须交一百佛郎。

第四条：评议会有认可公益会员与实行会员入会之权，欲入会者须有会员三人保荐。团体亦可入会。会费每年至少二十佛郎，凡入会者须完全承认会章及所定之条件。

第五条：会员之失其资格者有二端：

- (一) 自行辞退；
- (二) 由评议会决议除名。除名之理由或因重大之问题，或因过期一年不付会费。被除名者除已向评议会申辨外，尚可质诸大

会。

会员之辞退或被除名者，不得有会中之权利，其已付之会费完全为会中所有。

经理

第六条：本会之经理由评议会主之。评议会员共二十四，于大会时由公益会员与实行会员中推举之，任期三年。如有缺额由评议会推补之，惟须得最近之大会认可。

评议会员任期满时改选三分之一，评议会员任期满可被重选。

第七条：由评议会中推举干事以组织干事会。干事会设会长二人，副会长二人，书记二人，副书记二人，会计二人，皆中法各一人。干事会员任期一年，期满可续任。

中国会长代表本会于中国。

第八条：评议会每三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会由会长召集或由三分之一会员请之，必有四分之一之会员到会，则所决议事件方作为有效。评议员若连不到会四次，且无正当之理由者，即视为辞职，照第六条更代之。开会时须作记事录，由会长与书记签名。

第九条：评议员与干事员皆纯尽义务。

第十条：评议会对于本会之财产事业有完全经理之权。惟购换房产、押款借款与定租约逾九年者，决议后皆须由大会认可，始为有效。会中一切费用，由会长主之。本会对于法国之词讼或常务，由法国会长代表之。本会代表须有民事权及政治权者。

第十一条：本会每年开大会一次，其居法国之会员皆与会。开会之期，由评议会决定或由五分之一会员请之。开会之次序由评议会决定。大会之干事即评议会之干事。

第十二条：大会之职务有数端：听评议会关于物质与精神之报告；认可过去之结账；决定将来之用费；准备评议员之改推。皆于本日大会中决定之。关于评议员之改推，不到会者可用通信选举法，决议须从到会会员之多数。开会纪事录由会长与书记签名。

存款与常年经费

第十三条：本会契约由本会负责，会员及评议员皆不以个人负责。

第十四条：存款之集合（一）提取常年经费百分之五；（二）一次总纳之会费；（三）捐款其已另指用途者不在此例。存款由评议会经理，可用之购置本会所需之不动产。

第十五条：常年经费之集合：（一）会员之会费与捐募；（二）公款之补助；（三）捐款之指定用途者；（四）产业之生息。

章程之改变及会之解散

第十六条。改变会章必经评议会或全体会员五分之一之提议，由干事会于一月期内开大会议决。如会员到会者不及三分之一，开会作为无效。当更集议，至少必相隔十五日。此次无论到会者足数与否，皆当决议。无论如何必得在会者三分之二认可，方能改章。

第十七条：会之解散亦须具第十六条之条件，若已决定解散，由会中委任一人或数人，为之指定会中财产之用途。

内部办事章程

第十八条：内部办事章程由大会决定之，以便实行本会之大纲，并决定内部经理之条件。

又次，推举评议会员及名誉会员，惟有未到会者及不在法者，俟得本人之承诺再布。干事会员临时推举者同。

最后由法士乃君演说中国近状，即数年共和事业之经过。法

氏顾中国人在会者云：“此为诸君所共知，非为诸君而言，乃为法人之忽于远东近事者而言”。故法氏之演说文未录于此。然法氏之意有可记者，则其谓“中国之习惯，颇合于民国制度。”又谓：“当民国制度尚在幼稚之时，纵有未当处，亦不足为病。当日法国革命后，又何不然？”法氏曾著书说多种，皆深望中国民政前途之发达，此亦吾人所得相慰相勉者也。

上之所记，皆本会自发起以至成立时期之大略也。本会大纲所规定之作用三部，当努力进行，俟有成绩，再次第报告于教育界。民国五年九月十五日记

《教育公报》第四年第九期，1917年9月

华法教育会致各界书

华法教育会会长张继等，昨致函各界云：

本会宗旨以西方先进国之科学，图中国教育之发展，其范围以德育、智育与实业教育并重，其方术：（一）以编布书籍，应教育之需要；（二）以扩张留学，广科学之专材；（三）教育华工，谋中国实业之进步。今当大战之后，中法关系日进于密切之时，以上诸事尤为当务之急，业经本会次第举行。惟需款颇巨，继续为艰，然当此切要之时，又万不容其中辍，拟请热心诸公，慨捐巨款，以利进行。中国教育与实业之前途，受惠至大，非仅本会感企已也。兹将兴办各事与助款指定之用途附列于后。

兴办事项：（甲）刊行书籍。（举例）（一）已于法国刊行《华工杂志》，以传布教育为宗旨；（二）编辑法文与科学教科书与华工学校讲义。（乙）华法学校。（举例）在北京、天津、保定、上海、四川各地设多处，教授中法文及各种科学，尤以预备赴法留学为特要之点。（丙）侨工教育。（举例）（一）已在巴黎设华工学校一处，培养翻译与充华工教员之材；（二）在法国华工所到之处开设夜班，现在法国之华工计得十余万，所设夜班之数，当与人数相比；（三）已于蠡县乡间开设初等模范学校；（四）已于保定育德中学开设高等班。

《华法教育会之筹款》，《时报》1919年7月31日

上海华法教育会之组织

上海华法两国知名之士，援据巴黎、北京已成立之华法教育会办法，爰亦集合同志发起上海华法教育会。斯议实肇始于民国七年之春间，曾在上海中法矿业公司作一度之商榷。当时并推定会长、副会长、评议员、干事、会计诸职员。其缘起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氏手笔，略谓：世运日新，学风不变，吾国教育不能不兼容欧化，早为识者所公认。元培等留法较久，考察颇详，见其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与吾国儒先哲理类相契合，而学术明备足以裨益吾人者尤多云云。其后复述计划四端：（一）扩张国民教育。（二）输入世界文明。（三）阐扬儒先哲理。（四）发达国民经济。每项之下，均有详切说明。简章订分八条，其宗旨在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上海会所，则设于法租界霞飞路二百四十七号。其会长为中国前参议院长张继，副会长为法国领事官魏武达。评议员二人：一为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一为四川代表吴永珊。其会计为中国实业银行行长李雍。干事二人：一为法国特派驻华管理华工委员苏荣理；一为现任留法勤工俭学会代表洪诚。该会现正努力从事，来日裨益吾国之教育及中法国民之感情，诚非浅鲜也。

《华法教育会之组织》，《时报》1919年8月9日

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公启及简章

一、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公启

近世之文化，以欧洲为泉源；欧洲之文化，以法国为先驱。人所同认矣！吾国昔者，文化被于东洋，无惭欧洲之往哲；近则瞠乎其后；内抚国势，外览世潮，思欲急起直追，以跋及于欧洲之文化，而蕲致世界之平和，因与人道主义至光明、科学智识至发达、自由思想至活泼之法国，以互相扶助之精神，能固结不懈之团体，由是有华法教育会之设。凡前此书传达俭学组织、华工教育，载诸卷端，汇注其词，以谋发荣滋长，盖自是而后始能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矣！巴黎本部成立之后，分会续设于北京。自上海以及海外次第成立者，不绝于书。以广东地势之扼要也，风气之丕变，近月留法之士，负笈相望，其需有如分会之成立，不待烦言而可喻也。爰集同志，相与组织。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又曰：“婴其鸣矣！求其友声”。三千万之同胞，其诸有念于斯欤！

伍大光	Fourpuet
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干事	Crenard
陈其瑗	Casabianca
黄 强	Albert
汪精卫	

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刊：《留法俭学会报告书》

二、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简章

宗旨及组织

一、本会集合同志结合团体，名曰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设会所于广州。

二、本会悉依巴黎总会章程，其作用如后：

- (甲)联络中法两国在粤人士之情谊，其法国商人及游历者均同；
- (乙)辅助中国学生赴法留学，资其利便，并组织教育机关；
- (丙)辅助发展法兰西教育于中国南方；
- (丁)辅助发展中国南方与法国经济上之关系，使两方国民生计日益发达。

三、本会会员分三种如下：

- (甲)名誉会员，由大会推举，免纳会费，如愿捐助款项者，欢迎之；
- (乙)公益会员，由干事会推举之，免纳会费，但愿捐助款项者，欢迎之；
- (丙)实行会员，得两人介绍，经干事会认可，每年最少纳会费四元，担任会内一切组织事务。

四、会员丧失资格两种如下：

- (甲)自行辞退者；
- (乙)由干事会议决定除名者之理由，须有重大之问题，及过一年不交会费。但被除名之会员如不服时，可向干事会申辩，并可向大会质问。

经理

五、本分会之干事，由实行会员选出之干事会员八人组织之，

为中国四人法国四人，任期两年，期满得继续任。惟期满时，只改选四人，不得八人同时改选，如干事会员有他故时另选，接充担任，期满不远得免选；

本分会各职员纯尽义务。

六、干事八人中选会长二人，中法各一，代表双方意见，执行一切事务；

本分会得设副会长及书记、会计，亦由会员推举之，有缺出时，倘近大会之期，可无庸另开会选举，任期一年，纯尽义务；

本会得雇聘华文书记一员，酌给薪水。

七、干事会每月开会一次，由中法两会长任主席，惟开会时，除会长外，必须三人到会，如得干事三人之请求，亦可随时召集；

如干事于开会时有四次以上不到会，而不声明请假者，以辞职论。

八、办事人及会所不支薪水及租费，干事有全权整理会内一切事务。

九、凡会内支出款项，须得中法两会长同意。

十、全体会员，每年开会一次，如有五分之一会员之请求，亦得临时召集，议事日程依照干事会所提议之事。

十一、凡会内支出，须按基本金多寡，不能超出预算，如会有债务时，不能会员负偿还之责。

会之变更章程及取消

十二、如有会员五分之一以上之请求，可将本章程修改，惟提出修改须一月前通知全体会员，开议时须得全体会员三分之一列席，如不足此数时，应俟两礼拜后再为第二期之召集，第二期不论会员列席多寡，亦可开会，惟无论如何必须得三分之二会员

通过，所议事件方作为有效。

十三、如欲将会解散，手续照前条办理，即不足人数时，应俟两礼拜后再为下期召集，此期不论会员列席多寡，亦可开会；会之解散，所有会内一切财产由大会决之。

华法教育会广东分会刊：

《留法俭学会报告书》

赴法勤工俭学指南

湖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刘范祥、戴夔生、胡阜贤等致鄂省青年书云，前清张之洞督鄂，锐意兴学，当时湖北学务，称全国之最，而国外留学者，亦极一时之盛。辛亥而后，国内政争，常年不息，而历次湖北大吏，聚精会神，专集注于顺应中央，盘查钱谷，其他庶务，曾未劳其回首之一顾。至于学务，则耗费多而利益少，更未尝稍萦贵人之心曲，以致嫩芽将出于土之学政，因无人培植灌溉，并加以摧残践踏，而即于枯黄腐乱，以致连根拔矣。往事已矣，今何时欤。吾人苟不欲吾人之国家为世界上独立国之一员，吾人苟情愿自身或其子孙为彼强暴之家奴走卒，则万事不说矣，如其不然，则当自其根本上施以救济。夫今日之谈国家大事者多矣，而吾人亦尝闻其救国的根本方法矣，不曰普及教育乎？不曰振兴实业乎？试叩以普及、振兴之先务，则又不曰培植人材乎？遣派留学生乎？兴办学堂乎？固善矣，固美矣，即有孔丘再作于斯世，亦不能外斯道以拯斯民于水火也。虽然今有大画师于此，运其惟肖惟妙之笔，画出许多精致的糕点，陈于乞儿之前，试问于其水米未入之饥腹，有丝毫影响否乎？彼君子者，诚能弹舌如调簧，笔底生莲花矣，其如纸上之兵，鲜有济于实事何？虽然吾辈青年之人格为独立自尊者也，吾辈之成材，强有赖于前辈之扶持辅助，然吾辈之前辈，既不能有所作为于吾辈，则吾辈之自身，当奋其独立之精神，持其自尊之气概一自营谋也。

夫今日之欧美，为百科学术之渊府，吾辈既习闻其说矣。吾辈欲储能救国，当之彼土，举国之人，已公认之矣。今者吾辈何为徘徊观望裹足而不前也？意非曰学费之浩大，非吾辈之所能承当乎。然则寒士读书之法门，已为古今人之所试验过者，不知凡几矣。承宫为人执爨而读书；王冕为人牧牛而读书；都耐以理发匠而成图画师；发拉第以钉书匠而成电学家；梅谦次郎住中学大学时，均为人执贱役；当今欧美日本大学学生之卖日报作理发师者，亦多有其人。夫人也，吾人也，吾辈果何为徘徊观望而不敢前也，果无其精神乎，果无其气概乎，抑昧于外情不敢妄动耳。

往者高阳李石曾先生等鉴此情形，曾有留法俭学会、留法勤工俭学会之组织，专为介绍有志青年出国。吾省以逐年教育界风尚未能与之相入，故知其事者尚鲜。近以欧战告终，俭学会、勤工俭学会在国内均大发展，联袂去国者，已近两百人。吾知吾省同学之欲知此事者必夥，故特将两会情形分条说明，愿有志者兴乎来。

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之历史。民国元年，李石曾、蔡子民先生等发起留法俭学会于北京，并附设一预备学校，一年之间入会而去国者百余人。二年夏，预备学校为政府所解散，寻李、蔡先生等亦走法，会务遂中止。四年夏，李先生居巴黎，致力华工教育，颇著成效。复以欧战连繢，邮便与经济机关均停滞，俭学会同学之存款未能提取，汇款未能寄到者，亦兼管工作，以济学费。行之既久，人数渐增，范围渐广，于是李先生乃按实定名曰勤工俭学会。袁氏逝世，李先生等仍归北京，恢复俭学会，且广播勤工俭学主义，设会所于北京南湾子石达子庙，致会员千余人，并设留法预备学校于北京大学，及保定、长辛店等处。欧战既停，会员去法者，已有两百人左右。而资斧已备，专候船位者，犹有

五六百人。今年四月，北京大学之预备学校，移入西安门大街之新校，国内勤工俭学会之教育机关，于是乎稳固矣。

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之出版物。原来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为华法教育会之一种事业，故华法教育会之出版物，关于勤工俭学及俭学之纪载特详。华法教育会鉴定之《旅欧教育运动》及《法兰西教育》，乃欲知俭学留法及勤工俭学留法之种种情形及办法者，所不能不读者也。（中华大学教员恽代英先生可以代售）此外犹有勤工俭学会及俭学会章程数种，向北京石达子庙函索即可照寄也。

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之办法。后面所提出种种办法，不过摘其大略，如欲知其详细者，则不可不读《旅欧教育运动》、《法兰西教育》及其章程也。

（甲）俭学会之办法

一、俭学生之费用。费用分理装及路费常年费两种，理装及路费需四百元，常年费年需六百元，此准俭学会欧战前所计画者。战后虽生活稍贵，但佛郎低落，几至一半，故仍专适用。

二、俭学生之预备机关。俭学会在法之预备机关为华法教育会，交涉就绪，允为华人开设可班者，为蒙达邑、墨兰、芳顿落等中学，但有怀疑未习法语，恐多不便者，其实不然。此数处之教师，均悉华人性情，且甚热心，故成效甚速。且吾省中学同学，大半粗解英文，英文与法文十有八九相同，而文法之组织，亦大同小异，故已习过英文者，习法文进步特速，况又置之庄嶽之间，一年程度，较国内三四年为高矣。

三、俭学生之招待人，在国内定船位，请护照，制装等事，均可请北京俭学会代为办理或指定。如以京鄂相隔不甚方便，可往上海请环球中国学生会（在静安寺路跑马厅对过）朱少屏君或

上海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霞飞路旧名宝昌路尚贤堂对过）招呼一切，均甚妥贴无误。在上海时，可拍一电到法，舟抵时，华法教育会即当派妥人招待，以后在法教育会可负指导之责。

四、俭学生之生活。俭学生在法，均为一种有组织的生活，而住宿饮馔衣服，均以洁静滋养朴素便利为主。

五、俭学生之学业进行。俭学生学业进行之计画，必视其人志愿居法之年数而定，如欲居法三四年，可学得一种农工商应用实业，或简单艺术；欲居法五六年，可在高等农工商实业学校或大学校毕业；欲居法七八年，应在高等或大学毕业后，可实习一二年，学成归国，较在京沪各专门或大学毕业所获为多多也。

闻国人间有致疑于俭学生之不能深造者，殊大谬不然。有直隶徐君廷瑚为民国元年去国之俭学生，精研化学，曾为巴黎大学理科助教。又四川罗君世嶷，亦元年出国者，为近时中国研究农学之有数人物，商务印书馆发行之《农学杂志》，即为其主撰。而此外俭学会同人之成绩，大半较官费留学生为良好也。

（乙）勤工俭学生之预备机关

一、欲赴法工读者，可先在北京勤工俭学会所设立之预备学校内学习一年法文，及金木手工。须先有此项作工知识，工读始能获益，不然便与引用机器之苦力无异。不过力能筹较多于四百元之川资者，亦可迳行就道，因钱稍多，在法亦能稍预备作工的技能。

二、勤工俭学生之路费。补习一年后，可自备川资，或向公共团体借贷迳行去法。（借贷方法勤工俭学会曾已实行，不过必省中有人出而组织团体，对之负责方能耳）

三、勤工俭学之方法。历来勤工俭学生，所取工读方法，颇不一致。不过各人就事实上之方便，学科之关系，性情之爱憎，

而定去取。归纳之可得数种：有一年之工资供一二年之学费者；有以二三年之工资供四五年之学费者；有暑假年假作工其余读书者，前之行之者，都著成效。其余如在法之预备机关，生活招待人等，与俭学生均无大异。惟勤工者多耗去一二作工储钱之光阴耳。

吾述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之情形既竟矣，吾对吾省热心诚意之教育家，不能不稍有所讽告焉。勤工俭学会与俭学会年来在国内之发展，凡有一日千里之势。湖南杨怀中、四川吴玉章先生等均牺牲日力金钱，设分会及预备学校于长沙、成都。即北京、保定预备学校之学生，亦大半为杨先生等所介绍。吾省宅中国之中央，占地形之便宜，交通四达，感受空气，应较他省为先，而遽让湖南、四川越吾境而前。往者不咎，而今而后，先生等其能作而起乎，唯日望之矣。

《时事新报》1919年11月25日



附 录

巴黎华人豆腐公司参观记 (巴黎通信)

我国在法事业之最大者，莫过于巴黎豆腐公司。开战以后，虽以原料关系生极大之阻碍，但因办事人员之经理得法，仍能与艰境奋斗，不致动摇。停战以后，且更欲竭力扩张，不但恢复战前之豆品制造，且更将原制豆品用化学再加改良，以推广销路，加建房屋，增置机械。即如豆浆一项，战前因牛奶极廉不能畅销，由本厂再行加工，制成其他食品销售；战后牛奶价值奇昂，法人需求甚殷，豆腐公司即拟乘此时机，以豆浆替代牛奶，但豆浆之中含有多量之脂肪质，故油味甚重，颇不为法人所喜，该公司正研究用化学药料减杀其味，已著奇效。战后，比利时方面需用豆浆或豆食品亦甚多，该公司更拟自彼方面竭力发展，故战后扩张之机会甚多，前途极可乐观。工厂在巴黎城西北村中，村名哥伦布 Coombes，交通甚便，有火车。（自巴黎城内往，十五分钟可达）厂基址甚大，惟空地尚多，厂外有工人住房甚多，屋宇极为清洁整齐，且有小园花木，其居处远非国内工人所能想象。但彼等法文皆如国文，亦可达意，普通知识已极完足，更有数人现正预备入工业学校，固以工求学者绝好模范也。大多系直隶人，尤以高阳为多，均系战前到法，尚有二人娶有法妇，已生子成家。该厂此时作工之中国工人已不多，不过六七十人，此外则尽属法人，轻易工作则系女工，共有八九十人。女工价值较廉，其计算不以时间，而以作工之结果，此外更有女书记及女杂役等。

五月十五，该公司发起人李石曾及经理齐竹山，柬邀在法各界华人莅厂参观，并以豆食佐餐，届时到者约五十人，胡维德、魏宸组、汪兆铭、叶恭绰、唐在礼、蒋方震、张嘉森等俱到，其余皆系学界、新闻界人士。十一时先参观公司工厂，三年以来黄豆缺乏，制豆各项已经暂停，所赐造者系饼干，盖供军用者。两月以前，系与美国订约，专为美军制造，迨约满后，因

扩张准备尚未完毕，仍未改变。但是日将厂中所余豆子依法制作，以供参观，如去皮分瓣及榨磨等皆专机制作，此外尚有陈列品甚多，内中最重要者为豆面、豆粉、豆咖啡、豆可可豆粉及用豆面作制之各种点心。有陈列豆子种类，说明其所含成分与卫生关系，不愧科学应用之新事业。此外有制饼干之机械，如展斯、调匀、（调匀机器甚妙，有铁制之巨牙二间阖自如，不时调搅，顷刻间所有豆面奶糖等即融混一色）轧饼、成饼、印字皆分任之，制成之后有大罐三如小屋，用小车将饼干推入罐中经过，即被炕热，然后分与女工打包，即完全毕事。参观者皆由厂中中国工人及李、齐两君详为解说，无不啧啧称叹。至十二时，主人即邀客会餐，菜品有凉食六种、热食六种、点心糖食六种，内十分之八皆该公司原料品所制，芳馥适口，诚减退肉食之绝好替代品。食半，由李石曾立述欢迎来宾及豆腐公司之起点，略谓当时留法学界研究豆类含分。曾发现豆汁含具之养料与牛奶相同，欧人因惯于肉食，对此从未注意。应以豆为吾国出产钜宗，若能利用科学方法精密改作，必能于日常食用品中放一异彩，因即设立公司以为试验，此后想象幸未落空，得以渐臻发达，不但于方法上另辟蹊径，且使吾国豆品出口因而渐增（李君同述历年出口之统计）。此后随时研究，时有发见，凡关于豆皮、豆嘴等皆殚精考究，使不成弃材。不幸此海外唯一之企业，方在进步畅适之中，遽受欧战影响，原料断绝，此后若非齐先生经营得法，前途实极危险云云。李君言毕，齐君等又述该公司营业上之经过，亦原料断绝后不得已之救济，谓虽处如此困境，但纯利尚能维持每日二三千佛郎之数，今后当力图改良，增加资本，扩充内容，以达国人期望之意。又由胡维德起言，谓此公司系学理与事实之沟通，科学方法之成绩，深望再扩充其境界于用品中，则尤为吾人所希望。次由魏宸组演说，谓国人多大言少成绩，如人人能如李君，事事能如豆腐公司，此次必无外交上重大之失败。又由叶恭绰演说，略谓此实素食之星，有益人类，有益道德，于此新潮流中前途必有可惊之发展。又郑毓秀女士立言，余覩诸君子于一堂，逢此盛会，固宜思及此次外交之失败，因述国人之自弃，及今后远东前途之可悲，言下痛哭，满座凄然。次由汪精卫君演说，谓豆腐公司创造之精神，即为国民具有真实能力之证据，吾人若能于此千钧一发之时，憬然觉悟，则吾辈文明之前途，正自无量。此外唐在礼等相继演说，直至四时始散会。

《晨报》1919年7月21日

法国中华印字局参观记 (巴黎通信社十月二十五日稿)

旅法华人自办事业中，本社既已详记豆腐公司之内容及其出品，惟中华印字局因远在都尔，未得暇往观。日前因印刷事竟得一往，在彼约经一日，因得详细观览。印字局之组织及其内容，该局虽在收束之后，规模甚小，然过去成绩，既有可述；而将来希望，又无限量，其关系于欧洲侨民教育前途实甚大也。

记者既决计经都尔一行，即与李石曾、肖子升诸君约于车站会面。是日微雨夹雪，天气甚冷，午间遂由巴黎出发，沿途自风雪中望田畴林屋甚美，惟车殊老旧，颠簸甚烈，至都尔已七时。印字局诸君均在车站迎晤。晚饭后过印字局，因时已晚，只略为参观法文印刷部。此系一法国印字局与中华印局相合者，有印书印报机器。时正为都尔一日报印报，机系卷筒式，一小时可出报二万张。问该报在都尔约销行十余万份，此不过一地方报耳，其销售额乃至如此，回思吾国新闻事业殊惭愧也。

印字局主干者现为李晓生君，排字者有段、赵、欧阳诸君，皆勤工俭学生也。印字工作本勤工俭学之最相宜者，唯该局因规模甚小，不能多容工人，且频年亏累，事事皆就收束，必得旅欧教育兴盛之后，出版物多，印局资本增加，字模完全，然后能大扩充也。先在巴黎西郊哥伦布，当时法国出版物方萌芽，种类甚多，如《世界画报》、《新世纪》等皆于彼时产出。印字局亦较为完备，且有一部最精美之印书机。惟以后出版物多未能继续，印局时致无事可做，机器终日停顿，常致霉坏。彼时旅法教育界尚无勃兴希望，而李、汪、吴诸君又常离法，后会欧战突起德兵南来，巴黎危殆，法人纷纷南迁，印字局亦于彼时迁往都尔。惟转运不便，机器不能迁往，乃贱价作生铁售之，至可惜也。故现在印字局惟有排字部，而印刷部则暂与法人合用。该局地址占法人印刷之一部，有楼数间储列铅字，二三四号字均甚齐，惟五号则

缺甚多，闻已向上海订购铜模矣！该局印刷物现存者有《旅欧教育运动》、《旅欧杂志》、《华工杂志》等。至今年来法者众，该局营业亦大忙，如关于外交条文及汪精卫君演说、蔡子民君华工学校讲义以外，尚有各种章程名片图章铜板等，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近又有《旅欧周刊》亦该局承印，预料以后出版物必日兴月盛也。惟其价格则较之国内昂贵甚多，除纸张油墨价日见昂贵外，尤以工价之增源为最甚，经过数次罢工，印刷费即激增不已。盖印刷皆系法人，彼等工资日日随其生活以俱涨。印字局之加价决不能与之相齐也，因之成本既多，印费较之国内自然相去甚远。且定期出版物亏累更甚，故价益高，此皆设备不完全所致。闻该局近有大计划将仍移回巴黎，添置机器定购房屋，大加整顿。惟尚在计议中，恐成事实亦将在一年后也。

观此间印字局种种困难，益感中国文字之不便，既复杂又易错，且与欧洲文字无一相同之处，故在海外办印刷字模以及其他各物皆只有仰给国内无法利用他人。印刷为传导文明之利器，而海外印刷对于侨民教育及思想之传输关系尤大，若能逐渐加以改良，使印刷方面困难减少，则印刷业之兴起必且可观。都尔中华印字局现在固无甚可记，惟其将来则希望殊大也。

《晨报》1920年1月19日

二、战时华工与赴法 勤工俭学

战时华工之由来*

白 蕉

招工出洋为外交之妙计。民二年以降，梁公士诒虽非身当外交之冲，然实隐持外交大计。会欧洲大战忽起，各国因地理与利害之关系，纷纷加入，或合纵，或连横。当民四年，各国驻华公使力劝我国最高当局参加世界大战，并以利害相诱挟。斯时情势混沌，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极难分辨。且事关全华民族之兴衰，未易于孤注一掷，以贻民族无涯之憾。设中国永不参加，则战胜国所得胜利品，势不给予中国；设中国明予参加，则无船无械无饷，终至参而不战，必受各国责难。于是梁公决定明守中立，暗事参加；并决定以工代兵，而轮船器械饷糈，皆由各国供给。目前可得择地殖民之利益，日后可享胜利之瓜分，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且华工出外，不特可以减少国内之游民已也，试略言之，尚有数利：吾国农工各业，泥守旧法，年复一年，无所进步，近虽自觉，苦无良师，即间有自外洋留学归来者，不无专门人才，而普通工人，于新式工艺，多未实习，若此时多送工人，置身工厂之中，习诸数年，他日归国，皆成良材，其利一。近年比较进出货物，入超数万万，国内金融，日见枯困，如派工人十万，每

* 题为编者所加

人每年汇返中国百金计算，则年得千万，其利二。民智闭塞，新政推行，动生阻力，一游海外，亲见欧洲文明，自然进化，其利三。

梁公首纳驻华法国公使康悌氏之请，以上校陶履德代表法国军部，来华招工。但梁公明守中立，不许陶履德称上校，而只称农学博士陶履德，不许陶氏代表军部，而只代表工厂。并在招工条款第一条规定，中国工人，决不用于何项战事，职务仅系为各实业农业之使用等语。此以工代兵之意也。在中国方面，完全为最高当局所主持；而办理招工各事，则以商业性质之惠民公司任之。然惠民公司之组织，以梁公士诒为首领，而叶公恭绰副之。复以郑洪年氏、李兼善氏等为各省经理。并令纯粹商人梁汝成为全权总代表，与法国代表签立招工总合同，以商人而负国家之重任，成则归功于中国，败则诱罪于商人也。

白蕉：《世界大战中之华工》，《人文月刊》

第八卷第一期，1937年2月15日

惠民公司招募华工赴法情形*

甲、招工合同

惠民公司招工合同，于民国五年五月十四日呈奉外交部批准，并由外交部照会法国驻京康公使，复允担保履行在案，该合同条款甚长，不及备载，兹将最要者列举如次：

(1) 订明不参预战务。订立此项合同时，我国对于欧战尚在中立时代，故有此文之订明。且所谓不参预战务，系指不赴前敌直接临阵而言，至在各工厂尽力于种种备战之工作，则在所不问，及加入战团以后，则此条已无问题矣；

(2) 订明佣工之年期。定为五年，将来期满由法资遣回国，沿途所经之时不算在内，且首同期满，愿意在该地居留仍听其便；

(3) 订明工资及膳宿费限额。每日最少之额定为伍佛郎，其有专门技术者则按其程度而增加。至于受供给食用者之工资几何，受供给食用及居住者之工资几何与夫衣履膳宿保险等费皆一一详为规定；

(4) 订明衣食住必需之品。工人每年应领衣服、鞋袜、帽之数目，每日应领米、麦、鱼、肉、茶、菜、油、盐之分量，及一床、一褥、一被与夫家具、碗、碟等，皆先为订定，不厌求详；

* 题为编者所加

(5)订明工作钟点及休息日期。工人每日作工以十点钟为最多之数，其为法律所限不许作工至十点钟者，照法定钟点办理，不能将其工资扣减。若雇主与工人双方同意增加钟点，则应得例外之报酬。至休息日期与法国工人一律，中国国庆日亦得休息一天；

(6)订明疾病死伤之待遇。工人患病，议定由雇主给予医治，毋庸工人出资。倘其病过于六星期，医生视为须回中国者，当免费退回至原出发口岸。工人身故，则分别给其家属以偿金，其埋葬之费由雇主负担。工人因工作而受伤，则付予医药费之外，并给予每日偿金，其须给予终身养老费亦当按律办理；

(7)订明安家费数目。工人启程之际，每名给予安家费伍拾佛郎，交与该家属收领；

(8)订明为谋存款汇款及通信之便利。工人存款汇款，均为谋妥善之法，而书信往还，则由该公司事务所担任传达，以图便利；

(9)订明免纳来往船费及一切课税。工人来往船费及现在或将来应完纳之课税，均归雇主负责。而年期届满，倘在该地延长居留，仍未失免费回国之权利，由驻京法使代表法国政府担保之；

(10)订明与法国人民一律平等。工人在法国时，当享有法国法律对于一切国民所保证之自由权，并最要之信教自由权，且由雇主担保护之责。倘雇主与工人有争执，则诉诸就地法庭，请求裁判，以昭公允。其他言语不通，则设翻译员以达之；起居之异习，则公共合居以安之。其尤要者，合同内处处尊重吾国政府，如工人有病认为应回国者，须经中国领事派医生验明；工人死亡，须呈报中国领事；又中国政府视为需要，可派一外交官或领

事官前往法国驻扎，以便保护工人。

凡诸款项，皆经历次谈判方成条文，于民国五年西历一千九百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由法国农学技师佐治陶履德君与该公司双方订定，开始招工。

乙、招工地点

首先择定者为天津，次则香港、浦口、青岛均设有分公司，经营招工事业。

丙、招工手续

该公司招工用包招法与承揽代招，订立合约，使之包办，并先将合同印刷多份，使代招者编为浅说，向应招者详为解释，务令各明权利义务之所在，称心惬意而后止。

丁、各地出发之人数

计由天津、香港、浦口、青岛四处出发华工，共三万一千六百五十六人，分述于下：

(1)天津分公司。五年五月，在天津设立分公司，计由大沽口出发工人三次，列表于后：

第一次出发工人一千六百九十八名；

第二次出发工人一千三百六十五名；

第三次出发工人一千九百八十四名；

三次共出发工人五千零四十七名。

(2)香港分公司。五年十二月，在香港设立分公司，计由荔枝角出发工人五次，共数三千二百二十一名。

(3)浦口分公司。六年正月，设分公司于浦口。该分公司办事人员多有经验，成绩最佳，计出发工人十四次，列表于后：

第一次出发工人一千八百十九名；

第二次出发工人二千二百名；

第三次出发工人八百名；
第四次出发工人六百六十名；
第五次出发工人九百名；
第六次出发工人二千名；
第七次出发工人四百零九名；
第八次出发工人一千二百名；
第九次出发工人一千八百名；
第十次出发工人一千八百名；
第十一次出发工人一千四百三十七名；
第十二次出发工人二千名；
第十三次出发工人六百名；
第十四次出发工人一千三百二十五名；
十四次共出发工人一万八千九百七十名。

(4) 青岛分公司。六年八月，设分公司于青岛，计出发工人三次，列表于后：

第一次出发工人一千四百十一名；
第二次出发工人一千零二名；
第三次出发工人二千名；
三次共出发工人四千四百十八名。

戊、工人到法情形

该公司自天津五千工人出发之后，即由经理李叔达君，亲自赴法查实情。先到法京巴黎与我国胡公使接洽，即去马赛，接待工人上岸，看其分发各厂工作，随往逐处询问实情。同厂工作者有瑞士及西班牙等中立国人民，举凡饮食衣着住屋等一切待遇，均与法国及其他独立国工人平等相待，故工人对于工厂均甚满意，而雇主对于工人之工作亦极表欢迎。管理此项华工，除有华

工头及翻译外，每厂厂主并于巴黎设立总司，办理留法华工事务。该公司亦于巴黎倡华路三十一号，派员设所，常川驻法办事，一方面亲巡工厂与华工接洽；一方面与驻法中国公使馆接洽；一方面与留法华工事务所接洽，以求实力照料。复由李经理在巴黎向法国当局协商工人教育办法，已于华工所集各地设立教室，先选年少可教者，于每日应当工作时间内扣出一小时，授以法文、法语及普通科学知识，不扣工资，不取分文。故华工在法工作受待之优，为向来所未曾有。

摘自：《国务院侨工事务局调查在法华工情形书·第二次披露》，《新中国》第一卷第一号，1919年5月

惠民公司招募华工之鬼秘手段

惠民公司招工一案，业经朱省长饬令取消，并行各属禁止，经见前报。兹闻该公司奉令后，省垣方面确已停止进行，公司人员亦已往港。惟派往各属招工头目，多未撤回，仍然暗中活动。其招工最旺地点，系高州、潮州、惠州三处。其由水东、梅菜招得者，从汕头直接运港；惠阳、海陆丰招得者，从石龙各地运港。运载工人出口之法诡秘异常，军警甚鲜发觉。各工人抵港后，由该公司预备小轮，载往荔枝角总工厂，听候查验。查验各法，系由洋员执行。厂内设有一室，为查验所。先令工人入内，解衣赤体被验，其合格者，在胸前书一A字；如不合格者，亦书一B字（该字系用药水书写，非经一月不能洗去），挥之令去。被逐者，因无水脚回乡，进退两难，情形极惨。大约每工人百名，约取六十名，余则作门外汉矣。至该工厂，为防范被招工人潜遁起见，按日派遣华人宣讲道理，及出洋作工之乐境，以示羁縻，使其不生悔心。至下船后待遇如何，则非局外人所得而知。并闻惠民公司开办后，该工厂约有工人十帮出口，每帮以一千二百人计，亦有一万二千人，其陆续运至，未经放洋者，尚未入内，亦可见愚民被骗之众矣。

《国风日报》1917年3月18日

惠民公司黑幕之披露

民国五年，法国在中国有招募华工之举，是时包揽承办此事者，即惠民公司，其经理人系由梁汝成、李兼善、王世琪出名组织。其实内幕皆由旧交通系梁、叶等主持。数万之无依无靠贫民在本国求生不得，乃离父母妻子弃乡井而跋涉数千万里之重洋，生死存亡，置之度外。盖亦欲博得微资，借以糊口。主其事者，自当出自至诚之心，善为曲护。岂意梁等组织此公司之本意，在从中渔利。闻如安家费一项，每人本定十五元，而该公司竟取其半。以此项之收款计之，即不下数十万元。此辈贫民于死里求生所换得之金钱，而堂堂大人先生竟从中剥夺。本年八月间，又发觉该公司经理人扣发该华工家属月费一案，竟引起大闹天津交涉署之风潮。将天津交涉员呈外交部文稿及致该公司经理等函稿录下：

呈为惠民公司失踪，续据华工家属等稟诉欠领月费甚多，恳予追究报请核夺事：窃准天津警察厅函开：“案据华工家属王炳章等稟称：‘窃华工等因家中困苦，不得已赴法作工，全家生活，订定凭折向惠民公司每月领洋六元，于旧历五月十四日身等来津领洋，不料惠民公司人拐款潜逃，身等有数月未领，有十余月未领者，皆因公司起意拐款，不准领给。伊等肥已，身等人银两空，其情甚冤，事出无奈，不得不叩乞恩准给款’等情。据此，除将王炳章等当堂谕令静候核办外，

相应照抄原单函达贵署，烦为查照核办等因，并抄送华工姓名及家属欠领月费清单一件前来。”查前以惠民公司失踪，经理避匿，据华工家属代表呈请查究，当经查叙原案，并条陈办法，转呈请示在案。兹准前因，正呈报间，复据各华工家属男女老幼数百人来署泣求，声称惠民公司对于各家属应领月费，有数月未给者，甚至有十余月未给者，各家生活全无。在外华工，存亡未卜，该公司经理等，一旦避匿无踪，适此米珠薪桂，惟有束手待毙。乞转呈严予追究，俾得领款赡家，免转沟壑等语，情词迫切，极可怜悯。当派员切实开导谕令回家安度，静候转呈办理。各家属虽勉强散去，声言不日仍须来听候核示办法。本署查惠民公司虽通告截至本年六月底，发给末次华工家属费，后不再垫发，即经本署酌定稽查在法各华工汇寄家用办法，饬据该公司承认照函法国工厂代表，转知法国各工厂查照办理。乃于六月底应发末次月费之期前一日，该公司经理等忽然避匿失踪，始以为欠发月费，仅止六月一次，今据各家属等开呈清单，竟有欠发数月或十余月者，此情如果属实，无怪各家属等出于情急，愤不欲生。但此事若不妥筹根本解决办法，各家属均系贫民，势难听其坐毙。且各家属等动辄公集数百人，环向本署泣求，万一屡求无效，诚恐滋生事端。拟请外交部查据本署前呈所拟办法，迅予照会法使，严饬法国工厂代表陶履德切实遵照。至各华工家属等既声诉惠民公司有欠发数月之款，并请钧部查明当日呈准设立惠民公司原声请人，令其查找该公司经理梁汝成、李兼善、王世琪等到津，与各该华工家属算清欠发月费数目，筹备补发，俾安众心。除分呈省长外，理合将警厅抄送原单照缮清折呈送钧部鉴核，迅赐裁夺办理，指

令祇遵，实为公便。谨呈外交部。

又致李兼善、梁汝成、王世琪函：（前段措词同上，从略）

此事应由执事诸君出面，查明各家属底簿，一律酌给款项，收回月费凭折，一面切商代表陶履德，转由法国各工厂，认真向巴黎中法实业银行，按月彻查。如某工厂并未依期汇寄家用，即仍由该厂照扣工资，代为汇寄。然非仍由执事诸君出面，妥为清理了结，官厅一面，实无从着手办理。用特专函通知：执事诸君如能亲身来津，固为极妙，万一不能，务请速派代表，携带名册簿据，到津清理，届时先来本署接洽，以便商同地方官厅协助一切。此举系为免解执事诸君责任起见，否则地方官厅至必不得已，不得不施行其职权时，转恐碍及执事诸君体面，忠告之言，尚希察照办理见复为荷。

《时事新报》1920年9月19日

补记法国招致华工事

去年春间，法政府有招致华工之计画。先由陆军部派人赴北京办理，与交通部商议，在北京设一招工局，先招五千人。其所订合同，大略工价则小工每日一佛郎，瓦工一佛郎半，铁工二佛郎半，川费及食宿在外，订约五年，如未满五年而停工，则罚缴川费六百佛郎。而北京招工局，每招一人，约领酬金一百佛郎。其时在巴黎之招工局，又与留法俭学会书记李石曾君商议，拟由俭学会招致。李君提出要求条件：（一）工价与法人平等；（二）所招之工，须选其有知识而无恶习者；（三）招工之人不经手川费与工价；（四）须设工人教育。其后即照此大纲订立合同，由李广安君亲诣云南、广西等省招致。所招工人，皆托各省劝学所职员及小学校教员，于各乡村募集之。八、九两月，华工到法者约五千人，在马赛登岸，分赴各处。

法国招致华工之方法有二：一间接之招工，即由天津惠民公司包办（即在北京办理者）；一直接之招工，由法国招工局为之，而托留法俭学会代招。此二方法，大有不同。惠民公司之合同，其条件与法国工人迥殊。而法国招工局之合同，其条件与法国工人无异。惠民公司所招之工人，交付工价与饮食起居，悉由公司支配。俭学会代招之工人，一切经济问题，皆由工人与厂家直接接洽。惠民公司之包办，为商务之经营，俭学会之代招，为义务之性质。

以上两种方法，现在皆系试办时代，各以五千人为限，以后须扩充至五万人。将来实用何种方法，抑两法并用，现尚未知也。

《东方杂志》第十四卷第二号，1917年2月15日

侨法华工闻见录

(巴黎通信社十一月二十五日稿)

留法华工生活，及其习惯种种，本社前已略为记载。彼等人数虽多，但均散处各地，且无相当组织，故关于吾人所希望之种种进行，尚无圆满的发展。且根本上尚有阻碍华工事务之进行者，若不能得一适当解决方法，则始终有掣肘之患，且彼患受不平之苦痛，亦无免除之一日。此间热心华工事业者极多，皆欲对于此事尽力，然因有下述之种种关系，终非望政府之交涉援助不可。兹将应设法消除之事分列如下：

一、因契约关系工人不能自由。契约之原则，本为双方利益之保证而设。但华工契约则不然，在事实上，几不啻仅属片面，盖属于华工方面利益之规定，多系当然之事，而公司及工厂方面，则有特别严重的约束。且有时间过长，有宜于订约之时，而因时间更迭，不便丛出者；有订约之时亦能详悉此间情形，致陆续发生困难者；更有由工人自身思想及计画之变更，因而感不自由之不便者。综此数种契约合同，与华工几不生好感，彼辈日日盼望契约期满，更盼望政府，公共机关为彼等设法。盖彼等来法一二年后，皆略悉法语及法人习惯，或更得有粗浅手艺，颇羡自由工人之生活，急欲离去羁绊，为自由之活动。记者晤谈之工人甚多，言及自己计画，未有不首先希望契约之解除。契约本定有

三年及五年两期，三年者不负送归责任，五年则完全由公司送归。当时一般心理，以为华工到法本系苦事，自以归国规定为第一着，故华工合同契约，亦以此为标准。而不知现在情形恰相反，彼等皆欲在法多住，为手艺知识上之学习，成一完全工人。彼等见援助者众，一朝合同解除，即可达到目的，故盼其终了亦切。自吾人观之，在契约约束之下，对于华工无论何种设置，皆不能达到预定之目的。今虽已从各方接洽，但能否达到希望，尚不可知。若政府与以援助，则至佳矣。

二、因陆军部管辖待遇无改良希望。当初招工，系为军用，故属陆军部管辖，因此有种种不平待遇，甚至如马赛之水牢直是活地狱，殊非所以待遇之道。此外因厂中办事尽系军人，每每性情犷悍，因细小事故即监禁或发马赛。此外更有翻译、工头之类，或鱼肉幼弱，或挟嫌报复，皆由军人任意黑白，不知冤屈若干善良工人。此种呼吁之声，吾人盈耳皆满，然若仍不能脱陆军部之管辖，则改善终无希望，其他如普通饮食、起居、医药、保险等，亦无改良进步希望。即法工部亦不以法陆军部处置为然，但仍无法促其改善也。

法国素称工人组织最良国家，据吾人所知，亦诚完备，无论自饮食起居以至赏罚、医药、保险等等组织，皆以人格人道为基础。工人虽限于环境，不能有知识上之进步，然其自身，绝对有乐可寻，并不致受人不良待遇。且即使有待遇不周，工人自可立时辞去，当然与法律无关。盖工人除受生活的裁制外，固一极自由快乐之人也。而吾华工则不然，既无加入法国工人组织之希望，而自己组织，又厄于契约及管辖者，身体丝毫不自由，言之至可伤也。

三、工人中之黑号亟应设法解送回国。此间华工，皆由陆军

部编有号数，若工人逃去，其号即缺，因之逃去之人，即名为黑号。黑号之生涯，极人类惨淡惊奇之观，言之至为可叹。彼等之所以潜逃，除因犯事，畏罪潜逃外，尚有系受人陷害，致逼迫出走者。故黑号之中，颇不少善良工人，彼等既出，语言不通，路径不熟，凭照护照，皆在厂中，在平时无此物，寸步难移。故彼等出厂后，多半昼伏夜出，或在丛莽，或依他人屋角空地，伏至夜间，即出行。彼等生活则完全靠他厂工人之资助，无论识与否，皆可请借贷。除借贷之外，则贩卖物品，如纸烟或糖食之类，要索数倍之价，工人皆应之如响。其甚至有贩鸦片烟者，盖取其携带便而索价高也。漂流既久，遂成惯性。彼等有一特长，即乘车不致被查出是也。法国火车，查票本不严，而车站上下车处，亦不十分防备，故彼自由来往，不易查出。然前日巴黎《晨报》载，由巴黎到里昂之车站上，捕获跳货车者十余人，并将已擒者，照样登在报上，殊令人难堪。此外更有盗窃之事，时时发现，亦系彼等维持生活之一种方法。华工为法人所嫉者，皆彼等之赐也。久之则结队成群，赁屋而居，俨然自由侨民，然终久仍不能免马赛水牢一行，盖因无护照，终必被人察觉捕获也。就记者所知，现时黑号，竟达三千余人之多，彼等何以能维持长久，此层记者尚未得其真实详况。惟每于他人口中得之，颇令人有诡奇不可思议之感。华工之一种不平待遇，已自难堪，加之为华工中之黑号，在语言不通之异乡飘流，时时有被擒之虞，亦可谓人生之至不幸矣。故其中之弱者跑黑号不久即被捕，送水牢；其强悍者，尽皆流为盗贼。记者前与数华工晤见，劝其转劝彼等，而此数华工则谓彼等现时殊以为乐，不回厂，亦不想回国，盖至此已成不可救药之势。且法国流氓，亦颇多彼等勾结，似此不早设法，将来日本界之空气染坏，且于华人体面，关系亦大。甚望政

府设法解救，一方面将已成黑号者，资遣回国；一面再设法与法政府商量，消除造成黑号之原因。则此数千可怜无告之同胞，庶有生望也。

上所述之三条，皆系其最要最大者，记者之意，无论如何，政府皆不能漠视。有一般人，动辄诋毁华工，以为其知识愚浅，行为恶劣，当然作不善之事，受不善之待遇。不知知识之不进步，全由环境支配，作为之不善，则实有驱之使然者。若得相当救济之后，以在法国之故，知识较易输入，久而久之，必可成一最善良分子。盖其心地正直，性情诚挚，质地本不坏也。

此外，尚有一特别事件，为法政府人民所最注意者，即华工与法女结婚一事。此事，自停战以来，日甚一日，因之法政府大为注意。前日，特由法内部出一布告，告全法妇女，谓中国工人，资斧不多，中国习惯不同，中国家庭异常专制，且有娶妾之习。又言中国人婚娶甚早，来法华工，十有九皆已授室，若轻易嫁与，必贻悔于将来。原文甚长，无非委婉劝彼等特别注意。法文报纸，有素不满于华人者，因即推波助流，讥嘲华工，并张大其词，谓法国妇女，将来必将尽被华人骗去，此方为真正黄祸云云。然众多主持公论，谓系个人自由行动，不能干涉。我国方面，亦引起注意，特由顾维钧专使，用谈话表示中国官府对于此事之特别注意，并可代负相当责任（如证明未婚及发给结婚证书者）。又由热心华工教育之李石曾教授，用谈话在法报表示意见，略谓吾人极端赞成中法或中欧美人之联婚，盖人类进化之途径，人种调和亦其最要者。吾人殊难以一时现象，遽否认此种原理云云。其他如领事廖、李诸君，亦皆有意见发表。一时华工婚娶法妇女问题，竟成为中法间问题之一重要论点，然吾人可得而前知者，即将来中法人联婚仍将日盛一日，惟以两方之慎重必要之手

续，其不适当之结合必较少矣。

华工教育，据目前形势观之，其难点，第一是师范人才缺乏，第二是组织之经费不足，故大规模之设备尚待时日。现在华工见勤工俭学生纷纷来法，且成绩甚佳，因而颇引起彼等向上之心。乃各就其居在地组织补习学校，学习中法文语，及其他之机械学识等，现时此种学校，已有十余处。担任教授者，多勤工俭学生。此数月中，据人调查，言成绩皆甚佳，其中较有精神者，仍以蒙达尔尼为最。该工厂华工，有自治会，工人中并有数人能法语通中文，每星期四、五两日下午即由彼等教授，星期六系自治例会，至星期日下午，则有蒙校之勤工俭学生数人往，分任教授，其种类为中文、法文、机械、英文、国文（程度较高者读蔡子民先生之《华工学校讲义》）、卫生、国民常识等，共计五、六人。厂校相距二十余里，而彼等每每步行前往，精神殊令人钦佩也。其他各处，法文多由翻译担任，中文则勤工俭学生也。华工教育一事，亦如记者上文所言，非将前列之三项解决，不能得圆满结果。

华工事务，非万言所能详尽。而上所述者，又不过记者闻见之一部耳，他日再竭力调查以饗国人也。

《时事新报》1920年2月28、29日

四月六日巴黎华人大会

在法华工，至今犹在军事待遇之下，种种苦况，无法解除，虽工界中人屡经呼吁，但以合同及外交关系，尚未得一良好办法。吾国政府漠然视之，而在法之外交及事务官，又因循苟且，不肯从根本上设法改良。于是华工为人，益为人所轻视，管理华工之法军人，益肆无忌惮，虐待及无理之举，时有所闻。最近遂有旅法华工会评议长潘振东被捕之事。旅法华工会成立尚未及半年，系由三个工人团体所合并者，欲对于工人自身，有所作为。但由多次经验，知无论如何，法陆军部之工人待遇，若不改良，则工团事件无一能办。于是潘振东君遂与巴黎旅法各界联合专办工人请愿问题，将各工厂不良待遇，逐条揭示，译为法文，并殿以彼等愿望，盖一完全之华工宣言书也。乃事为法陆军部所闻，以其不利于己，遂设法除去潘氏，以为绝根之计，于是潘遂以黑号罪名为法人捕去。先是潘在厂作工时，因工会成立，群挽其来主持，故潘弃工来巴黎。但来此间后，曾得我国领事证书，以证明其非逃。潘之被捕也，旅法各界，皆异常不平，各为尽力。法人方面，则下议院议员穆岱君异常愤懑，谓此举实有玷法人平等博爱之精神，力促陆军部释放，否则将提出质问于下议院。中国方面，张溥泉先生亦日为奔走。于是潘君乃得于三月三十日出狱。因此华工问题，遂益为各界所重视。乃于四月六日，由华侨协社各团体及国际和平促进会，发起敦请各界华人到会讨论办

法。兹将是日开会详情，一一志之如下。

是日午后一钟半开会。首由主席张溥泉先生说明开会理由，略谓今日之会，本为讨论华工待遇问题而设，至于华工在法前后略情，则请旅法华工会书记谢寿康君，为诸君一言之。于是谢君遂起述华工来法原由，以及“惠民公司”于中取息，甘与法人订不公平之合同，故致华工来法之后，所受种种困难。其后更言此事本非法人全体之过，亦非陆军部全部人员之过，只是一部分之恶劣军人，贪于华工身上获取不正当之利，故管理待遇，悉出以严刻之手段，其意不过欲将华工一体制服，不予以丝毫自由，不许有丝毫反抗。盖不如是，则彼等不能久于作弊。故华工稍有举动，则竟捕置马赛监狱。彼等始终借口华工系军事管理，故身处此自由之邦，而华工所受，直无人理。现今华工之所亟盼者，惟有解除军事管理之一法。然而彼等贪财好得之军人，孰能舍此？故由华工自身实难脱离此种铁锁。日前潘君之被捕，即是表现彼等有利无义之意思。惟今之计，但有盼望旅法华人，不忍数万华工，即此湮灭，起而援救，俾出水火而复自由。今日诸君竟能为此义举，实华工莫大之幸！但望诸君从速将此问题解决，则数万华工，尤为感激。

继，主席即将潘振东君介绍于会众云，此君即系因华工宣言，遭法陆军部一部分之军官所忌，捕置狱中，继由各方面运动力量，始邀释放者。今特请潘君将华工苦况，略言一二。于是潘君将其自身被捕情形略为言后，遂言华工当由惠民公司招募之时，办法已极不善，然法人待遇，尚未悉如合同所订，起居饮食，皆远与合同不合。比如合同订明，每年须发给衣服一身，而法人并未照办，一切待遇，都如彼属地工人。其最令华工所痛心之处，即任意将华工捕置马赛监狱，使华工不能丝毫自由。诸君虽尚为中

国有国籍之人，而华工则已如亡国奴矣！加以我国所派之华工管理员，巴黎副领事李先生，办理华工事件，又多不甚热心，我等常因不胜法军人之虐待，或亲往领事署求见，或写信呼吁，李先生往往拒不见面，或竟置之不理，如某某等事（潘君言至此，遂历举所亲知亲见数事，皆有日月名地可稽）。我曾数往领事署，皆未得一晤李先生之面。又如某某等工人，因难堪工厂总理之虐待，迫于不得已，具函领事署，请求设法，李先生回信，则仍令工人自与总理交涉。诸君须知，工人因不能抗总理之压抑，所以始向管理员之前声求援助，假令工人果能自行处理，何必待李先生之指教而后知？再如最近“豆腐公司”有一工人，因其护照为另一工人借去，此借护照的工人，忽又因犯事逃去，警察则据其遗下之护照为另一工人，竟将此工匠捕去，并不问其犯罪与否，抑是否即犯罪之人，卒置马赛华工狱中。我因此事往求李先生交涉，证明此工匠非犯罪者，俾得冤抑早伸，然今已多日，李先生竟未闻有丝毫办法。总之，李先生名为华工管理员，其实对于华工，并无丝毫益处。假如李先生因为不能胜任，乃如此苟且，则不如辞职以让他人之为佳。潘君言至此止，而场中已掌声如雷。华工管理员李骏，正坐演说台前，亦大拍其掌。

潘君言后，主席又介绍华工会副评议长马致远君，报告华工状况。其次又介绍某工厂华工代表龚某报告。工人代表等报告既毕，总代办公使之代表戴君，遂徐登台演说。此君言辞虽钝，但派头极足，首言代办公使，恰于今日二钟因送一赴华法人之行，所以不能亲身前来，特派兄弟代表。其次遂将今日大会，加以赞叹。卒乃谓政府因为此间华人渐多，交涉渐烦，所以始有巴黎总领事之设。要之，总领事与华工管理员，皆所以适应此间状况而设者也。至于华工受虐待之事，使馆亦微有风闻，惟皆不如今日

潘君等报告之详。兄弟既代表代办而来，一定将今日情形及诸君议决办法，一字不遗，转达代办。

戴君言后，总领事廖世功君遂登台发表对于解除华工虐待，及脱离陆军部管理之意，大略谓须由此间致电北京，请北京外交部出头交涉，较为妥当。中间并分别总领事与华工管理员之职权，谓华工事情，总领事多不与闻，一切责任，皆由管理员负之。迨后并答辩使华工缴存一千佛之事，谓订此章程之初，亦几经商量，所以令华工出此者，不过代为存储，以备将来回国时携归之用，本属善意云云。

其次，华工管理员李骏，亦即登台答辩潘君等之责备，逐条皆有详细辩护。将其自撰之说明书，关于华工改良方法一项，对众诵读一遍。此项大意分甲乙丙三条：（甲）为现在情形之补救。有所谓添人巡查各厂，调查华工一切情形，聘一侨工律师，专司工人裁判失平之抗辩，加人办理文件，要求法陆军部派员会查各种纠纷等款；（乙）为将来永久计划；（丙）为急进之解决。亦有所谓运动脱离陆军部而为自由工人，运动脱离陆军部改归工部管理，仍照常作工，或为谋工作，或图改入恢复战地之工作等。读毕，场中仍寂然，俟其归坐，即有一留法学生张竞生君，登台攻击其既知办事人少，何以不早言添置；然攻击其对于华工态度之冷淡，谓在里昂时，曾亲覩华工所受之惨状，但以自系学生，不能身为援助，其时若有管理人一纸委托，颇可出力，然而管理员之对于此等事，向又漠然。言时，李骏君亦略有辩难之处。

更次则为李书华君，亦系留法学生，登台为激昂之演说，其最重要之点，则在痛诋中国官场办事之颟顸。谓华工从前种种苦痛，皆官场之所赐，今欲谋补救，吾人不能再任其狡猾云云。

廖世功君遂起而答辩。廖君口齿既吃，而辞又枝离，故众皆

起而止之，主席乃起而调解之。李君始再赓续言曰，吾人今欲防此弊病，但有一法，即一面致电北京，请由外交部向驻华法使交涉，一面强迫此间有责官吏，就近与法政府交涉，如此双方并进，于事亦始克有济。会众因又大为欢呼鼓掌。即有人问代办公使代表，能否照办？戴君答称今日来此只能将诸君所议决者，转达代办，其余皆须俟代办自决，不敢妄为代诺。最后主席遂提出议决案三条，先付众表决，其大意如次：

(一)以全体侨法华人名义，向此间使馆、总领事及华工管理员，要求各就其职分地位，分别向法政府交涉改良以陆军部管理华工之待遇。并致电北京，请外交部亦向驻华法使为同样之交涉；

(二)以全体侨法华人名义，分别致书法陆军部，法上、下议院请愿，及法内阁总理说明希望改良华工待遇之意思；

(三)由“国际和平促进会”、“华侨协社”，共举代表办理此事。

三案通过后，主席又将向法政府所呈递之法文请愿书，交由谢东发君当众诵读后，主席复译其大意，众亦赞同。时已六钟许，主席遂宣布散会。请愿大意云：旅法华人于一九二〇年四月六日，集会巴黎哲人大厅，由华工代表到会，声称法陆军部种种待遇之不善，华工等皆不胜其苦，特请向政府交涉改良其待遇云。

《时事新报》1920年6月26、27日

巴黎招工局·惠民公司·留法俭学会 关于华工教育的协议和合同^{*}

一、惠民公司报告

彼之管理此项华工，除有华工头及翻译外，每厂厂主并于巴黎设有总司办理留法华工事务之机关。公司亦于巴黎侣华路三十一号，派员设所，常川驻法办事，一方面亲巡工厂，与华工接洽；一方面与驻法中国使馆接洽；一方面与法国办理留法华工事务所接洽，以求实力照料，发舒提挈精神，此在法国方面照料华工之大概情形也。兼善犹恐未有周到，旁求博采，日与驻法胡公使及各馆员及久留法国，深悉其国内工党现情如汪精卫、李石曾、蔡元培等交相研究，集思广益，以期尽善，其宗旨约有数端：一、工价待遇，求与法人平等；……二、所招之华工，须选择良好者；……三、招工之人，不经乡川费及工价；……四、须设工人教育，此层已由兼善在巴黎向法国当轴协商进行，已于华工所集各地，设立教室，先选年少可教者，于其每日应当作工时间内扣出一小时，授以法文法语，及普及科学知识，不扣工资，不取分文。仍当随时协商，期于华工教育，日益进步。凡此四者，皆留法学界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所主张，而经驻法胡公使及各馆员所赞同者。本公司于义务力量范围所及之处，业已分别实

行。

摘自李兼善：《开招后报外交部呈文》，载
白蕉：《世界大战中之华工》，《人文月刊》
第八卷第一期，1937年2月15日

二、留法俭学会的报导*

华工来法：今年春间，法政府有招致华工之计划，先由陆军部派人赴北京办理。其人到北京后，与交通系商议，遂在北京设一招工局，先招五千人。其所订合同，大略工价则小工每日一佛郎，瓦工一佛郎有半，铁工二佛郎有半，川费及食宿费在外，订约五年，如未满五年而停工，则罚缴川费六百佛郎，而北京招工局每招一人，约领取酬金一百佛郎云。尔时在巴黎之招工局，又与留法俭学会书记李石曾君商议，可否由俭学会招致，李君所要求最重要条件：一、工价与法人平等；二、所招之工，须选其有知识而无恶习者；三、招工之人，不经手川费与工价；四、须设工人教育；其后即照此大纲订立合同，由李广安君亲诣云南、广西等省招致。所招工人，皆托各省劝学所及小学校教员于各乡村募集之。七月间得法国驻滇领事来电，知云南一省已招得二千五百人，不日就道。至于北京所招之五千人，将于八月十五日前后，可抵马赛云。

《旅欧华人纪事》，《旅欧杂志》
第一期，1916年8月15日

* 题为编者所加

华工教育问题*

赴法华工以年长失学者居大多数，此固无庸深讳，故欲得一适宜施教之方法，颇非易。况工人每日工作至少须十点钟之久，实无暇以求学，兹将法国所有对于华工施教机关之种类，分别言之。

(甲) 驻所内设课

法陆军部为便利华工起见，劝令在驻所设课，于华工工毕之后授以法文课一小时，或在工厂授课一小时，选择华工中之聪明者令其就学，其教员多由翻译充任，惟学生人数不多耳。

(乙) 华人翻译所设之义务学校

间有一二工团华工翻译，于其暇时授华工以功课，惟此事须经工厂或驻所总管之许可。现翁日(Vonges)火药厂翻译等组织工余补习班，教授中法文。兹将其成绩表开列(见第253—254页)，以证其开班后工与学之进步也。

(丙) 中国留法学生会之演说

留法学生会中有热心华工教育者，组织星期演讲班，教授附近工厂之华工，如杜鲁斯(Toulouse)、里勇(Lyon)、波铎(Bordeaux)等处皆有。一切费用，均由学生会学生担任，不取华工分文。所讲演者，除法语教授外，另有关于法国特别风俗习惯、卫生、自修等项。当初学生创此义举时，法陆军部甚为猜疑，深恐华工受彼等之煽惑，将来有罢工或不遵命令之事发生。旋经驻法

* 题为编者所加

勤工比较表	民国六年(1917)						七年 正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全月作工日之成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77,31	87,43	89,21	90,00	78,21	78,78	75,38
全月歇作日之成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7,56	3,17	4,55	3,93	13,22	12,37	12,19
全月疾病假之成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2,58	3,51	2,12	1,90	2,68	3,26	2,76
全月入病院之成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1,97	2,08	1,20	1,54	1,70	2,85	2,88
全月误工日之成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2,09	1,15	0,62	0,34	0,74	0,77	0,91
全月受罚之成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1,76	2,08	0,82	0,47	0,76	0,99	1,82
全月告假之成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1,76	1,29	1,19	1,20	0,46	0,63	1,39
赌钱之人数 (以百分计算)平均	50,00	2,00	1,00	0,50	0,50	0,70	0,50

俭用比较表	民国六年(1917)			七年(1918) 正月二十至 二月二十止
	从七月二十至 八月二十止	十一月二十至 十二月二十	十二月二十至 正月二十	
每人汇款 及他行存 款(六元 家款不在 内) 平均	佛 34,05	佛 50,20	佛 12,80	佛 7,70

(注) 于六年十二月至七年正月间，阳历年节曾放假六天，二月乃阴历年
节期内，故成绩较逊。

工与学比较表	民国六年(1917)				七年(1918)	
	五月	七月	九月	十一月	正月	三月
入工余讲习所之人数(以百人计)平均	0	10	15	15	20	20
入中文班之人数(以百人计)平均	0	5	6	6	9	9
入法文班之人数(以百人计)平均	0	2	3	4	5	5
入科学班之人数(以百人计)平均	0	3	6	5	6	6
工余自修每天过三点钟以上之人数(以百人计)平均	1	2	10	15	25	25
工余自修每天过一点钟以上之人数(以百人计)平均	3	4	10	30	50	50
读华工杂志之人数(以百人计)平均	5	9	21	27	30	30

(注) 翁日火药厂华工人数民国六年十月有九百三十人。

侨工委委员李骏，与法当局详为解释，法陆军部要求将讲演章程、演说人员之名单以及演说题目，先期报告，方许往华工驻所演讲。厥后该会因他种原因，不久亦即停止演说，将来如能重办，殊与华工裨益不浅也。

(丁) 华法教育会

此会于民国五年开办翻译讲习班，系造就勤工俭学模范人才，现会中复设有星期班，专备中国翻译往学，内有法文及法文教授法、算学、图画等科。该会深恐远道不能普及，又拟设一函授科，约须十月间方能举行。至对于在法华工，该会亦早有延师赴驻所授课之意，已函询各华工总管，均表欢迎。惟费用浩大，踌躇至今，尚未实行耳。

(戊)美国青年会

“美国万国青年总会”以在法华工人数众多，乃于中国留美青年会学生中选派数人来法（如史桂陆诸君），每月薪金美金一百元，在法组织华工俱乐部，如(Foyer)、如(Lyon. Gievre Pruniers)等处，均在举行，以提倡德智体三育主义。惟办事人来自美国，不能法语，以英文代之。法陆军部以该会为耶苏教机关，初亦不愿彼等与闻华工事，惟该会势力甚大，法国各地均有分会，加之会款充足，事事易成。于华工驻所旁或租房屋或筑木棚为办事及讲演游戏图书之所，并有贩卖食品处，工人受益不浅。由美派来之办事人，均服美国军服，惟肩章与领章有美国青年会字样而已(YMCA USA)。办事人洋文名称为 Chinese Secretary，译名为中国书记，其组织实与军队相差不远也。

(己)《华工杂志》

此杂志创办于民国五年秋间，已出版至第二十四期，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所编辑，与巴黎“华法教育会”、“都尔中华印字局”、《旅欧杂志》同一机关发行，特办事人各有专职耳。该杂志载有中外时事新闻、旅法华工新闻以及中法英会话，且时有劝勉工人论说，即驻法侨工委员所发之通告亦登载于该杂志，以期周知。惟其资本不甚充足，本定每月出版两期，有时竟一期亦不得发行也。

总之，华工程度不齐，教授颇非易易。欲从事于华工教育，必先筹款，设统一机关，然后派员赴各工厂设课，巡行演说，庶可引起华工求学之兴味也。

摘自《国务院侨工事务局调查在法华工情形
书·第三次披露》，《新中国》第一卷第一号，
1919年5月

关于华工学校*

一

因巴黎招工局与留法俭学会所订合同，有华工教育一条件，故华法教育会初发起时，即先著手于华工学校，意在选吾国工人之较有知识者，授以普通知识及中法文，使得分赴各工厂为译人，并以工余转教华工。经法政府赞成，指借校舍，并每岁津贴一万佛郎。业于四月三日开课。中文方面为文辞修身等课，由中国人讲授。法文方面为法语、算学、理科及工会组织等课，由法国人讲授。第一班学者，均久留法之工人，已将毕业，成效甚佳。近因华工将来者甚众，议将该校扩充，俾学者得留宿校中，庶更形便利云。

《旅欧华人纪事》，《旅欧杂志》

第一期，1916年8月15日

二

法国既定招致华工之议，李石曾君等以华工到法后，华工之组织、与华工之教育，询之法国工部。答云，若诸君能有熟悉情形娴通法语之若干人，帮同组织，必得佳果。先是勤工俭学会诸

* 题为编者所加

君在巴黎与瓦尔司者，本已组织夜课。至是知其事之尤要，乃商达各处同志，组织补习班，以为将来华工教育之预备。在瓦尔司人造丝厂中之杨梦游君等，谓与其半工半学，不若牺牲数月之工，专事于学，遂有在巴黎专设华工学校之议。当是时，留法俭学会与法国自由教育会及政学界诸君，已有华法教育之组织。设立专校，正会中之职务，遂以此属之。

华法教育会于三月二十九发起华工学校，于四月三日开学。其中课程：为法文、中文、算学、普通理化、图画、工艺、卫生、修身，与公会组织诸科。担任法文与法语者，为米什、欧思同、黎乃德诸君；担任中文者，为李圣章、徐海帆、夏震声诸君；蔡子民君编辑智育、德育诸讲义；李石曾君演讲人生术，即卫生、修身诸问题。勤工俭学会诸君，力助其组织。入校者共二十四人：

王 章	王文元	王志仁	牛明俊	白梦林	吕士傑
李友三	车骏声	胡玉树	段 立	段同仁	段树勋
段肥洽	马志远	马执中	陈申如	曹福同	张庆友
杨梦游	赵凤洲	蒋树芳	齐全纯	齐福祥	刘瑞祥

《旅欧教育运动》(一九一六年版)第84—85页

法国北海岸之华工

芝 圜(张昆弟)

滕盖克是法国顶北边一个市镇，凭着北海，对面便是英国，东手即是比国。华工来此地，有三年多的，有一年多的，都是由惠民公司招来的。两年前有六百多人，现在有二百九十余人。从前作的工多是散工，现在有大半作技艺工的。他们的住房、伙食，都是工厂里为他们设备，房子因住人太多，不很卫生，伙食却很可以吃得，房子伙食费用都由工价内扣除。工作每日八小时，星期不作工，工资有二十多方一天的，有十五六方一天的，大约每次发工钱，多有三百多方，少也有一百五六十方，厂里发工钱，每半月发给一次。

他们的组织，在前都是小组织，即是邀合十余人或数十人结同盟会(即兄弟会)。他们这种小组织，可惜用得不正，把他误解了，每每三朋四友，大吃大用，狂嫖阔赌，甚至倚势欺人。但也许有点好处，就是遇兄弟中有疾病，或有不测之事发生，却能大家帮助。现在已组织旅法华工会第四十一分会(旅法华工总会设在巴黎)，会员有一百余，每月每人缴三方会费，以十分之七缴总会，十分之三留作分会用费。会内设评议、文牍、学务、庶务、交际诸部，各部服务人都由全体会员投票选举，择其能力稍优者举出。有事商议时，由评议长召集会议共同取决。

会中积极进行之事，就是教育，由学务科组织。教员是会员中之优秀能多识字者。分国文、算术两科，各科均按程度分为数班教授。授课时均在工余行之。教员也随程度浅深分配，多识几个字的，就高级班；少识几个字的，就低级班。教员热心教育，学生也热心听讲。他们这种急迫的要求，一方是与法国工人相形见绌，一方是因为出外头一项是要写信，他们信都不能写，所以生出这种急切的要求，现在有许多学写信的。他们上课时，彼此毫无隔阂，并没有我们在学校时学生与教员一见面，都做出那种样子来了。他们这种互助的精神，诚令人敬爱。他们的法文，本是翻译员的责任，但翻译员多怠，不愿教授他们，只好另到法国人家里请法人教授。此种人甚少，无由翻译教授那样普及。能说几句法语的很多，看法文书报者无一人，这也难怪，因为他们的中文不好，没有养成看书的习惯。

他们的储蓄，有储四、五千方的，有二、三千方的，有寄回家的，有存蓄银行的，但一佛郎也没有存，还亏了债的，此种人是喜大用、大吃、嫖妓、赌博的。他们存钱多的，有存钱的法子。甚么法子呢？就是他们一般稳慎分子，邀合七、八人或十余人，组织一储蓄会，每次发工钱时，大家议定拿出一定的数目，用抽签法，谁中谁拿钱，每次得了钱的人，不即寄回家，即寄存银行，这是他们储钱一种好法，以免浪用。他们现在多数不想回国，因为他们在这里，每人每月除房租、伙食外，多的有六、七百佛郎，合华银六、七十元；少的二、三百佛郎，合二、三十元。

他们的衣食住，虽不能说康健，但比较国内的工人，时间每日十多小时，工资还不够饱食，他们却舒服多了。我所说的健康的衣食住，这是就国内工人比较而言之，究竟工人的衣食住，世

界各国工人都还没有得着健康的衣食住呢。工人想要得到健康的衣食住，在现在这种资本制度底下，不想别的法子，无论工资增加到什么地步，都是不行的，非全世界工人全体有彻底的觉悟，把这种万恶的资本制度根本推翻不可。现在欧美各国工人彻底觉悟的还是少数，大多数还是因循苟且的心理，实在是社会根本改造的一个大障碍，比资本家的抵抗力还大。工资增加于工人，毫无益处，因为工资增加，是随物价增加的。你要加工资，他把货物愈增贵，结果还是资本家得利处。此段话，因为说华工健康的衣食住，恐怕人误解，才说出来的。

他们与此地法国人没有甚么恶感，名誉也还好。并且他们有一个总办(法国人)，专管理华工，由法国陆军部节制。这位总办待他们极好，凡华工与法国人有甚么交涉发生，他总说公道话，还帮他抱不平。兹举两事说。有一次有两个华工与一法国小工头冲突，小工头头部受重伤，提起诉讼，总办为他们代请律师辩护，结果小工头的伤是误伤，了事。又一次有几个华工在法国酒店里吃酒，有两个闺女与华工调戏，旁边一个法国工人不免有点醋意，两下动起武来，一华工头部受伤，后提起诉讼，结果那法国工人坐牢数月。其他法国人与中国人的小事件，也许时常发生，却不多，大多数华工是很相安的。

他们现在并不愿意回国，因为他们现在比较的得到健康的衣食住，比回国当兵做土匪强多了。他们内中有四分之三是当过兵的。以上是此间华工略况，由此也可知道他们在外国的精神生活，若再加以相当的教育，就更加好了。

《时事新报》1920年12月26日

圣泰田列夫拉工厂之华工状况

曙 峰

(一) 华工之来历

圣泰田之有华工，自千九百十七年起，那时欧战方酣，法国人生命都在呼吸间，各处所有工厂的工人多被政府调遣当兵去了，以致规模小的工厂，简直不能开工，停闭的很多；至于大工厂有时虽能开工，然多半是向外间招募工人。法国招募外国工人，以我国人为最多。梁士诒等组织的惠民公司，与法国人往来极密切，时而订约招华工几百几千，以致数年之间，我国人在法国者有十多万人。这本是一种空前的新纪元，可是那时的惠民公司完全为营利的东西，只要罗集的人多，不管是盗贼流氓以及在中国所不容的，都一概送到法国来，此外怎么也不顾及。所以在这边的种种组织是没有一点，而我国人的恶习惯，种种怪样，也就完全介绍到欧洲来了。此地的华工也是由惠民公司招募送到法国马赛，再由法国陆军部派送来的。原来派到此地有七八百人，后来东调西遣，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及欧战一停，慢慢的送了一些回国去了，现在此地还有七十余人，都在本厂里，颇受厂中欢迎。因为他们作工，都极勤恳，并且在厂作工已久，知道他们的性质，所以相处颇安，没有发现不好的行为。（但今年六月间，发现一件杀人抢钱的事，说是这里边的华工。我将另说一段。）现

在把他们的各种情形大概说说。

(二) 华工之內容

籍贯：山东、直隶、江苏、天津、湖北、湖南，各省都有。在这六省之中，以北方几省为最多。

年龄：大的三十岁至五十岁，小的也有二十余岁的。

知识习惯：说起这事来，真难说，总只怪得我国的教育不普及不平等，有钱的可以读书，无钱的就只能终是作工当奴隶。所以在我国这些做工的当奴隶的，多是没读书不识字。但此地的华工以江苏几人知识很好，有几人在中国定有《时事新报》、《益世报》，又在美国定有《民声报》，常常在工余的时候看看，对于国内外的事，知道很多，并且文字很清白，脑子也新。湖南也有几个开通的，其余的多半是一字不识的为多。其最令人厌恶的，以北方几省的人为最，因为既不爱整洁，复不知道一点礼节，所知道的，就是他们内部一辈人的甚么“红江”的“大哥”“二哥”等等。你看在这文明之国来了，好样不学，还使这些干甚么。

求学：他们有一部分人——多是江苏和湖南的，北方人也有几个，共计十余人，很想求学读书，有的请法国教习教法文的；有的自己在房子里，有找同伴之中文或法文好的去学。这就是这七八十人中间最开通最有知识的了。

组织：他们别的组织没有，但是中间一些优秀分子，组织了一个圣泰田旅法华工分会，现在也极力进行，常常写信要求巴黎旅法华工总会办学校等事。已入工会的共有三十余人，这三十余人是七十余人中之最有知识的。他们已有十几位组成了一个学堂，就是工厂的房子，另辟一间。编成课程，约分三门：一国文，二法文，三新闻。国文和新闻，就请他们内部里国文好的及

喜欢看报的任教授；法文就是从前的翻译。（是一个法人，能说几句中国话，现在因为一件事，把他革职了，所以就请同伴中法语好的担任）

消耗：说起他们的消耗来，又是可怜，最不好的就是赌钱。每天作工之后，到了晚间就有一般人集合一房赌起来，常常通夜不睡，次日又要做工，偏偏他们有这样的好精神。一赌起来必有胜负，听说常常一负一胜，总是几百甚至千多佛郎，为着欠债的事，又常常争斗打骂。到了星期日尤其不得说，不赌钱，就邀一般人吃酒进馆子。在他们房子侧边有一个法国馆子专为中国人开的，无论中国人在内怎么闹都可以，因为他知道中国人的性情习惯，又专做中国人的生意。他们每次（半月一次）发的工资，除伙食以外，少的可得七八十佛郎，多的可得百多二百佛郎，但是储蓄的极少。

（三）工作情形

他们的工作做手艺的不过十余人，有几个做钳床（锉工）的，有几个做冷锉的（Chaudronnier），其余的多在各厂作运输工。工资不一，做手艺工的可得十五方至二十方一天，普通工价有十二方一天的、十方一天的不等。

（四）生活状况

就他们的生活状况说来，实在很好，因为衣食住三大项，都是厂中备办。“衣”，厂里每年发给四身，靴子两双。“食”，伙食归厂中包办，司厨的是中国人，由他们公举出来。伙食甚好，中晚两餐，都是吃中国或安南来的米，一荤两素的菜，还有果品之类，饭后吃茶也是东方的，早餐也有点心吃，每餐都可尽量充

饥，有这样的伙食，每日不过五佛郎。每星期各人发烟草一包，也不要钱。“住”，房子是专为他们建筑的，很宽大，很多，设备也极其完全。电灯开关自由，以前可以通夜不息，后来因为他们赌钱的多，在深夜都是喧闹的很，所以后来限定每晚十时关电灯。还有洗澡洗衣的房子，都极方便。这样看来，在中国断没有这样的幸福。不过定有合同，不能在外自由租住房子，及自由脱离工厂，有甚么事情发生，要受厂中干涉。除此以外，他们极自由，星期日随便在外游散，毫无一点拘束，这样的生活，我知道在中国是得不到的了。

(五) 合同之情形

他们的合同上有订两年的，有订三年或至五年的，有一直订五年的。现在有许多两年三年的满了，他们也有不想回国的，厂主因为订了五年的还未满，不便分别先后送回中国，并且走了一部分，人数减少，于厂中也不方便，所以要他们满了三年两年的可以展到五年。他们自己也颇愿意，因为在此很好，没有什么虐待的地方。但自今年七月间发生一件案子后，有些股东要厂主将他们送回中国，厂主答道：“中国人并不个个坏，好的甚多，并且做工非常勤敏，现在厂里正要工人的时候，可不涉及他们的全体，尽可把这犯人送回中国便够了。”所以送他们全体回国的话，后来也没听得了。

(六) 我们与华工的往来

说到我们与华工的这层，我可代表我们全体说一句真是抱愧得很。我们要算是读了书的，知识比较的要充足，他们尤其极尊重我们，极想与我们多接洽，或者能和他们上课。在我们这面

想，也是应该的。我们勤工俭学生来法国，本来附带有一种教育华工的意思，可是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第一来法不久，文语未通，许多的事，自己还弄不清楚；第二每日做工之后，要自习法文，和许多杂事，时间不够；第三同志不多，一二人的愿力也不济事；第四得不到好机会，有时两处隔的很远，……有了这多的原因，所以有时虽有十分的热心，想尽一点力而都够不到了。但是这里的华工既与我们同厂，复以相隔也近，我们在此的同学也多，何竟没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和他往来呢？那就是我所说第三条的原故。第一条我觉是不甚困难的，因为我们在此都有一年以上的，有的还不止一年的，一切情形，都不能说全不懂得，观察力比较的是强多了，若在星期日与他们聚谈演讲或正式上课，据我看来，没有不能做的。

不错，我将离厂时，因为有一部分很热心求学的华工向我们要求得很，也就已有人赞助承认了。听说于某日他们已请了我们多数同学和由圣尚孟来的徐懋询先生及他同学吃了饭，正式开了一个会，请徐先生等演了讲，招待非常浓厚，其结果大家答应每周由圣尚孟过来一次，在本地的同学也就担任晚间去上课，教中文和法文或演讲等，如这样继续下去，也就是一种极好的现象了。

《晨报》1921年1月8、9日

旅法华工会的经过

袁子贞

我记述这篇《旅法华工会的经过》本具有两个意义，第一是表现我们华工，具有自动的精神，坚强的意志，百折不挠的勇敢，团结奋勉的能力，足资介绍到国内与工友们作一参考。第二是令我们工人嗣后组织团体，择其所长，弃其所短，经过一番折磨，得到一番教训，知道什么是‘折磨’，什么是‘教训’，以后不蹈前辙，这就是我作这篇《旅法华工会的经过》的意义了。这篇文章，皆本着我个人所知道的事实记述出来的。其中遗漏之处，自然很多，因限于篇幅起见，不得不简略，尚希大家原谅，并希指正。

旅法华工会产生于一千九百十九年中国双十节日。但是在未产生以前，尚经过若干的时间组织和筹备。而今既说它的经过，必须先说明它的起因；要说明它的起因，又必须先说明华工来法的始末。今为简单起见，大概记述于后。

华工来法并非起始于欧战，我们翻开《旅欧教育运动》一书，就知道法国早有了华工足迹。在一千九百〇八年（即民国纪元前三年）李石曾先生等所组织之豆腐公司成立后，陆续而来法三十人，以前法国确无华工足迹。到一九一三年（即民国二年）经劝工公司招来者四十八人，向在地峡泊人造丝厂做工。彼时人数较少，

组织团体较易，如发起勤工俭学会，工余实行以工兼学之制。组织华工公会以为将来回国组织工会之先导。创办华工学校以为后来者之模范。经过两年余的组织，成绩卓著，收效良多。一般素来热心华工教育人士，如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诸先生，见到以工兼学之制可倡，又正值欧战起后，法国需用工人甚殷，虽提倡派员回国招工。嗣后李广安（即李光汉）先生应法国工部招工局之托，于一九一六年（即民国五年）四月返国。结果受惠民公司之影响而未达。

欧战起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才经过两年多的战争绵延，法国成年壮丁，死伤过半。一般工人，皆被征到前敌战场，后方运输辎重缺人，内地工厂制造军需品甚急，工人缺乏，势若待命。法政府派员分赴各国招募外工，以济危急。而吾国一般官僚政客，交通系如梁士贻、叶公绰等，素注目投机事业，今借法国需用工人甚急，于是乘机而起，来包办这项洋行买卖，随成立了一个惠民公司，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在天津塘沽招募华工。自惠民公司成立，就把李石曾先生等的招工初志与计划，完全受了打击。不然，我们华工如何能尝受四、五年奴隶牛马的生活，这皆是梁士贻先生所组织的毁民公司所赐的恩典罢了。而今想起来，实在心痛呀!!! 自一九一六年六月惠民公司成立以后，首先在天津招募不足五千人，于本年八月至十月陆续来法。次在南京、浦口、青岛等处，前后应募者数达五万人，于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春，均陆续到法，分散各厂以及战线后方工作，受军事之束缚、管理人之苛虐，严酷的待遇，其痛苦不可回忆，其境遇不啻亡国奴，牛马不如，令人痛愤不平。华工来法之初志，本为以工求学。至法后，一点自由皆无，那里还说得上“求学”二字。因此，我们华工中有觉悟者，皆感着这种境遇，必须设法改善。一

般先觉大声疾呼，群起组织团体。此时在法南方马赛发起中华工团，为首者，张伯辽、黄恩荣两君。继起者马志远、李梅五及余等。在克鲁邹组织第一支部，各地相继而起者达十余支部，团员达两千数百人。在法之北部发起组织的，为华工工会，为首者潘振东、常庭兰、李志鹏诸先生，分会达十余处，会员亦不下两千人。惟行动不自由，工作迁徙无常，虽然组织经过一载，然并无一个固定总基础，既感不便，又兼组织华工师范学校，未得法军部之许可而受刺激，种种原因，不得不派代表来巴向学界人士共筹办法，一再商榷，结果(以下一行，字迹不清，略。)

华工工会、中华工团、华公会三个团体合并，名称为旅法华工会，总机关设在华侨协社。旅法华工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假华侨协社开成立大会，选举职员驻会，组织内部统一及立案等事。华工会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经法总警所批准立案。遵照法国一九〇一年七月一日之法律及一九〇一年八月十六日内阁通令第一条，工会组织规定法相符合，旅法华工会在法国完全有法律上存在的资格。Association des Travailleurs chinois en France a tenu onmais l'existence legale en France. 以上是华工自动的精神和能力及各界人士等赞助与同情，奔走经年，呼号两载，始将这奋斗的机关基础建立起来，这是很值得我们记述它的。

以下是：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的旅法华工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又是华工会召集第一次常年大会。计各地组织分会达三十余处，会员达四千余人。赴会代表达四十余位，声势浩大，筹备周密，这也是很值得我们追忆记述的。

大会开了三天，议决的事件颇多。唯一的：只有一个决议，什么呢？就是“旅法华工请愿脱离法军事范围改归工部管辖”。

至这个问题决议后，即正式向法国政府请愿，还未及三个月，一般热心同志，被拘、被捕、被逐接踵而起。如评议会正议长潘振东君被捕、副评议会长马志远君被逐，第一分委书记袁利（即予）同会计李梅五君被拘。其次如张文鼎……等。一般同志受法军部之忌视，被罚水牢，继而遣送回国者不下数十人。

工会内部同时起了冲突，一般见难思逸的分子，为顾全个人利益起见，不顾大局，任意摧残，结果把一个华工总机关分裂为两个。一个另恢复工团，反对华工请愿改归工部。我们工会仍在极急的进行，抱定百折不挠的精神，往前奋斗，这更是我们现在的华工应当仿效的呀。但是请愿改归工部结果怎么样呢？咳！我实在不愿意记述它。旅法华工境遇如此，内部分歧，不能一致。华工会成立不久，团结力单薄，经验又缺乏，团体软弱，政府轻视工人。有以上这种种弱点，那如何能得胜利，几乎“工会”不能存在。还能苟延残喘者，实在是一般同志不怕牺牲，极力维持，是以才有今日。

旅法华工会第一次奋斗失败了，须改变了方针，收拾残局，重整旗鼓，预备来作第二次的奋斗。

第二次奋斗是什么呢？就是一千九百二十年七月十四日的常年大会之议决案。遵照“华工拥工合同第十九条，赔偿来法船资六百佛郎，废弃合同自由留法。”

结果又怎么样呢？领事馆先生们怕华工留法，学了技艺回去，是以又加上一千佛郎之押款，费了九牛十虎之力，总算留下千余人。尚有一般工友，身无余积，而又愿意留法者，又因军事待遇严酷，不堪忍受，遂纷纷私自逃去工队，隐踪匿迹，流落各地者足有千余名之多。至今共留法之华工为两千余名。

旅法华工会于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重整旗鼓以来，各地相

继成立分会，计达六十三处。工余学校亦有三十余处之多。言论有《华工旬刊》。内部颇为一致。因此时工团的组织早已无形消灭，工会日见发达，颇抱乐观的气象。至本年年底情形又为之一变。

到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常年大会，确实就无精神了。其原因是华工合同已满，法军部纷纷遣送东归，几乎无人过问工会事务，又加以工会内部办事人不能尽职，事事不求自振，未经三阅月，几至经费无著，是以走的走，辞的辞。余见工会维持无人，由克辞工到会，力求整顿。那时人心涣散，至本年九月间，实属无法支持，不得已会务就停顿了。至一九二二年十月十日，一般热心同志，见无团体之艰难，各事不能进行，是以克鲁邹地方召集一代表大会，决议恢复工会，暂设临时委员会，为本会过渡之机关。今年一月一日始正式又把旅法华工会的旗帜重树起来。

这次工会的恢复，本着群策群力的新精神、新勇敢、新奋勉……一切皆是新的。它的历史，也应另翻过一页新的来记载它。

结论：

旅法华工会有了四、五年继续不断的生存历史，又有了四、五年继续不断的奋斗和精神，前者是为争得“自由”；后者是为争享“教育”。前页的历史已经过去，是旧的；后来的历史未完成，是新的。它的历史虽然不同，不同的区别，是“自由”与“教育”。“自由”与“教育”意义不同，而需要则同。人不“自由”无宁死；人不受“教育”与草木何异。那我们为得“自由”而争，为求“教育”而战，虽死尤荣。前者是失败了，好在而今皆恢复了自由，后者未达，还不敢预定，看我们精神和勇敢。前者为什么失败的，后者当如何改良。我们应将前者所得的内部分歧而不一致失败的教训，而今当如何的思索一番。工友们、弟兄们，我们若不想做人

也就罢了；若想做人，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使华工教育实现？

据我的预测我们的教育实现与否？惟视我们团结一致与否来下断语。

袁子贞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编于巴黎华侨协社

《工人旬报》第二十一期，一九二三年五一纪念号

附 录

留法华工之工作情形及工余教育

(陈维新在沪东公社演讲，韦生笔记)

我新从法国回来，在法时曾任华工青年会干事，所做的事，便是办理华工的工余教育。原来赴法的华工，各人有各人的心愿，各人有各人的期望。总括起来说，不外下列的四种：（一）因为想望赚钱。中国的劳动者极多，劳力极贱，从早至晚作十二时的工作，还只能得工资两三角；若在外国劳动时间较少，工资反要高出若干倍，所以多数人宁肯离乡背井赴法作工。（二）因为中国劳工既多，工厂又少，多数人有着气力——作工的能力，却找不到作工的机会，仍不免流为失业的人。社会上的生计艰难，逼迫得这班人茫无生路，所以听说招募华工，就欣然而往。（三）有些知识稍高的人，觉得国内的实业建设，还不够满足他们的想望，于是趁着招华工赴法的机会，远渡重洋，去求觅更高尚的学问和技艺。（四）有些好奇的人，一心想周游天下，瞻仰各国都市的繁华荣盛，所以赴法作工。他们赴法的动念虽然不同，然而到法所做的工，都是苦工。其中知识高的人绝少绝少，而且大多数的人，是完全不识字的。

赴法华工，总数约十六万人，在英军服务的有十万多，在法军的有五万多人。后来美国来欧的军队有百七十万之多（原拟三百万），也须招用华工，因一时招募不及，便向法国陆军部借用华工一万人。华工所作的工，那真苦极了！每日到前敌火线上宽挖战壕，起初所挖的战壕大约三步长四尺深四尺宽，后来增加到五步长四尺宽四尺深。他们上工下工都没有一定的时刻，甚至只见上工，不见下工回来！因为欧战所用的氯炮，闻着烟气，便要丧命。每死一个人，并没有什么收殓安葬，仅仅草草掩埋，钉立一个十字架，作个标记。我曾到过巴黎北方的一个地方，单是那里一处，便有七百八十个十字架，可怜这七百八十个海外孤魂，一个一个都是我中华的同胞！我记得在中国青岛、南京、上海各处招募华工的时候，一个一个还要经过外

国医生的检验，身体稍为虚弱，目力稍为短视的，都要被拒绝，可是到了欧洲，便把他们放在无情的炮火里去讨死活，说来真是伤心！

幸而这次大战，协约国占了胜利，我们几万的同胞，也做了拥护“正义”“人道”的功臣。而且中国参战的唯一功绩，也就是华工服务战场的事业。英、法、美各国，自从得了华工的帮助，替他们修路筑桥，运送军械货物，他们便得将自己原来的辎重队、工程队都改编为步军、马军，增加他们的战斗力。大战结束，华工的功劳，实在不小！所以欧洲和议，起初日本人想欺负中国，说中国毋庸另派代表，即可由日本人兼代，美国人便出来伸公论，就是引华工的劳绩，作为中国参战的功劳，结果中国也能派出代表。后来山东问题，便是亏得中国代表得力（？），才勉强把青胶问题作为悬案；不然，日本人早把青岛、山东占去了，使得中国开口不得。

华工的功劳，固然不错，然而他们的知识程度，确实太低，所以做出来的事，未免还嫌是极下等的。稍为高尚的功业，他们没有知识学问便做不上来了。一个人没有多的财富，不算是穷苦可怜，只有毫无知识学问，那就真是穷苦，真是可怜！因为有了知识、技能，就可拿他去作谋生的工具，作致财富的器具。我在法国华工青年会所做的事，正是为着这个。我看他们知识浅，程度低，识字的少，便想个法子去帮助他。我起初对他们演说外国强盛，中国衰弱的道理，就在人民的程度不同。外国人不识字的人极少，中国则识字的人极少。中国要强，第一步便是使人民识字的加多。我随即就问他们愿不愿意从新学习识字，受些补习教育，去增加他们的知识。他们都被我感动了，齐声都回答“愿意！”

我对于他们的补习教育的办法，是每晚认识十个字。照此连续不懈，一月就能认识三百字，一年就能认得三千六百字。这个数目，差不多把寻常应用的字都包含了。一个人只要如此认字一年，便终身受用不了！我起初选择极容易的字编成五言诗歌，由浅入深，每晚教二句。有一晚由六时至十二时，苦苦教读，学者毫无倦容（按此于卫生上大有关系，还要希望陈先生注意）。二月后恰恰把一百二十句诗歌教完，他们便能看报了。每日散工后，人人捧张报纸读起来。

后来我从商务印书馆购去初等小学的国文课本，便当作他们的教科书，继续教读。在第一本很粗浅，每晚能读五课；到了第二本，每晚便只读二课，七月之后，他们看书写信的能力，已很充足了。

我如今带了他们所抄的课本，和写给我的信，给大家看看。其中有一

人，年龄已到三十五岁，读书极发愤，成绩很好。他又最节俭，到法半年，不过花费五十法郎的零用钱，有次因为忘记二个法郎的用途，急得一夜不曾合眼，后来毕竟记忆出来，那二个法郎是钉鞋钉用去的。这是他省俭的美德！

中国社会里，从前注意不到工人教育；工人自己也没有希望教育的心愿。要晓得工人的教育发达，知识增高，对于个人能多获工资，增进生活力，对于社会，能造作更有价值的事业，增进人类物质的文明。我对于留法华工，要算勉强尽了一点心力，成绩也还不错；可惜我因事改赴伦敦，绕道美国，回到中华，没有继续去帮助他们。不过我希望中国无论何处，无论那种工人，都能得到补习教育；从事工人教育的热心家，赶快兴起！

《时事新报》1920年6月15日

三、工读主义、工读互助团 与赴法勤工俭学

工读互助团

王光祈

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是实行我们理想的第一步。现在北京方面已成立了，各省亦将次第组织，这真是一个很可喜的现象。若是工读互助团果然成功，逐渐推广，我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渐渐实现，那么，这次工读互助团的运动，便可以叫做“平和的经济革命”。

自从这个团体发生以后，各处同志来函探询讨论的约有数百封，我因为事忙，不能一一答覆，今天我做这篇文章，便是一封敬答各同志的“覆信”。

这篇文章分为四段：（甲）工读互助团发起的动机及成立的经过；（乙）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及其预算；（丙）工读互助团与其他各种组织不同之点；（丁）工读互助团的将来。

（甲）工读互助团发起的动机及成立的经过。

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我便是其中的一个。去年二月由沪返京，取道金陵，曾与左舜生君讨论一次。去年夏间又有一封长信论及“小组织”事，颇引起社会上研究“新生活”的兴趣。但是我

们中国人向来有一种“只说不做”的习性，前回讨论“小组织”问题，亦犯了这个毛病。我对于“小组织”不能使他在最短时期中实现，是我生平一桩极可耻的事！这回讨论“工读互助团”问题，我又怕犯这种“只说不做”的毛病，所以我那篇《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以后，立即奔走筹画，不到一个星期，居然有了头绪，不到一个月，居然组织成功，其中最出力的，当首推陈独秀先生，这是我很感谢的！

那篇《城市中的新生活》发表后二三日，便有数十位同志来信愿从事此种生活，一星期后，外省亦有许多同志来信讨论此事，于是渐渐由理想见诸实行。后来我草拟“工读互助团”的简章，大半根据于《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兹先将此文抄录于后：

城市中的新生活

数月以前，我与左舜生君讨论小组织新生活问题，注重乡村间的新生活。今天我所提倡的是城市中的新生活。

昨日我著一篇改造旧家庭的方法，主张组织一种女子互助社。今天我所提出的就是把女子互助社的范围扩张为男女生活互助社，为苦学生开一个生活途径，为新社会筑一个基础。

现在青年男女受家庭种种压迫，欲脱离家庭另谋独立生活，但是一个少年人初离家庭，四顾茫茫；社会黑暗又胜过家庭百倍，大有穷途之叹。我们若先有一种适当的组织，可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胆子大了，便可踊跃前来，与黑暗势力奋斗。这是第一个理由。

现在青年男女大概皆倚赖家庭生活，一方面为家庭之累，一方面养成倚赖习惯，终身不能独立生活；为社会之蠹。若是有一个适当组织，可以训练他们的独立生活。这是第二个理由。

现在社会制度不良，平民生计日艰，虽有优秀青年，亦为境遇所迫，不能读书。若是有一个互助组织，便可自由读书。这是第三个理由。

我们大家的脑筋中都希望将来有一个新社会实现。但是若要新社会实现，必先养成一种互助劳动的习惯。若有了适当组织，便可以养成互助劳动的习惯。这是第四个理由。

我们天天在文字上鼓吹改革社会，从未有改革社会的实际运动。这种互助组织，便是我们实际运动的起点。这是第五个理由。

有了以上五种理由，我们便应该计画一种实行的方法。

(一)这种团体的名称，可以称为“工读互助团”。因为在这种团体里的团员，必要具备两种资格：

(1)作工；

(2)读书。

(二)生计方法，暂时可以分出两种：

(1)手工：如织袜、织手巾、装订书籍之类；

(2)贩卖：如贩卖国货及书报之类。

关于置备机械、租赁房屋的资本，我们愿意担任筹募。

(三)团员不限于男女，均在一处共同作工，惟寝室分作两处。

(四)每日作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作为娱乐及自修之用。

(五)共同工作所得之收入，为团体共有之财产。

(六)团员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皆由团体供给。

(七)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皆由团体供给。

惟所购之书籍报纸均系团体共有。

(八)团体中须置备陶情悦性之音乐数具，随时举行各种游

戏，共同娱乐，或结队郊外旅行，强健身体。

(九)团员求学择校，完全听其自由，并可用团体名义请求各校特准旁听，减少学费。

(十)若因工作时间太多，不便在各校听讲，则由团体每日敦请有专门知识的学者教授二钟。

(十一)凡有团员一人之介绍，经本团体评议会认可，便得为团员。

(十二)凡自愿退出团体时，须提出理由书，经评议会通过，得听其自由退出。

(十三)每日工作所得，皆须在册上注明，若有怠于工作情形，由评议会提出警告，若经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即令退出团体。

(十四)本团评议会，由团员全体组织之。

(十五)本团执行部由评议会中选出若干人组织之。

(十六)执行部办理会计、庶务等事。

(十七)本团团员须随时佩带本团徽章。

(十八)团员有不道德之行为时，互有规勉之义务，若事情重大，有妨团体名誉，即由评议会令其出团。

以上数条是我随手写出来的，杂乱之弊，在所不免。将来正式组织时，再作成有系统之规定。这种组织比半工半读学校好。因为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是有限制的。不能将各科皆办齐全，以应一般苦学生的需要。而且程度参差不齐，又不能开办若干班次。现在把生活与求学分成两事，较易办理。第十条特请教员教授，是一种补助方法。

这种组织比“成美会”好。因为“成美会”供给苦学生的学费，在供给的方面，便是一种恩惠行为，在受供给的方面，便是倚赖

他人生活。故不如这种团体，完全由自己奋斗。

这种组织比“新村”容易办到。因为“新村”须要有土地，而且我们现在生活的根据，又在城市。所以这种主张比较切实可行，更为需要。

这种组织，除北京先行着手外，将来在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处都要设法推行。我很愿意费些时间，专奔走此事。

这种办法已与陈独秀、李守常诸君等商量，我们立刻就要做去。现在请求阅者诸君两事：

- (一)代调查手工艺种类，并说明需要资本若干，务请详示；
- (二)凡愿为此种生活者请先期见示。

通信处北京东华门宗人府东巷东口内蓬庐、王光祈。

工读互助团的草案拟定以后，又到各处调查，编制预算，然后由发起人开了一个会议，将预定的开办费一千元，由各发起人签名自愿担任筹募若干，限本月月底缴齐。一面租房子，一面制家俱；一面接洽团员，一面向外募捐。不到半月工夫，诸事齐备，所募之款亦已逾额，又开了一次团员大会，工读互助团遂居然产生于“首恶之区”的北京城里了。

(乙)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及其预算。

兹将该团简章，预算及募款启事，抄录于后，便知道他的组织极其简便，容易举行。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

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顾兆熊、
周作人、王星拱、高一涵、程演生、张崧年、
陶履恭、李辛白、陈溥贤、徐彦之、罗家伦、
孟寿椿、王光祈。

关于缴纳捐款等事，请与北京大学新潮社徐彦之君接洽。

工读互助团简章

(一)宗旨 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一人之介绍，经全体团员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人每日必须作工四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

厨中事务，及打扫院宇，由团员轮流担任。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

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惟书籍系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类暂分九种：

(1)石印；

- (2) 素菜食堂；
- (3) 洗衣服；
- (4) 制浆糊；
- (5) 印信笺；
- (6) 贩卖商品及书报；
- (7) 装订书报；
- (8) 制墨汁及蓝墨水；
- (9) 其他。

(六) 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七) 设备 设书报室及音乐室。

(八) 组织 由全体团员组织“团员会”选举事务员，并讨论团中重要事务，及审查新入团员；

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事务；会计若干人，分管各组会计事务；

设庶务二人，管理全团买卖及一切杂务；

事务员每月末日选举一次，得连任一次；

组织细则，另行规定。

(九) 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作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

(十) 出团 团员得自由退出团体，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 附则 凡团员不能入校听讲者，得由本团聘请教员，每日教授二钟，若程度不齐，得适用单级教授制。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另有细章。

本团简章，得由“团员会”随时增改。

报名期限以额满为止，俟经费充足时再为推广。

凡报名愿入本团者，请注明愿在本团何组工作。

通讯处：北京东华门内宗人府东巷蓬庐王光祈。

本团预算及工作分配方法

本团因便利团员求学起见，暂分为三组，共需费一千元。

第一组二十七人，地点在北京大学附近；

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石印及装订。（三）洗衣。

第二组十九人，地点在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

营业要目：（一）素菜食堂。（二）洗衣。（三）制造小工艺，如浆糊、墨水等。

第三组若干人，地点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本组全由女子组织）；

营业要目：（一）编织；（二）小工艺。

第一组开办费四百元。（食堂与石印局系在两处）：

（一）开素菜食堂共需房费、设备费等一百元；

（二）石印机器及其附件一百五十元；

（三）石印局房费一百元；

每 月 经 常 支 出	每 月 经 常 收 入
两处房金 共五十元	食堂收入一百元除去资本
伙 食 共七十元	石印及装订收入一百二十元
教育费 共六十元	洗衣收入五十元
衣服费 共三十元	
医药书籍邮票等 共六十元	
共支出 二百七十元	共收入二百七十元

(四)买家俱五十元。

工作分配方法：

(甲)食堂每日十人，其分配方法如下：

四人担任(上午十一钟至下午一钟；下午五钟至七钟)食堂招待坐柜的工作；

二人担任(上午十一钟至下午一钟；下午五钟至七钟)灶上的工作；

二人分任(上午七钟至十一钟)食堂招待坐柜及灶上的工作；

二人分任(下午一钟至五钟)食堂招待坐柜及灶上的工作；

下午七钟以后之工作自由担任。

(乙)石印及装订每日十二人。

机器每日八人。每日十六小时分为四班工作，每班二人，每人四小时；书写及装订四人。

(丙)洗衣每日五人(收送衣服一人；洗晒衣服四人)。

以上三项工作，共占二十七人。

第二组开办费三百元：

(一)食堂设备及房费共二百元；

每 月 经 常 支 出	每 月 经 常 收 入
房 金 三十元	食堂收入 一百元
伙 食 共六十元	洗衣收入 五十元
教育费 共四十元	小工艺收入 四十元
衣服费 共二十元	
医药书籍邮票等 共四十元	
共支出 一百九十元	共收入 一百九十元

(二) 购买制造小工艺的原料及工具一百元。

工作分配方法：

(甲) 食堂每日十人，分配方法与第一组相同；

(乙) 洗衣每日五人，分配方法与第一组相同；

(丙) 制造小工艺四人。

第三组开办费三百元：

(一) 房费一百元；

(二) 购买工具及原料等二百元。

每月经常收支及工作分配方法，俟开办时更为精密计算及分配。

上列简章及预算中，须说明者，谨述如下：

(一) 团员入团以后，须必工必读，二者不可缺一。至于未入团以前，曾经受过教育与否，在所不问。惟须考察其是否了解这种团体的精神。

(二) 工作以时间为标准，不以工作结果为标准，譬如甲只要两点钟便可织一匹布，乙需要四点钟始可织一匹布，但是甲仍然应该作四点钟的工，以尽其所能。至于工作有难易轻重之别，宜随时轮流交换工作，以均劳逸。

(理由)譬如有甲乙两人，甲可以举重一百斤，乙可以举重五十斤，若甲故意只拿八十斤，其结果虽比乙多拿三十斤，但是我们心褒乙而贬甲，因为乙系尽其所能，而甲系不尽其所能。我们既主张互助，自应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即简章中所谓“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四小时”的规定，都应该取消，纯由团员本互助的精神，以尽其所能罢了。

工读互助团内的工作，关于精深技术的甚少；所以随时交换

工作，尚不发生困难。

(三)工作所得必须归团员公有。团体的盈虚利害，便是团员的盈虚利害，团员的痛苦幸福，便是团体的痛苦幸福，因为团员是团体的一部分。

(四)团员所必需的生活费用，由团体供给。现在团体对于团员所供给的各种费用，尚略有限制。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互助习惯，便可由团员自由取用，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

(五)现在工作种类，关于“生产的工作”尚少，将来多添“生产的工作”。我最爱种菜，因为这种工作，极有生机。

(六)事务员最好由团员轮流担任，任期不必太长。但是恐团员中因性情关系，不善办理事务，反有害于团务进行，故一月选举一次，既可以比较的易得相当人员，又可以免把持的毛病。

(七)团员不分男女均在一处作工。惟按照现在情形而论，有许多女子不敢同男子一处作工，故特为女子专组织一组，其余各组仍是男女共同劳动。

(八)团中预算虽经几人调查，始着手编制，但是其中仍必有多少错误。

(丙)工读互助团与其他各种组织不同之点。

第一、不是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完全是“蹴尔而与之”的残羹冷炙。工读互助团的基本本，虽是捐助得来；但是那些捐助的人或是希望“理想社会”实现，故努力出资，筹办一切；或是恐怕社会革命快来了，赶快把自己的钱贡献一点于工读互助团中，将来或者可以免去一场流血的革命，因为工读互助团是一种“不流血的经济革命”。故就捐助的方面而言，决不是“蹴尔而与之”的慈善事业。而且团员中颇有自由捐款的，更可以证明决非慈善事业。若就提倡的人而言，专

为接济几位苦学生，而不惜终日奔走以经营之，亦太值不得。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接济苦学生，是在创造新社会。

第二、不是职业学校。

职业学校是在养成专门技术人材，为国效用。工读互助团是在养成一般劳动互助习惯，以便将来改革社会，他的目的不在养成专门技术。职业学校招生以学术为标准，工读互助团征求团员以思想道德为标准。

第三、不是《解放与改造》所介绍的所提倡的合作。其不同之点有二：

(1) “合作”(Co-operation)承认资本，所以他们的资本是每年有利息可分的。工读互助团的基本金，是没有利息的，亦不是谁的股份；

(2) “合作”营业所得的余利，或按照股份给以利息，或依各个工人所得的工资的多少，或依各个买客所出的钱的多少，记在他们名下，当做他们入社的股本(参观《解放与改造》第一卷第八号《近代的合作运动》)。工读互助团营业所得的余利全归团体。团员各取其所需。我觉得工读互助团比“合作”彻底，但是工读互助团所需要的互助道德，更觉紧要。

第四、不是半工半读学校。

因为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是有一定的，而且在本校求学。工读互助团的课程是没有一定的，无论入何种学校，都是可以的。

第五、不是成美学会。

因为团员所用的，都是他们自己血汗得来的。

第六、不是其他各科工作的组合。

因为工读互助团是工读并重的，他的宗旨不专在作工。

总之，工读互助团的理想，便是：

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丁)工读互助团的将来。

现在武昌、南京、天津、湖南平江、上海、浙江各处皆将组织，前途很有希望。但是我希望组织的范围愈小愈好，而组织团体愈多愈好。若有联络的必要时，还是实行我们“小团体大联合”的计画。我们团员随便到什么地方，皆有工可做，有书可读。

筹款方法或由发起人担任筹募。团员或由自己集资；或开各种游戏会筹募亦可。

征求团员，务要慎重。选择工作，务求有益、有利、有趣。

陈独秀先生云，此种团体经济方面、道德方面皆要极端注意。

顾梦渔先生云，照欧洲各种组合的成例，先有消费组合，然后再办生产组合，方不失败。

李守常先生云，照美国“宗教的共产村”的成绩而论，经济方面，尚无可虑，精神方面尤为重要。

我以为工读互助团是初次试验，须俟切实做去，始能发现他的毛病，发见毛病立刻医治。若是此次试验成功，吾人理想社会便不难实现；若是失败，至少可以阻滞进化半世纪，我们都是大罪人！

将来办理久了，已养成劳动互助习惯，所有一切简章规约皆可废止。我们以后的生活，便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政府——于我何有哉！”

著者按：蔡子民先生曾提议将“工读”二字改为“工学”，后来开会讨论，大家以为“工读”名称既已宣布，不必更改。而且“工学”

二字与“农学”“医学”相似，恐他人误认为研究工业学问的团体，所以决定仍用“工读互助团”名称。

我们为推广工读互助团起见，特在《少年世界》上专辟一栏，登载此项消息。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20年1月15日

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

蔡 元 培

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的言论，他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这个学会的会员，现又发起一个“工读互助团”，他的宗旨与组织法，都非常质实。要是本著这个宗旨推行起来，不但中国青年求学问题有法解决，就是全中国最重大问题，全世界最重大问题，也不难解决。这真是有大希望的。不过我觉得“读”字不如“学”字的好，所以用“学”字。

请先讲“工”字。西人有句格言，“人不是为食而生的，是为生而食的。”我仿他的语调造一句，“人不是为生而工，而是为工而生的。”有一种作工的人，自己说是“谋生”，仿佛是为生而工的凭据。但这是经济界病的现状，决非全部的人生观。要是人仅仅为生而工，那末，石器时代的工作很可以谋生，何必进而作铜器、作铁器呢？游猎的民族至今尚存，何必进而为农业、工业呢？就说是实业的工作，都是有益于生存的，何必又进而为纯粹的科学、哲学与美术呢？且如古语“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人到能作工的时候，断没有再活百年的，为什么要作“百年之计”呢？文学家、美术家的著作往往受同时人的揶揄，非笑，直到死后几十年，几百年，才受人崇拜。他们为什么要作这种工

呢？试验药品，试验飞艇、飞机，探南北极，到荒僻地方采集博物标本，到野蛮社会考察民族状况，往往失了生命；科学家的新发明，哲学家的新主义，受旧社会反对，也往往失了生命。他们为什么要冒险作工呢？所以知道“工”是人生的天责，出于自然的冲动，决非是为生活的欲望强迫而成的。

人类以外的动物都能作工，昆虫中蜂蚁的工作是程度最高的。但他们一代传一代总是这样，是全靠本能的缘故。又如鹦鹉、鸚鵡也能仿效人言，但他们听一句说一句，不能变化，这还是本能的作用。人的作工是一时有一时的变化，一代有一代的进步。因为人能学，所以学是工的预备，但是学与工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间接而又间接的。譬如学洗衣，学编织，学烹饪，学印刷，学制造小工艺，学贩卖报纸及坐柜（这都是工读互助团先拟试作的工），是直接的。因这种工作上材料的关系，想研究矿物学与生物学；因动作的关系，想研究力学；因热度、色彩与化合、化分的关系，想研究热学、光学、化学；因计算的关系，想研究数学、经济学；因视觉、味觉的关系，想研究心理学；因美观的关系，想研究美学；因交际的关系，想研究社会学，这是间接的。又如为满足求真的志趣，与预备高深的工作，想研究纯粹的科学哲学；为满足审美的兴味，与调剂机械性工作的厌倦，想研究文学及图画、雕刻、音乐、美术等，是间接而又间接的。在工学互助团中除每日作工四时外，均可求学，是很方便的。

小工业的时代各作各的工，成绩总是有限，后来分工细了，工业大大的进步，这是互助的效果。从前劳工与资本家反对，劳工总是失败；后来同业的劳工联合起来，一国中各业的劳工联合起来，各国各业的劳工联合起来，资本家不能不让步了，这也是互助的效果。但是资本家与劳工还是对待，还是互竞，所以工业

上还免不了苦况。也有人说，贫富不平等的原因，就在教育不平等。一部分的人可以受高等教育，在学术上有点儿贡献，但不是独学便能成功，是靠多少师友的助力。况且学术为公，政治上虽然有国界，学术研究没有国界，所以能达到现在的程度，这是互助的效果。但是研究学术竟还是少数，有许多人进了小学不能进中学，进了中学不能进大学，少了许多人研究，学术的发展自然也受了限制了。要是经济的组织大大改变，全世界做成一个互助的团体，全世界的人没有不是劳工，那工作的时间，一定都可以减少；那求学的机会，一定都可以平等，岂不是现在世界最难解决的问题，一切解决，成了最幸福的世界么？

凡事空话总不如实行，大的要从小的做起。要是我们空谈世界主义，一点没有实行的预备，柏拉图的《共和国》发表了已经三千多年，不是至今还没有实现么？现在少年中国学会的工学互助团，是从小团体脚踏实地的做起。要是这种小团体，一处一处的布满了，青年求学的问题，便可解决。要是感动了全国各团体都照这样做起来，全中国的最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这岂不是最大的希望么？

《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七期，1920年1月15日

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

蔡 元 培

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进步的都是。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要取所需，常苦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没有。这不是文化进步的大障碍么？我们要除去这个障碍，就要先来实行工学并进的生活。

我的朋友李石曾君在法国时，曾同豆腐公司的几位工人，发起了一个勤工俭学会，每月印一篇《勤工俭学传》，我也作过一首序。那时候，世界大战没有结束，法国的工厂很要工人。俭学会的学生，因为家款汇不到，也加上了勤工的性质，到工厂去作工，试验得也很有成效。所以李君回国后，约集同志，又设了几所勤工俭学的预备学校，招中学毕业生，给他预备法语同工艺上的知识，一年毕业，毕业后送到法国去，很受法国工厂的欢迎。

后来得了一个消息，说他们还有五百多作工的学生，可以安插，兼且与邮船公司商定，这五百学生的船票，可以减价。从此各地苦学生，都想出去。好多是没有预备过的，到了那边，或是体力太弱，或是法语太浅，或是工艺上知识太缺乏，一时没有适宜的工作，或在法国预备，或要别筹学费，改为纯粹的俭学生，不免生出困难。所以那边又来了几个电报，说是送出去的学生，要体力相当，与预备恰好的，才是稳妥。因而华法教育会重订了勤工俭学生预备赴法章程几条：

- (一) 凡勤工俭学生愿赴法者，须在中国华法教育会所立之预备学校，至少肄业一年；
- (二) 在各预备学校肄业一年以上之学生，其毕业试验时，各种科目及格，且曾在工厂实习者，须在北京或上海由本会医生检验身体，是否可以工作？检验合格者，得向本会报名赴法；
- (三) 报名时，须缴整装费，川费，及到法后度日费用等，共银元六百元。

这种条件，都是从新得的经验上发生，是不得不然。但是照这种情形看来，留法的勤工俭学生，无论如何尽力扩张，那人数总是有限的。(一)因法国工厂不能无限的收容；(二)因一年预备，与六百元的费，也不是人人能出。不能不想出弥补此等缺陷的方法。

到法国后，可以半工半学，难道在中国不能这样办么？所以少年中国学会的王光祈君又想了一个工读互助团的办法，(我的意思，想提议改“读”字为“学”字)在北京已经组织了三处。他的优点是：(一)所作都是小工，可以自由支配，不必仰仗工厂；(二)每人每日作工四时，有许多时间，可以求学；(三)设在学校左近，可以到校听讲；不能到校的，专请教员来讲；(四)收入的，消费

的，都由团体支配，各人于作工求学以外，不必分心，全凭自己的力量，用极少的经费，极简的方法，可以尽作工的责任，达求学的志愿，实行互助的主义。这种便宜的事，恐寻不到第二件呵！我希望全国的苦学生，都在各地方组织起来。我希望全国作工的人，也能用这种方法，达他工余求学的目的。我希望全国有力的人，助成学生、工人，组织这种团体。

自发明这个组织以后，可以到外国去的，就用勤工俭学会办法；不能到外国去的，就用工学互助团办法。劳动神圣，教育普及，真是“取之左右逢其源”了。我所以特在九年一月一日的《时事新报》增刊篇幅上，用极诚恳的意思，为这两团体介绍。

《时事新报》增刊，1920年1月1日

我的留法勤工俭学观

子 暇

.....

以下说勤工俭学。这四字就是说，勤于工作，俭以求学。我的主张这两事是应该打成一片，不应划为两段。为什么呢？人人应该读书，人人应该做工，这两句话，无论何人，是反对不了的。但是有些人弄错了，误会了，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原故。我现在举出甲乙两说作代表，再加以批评解释。甲说，勤工是手段，俭学是目的，所谓勤工俭学，是以勤工所得工资，去补助他的学费。乙说，不然，勤工也有学在其中，俭学也须由工而得，俭学比如说理，勤工比如实习，工即是学，学即是工，同是目的，同是手段。甲的一说，是许多人的意思，连发起这事的人，起初也有些是如此的计划。但我现在却以乙说为比较的彻底些，有意思些。因为这勤工俭学，是一种主义，是一种正当的人的生活，不单是支支节节，替人家省钱读书，勉强做一回工人，再还他学生老爷的面目去。所以主甲说的，每说勤工俭学同时并进，总是不行，最多只能勤工数年之后，乃能俭学，于时间精力，两不经济。这种人乃以为勤工俭学，不是求学的正轨，是走弯路，不得已的方法，我现在也不反对这见解，的确他能走弯路，坚忍的走弯路，我也佩服他，甚至有些是不能不如此的。但

主乙说的，乃以为一来读书的也本应该做工，做工的也本应该读书；二则做工即实用其所学，求学即增进其工艺。譬如学金工的，专学些理论是不行的，重在实行去打铁；学农业的，重在实行去耕种畜牧。那打铁、耕种是工，然何尝不就是学呢？推至于图画、刺绣、印刷、裁缝、书写、教授、翻译书报，……也都是工，也都是学。一个人，是从小至老，应该做工的，从小至老，应该求学的，所以工人学生两种人，应合而为一，才是新世界的生存者。这么一来，工字的范围，不得不为广义的，而勤工俭学，乃是“工读主义”的一种产物。目下盛行的工读互助团，也许有些相似的之点。是了！你试看：蔡子民先生作的《勤工俭学传序》，已老早明白说到应该做工的道理。设若不然，勉强去勤工，不得已而作工，还说甚么彻底的见解，光明的态度，简直是“过河拆桥”，几多痛苦！所以我们想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从今以后，不可不有一种彻底的觉悟与见解及行为。看勤工俭学是怎么一回事，我如何的去实行他，假如预先不想好，临时进工场，你就勉强把得起铁锤，缝得成衣服，译得出书报，但是有甚么意思！

真不得了！你看一年以来，不绝于印度洋、地中海，那一百、二百一批而去的出洋学生老爷，穿起西式洋装，吐出中式浓痰，怪丑人的，法语也不懂，工作也不通，这算还可以补足他。只对于勤工俭学，既不了解，又难实行，——当然很有些优秀分子，非常了解，又能做到的，但是比较的少，——他到了法国，就困难万状。自身货色不好，总妄想售得高价，本身不善做声，（不能法文，聋哑双全）去图销路，幸而有一个介绍人——华法教育会——替他帮忙想法，将他销出去。他又不安分，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比如介绍他去做机械的工，他又不合；不得已去

作小工，他又苦得不堪。于是说介绍人不尽力，甚至说华法教育会是骗了他们来到法国，使他们不得下台。唉！你知道吗？华法教育会，并没有甚么该欠着你们的债务，他是一个完全尽义务的好朋友，只图力之所能及，帮你的忙。你试看看留学监督处、公使馆，他才有当然的职务，而他全不管你们，你们何不去质问质问啊？我不是华法教育会里的人，不过觉得华法教育会，是应该我们大家来弄，不应是首领制的东西，所以两方须得互助，极而言之，也须得互相谅解才是。

我希望国内的华法教育会，要有一个详细的报告宣布出来，给大家晓得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是个甚么状态，预备去法国的，好取一种甚么态度。我们现在单凭那些片面之谈，零碎不成系统的消息，说好说歹，各有其主观，各有其偏见，于是真正可以勤工俭学的，裹足不前，而许多“面筋学生”，纷纷的乱出洋去了，岂不危险得很！说至此层，我真有些晦气！教育是何等重大的事！华法教育是何等重大的事！华法教育会是何等重大的机关！非常重大的事，非常重大的机关，要是让一些全不懂得甚么，只会说几句法语的人来胡混，我看前途真个危险啊！华法教育会发起的诸位先生呀！你们真要注意！真要注意！！

《时事新报》1920年4月21日

工读互助与勤工俭学

杨 贤 江

新思潮的产品除出上面文字的宣传以外，还可以指出几件具体的事。如“五四”与“六三”的两种运动，男女同学，社交公开等便是一个例。但此外尚有两件更特别的，不可不稍为说说。第一，就是所谓工读互助，这是八年间在北京发起的。宗旨在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每人必须作工四小时。生活必需之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工作种类有素菜食堂、石印及装订、洗衣、制浆糊、墨水、编织等。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当时曾经开办两组，共有团员二十六人。上海也有同样的组织，很受各地青年的欢迎。但是北京的工读团，不久便行解散。解散的原因，据我看来，完全是人的问题，因为团员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劳动的习惯，没有生产的技能，再挂上一块新生活的招牌，自然不能在经济压迫最剧烈的都市里生存了。第二，就是勤工俭学，这里可分为三派：一派是赴法的，一派是赴俄的，一派是赴德的。但真正的勤工俭学，还只能应用在一部分赴法的学生。在民国五年间，蔡元培、汪精卫、李石曾、吴稚晖、张溥泉诸先生在北京创留法俭学会，办留法工业预备学校，至八年已成立者将近二十校，如成都、长沙、上海、北京、保定、济南、布里村、长辛店等处皆有。是年派学生出洋，计四

川、广东、江苏、山东、江西、湖北、湖南、直隶等省有八十九人。及欧战停止，法国工人缺少，遂更有勤工俭学的事实发生，计先后到法者，不下二千人。至十年一月巴黎华法教育会以勤工俭学生多半不谙技术，不通语言，又皆贫乏，难以安置，特请北京华法教育会请教育部转知各地教育机关暂行停送赴法学生。但现在留法的尚有千余人。赴俄的学生在八年开始，至九年十年而大盛。因在五年以前（一九一七年）——作者写到此地时，适为十一月七日，便是俄国革命五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地球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而得胜利的苏维埃俄罗斯，为人类文明史放一种异样的光彩。到一九一九年莫斯科的东方劳动大学应了一般富于改革热的青年的需要而成立。于是印度、日本、中国本部、高丽、蒙古、高加索、鞑靼、乌克兰、土耳其、新疆……等地的青年，都前往赤俄的新都，去求新鲜适宜的生活。惟中日官吏深恐所谓“过激主义”的传入，故防范极严，不特不易出境，或者还要加以危害。然而冒险前往的还是不少，大半是相信共产主义而受有一种使者。他们回国以后，即从事于宣传革命的社会主义，或做劳动运动；或为文字鼓吹。听说现在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机关，凡有志于社会改造的有识的青年，倒不可不注意他们的行动呢！赴德的学生，因为马克跌价，认为难得的机会，故从十年起，几乎每月不断。他们除研究学术外，更努力于中德文化沟通的运动。他们对于最近的将来的中国学术界，必有代现在的美国派而兴的趋势。诸君请记取：民国十五年以后，我国学界上将为德法两派活动的时期了。

摘自《十年来的文化大观》，《学生杂志》

第十卷第一号，1923年1月5日

国内之工读互助团

太 玄

国内的工读互助团，便是国内的勤工俭学。现在已经很发达，除北京、南京以外，上海又设立起来。他们那一种互助的生活，互让的精神，和坚决的志趣，真是令人可敬。可见这工读主义，在中国人的心中，已经是有了很坚强的根据，留法的勤工俭学自然也是得了国内大多数人的同情。

自来中国有志趣的青年，都知道中国要改造，却每每不知道先改造自己，多半专尚空谈，所以始终没有成效；并且个人的生活根基既未建立，社会的经济组织又未改善，虽是有志的青年也不免做了很违心的事；脚跟稍软，便由此堕落下来。所以近年有“何以无论国内外青年学生一入社会便要堕落”的疑问。

留法勤工俭学，本来先是一种理想，现在入了实验时代，居然能够实行的人不少，根本上已经可以确立；近又得国内的工读互助团，加上一番证明，更可使怀疑的人释然；并且可以使一时不能来法勤工俭学的人，就近可以实行他的志趣。

近一年来因为新潮的勃发，都知道作工是一个人正当很必要的是事。国内的工读互助团，又很鲜明的标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宗旨，可见他们对于工读和互助已经是彻底的了解，有决然的态度，并非是一种趋时和盲从。这才是工读的真精神，这才是

勤工俭学的实行者，正可以使这里的同志听了格外的奋发。作工本是个很寻常很平淡的事，既不是为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不是为那穷极无聊没有办法才来干的。据我们知道，存得有上面两种观念的人确是不少，不但是他自己的苦痛，并且还使勤工俭学的空气中间有时现出一种特异的颜色；并且使旁观的人看勤工俭学成了一个非常的举动，对于勤工俭学怀了一个非常的要求，或是很深固的疑惑。所以现在此间的勤工俭学者，都认为有切实排去或证明的必要，但是已经被国内工读互助团的精神和组织完全证明了。

还有很多人，都以为作工读书是一时的手段，因此他心里所想的全不是工读精神上所要求的，自然他们将来还是难免含有中国已往的青年所具的危险性；他们要想在将来的新中国立足，也是一个问题。这也是这里实行勤工俭学的人，早想要将他解说驳正的，现在却被国内工读互助团精神和组织完全驳正了。还有在事实方面，这里的勤工俭学团体，因为谋已来的人较好的安排，所以不能不暂时中止国内的有志来法勤工俭学者。但是耽搁他们的时间，阻他们的锐气，都能令人很抱歉很踌躇的。现在国内有了工读互助团，可以使他们就近实行，先事预备。所以这里对于这问题的抱歉和困难，也是国内工读互助团的精神和组织调解了。

我们细看他们的章程，留心他们的精神，汇集他们的消息，知道他们更具有选择工作，共同生产，建立组合，化除男女界限种种特有的精神。又看见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的捐钱题名表，各界的人异常踊跃赞助，官僚军人，也居然解囊，足见他们的感化力不少，又令人憬然于国内空气的巨变。

并且他们的会员，同时完成工读精神，同时更奋身为建新去

旧的文化运动，更足以表示他们实行工读的根本观念的伟大，更是一件令人神往的事。谁说中国的少年，没有奋斗的精神？谁说中国的少年，还是在养尊处优席丰履厚的空气中过日子？我们看见国内工读互助团，便不啻是看见中国少年的真面目！

《旅欧周刊》第二年第十九号，1920年3月20日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二组概况*

第一组在骑河楼斗鸡坑七号，团员现共十五人。

章铁民 张树荣 吴名世 孟 雄 焕 业 施存统
秀 松 党家斌 俞 鸿 周 方 彬 然 百 棣
张伯根 仰 煦 周昌炽

第二组在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五号，团员现共十一人。

王 恕 郭曾楷 张衡沛 张 纯 刘 晦 刘 豪
罗 汉 李 实 匡 僧 欧 逊 訾 久

第三组现尚未举办

开办经费

第一组

预付房金六十元
家具一百二十三元
食堂开办费一百六十元
洗衣服开办费四十元
其余杂费三十元
电影股开办费预算共约四百元
共五百〇三元

* 题为编者所加

第二组开办费预算共约四百元

工作情形

第一组工作现有食堂、电影、洗衣三股，英算专修馆及石印股尚在预算中。

食堂股共八人，分两班，每班四人，两班轮流工作。早班自上午七时至下午二时；晚班自下午二时至九时。外雇厨司一人以资指导。食堂开设在北京大学第二宿舍对门，房租每月六元。营业收入因开办未久尚无确定数目。

电影股共四人。每星期一下午七时至九时在女子高等师范开演；星期二、星期三下午七时半至十时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大讲堂开演；星期六、星期日在男子高等师范风雨操场开演；星期四、星期五尚未一定。每月影片租钱三百元（以后可略改）。司机二人月薪三十元（因现在团员尚未能自己司机，将来熟悉即可省去）。杂费六十元。

洗衣服股共三人，于今日开始。

其余英算专修馆及石印，将来开始时再行报告。第二组工作分消费公社、洗衣、包饭三股，已着手预备开始。

职务分配

第一组 总会计张树荣。

食堂会计吴名世。

书记张伯根、仰煦。

交际仰煦。

以外各职团员自由轮流。

第二组 会计刘豪、訾久。

交际王恕、罗汉。

书记郭曾楷。

通信员

第一组 北京东城骑河楼斗鸡坑七号仰煦。

第二组 北京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五号罗汉。

《北京工读互助团消息》，《新青年》

第七卷第三号，1920年2月1日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三组 (女子)概况*

—

我要说工读互助团第三组的情形，就不能不先要说明工读互助团的意义和第三组的组织。工读互助的意义是怎么样？就是本人类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的意思。至于为什么要工读要有互助，那都是人生的问题，也不用多说的了。再说第三组的组织又是怎么？那吗是完全以女子组成，分织袜、缝纫、刺绣几门。每人听其选作一种。

照这样看来，第三组简直可以说是女子组。这组自从一月二十日在各报上登了招团员的新闻以来，到现在已有两个月了，还没有正式成立，是什么原故呢？可以分作两层说：

第一，团员问题。因为这个工读互助团是破天荒的创举，开各地女子组的先河，务必要做得精神特别有价值，所以选择团员不能受时间上的支配。

第二，经费问题。原来想由敝校(女高师)的同学开两天游艺大会，作为开办费的补助。不料那个会刚才弄得有点头绪，而京津的学潮趁着发生了，就把那一鼓作气的游艺会打得烟消云散似

* 题为编者所加

的。现在虽然好象平静了一点，但是那一落千丈的游艺会已是无形的消灭了。

游艺会既不能开，那么就不能不用第二种方法来救济。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以本组赞成人的名义发行一种捐册，送到各学校里去，请各学校的先生或同学自由捐助，还请我们学校的校长毛先生拿了一本到教育部去了，想那本捐册是很有力量的帮助。此外，各处也还有点希望，这几天据我们送到各方面的情形看来，都是很热心赞成，并没有推辞的。可见女子解放问题，只怕自己没有牺牲奋斗的精神，那吗，男子方面没有不帮助的。这个工读互助团也是女子解放的一种。至于捐款数和经募人，将来再行发表致谢。

现在房子已租好了，团员也来了几个，经费一层也有了把握。在春假后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当这初办的时候，不免有种种怀疑的态度和研究的性质，将来进行怎样，那也不敢武断。

致殊：《工读互助团第三组情形》，
《晨报》1920年3月24日

二

自从五四以后，“妇女解放”……一类关于“女子运动”的名词和讨论鼓吹的文章，春雨后的笋子一般多了！一班有觉悟的女子，也就一天天多，大家都以为牢狱似的家庭，黑暗圈套似的社会制度和习惯，非根本推翻不可。同时那家庭社会上的假招牌的理学先生哪，三家村式的教育家哪，和那赝鼎学者，都大卖力气来反抗阻止。呀！民国八年还是两阵相抗，死力攻击的时候。到民国九年，那么就短兵相接，打冲锋的时候到了！就是青年女子与老

年人大冲突时期。结果必不出下之三项：（一）逃亡，（二）屈服，（三）自杀。据我看来，这三条的结果：还是要看各人的人格如何，觉悟如何？如果是个根本觉悟的和自重人格的女子，最后一步应该不外第（一）条，第（二）（三）两项，必定无人如此。所以近来在北京的同乡，已经有两位女士“逃之夭夭”。预备一致进行的，还不知道多少？同时又发生一种困难，就是杨纯英女士所说的：“明天叫车拉往那里去呢？”要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就是要“女子生活独立”！阅者不要误会“女子生活独立”就是专门救济“逃亡”，不过因为有“独立生活”资格的，一定不会受家庭或社会的压迫，而出于上面（二）（三）项两条的下策，那么有觉悟的女子，尽可“奋斗”勇往直前，逃出那黑暗的“大森林”了！

“女子生活独立”，从那里最容易下手又最好？我看只有工学互助团，因为“工”“学”“互助”三样东西，不仅能够营独立生活，同时又可以发展“女子运动”的各种精神。现在女子高等师范的同学，果然一鼓作气的来组织。这种团体，要算女子运动前途的“灵光”。妇女解放……不致于专门挂在嘴巴上，讲讲。实行的步骤也下了“开步走”的号令了！各地的女子，想要加入的，一定很多。最好还是各地方都发起同样的团体。莫只图别人发起的便宜！现在他们章程还没有定妥，不过他们的大纲如下：

- （一）宗旨 实行女子工学互助。
- （二）团员 凡年在十五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的女子均可入团。（我以为年龄不应如此限制，只要能够作工就得）
- （三）每日作工四小时。
- （四）工作种类 一、织袜，二、缝纫，三、制零件，如小手帕、小儿用具等类。
- （五）供给 工作所得团体公有，团员学费、衣、食、住及

其他正当用费，均由公共支出。

(六) 经费 捐助及该校游艺会所得券费，其他与男子工学互助团相同，我也不说了。

呵！他那工作种类里面，还有“刺绣”一种，我以为这种工作，暂且可以不要。有几项理由：(一)因为刺绣，虽然是一种美术，不过现在多半供“军阀派”、“资本家”……家庭中间的装饰。我们似不可以宝贵的光阴，供他们一种非美感的玩好。(二)工作时，必提腕、曲腰、乖坐、有碍身体。(三)工作时，头必俯，有损目力。(四)此项消耗品，不能按时销行，于小本经营不合。有这种理由，所以特写出来，一以供留心女子工学的人的讨论，一以供发起工学互助团的参考。

罗敦伟：《介绍女子工学互助团》，
《时事新报》1920年1月24日

三

北京工读互助团发起后，各处仿行者甚多。现在北京女学生之愿工读者亦组织一女子工读互助团。顷正在试验中，不日即正式成立。现有团员四人。闻续来者尚不少。

团员姓名：钱初雅 纪伯英 何琛媛 韩德浩(韩国人)

《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时事新报》1920年3月30日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四组报告书

工读互助团第四组于九年二月四日成立，兹将该组报告照录如下：

(一) 地点 景山东松公府夹道八号。

(二) 人数 本组原为十人，因有一人赴法，现只九人，姓名如下：

张俊杰 赖庆祝 杜大学 李深荫 赵鸿恩 张遂能
刘 鑫 蒲照魂 吴时英

(三) 开办经费 本组经费原定五百元。以三百元经营贩卖及自作食物诸事业，以余二百元办织袜事业。现因经费尚未筹齐，织袜事暂缓。今就已支各项分列于后：

预付房金	二十元
家 具	六十元
修理房屋	三十元
食 品 部	三十元
杂 货 部	一百六十元
杂 费	十元

(四) 工作情形 现有工作只分食品（售元宵、醪酒、及川制腌肉、香肠等物），杂买（贩卖学校用具及日常的品）两部。每日以三班轮流：第一次由午前七点至十二点；第二次由十二点至午后五点；第三次由五点至晚间十点。每一次以三人经理，一任

杂货，一任食品，一兼助。

食品部雇司一人暂为指导。

(五) 职务分配 第一期各职员如下：

总 会 计 刘 鑫

杂货部会计 张遂能

食品部会计 蒲照魂

书 记 赵鸿恩 吴时英

交 际 蒲照材 李深荫

(六) 通信处 景山东松公府夹道八号食劳轩。

《晨报》1920年2月18日

上海工读互助团之筹备会

上海工读互助团，酝酿已久，二十七日在全国各界联合会开筹备会。到会者有陈独秀、王光祈、汪孟邹、左舜生、康白情、陈宝锷、张国焘、李思安、刘清扬、宗白华、涂国奥、孔昭绶、戴季陶、沈玄庐、邓峙冰、彭璜、肖子暲、齐铁忱、成圣瑞、曾翼圣、曹扬箎、陈煦、周剑秋等二十余人。首由彭璜报告开会宗旨，请大家讨论办法。陈独秀发言，先要认定工读互助团的宗旨，然后才定得章程。如北京办的，有些不合于章程所定的，以其定的四小时工作，现在则不仅四小时工作。再，所得公有呢，抑无论何物概归公有呢？前者能做到，（一）废除工价主义；（二）尊重劳动工作。公有比较的算是进步，而后者尤其彻底了。王光祈、左舜生、康白情相继发言，讨论结果，主由团员自决。次讨论作工时间四时恐不足，王光祈提出定六小时，但仍由团员临时看势，再加减。次讨论工读两不妨碍问题，众以应先决关系、地点及工作种类。康白情报告北京办的作工种类；刘清扬报告天津办的作工种类；陈独秀提出印刷装订；汪孟邹说不能维持生活，开办费太大；彭璜、肖子暲提出开饭店、洗衣两种普通的工作；陈独秀又提出种菜工作，众赞成通过。左舜生说地点以徐家汇一带为好，房价廉而有复旦、南洋等学校在旁，可以解决读的问题。陈宝锷说复旦附近孝友里一带为宜。于是决定筹备包饭、洗衣消费公社，或出租书报等工作。而读的问题，或在复旦旁听，或请

人教授法文等课。待后设法再讨论经费，预算一千元，以五百元为开办费，以二百元为补助费，以三百元作买地种菜的推广费。于是印募捐公启，发起人担任募捐，刘清扬提出募捐应定期限，决以两星期为期。众乃推定彭璜为临时会计。末后相继讨论进行办法，陈独秀说发起人不过各尽力赞助，而实行要在团员自身之努力云云。自下午三时开会，至晚六时散会。

《时事新报》1920年2月29日

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

现在中国的社会，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几成一种造就流氓的东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职业几成一种造就奴隶的东西。

现在的学制，是求学的时代不能谋生活，谋生活的时代不能求学。求学的时代不谋生活，学问就变成形式的、机械的了；谋生活的时代不求学，学问就是不永续的、不进步的了。

象这样看来，教育与职业是相冲突，生活与学问是相冲突，怎么能算为合理的教育、正当的生活呢？

因为要想一个教育与职业合一、学问与生计合一的法子，就来发起这个工读互助团；使上海一般有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可以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助协助的办法。这要算是我们发起人的唯一宗旨。

但在开始筹备的时候，约需一千元的费用，若是赞成我们的宗旨，而愿意帮助一般青年的人，希望能够在经济上赞助赞助为感！

上海工读互助团简章

- 一、宗旨 本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
- 二、团员 凡志愿入本团者，须团员三人之介绍，全体团员之认可，得为本团团员。

三、服务 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工作六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增加作工钟点。

四、权利 团员生活必须之衣食住及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均由团体供给，惟书籍归团体公有。

五、工作种别 暂分下列四项：

- (一) 平民饭店；(二) 洗衣店；
- (三) 石印；(四) 贩卖商品及书报。

六、工作所得 归团体公有。

七、设备 设书报室及俱乐部。

八、组织 本团公选事务员若干人，讨论团中重要事务。

事务员设总会计一人，管理全团银钱出入；

事务会计若干人，管理各组银钱出入事务；

庶务若干人，管理各组卖买及一切杂务；

事务员每月选举一次。

九、规约 凡团员有怠于工作情事，除私人规劝外，得由事务员召集团员会议，全体劝告。经三次劝告仍不努力尽职，即请其出团。

十、出团 团员得自由出团，惟须提出理由书。

十一、人数 本团暂以四十人为额，俟经费充足，再行推广。

十二、附则 本简章得由团员公决增改。

本团拟在徐家汇开办，工队的分配组织，俟开办后另订细则。

发起人 陈独秀 王光祈 汪孟邹 姜济寰 汤松
宗白华 陈子绥 陈宝谔 左舜生 康白情
张国焘 涂开舆 孔昭绶 邓峙冰 刘清扬

毛泽东 张百龄 彭 璞 肖子暲 李思安
成圣瑞 曾翼圣 曹扬箎 陈 煦 周霁光
齐铁忱

《申报》1920年3月5日

粤女工学互助团

漁 父

广州女界发起工学互助团之后，赞助者甚形踊跃。考其人进行约分几种：（一）机织科，专从事织线袜巾带等物，以为提倡国货的实用地步。（二）贩卖科，凡日常应用的必需品无害于卫生及非属奢侈品均设贩卖行，专售零卖，以谋商业上的智识，亦即求生活独立的要图。（三）学校科，所有学校里应用文具书籍等均备出售，以供学界需要。且各处新出版的创刊物、书报等亦均代售，以为灌输文化之先导。以上所述三种办法，均不另设场所，可在适中学校内附设，以省经费，并易于求学云。此外，仍欲组织一所商店，完全由女子办理，惟筹款较巨，未易办到，故先从第一步做起云。

《晨报》1920年3月22日

为什么不能实行工读互助主义

王光祈

△是人的问题

△不是经济的问题

近来北京工读互助团进行上颇发生困难，这种困难所以发生的原因，我以为全是人的问题。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位团员常对我说：团中有许多团员是很了解工读互助主义的，但是不肯实行工作。亦有许多团员是很能实行工作的，但是对于工读互助主义却不十分了解。

前一派的流弊便是发生经济恐慌的原因。因为他们谈到工读互助主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十分彻底。但是实行工作的时候，他们便不能言行一致了。工读互助团的根本要义就是大家作工来维持大家的理想生活。现在既有一小部分人不肯努力作工，经济上当然要生危险了。

后一派的流弊便是丧却工读互助主义的精神。因为他们只知道终日作工，如机械一般。不晓得工读互助团之组织是有深厚远大的意思，他们以为是一种慈善事业。团中既有一小部分人不了解此种组织的精神，久而久之，遂觉得此种生活干燥无味。

故工读互助团若要进行顺利，关于团员方面，必要有八个字

的资格，就是：既能了解，又能实行。

工读互助团发起的时候，报名的有数百人之多。发起人对于团员虽曾经过一番审慎的选择，但是团员中果能具备这八个字的资格，实不多见。这是我对于工读互助团极抱歉的一椿事！因为我既是发起人之一，而且接洽团员之事大半由我担任，今日演出此种现象，完全是我当日急于组织成功的罪恶！

日前接该团来信，言内部感情不洽，比经济恐慌更要危险。更可证明此种组织所以发生困难的原因，完全是人的问题，而非经济的问题。兹将该团来信节录如下：“感情不融洽的原因，素不相识是其一。又每因一个问题大家的主张不一样，争论下来不特不能互相容纳，反不能互相了解而互相怀疑。这种精神的涣散，实在比经济还要危险。”

当初规定每月每人消费十元，其分配方法如下：

- (一) 房金一元五角。
- (二) 伙食 三元。
- (三) 学费 二元。
- (四) 衣服费 一元。
- (五) 书笈费 一元。
- (六) 医药费及零用一元五角。

后来北京大学特准本团团员旁听免收学费，大学内图书馆亦可以自由阅书。于是预算内之学费书笈均可减除，每人每月不过消费七元而已。兹将第一组工作收入情形，照录如下(系该团第一组最近来信)：

- (一) 电影股四人，办了一月，工作时间八小时，收入三十元。
- (二) 印刷股一人，工作时间约五小时，办了一月，得利数

元。

(三)英算专修馆二人，时间六小时，前后两月，共收入七十余元，平均每月三十余元。

(四)食堂八人，工作时间五时，每日亏本二元。

据上述(一)(二)(三)三项，每月约共收入七十元，以七人平均之，每人可得十元，较之预算每人七元，已绰绰然有余裕了。

至于食堂一项所以亏损的原因，系由于事少人多，入不敷出之故。若减少作工人数，而其他团员在食堂吃饭的，亦照例付钱，则食堂自身亦可维持。据一月以前我在北京观察，食堂营业万无折本之理，此次亏损，实出意外。

总之工作不良，尽可随时设法更换，并非一成不变。

至于工作时间，如(二)(三)两项每日工作五六时，本不算多。(一)项工作八小时，我恐系来信抄写之误，因为我在京时知道电影股工作不过每日三四小时，为各种工作中之最轻松者。

食堂工作时间，亦不算多。若减少人数，亦不至于十分忙碌。

有人说在此种私有财产资本制度之下，这种组织是不能存在的。其实工读互助团的内部，虽是一种共有财产的组织，而对外仍是一种营业竞争，换言之不过是三五良朋合伙营业而已。

合伙营业之事，在中国社会上随处皆是，岂有别人的皆能存在而我们的独不能存在吗？

并且他人合伙营业时，资本是有利息的，我们的不必要利息。他人合伙营业，是希望发大财，我们的营业，只希望糊口而已。

这次失败，就是不善经营，不善计算，不善办理，别无他故。所以我认为不是经济问题，是人的问题。

又有人说实行工读不必挂起新生活新组织的招牌，其实实行工读互助已经是新生活了，聚集三五良朋为一种工读互助的组织，已经是新组织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虽有不好的消息，但是我对于此种组织，仍是十分信仰，仍有十分希望。

《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1920年4月1日

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

存 统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经济发生恐慌之后，一时纷纷讨论底人很多。适之、季陶、独秀、若愚、守常诸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有议论在第七卷第五号底《新青年》上发表，不过我看了他们底文章，觉得无论那个，多少总有点不明真相底地方。我是做过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底团员底人，内容比较熟悉一点，不得不据我所知道的写点出来，以供大家底参考。我不是对于过去底工读互助团有所辩护，我只是对于将来底工读互助社会有所希望。过去已经过去了，辩护他作甚。我这篇文章，完全是研究的性质，请大家要认清楚。

我第一句要声明的：工读互助团是团员的工读互助团，不是发起人的工读互助团。我们底入工读互助团，是先有了工读互助的要求才去入工读互助团，不是先有了工读互助团的组织才有工读互助的要求。所以我们底入工读互助团是自动的，不是被动的，工读互助团底进行方法是由团员决定的，不是由发起人颁布的。发起人所议定底章程办法，团员可以推翻他，团员所议决底章程办法，发起人不能干涉他，只可以劝告他。北京工读互助团这几个发起人，都很能谅解这层意思，所以看见我们有什么错误，都能很诚实的忠告我们。讲到发起人对于工读互助团底主张，本来

就不一致。若愚、独秀等是主张试验新生活的，适之、孟和等是主张实行工读的。他们发起的时候意见既不一致，所以各人对于工读互助团底见解主张不同。只要看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见《新青年》七卷二号）把两种主张夹说在内，就可以证明他们对于工读互助团底主张本来是大不相同。即使他们的主张完全一致，也决不能强制团员勉强服从。团员不是机器，发起人要怎样试验，就怎样试验。我们这回底试验新生活，是我们自己欢喜去试验的，不是发起人强迫我们去试验的。强迫的试验，就是一副机器，完全丧失了人格，便不配去试验新生活。

工读互助团的意义，发起人的见解虽不能一致，我们团员的见解大致是相同的。我们承认：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工读互助，是人的生活；工读互助团，是做人底团体。我们认为要做人，就要实行工读互助，就要入工读互助团——不必是北京底工读互助团，一面劳力，一面劳心；终身作工，终身读书；这是我们对于工读互助团的信念。互助有两个意义：（一）互助是社会进化底要件，所以人和人要互助，促成社会底进化。（二）互助可以救济个人生活底枯燥，因为劳心劳力，不宜有偏，当使身体平均发达，对于工读两字，应当互助进行，这是对于工读本身底互助。这样说来，工读互助团，实在是一个新团体，是一个试验新生活底新团体。适之所谓实行工读，工读互助团当然包括这个意义，但是工读互助团，却不止实行工读。

工读互助团底意义说明白了，再说我们对于工读互助团底进行。我们认工读互助团，是我们终身的团体，工读互助，是我们终身的生活。我们因此对于工读互助团抱有莫大底希望，希望将来底社会都变成工读互助团——就是成为一个工读互助的社会。我们抱了这样一个希望，所以一切进行底计划，也以能够达到这

个希望为标准。怎么样能够达到我们底希望？我们也经过三番五次的讨论，拟定进行底步骤。我们那时所预定底步骤，大概：第一步巩固团体底基础，巩固团体底基础一种是独立的技能，一种是专门的学识；第二步，扩张我们底团体，实行主义的宣传；第三步，联络各处同志，结成一个大团体，实行世界革命。我们这三个步骤，都要想在工读互助团里走的，第三步走到之日，就是工读互助的社会实现之时。我们盼望工读互助的社会实现，我们就想在工读互助团的本身上去实现他，不假借旁的丝毫势力。所以我们对于工读互助团，一面当作目的，一面也当作手段。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我们对于工读互助团，既有如此极大底愿望；所以就有几个切要底问题，要立刻去解决他。我们解决底问题，共有六个：（一）脱离家庭关系；（二）脱离婚姻关系；（三）脱离学校关系；（四）绝对实行共产；（五）男女共同生活；（六）暂时重工轻读。我们这几个问题，适之称我们为武断的解决，我们也很承认，不过我们这种武断的解决，也经过许多武断的人胡乱讨论过，才有这种武断。适之是一个学者，学者解决一个问题，是要根据学理的；可怜我们没有象他那样机会，得做一个学者，用学理去解决问题，只得凭着主观用武断的手段去解决他！但我要请问适之：你没有成为学者底时候，有没有问题？你有问题底时候，要不要解决他？你如有问题，而且也要解决他，那么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的武断解决？我以为武断的解决，比不解决总要好一点。这六个问题，总算被我们武断地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生活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

生活问题，是做人底一个最大问题。一个人一出娘胎，就发生生活问题，——其实在娘胎里，已发生生活问题。我们工读互

助团，是以独立生活为基础的，我们团员，个个都有独立生活底要求。如果不求独立生活，那么我们这几个人，原来都是学生，大概家庭都还可以依赖的，何必一定要跑到工读互助团里呢？我们正惟其有独立生活底要求，所以才进工读互助团里去。要是工读互助团还不能谋独立生活，那便失了我们入团底本意。就以工读互助团底意义上讲，也非独立生活不可，断无号为工读互助而还要仰给于人的。这是理论上的话，我们且丢开不讲，专看实际的情形怎么样。讲到实际情形，独立生活四字，我们简直没有做过。我们底工作，本来分为电影、食堂、洗衣、印刷、英算专修馆五种。我且把各种工作底情形，约略记在下面：

(一) 电影。资本一百三十元，每天四人工作，作工时间约三四点钟，收入很不一定，办了一个多月，除出收回资本一百三十元之外，还余存三十元。这三十元，总算是生产的。本来电影这种工作，算不得什么工作，因为电影又不是自己演的，自己不过只管收票卖票底事情。况且演电影底时候，看的人多少也很不一定，如果看的人少，还是要赔本的。后来幸而在女子高等师范演了三次，承他们同学底好意，高兴来看，每次卖了二百左右张票，才不致于赔本，反有三十元底盈余！但我要问，他们底钱是那里来的？承他们底好意，我们应当作什么感想？我们于是晓得电影万难支持下去，加以一连好几天生意冷落，不得已只得停止了！

(二) 洗衣。资本四十元，每天四人工作，每天作工五点钟；办了两个多星期，仅仅收入七十几枚铜子。这一股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糟？初办底时候，买了几天底器具；预备了一二天底筹子折子，到各斋去签了一二天底名，后来食堂里少人，又补了二人到食堂里去。开工那几天，专门洗自己底衣服。等到去收外面底衣服，一连收了三四天，还不到二十件衣服。我们没有法子，只得

和斋夫去商量，托他们替我们去收，每件给他百分之三的报酬。我们认为这样一定可以有衣服洗了，那知仍旧不然！从前签过名的，不肯将衣服交来，斋夫收来的衣服，暗地里仍旧送原来底洗衣局去洗。有一天，我和铁民到斋夫房里去收衣服，刚刚遇到洗衣局里收衣服的人坐在那里，心里好难过！我们这种行为，和我们底主义太违背！本来斋夫替洗衣局收衣服，每件是得百分之二的报酬，后来我们加他百分之三，他一定向洗衣局要求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我们何苦来呢？夺平民的生计，究非我们底本心！平民是我们很亲爱的朋友，断无损害亲爱的朋友底道理。况且我们那个房子，于洗衣也很不便，因为晒的地方没有。我们因为有这种原因，也只得把洗衣停止了！

（三）印刷。印刷分为印信纸印信封二种。信纸每点钟可以印三四百张，信封每点钟可以做二三十个。这两种东西，不是做成印成就算数的，还要托别的机关去卖。如果卖不出，就是一点钟印一万张做一万个还是一个没饭吃。这一股，做的人一个二个不一定，每天平均总有五点钟工作，除印之外，还有切、卖、买三步工夫。办了一个多月，大概赚三元钱。

（四）英算专修馆。这一股也是不得已的工作。初办底时候，本分初高二级，学生只有七八人。后来因为经济关系，程度不齐的，便也只得一人设一班。这一股有两个团员，每天工作总在六点钟以上。学生数目，多少也没有一定，平均每月总在二十和三十之间；所以每月收入约有四五十元。这一股很可过得；但究非我们所愿做的工呵！

（五）食堂。这一股说来最麻烦，差不多我们这回失败，形式上都是他的缘故。因为他一站不住，团体就受他的影响。换句话说，食堂无异是我们底根据地。本来食堂初办底时候，只有三间

房子，五只桌子，地方是很狭窄的，办了两个月光景，方才实行扩充，另租二间房子，添增五张桌子。我们扩充底本意，要想生意发达，达到我们维持生活底目的，那知扩充之后，生意既不发达，开销又比前大，于是就不能再行支持！当初食堂开办底时候，收入付出，都没有精密的预算，头两个月，开销还小，资本还有，管账底人懒得去精密计算，我们问他，都说可以维持吃饭，大家也就以为可以维持吃饭了！这一点是我们人事上很不尽力底地方，我们也很责备自己。直到扩充之后，团里底钱一空，于是立刻发生经济危险，团体也站不住了！这个时候，在食堂里做工底人共有八个，连这八个人底饭都没得吃！平均每天十二个团员在食堂里吃饭，总要拿出大洋一元五角。至于食堂工作底分配：（一）煮饭兼封火，上下午各一人，每天作工五点钟；（二）洗碗兼打扫二人，每天作工五点钟；（三）跑堂兼盛饭二人，每天作工四点钟；（四）炒菜一人，每天作工四点钟；（五）掌柜一人，每天作工六小时。这些时间底分配，或许有不经济的地方，这是工作还未熟练底缘故。

工作底情形，大略已经讲过了。平均计算，每人每日至少总当做五点钟底工。季陶说我们每天做十点钟底工，那是传闻之误的。不过我们的确很愿意增加作工底时间，可惜宇宙虽大，却没有工给我们做！现在的工，那一样不要资本？试问我们那里来的资本？我们那时日夜盼望的，就是独秀答应寄给我们底织袜机器，那知久而久之，仍旧杳杳无踪！即使织袜机器有得寄到，买原料也还得要用资本，仍旧是毫无着落！总之经济问题很足以制我们底死命。我现在再把我们团里底经济状况摘要报告给大家看看，大略也晓得我们受经济底支配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第一组经济纪略

收入：

一、开办费五百八十元；
二、共产八十元（由私产集拢来的）；
三、英算股五十元；
四、电影股三十元；
五、印刷股三元；
共收入七百四十三元。

付出：

一、洗衣服开办费四十元；
二、食堂股开办费一百七十三元，扩充费八十元，增添费一百十元；
三、印刷股开办费三十元；
四、英算股二元；
五、购备器具及房租杂用等项三百元；
共付出七百三十五元。

这是收付的大略情形。现在再把现有财产和实在消耗写出来，供大家研究。

现有财产估计如下：

一、顶来房屋装修家俱一百六十八元；
二、添备器具六十九元；
三、印刷出熟货和工具三十一元；
四、洗衣器具三十一元；
五、食堂房界器具及装修二百三十一元；
共有财产值洋五十二元。

实在消耗，约大洋一百十八元。

这个或者太略，不足供研究工读互助团底参考。我再把全组从一月二十九日起至三月十七日止，共五十天底杂用费，详细写

在下边：

购备器具的：

水壶	三二枚
小锅	七五枚
锅盖	七四枚
铁瓢	一八枚
碗	一三〇枚
报	三元五三枚
书	六〇九元六三枚*
刀	一元五枚
铁条	二六枚
徽章	四八枚
鞋子	四.三元
小炉	七六枚
带	二〇枚
铁铲	四八枚
灯罩	一二枚

共计大洋一四.三九元铜子七九八枚。

消耗的：

邮票	七元一〇枚
点心	一二〇枚
煤炭	六三六枚
纸	四六枚
面	一七四枚

* 按总数推算，此处应为六.〇九元六三枚——编者注

油	九二枚
菜	十二枚
水	一七三枚
房 租	三〇元
帚	一九枚
牙 粉	四八枚
抬桌子	六〇枚
茶 叶	二〇枚
修 表	一元六〇枚
洗 澡	三七六枚
表 带	八四枚
配眼镜	二.五元
剪 发	三二八枚
洗面水	一五〇枚
皮鞋油	二〇枚
日 历	二四枚
洋 油	五元
印花税	三〇枚
医药费	一五六枚
早 餐	一〇〇〇枚
娱乐费	六〇枚
杂 餐	五七枚

共计大洋四五·五元铜子三五九四枚。

两笔共计合大洋九一·七一六元，这是五十天内底消费。如今再把食堂底账写出来，也可见食堂失败底原因。

食堂帐目(三月一日——十七日)

收入：

一、总会计	四六.二元
二、包饭	九三.三八元
三、零卖	一〇九三九枚（每天平均六四三枚）合大 洋七九.二七元
共收入大洋二一八.八五元	

付出：

一、米	五六.二五六元二三枚
二、面	五.八五元
三、煤	二七元一一九枚
四、酱油	四元四枚
五、肉、鸡、小菜、杂费	九二七九枚（每天平均付出五五〇 枚）
六、房租	每月十三元
七、厨工	每月 四元
八、洋油	由团里拿去
共付出合计大洋一七八.四元	

这个帐目，洋油没有算进去，而包饭钱已经多收，所以看不清楚。总括说一句，每天要亏本一元五角。这样亏下去，我们当然是吃不起的呵！

工作和经济状况，大概总可以明白。于今再讲内部底情形和团员相互间底关系。内部一切杂务，如会计、书记、庶务、交际等类，都由各人自己认定。我们每星期至少开会一次，报告各股经过底情形，讨论团体进行底方法，解决团员切身底问题。我们团员，很有几个爱发议论底人，所以每一个问题发生，必有很激烈的辩论。我们这些辩论，在有识者看起来，或者要诋为毫无价

值，说我们这班小孩子胡闹，但是我们自己，也有一点武断的理由。我们本来共有团员十七个人，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五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一人，这是我们最伤心底事！我们那时多数人底主张，认工读互助团是“终身以之”底团体，凡是团员，都该一心一意尽忠于团体，团的利害，就是个人的利害。我即是团，团即是我，这是我们那时共同所趋底目标的。我们那时以为主张不合和团的感情不深，便不能在工读互助团，如有这种人在工读互助团，便是同床异梦，反要阻碍团体底进行，所以那时颇有排斥的意味。我们为什么有排斥的意味？因为团体基础没有稳固，一时又不能强不同的使他同；所以不得已只得取消极的排斥的态度。我们这种态度，自己也很以为不好；不过我们为团体着想，只希望团的基础打得稳固，将来自然会入一个化一个。我们不是拒绝团员；如果和我们志同道合的，我们仍旧是很欢迎他。我们从讨论家庭问题以后，退团的还有二人；而进团的前后也有四人。我们从开办到破裂，前后三个月，做过团员的共有二十一人；而到破裂的时候，只有团员十一人！

共产问题，是我们第一组工读互助团精神改变底一大关键；试验新生活底主张，也从这一次决定。我们认为社会一切罪恶，都由私产制度发生；要免除这种罪恶，惟有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那时有几个团员，也承认共产底理论；不过对于实行尚有些怀疑。为什么对于实行还有怀疑？因为还没有认工读互助团是我们“终身以之”底团体。于是那几个对于实行共产有点怀疑的人，自请退团了！这事未解决底时候，团体非常危险，差不多要破裂底样子。那时若愚非常着急，跑到我们团里来，向我们几个主张激烈点人疏通，劝我们暂维现状，主张不要太趋极端。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团体趋向底根本问题，万难迁就，所以对于若愚底劝告，

毫不采取。幸而这几位不赞成实行共产底团员，自己愿意退团，让我们试验新生活，团体才不致于破裂！我们既然主张决定试验新生活，那便专对这个方向进行。我们为什么试验新生活？不是专图个人快乐，实在为改造社会。我们团员，个个都抱有改造社会底愿望，个个都愿意做一个社会改造者。我们那时底理想：凡是理想社会所当做底事情，我们可以试验的都试验起来，做一个理想社会底模型，得一个改造社会底方针。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个理想，所以跟着共产问题发生的，就有家庭、婚姻这些问题。我现在把这几个问题，我们讨论底经过情形，记点出来。

家庭问题。这个问题，我们经过极长期间的讨论，极伤感情的表示，结果，一致主张和家庭脱离关系。我们底脱离家庭，是脱离家庭里从家族制度所发生底一切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底人。换句话说，就是脱离家庭里底名分关系和经济关系，不是脱离家庭里什么人底感情关系。感情关系，是无法脱离的，也不应当去脱离；人和人没有感情，还成什么社会！我们脱离家庭后，是以社会的眼光去看家庭，不再以家庭的眼光去看家庭。我们主张脱离家庭的理由：（一）家庭制度，是万恶之源，非打破不可，脱离是打破之先声；（二）名分主义，是自由平等底大敌，家庭是名分主义底根据地，我们要打破名分主义，所以先要脱离他底根据地；（三）我们既然实行共产，当然没有金钱供给家庭，而家庭底供给，我们当然也不再领受，所以经济上已经和家庭无发生关系底必要；（四）我们底改造社会，并不以家庭为起点，我们终身底努力，都要以社会全体为目标，断不能专顾一个家庭。我们有这四个理由，所以毅然决然和家庭脱离关系，犯天下底大不韪而不避！

婚姻问题。婚姻问题，是跟着家庭问题而发生的。婚姻是附丽于家庭之中的，家庭一脱离，婚姻已失其根据底所在，势不得

不随之而脱离。本来这个问题，是包含家庭问题里头的，我们因为他有点重要，所以特别提出来。讨论结果，我们全体一致认为无存在底理由，所以对于从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

学校问题。现在底学校，是资本阶级底私产，校长教员，是资本家底雇员，一般学生，是资本家底子弟。这种少数人的专利的贵族的学校，程度高一点的，我们就没有进他底资格！因此我们主张和学校脱离关系，凡是从来在学校的都退出来改为旁听生，因为旁听比较自由一点。如果不退出学校，一定要把工读互助团看作寄宿舍，没有深切的感情，所以我们都主张脱离学校。

男女共同生活问题。我们认男女都是一样的人，人和人当然要共同生活。我们这个工读互助团，并没有“男子”的字样，女子当然也可以进来。况且我们这个团体，是试验新生活底团体，是做人底团体；新生活不是男子所独能试验的，人也不是男子所独当做的。只有男子，没有女子，以社会的眼光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半身不遂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完全的人，所以主张男女共同生活。

暂时重工轻读问题。这个问题，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为生计所迫，不得不重工轻读；一种是想要矫正社会上一般人重读轻工底观念，不可不重工轻读。二者之中，尤以后者意思为多。我们认为现在一般讲文化运动底人，把知识看得太重，几乎成为知识的偶像；自己仍然以知识阶级自居，而看待一般工人，观念丝毫没有改变；这是我们很痛心底事！我们看见这种景象，非常难过，想尽一点矫正观念底责任；所以主张暂时重工轻读。

我们这几个问题解决之后，精神上很有几天愉快。我们那时以为我们底无政府、无强权、无法律、无宗教、无家庭、无婚姻

的理想社会，在团里总算实现一部分了，所以精神上非常快乐。这种思想，在现在想起来，固然是十分可笑，但是那时却是十分得意的！我们那时个个人脑中都有一个理想社会，个个愿意向理想社会努力，所以这种干燥无味的工作，也都很高兴地去做，不感着什么痛苦。直到彼此感情，渐渐隔阂，团体精神，渐渐涣散，于是对于工作，发生极大地变化，顿时感觉没有兴味。感情隔阂和精神涣散底重大原因：一种是“非自由结合”，一种是“人格没有互相了解”。除此二种重大原因之外，象工作不如意，读书无定时，彼此少谈话，没有共同娱乐，性情不一样，态度欠和平，言语欠诚恳，这些都是促成感情隔阂和精神涣散底小原因。非自由结合，这是根本错了的，人格没有互相了解，这是我们不肯极力去求了解底缘故。我们当初武断地解决问题底时候，表面上虽然主张一致，精神上确有很受苦痛的；不过那时还有一个共同目标，大家向共同目标进行，精神还可勉强维持住。直到群先离团，外面攻击，适之演说，于是感情大坏，精神愈散，团体已不能一日存在！刚刚这时食堂里发生经济危险，万难支持；而其他工作，也不能维持生活；合着感情不洽，精神涣散；于是就有人主张索性破坏。这个时候，差不多大家对于这个团体都没有十分感情，除出一二人以外，都不愿去维持他。三月二十三日开一个会，议决各人自由另找工作；工读互助团底主张，从根本上推翻！

我们这次工读互助团，总算失败了！我们为什么会失败？这其间有二个很大的原因：（一）经济底压迫，（二）能力底薄弱。经济底压迫，是外部的原因，能力底薄弱，是内部的原因。经济底压迫，在现社会的组织底下，无论那个都不能免的。能力底薄弱，在这种工读互助团的组织底下，一时也是无法增长的。现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组织，一般平民，都做资本家的奴隶。凡是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底底下，不管你有怎样的能力，都要直接间接接受经济的压迫。我们如果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无如现在底资本家，把所有一切的资本，紧紧把牢，我们不能动他一动，那里还敢说收回？在现代社会的组织底下，做一点钟的工，未必就有一点钟的工值，做一天的工，或者竟连饭都没得吃。我们所做的工，是食堂、洗衣、电影、英算专修馆、印刷这几种工。这几种工，都不是独立的工作，都不是做了工就有饭吃的工作。食堂呢，如果没有人来吃饭，连本钱都要亏损。洗衣呢，如果没有把衣服给我们洗，我们又不好去向他抢来。电影呢，如果没有人来看，我们还要白花了电气钱。英算专修馆呢，如果没有学生来求学，我们也无法去拖来。印刷呢，印刷成功如果没有人买，还不是白白堆积了本钱。这五种工作，样样不是我们理想的工作且不要去管；而这种不是理想的工作，尚且不能混饭，还有什么可言？工作时间只管加多，而经济的收入仍旧依然！这种经济的压迫，使我们工读互助团根本不能动弹。还有能力底薄弱，也足以使我们束手无策。我们都是一群二十左右的小孩子，都是不谙世故的小学生，能力薄弱，这是当然的事情。以我们这点薄弱的能力，要想单独和一个诡诈百出的万恶社会奋斗，那里有不失败的道理？我们这个工读互助团，隔离社会又太远，对于社会实在的情形，仍旧一点观察不出。社会攻我们，只有经济便可以；我们攻社会，又不晓得怎样攻的路径。我们本来要想去改造社会；有了工读互助团，连社会都钻不进，那里还说什么改造的话呢？我们的工作，是在团体里底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即使做了一世，能力也不见得会什么增长。换句话说，就是：这种工作，算不得专门技能；要求专门技能，还须到团外去。总之，经济的压迫，能力底薄弱，都是工

读互助团试验失败底最大原因。什么主义，什么感情，和这一次的失败，没有什么关系。即使当初不去试验主义，感情非常融洽；试问：经济的压迫，你用什么法子可以免除？能力薄弱，你用什么法子使他骤然可以增长？我们试验共产失败，只是受经济的压迫，不能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缘故，这是无可如何的。我们并不因此怀疑共产主义，我们因此更信共产主义，晓得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我说这话，是希望我们最敬爱的朋友，不要因为我们一时的失败，就去怀疑神圣的主义。至于我们因为实行共产，多糟蹋了一些东西；这是环境和方法的问题，和主义毫不相干。感情不融洽，这原是实情，但决不是失败的真因。感情融洽，只可以增加生活上底愉快，到了面包问题发生底时候，感情决不可以去解决他。我们现在很痛悔从前感情恶劣，彼此不相谅解，但只是一时底现象，自然可以改良。若愚、适之，不明真相，所以一个说感情不洽底缘故，一个说试验主义底缘故。我以为他们两个，有同一的谬误，就是太相信自己的理想，不顾事实怎么样。若愚相信工读互助团定可以组织，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人的身上。适之相信实行工读定可以维持生活，所以一切失败都归罪于主义身上。他们这种批评，虽然不能说毫无理由，但终是一偏之见呵！

我经这一次底实验，我觉得工读互助团在现在底社会很难实现。别处底生活程度，我不知道；我现在把北京底生活程度写出来给大家看看。我所写的，是我们第一组工读互助团每月付出底预算表：

一、房租	一五元
二、饭钱	四八元(每人四元)
三、衣钱	一二元(每人一元)

四、鞋 钱	六元(每人半元)
五、邮 费	五元
六、书籍费	六元
七、洋油费	三元
八、中西抄簿	三元
九、纸	一元
十、笔 墨	三元
十一、报 费	二元
十二、浴 钱	二四〇枚(每人二十枚)
十三、剪发钱	一六八枚(每人十四枚)
十四、煤 钱	三〇〇枚
十五、水 钱	六〇枚
十六、早餐钱	六〇〇枚(每人五〇枚)
十七、牙粉钱	六〇枚(每人五枚)
十八、娱乐费	二四〇枚
十九、杂 货	五元
二十、特别费	二〇元 (这一项包括医药、卫生、设备、修理及一切临时用)

以上共计合大洋一百三十七元，以十二人计算，每人每月该生活费十一元半。这样的生活，或者有人要批评是贵族的生活，但是实际考察起来，样样都是必需的，决不是浪费的。要试验新生活，连这点必需品都没有，还讲什么新生活？照这个预算表看起来，我们每人每日平均非得三角八分的生活费不可。我们现在姑且丢开零头不讲，只就每天三角钱的生活费而言，看看现在社会，每天作四点钟的工，能不能够得来？我说不能的，一定不能的。我们一则没有特别的技能，二则没有多大的资本，怎么每天作四

点钟粗糙的工，便可以得着三角钱的工值？恐怕没有这样容易罢！一般劳动家，辛辛苦苦地一天做到晚，究竟能够得多少工银？如果以四点钟得三角工银为比例，那么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家每天做十五六点钟的工作的很多，他们便该得一元二角！试问他们得了多少？我们底能力，比他们怎么样？我们底生活，比他们怎么样？唉！我们底能力和生活都和他们成一个反比例，我们怎么样可以生存？如果说：他们是替资本家做的，我们是替自己做的，他们是无资本的，我们是有资本的，那么，我要问：食堂底饭，是给谁吃的？所洗的衣，是谁的衣？所演的电影，是给谁看的？所印的信纸，是卖给谁用的？英算专修馆的学生，是谁家的子弟？这样的问下去，我们底工，自然也替资本家做了！讲到资本，我们底资本在那里？五百八十元的开办费，购备器具已费去大半，算得什么资本？可见我们有资本这句说话也是假的了！我们底工，既不是替自己做的，我们又没有什么资本，可以扩充工作，岂不是工读互助团已经根本不能存在吗？所以我以为在现社会组织底下，工读互助团万难独立存在。有人说：“这是第一组底情形，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都安然存在，怎么就可以断定工读互助团不能存在？”朋友！你这话问得有理，我晓得大家都有这样一句。第一组底情形如此，第二组、第三组也可推想而知；这是理论上的事，诸位或者不大相信，我现在再讲一点事实。北京底工读互助团，同时组织成功的，有第一、第二两组，第三组是由女子高等师范几个朋友发起组织的，第四组是由法文专修馆几个朋友自由组织的。这四组工读互助团，名义虽一，实际是不同的。第一组是主张经济独立的，所以第一组先倒。第二组和第四组，背后还受家庭底供给，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倒，不过第二组，听说已经很危险了！第四组，资本比较雄厚，基础比较稳固，能力比较充足，

大概或不至于倒。至于第三组，完全由女子组织，经济也主张独立，现在还开办不多时，成绩还不能说，作兴他们办得好也不能说？不过我敢武断一句：维持生活或许可以，“工读互助团”五字做到总不容易！我不是轻视他们，我觉得这个经济底压迫，他们也是免不掉的。

从这一次底工读互助团底试验，我们可以得着二个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

一、要改造社会，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枝枝节节地一部分的改造，是不中用的。

二、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不论工读互助团和新村。

第一个教训，从上文看起来，大概总可以明白。概括说一句，就是全社会的经济组织不从根本改革，其余的改革都是无效的。第二个教训，也很容易明白，只要问一句：试验新生活，能不能离开现实的社会？既然不能离开现实的社会，当然免不掉现实社会底支配，既然免不掉现实社会底支配，当然要发生许多试验新生活底障碍，如果要免除这些试验新生活底障碍，惟有把这些障碍根本打翻，要打翻这些障碍，惟有合全人类同起革命之一法。既然革命，还试验什么新生活？所以我说社会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不能试验新生活，如果有人要试验新生活，还须跑到世外桃源去！比方新生活里不用兵，政府征兵怎么样？强盗来抢怎么样？新生活里实行共产，政府要纳税怎么样？政府要抽捐怎么样？新生活里主张自由，社会上人闯进来怎么样？地皮那里来？资本那里取？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直接间接接受资本家底支配，做资本家底奴隶？因此种种，我敢断定：社会不曾改造，不能试验新生活。

“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这句话真用得着！青年朋

友呵！我们要改造社会，我们还须投向资本家底下的生产机关去！

一九二〇、四、十

存统做好这篇文章，我拿来看一遍，大旨和我没有不同，不过他说“感情不洽不是失败的真因”一句话，似乎对于我们工读互助团的真情有点不符。我们团员感情既然不洽，所以（一）工作不尽力，（二）不肯协力商量办法，（三）消费的不当。有这三个现象，对于团体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都受很大的影响。所以团员不是自由结合，以致感情不洽，也是这次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秀松附记

《星期评论》第四十八号第七张，1920年5月1日